



启示与社会实在：

学习将所写转化为实在

保罗·朗普勒 著



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渴望灵性品质、良善行为和真益言辞的人啊，此三者的结果乃是高耸的天国、广袤的大地、升起的太阳、皎洁的月亮、灿烂的星辰、晶莹的泉水、奔流的江河、微妙的空气、庄严的宫殿、参天的大树、神圣的果实、丰饶的收获、啼啭的鸟儿、绯红的树叶、芬芳的花朵。因此我说：“我的上帝，称这至为仁慈者啊，宽恕我应受责备的品质、邪恶的行为、不当的举止和虚假有害的言辞吧！”因它们出现在偶然世界之中，其后果乃是地狱与地狱之火，邪恶与恶臭之树，乃是极致的恶毒、可恶的事物、疾病、苦难、污染、战争及毁灭。¹

——巴哈欧拉

显而易见，上帝的首份馈赠乃是圣言，而发现并领受圣言的乃是领悟力。圣言是存在学堂的首席教员，是那全能者的揭示者。一切所见唯有借圣言的智慧之光而可见。一切所现不过是圣言知识的一个征象。一切名号不过是圣言之名，万物的始终皆依圣言而定。²

——巴哈欧拉



序言/i

第一部分 启示、理解和行动

第一章／建立王国

- 一 社会实在的理解与建设/3
- 二 巴哈伊建设新社会实在之责任/9
- 三 启示在创建新的社会实在中的作用/15
- 四 为社会变革而学习、磋商、行动和反思/20

第二章／巴哈伊社团的理解与实践

- 一 权威诠释与信徒的理解/28
- 二 巴哈伊教义中的解释学原则/33
- 三 世界正义院和巴哈伊实践/41
- 四 授予的无误性和学习型社区/46
- 五 学习和巴哈伊实践/52

第三章／学习与成长

- 一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64
- 二 哥伦比亚和儒禧研习中心的经验/68
- 三 进步的十年/76
- 四 学习模式的特征和成就/82
- 五 理解与实践的变化/93

第四章／为文明的进步贡献力量

- 一 参与人类活动的不同领域/102
- 二 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104
- 三 超越科学与宗教之间已有的紧张关系/112
- 四 巴哈伊参与社会与经济发展/115
- 五 方法与学习/123
- 六 为人类集体话语构建贡献力量/133
- 七 巴哈伊智识活动的本质/135
- 八 理解、行动和创造新世界/140

第二部分 进一步的思考

第五章／知识问题

- 一 自由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之间的虚假选择/150
- 二 人类理性与巴哈伊教义/158
 - 1 真理和巴哈伊教义/162
 - 2 人类思想各不相同/164
 - 3 一种演进中的巴哈伊文化/165
 - 4 磋商与社区/167
 - 5 圣约和学习进程/168
- 三 概述巴哈伊社团的理解与行动/170

第六章／权力问题

- 一 当代权力观/175
- 二 一些与人类关系相关的巴哈伊教义/181
- 三 权力、自由与个人/189
- 四 权力与社会秩序/192
- 五 权力与实践/197
- 六 迈向新的社会实在——新的世界秩序/207

参考文献/209

注释/217

索引/265

序言

当一种新启示降临人间，它便打破旧社会秩序的平衡。它聚合那些认识到它的人之心灵和精神，并由此打造一个新的共同体。从那个共同体内部，必定生成一种新的意识和能力，解读和运用新教义，从而为世界创造一片新天地。我们如何从一个以物质主义和自我满足为中心的世界，转向一个致力于运用精神原则、服务于人类的世界？我们如何超越分歧，超越破坏性的批评，从而在共同探索真理中收获批判性思维的果实？我们理解圣经文的意义，并将教义付诸实践，以此为不断前行的文明贡献力量，而这个过程本质又是什么呢？

本书探讨我们作为巴哈伊，是如何努力理解巴哈欧拉天启带来的“上帝之言”？又是如何根据我们的理解来行事以达到上帝的目的？本书共六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四章。第一章介绍通过神圣启示的推动力而变革社会实在的挑战。第二章探讨巴哈伊如何在两个权威中心的指导下，投身于一种学习过程，以此理解并践行教义。两个权威中心就是：圣书及其指定诠释者和世界正义院。第三、第四章探讨巴哈伊获取理解和开展实践的途径，其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是自1996年“四年计划”启动以来圣道十年间的拓展与巩固，然后探讨旨在参与社会和为文明的进步贡献力量的知识的产生和运用，并特别关注社会和经济领域中的经验。

第二部分探讨由第一部分观点可能引起的反对意见，它们来自当代思想，特别是后现代思想。后现代主义对知识和权力的问题特别敏

感。对于第一部分关于理解和行动的阐述，有些人可能不屑一顾，认为是天真或者牵强的。第五、第六章并未打算就知识和权力的问题给出全面的巴哈伊观点，而是对可能指向信仰的特定批评做出回应。

全书——尤其是最后两章——都贯穿着一种尝试，即在某种程度上将巴哈伊教义和当代思想关联起来。这是因为巴哈伊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而理解和行动。构成人类知识生活的概念和方法强烈影响着我們，塑造我們对于信仰的看法，定义我們作为一个群体在与更广阔社会交流时所使用的术语。与此同时，一些当代思想家尝试解决后现代主义所质疑的知识和权力问题，他们的作品中出现了一些与巴哈伊教义相一致的观点。书中提到的作品中，有些作者在其领域出类拔萃，有些则可能处于边缘地带。我们的目的不是全面审视当代关注的问题，而是汲取那些指导巴哈伊实践的种种洞见。然而，强调此类洞见并不意味着认可这些思想家的观点；巴哈欧拉教义不能归入任何特定的思想流派，也不能认为其可以与任何特定的思想流派完全一致。

本书的重点是阐释巴哈伊世界如何理解巴哈欧拉的教义并将之转化为行动，因此不会深究神圣启示所释放的灵性力量的本质，以及它们如何推动社团前进。本书讨论的关于理解和实践的所有过程，都假定一切行动具有内在灵性本质。上帝行使其意志以实现其目的。没有人能够限制上帝之手的运作，或完全解释其中的奥秘。在信仰的工作中，只有诸如祈祷、默思、斋戒以及每日自省等灵性戒律得以践行，并且得到上帝的恩典时，各种目标方能实现。然而，这些灵性力量是以真实而非神秘的方式发挥作用的。正是上帝的吸引力和对巴哈欧拉的爱赋予了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恰当地运用神性原则和律法，克制自我，与他人协同共事。我们在特定的发展阶段难免不能达成某些目标，这时是我们对巴哈欧拉的爱帮助我们彼此宽恕，遗忘过去，展示容忍和爱心，振作起来，医治伤痛，继续一起努力。不过，我们在通往神圣文明之路上辛勤工作时，不能持有一种过分简单的想法，以为灵性力量会把一切工作做好，诸如：我们祈祷，

愿望就会得到恩准；我们传导，就会“出现某些事情”导致社会变革；某个灵理会做出决定，由于它是一个神圣机构，因此就能保证得到正确的结果。

整个天启期内，巴哈伊思想家将围绕“巴哈伊视角”，努力理解一些关于启示、知识和改变社会秩序之行动的深奥概念。关于这样一个根本话题，当前发出的这些只言片语，远不及全面。本书尝试提出的种种理念，都是基于个人有限的观点，而它们有可能是错误的。这些理念不代表任何巴哈伊机构的立场。大家不可不假思索便将这些理念当作真理，它们也不该对任何信徒的诚心努力构成威胁。它们只是对信徒的探讨提供助益，而这些信徒正努力弄清理解和知识的问题、宗教实践和社会变化的问题，正试图将巴哈伊与当代世界观连接起来。在这方面，我非常感激诸多巴哈伊，正是他们的思想催化了本书提出的观点。本书修订了1995年以来各种场合提交的若干论文和演讲，大致完稿于2004年。2007年“科学传播与应用基金会”主办了一次网络论坛，讨论了知识的产生和文明的进步，本书的一个版本充当了该讨论的背景材料；参与者提供了富有见地的评论，笔者随后重新组织本材料，并进一步修订了某些章节。

过去的十三年标志着巴哈伊世界创造力的一个酝酿期。在拓展与巩固工作中，在社会和经济发展工作中，一种新的学习文化已经诞生，越来越多的信徒开始获得第一手经验，知道如何运用教义应对社团面临的挑战。不可否认，在某些地方，人们以生硬和教条的方式运用新思想和新途径；不管怎样遗憾，这都是学习和变革的必要特性。只要一个地方秉持健康的方法，新能力便能得到培养，个体、社区和机构便开始知道如何学习，就是说，如何接受教义和世界正义院文告的指引，并将其转化为有效的行动。

viii

巴哈伊的智识生活（intellectual life）仍处于其最初阶段，挣扎、曲解、问题层出不穷——但这些都是分娩的阵痛，而不是动脉硬化。本书为理解巴哈伊思想及行动提供一种方式，该方式避免绝对肯定或

怀疑主义的极端做法，同时容纳信仰和批判性思考。在人类能力的范围之内，我们可以点点滴滴、日复一日地学习领会巴哈欧拉启示的预设意义和目的，并为所有人的福祉和大同而致力于社会实在的变革。



启示、理解和行动

建立王国 / 第一章

3 成为一个巴哈伊，就要认可巴哈欧拉是上帝的显示者。但是，认可巴哈欧拉并非只是称呼自己为巴哈伊就够了。如同阿博都-巴哈解释的那样：

“一个按照巴哈欧拉教义生活的人，就已经是一个巴哈伊了”，而“一个人可能自称巴哈伊五十年，但如果没有那样生活的话，他就不是一个巴哈伊”。¹因此，作为巴哈伊，我们要努力理解巴哈欧拉的教义，努力在这个世界上将其转化为行动，从而为创造祂所展望的文明尽一份力量。

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首先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巴哈欧拉的教义。我们越理解启示，越遵守它的灵性戒律，我们就越有能力过上帝所悦纳的生活。然而，巴哈伊的生活绝非离群索居，它要求积极参与这个世界，与他人一起工作，为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因此，学习和应用巴哈欧拉的教义，意味着个人和社会的融合。

我们共同接受上帝圣言这份馈赠，通过应用上帝之言，最终在地球上建立上帝王国；换言之，我们需要一步步贡献力量，建立符合巴哈欧拉启示之真理的新社会秩序。这句话看似简单，可其中暗含挑战，即需要深刻思考我们将如何理解和行动。实现巴哈欧拉为人类设定的预定目标，需要新的道德规范、产生知识的新途径、新的传播方式、新的行为方式和新的机构。我们这些巴哈伊对巴哈欧拉教义有着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冲突的理解，我们又该如何齐力创造那个体现祂意愿的社会？我们如何克服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如何平衡科学和宗教的需求？我们如何确保我们的现实是由天启而不是由当代文化的假设和习惯所塑造？我们

4

如何既接受变革的紧迫要求，又坚守正确的传统做法？我们如何克服人类常见的选边站队和相互争斗的倾向？此类问题不胜枚举。答案在于不断学习更好地理解经文，并将之转变为符合神圣目标的有效行动。

一／社会实在的理解与建设

婴儿呱呱落地时，心智尚未开发。它具有几分预定的潜能：语言和记忆的能力，整合感官印象的能力，与灵魂交往的能力，等等，但是它们并未完全彰显。从一开始，婴儿通过使用头脑，构成周围世界的主观印象，这个过程持续贯穿儿童期、青春期及至成年期。主观印象，即关于实在的思想，在现世的客观实在中进行检验，致使理解 and 行为不断变化。

这一过程可以借助“客体恒常性”（object permanence）概念来说明。如果一个物体从婴儿视域中移开，他会立刻转移注意力，就好像那个物体不再存在了。几周后，婴儿有了新的想法：尽管看不见物体，但物体仍然存在，于是他基于该想法重新整理自己的“心智库”（mental library）。有了这样的理解，婴儿就会尝试追踪一个物体的轨迹，例如望着地板寻找刚才明明在那里的玩具。人的一生中，主观解释和客观实在之间相互作用，从而不断影响理解与行动。人类注定从与实在的相遇中学习。可以说，科学就是以这种方式形成为知识体系的，这种知识体系能够系统探索并一定程度掌握物质实在。

巴哈伊知道，这些相遇还有另一个维度。在物质实在之外，存在着灵性实在。理解这种灵性实在需要与巴哈欧拉的启示相遇。阅读和学习神圣经文、时时祈祷和默思、与其他巴哈伊讨论、和巴哈伊社团交流、努力遵照教义生活、躬身服务及其他类似经验，让我们得以用全新的视角洞察灵性实在，认识灵性和道德行为之富有成效的种种模式。通过回应上帝经文，巴哈伊的心智结构和行为习惯不断得到检验和塑造。

我们可以反思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洞见这种相遇的本质。最初学习信仰时，或在成长为巴哈伊的过程中的某些节点上，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

一系列主题。这些主题对于个人非常重要，将我们引向信仰，坚定我们对巴哈欧拉的信念，并构成我们对于教义的基本理解。不过，司空见惯的是，这个时期是短暂的——我们变得确信，我们暂停重构“心智库”。我们“知道”了需要知道的东西。我们的渴望得到满足。我们的问题得到解决。而且，基于新的思维模式，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得以建立。我们当然清楚巴哈欧拉启示之海浩瀚无边，不过，我们却满足于海岸边一块熟悉舒适的海滩。除了偶尔从谈话、课程或书本引入某个新思想外，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几乎没有变化。我们因巴哈伊身份而获得极大快乐，但是我们的巴哈伊生活已经沦为例行程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直到出现某种事物把我们唤醒，即一个强行进入我们意识的新事实，一次提醒我们创造新社会秩序之种种挑战的有益服务，在祈祷或研习的过程中产生的神秘洞见，接触一种新文化，对世俗苦难的一场彻底体验。于是，我们一次次觉察到：巴哈伊教义蕴含的丰富意义，超出我们原来的想象。

正如巴哈伊教义的学习有可能落入熟悉程式，同样，一成不变的眼界也会限制对这个世界的参与。我们的目的是创造一个新世界，可我们的生活却可能在社会大潮中随波逐流。虽然深化理解和建立社会新秩序的潜能是无限的，但我们的行为模式却可能极大限制我们可以实现的目标。显而易见，我们需要不断学习启示，不断拓展理解，并相应改变行为。

阿博都-巴哈指出，“人的实在就是他的思想”²。这个实在与可称为“上帝思想”的真正实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在巴哈伊圣作中发现：

- 6 反映在自然和启示中的物质实在和灵性实在都是上帝意愿的显现。巴哈欧拉宣称：

曰：自然的实质乃是我的名号——造物者和创造者——之体现。由于种种原因，我的名号的显现形式有多种多样，而在这多样形式中，明察之人可发现诸多征象。自然是上帝的意志，是上帝的意志在这个偶然世界并通过这个偶然世界的表达。自然乃是那位命定者、全智者的天意表露。如果有

人断言，自然就是显示于存在界的上帝的意志，那么谁也不应质疑这种说法。³

祂还说：

你们须将自己奉献给上帝的意志。祂书简上所启示的一切，都不过是祂的意志的反映。⁴

上帝通过其意志创造了实在。我们被嵌入这个物质的和灵性的实在之中，并由它塑造。因此，我们头脑中形成的用于组织外部世界经验的种种结构，构成了我们的个体实在。但是，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人类不是被动的实在观察者，我们的个体实在、思想不是简单地强加于我们。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将所有人集体视为实在的共同创造者，因为通过人类心智的力量以及我们的相互作用，世界产生持续不断的变化。阿博都-巴哈解释：

……祂选择了人的实在，并赋予它以知识和智慧的荣耀，而知识和智慧是普照那两个世界的至为璀璨的光芒。借此伟大天赋，祂在每个时代投射于创造之镜崭新神奇的形态。如果我们客观看待存在世界，将会明显看到：代代相继，存在之殿堂持续不断地被生机勃勃的恩典所装饰，在永恒变化的光彩照耀下与众不同，从智慧和思想的力量中衍生而出……

仔细地想一想吧：所有这些纷繁各异的现象，这些概念，这种知识，这些技术程序和哲学体系，这些科学、艺术、工业和发明，都是人类思维的产物。⁵

“实在的共同创造者”并非意指人类是上帝的伙伴，而是承认上帝的属性——创造者和塑造者——反映于人类之中。巴哈欧拉设计了新的世界秩序，我们则是建设者；巴哈欧拉是新文明之种的创始者，我们则是照料种子的农夫。⁷

我们可以通过如下方式理解人类的这一特殊角色，即我们注意到，我

们认为是实在的那种东西，也就是我们每天与之打交道的世界，大部分根本不是物质实在。它是社会实在。想一想地球生态的多样性——那高山、海洋、沙漠和森林——与分隔各个国家的政治界限之间的差别。想一想人类不同的生物特征与人类所引发的文化或种族歧视之间的差别。文化、语言、信仰、机构、教育系统都是真实的，它们都对我们的理解产生影响，但是，它们都是人类思维的产物。社会实在影响我们与这个世界——物质世界和灵性世界——的关系，我们有能力创新的，正是这种社会实在。

于此，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在其著作《社会实在的建构》中提出的一些观点颇有助益。塞尔的兴趣是描述共有实在的本质，这种共有实在由人们的一致同意融合而成，它超越了物理、化学和生物的结构：⁶

在某种意义上说，存在着一些只是因为我们相信其存在才存在的事物。我发现像货币、财产、政府和婚姻就属于这种事物。但是有关这些事物的许多事实不是你的或我的爱好、评价或道德态度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客观”事实。我发现，像我是一个美国公民，我口袋里的这张纸是5美元钞票，我的妹妹12月14日结婚了，我在伯克利有一处房产，纽约巨人队赢了1991年超级碗橄榄球赛等就属于这样的客观事实。这些事实不同于珠穆朗玛峰接近峰顶处有冰雪或氢原子有一个电子这样的完全不依赖于任何人类意见的事实。几年前我把某些依赖于人们一致同意的事实称为“制度性事实”（institutional facts），以区别于非制度性的“无情性”（brute）事实。之所以把这种事实称为“制度性事实”，是因为这些事实的存在需要人类的制度。例如，要使这张纸成为5美元的钞票，就必须有人类的货币制度。“无情性事实”则不需要有人类的制度来保证其存在。当然，为了陈述一个“无情性事实”，我们需要语言制度，但是应当把所陈述的事实同关于事实的陈述区别开来。⁷

塞尔指出，社会实在结构是错综复杂的。简单造访一个餐馆，就能发现实在的直接可见方面，包括“金钱”、“服务员”、“餐馆”，“椅子”等的社会意义，也能发现实在的不可见深层方面，诸如雇佣概念、经济系统、农业系统和政府管理。此外，还有社会实在的规范维度，例如服务生可能是粗鲁的，也可能是礼貌的；食物可能是可口的，也可能是不可口的。社会实在的复杂结构具有层层含义；即便作为这些思想之传播工具的语言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建构。

尽管社会实在是由人类的共有理解而建构，但它并非是任意的，或者只是由一种无限循环的自我参照的话语构建所支撑。在塞尔看来，一切社会实在最终都依赖于物质实在的无情性事实。⁸例如，在商品或服务物物交换的普遍实践中，当诸如黄金等具体商品不断占据交易要素的位置时，金钱的概念便产生了。然后，它走向更加抽象的代表物，从硬币到纸币，再到现在计算机屏幕上的像素数据。不过，塞尔注意到，在个体眼中，社会实在的整个结构是理所当然的，这些个体所置身的文化用呈现石头和树木的方式传达着社会事实。⁹

人类生活在社会实在之中，就如同动物自然而然地生活在物质世界。社会实在基本上是不可见的。正如塞尔解释的那样，尽管存在一些规则指导着某个特定机构，但我们并非总是跟随那些规则而生活。相反，我们内化一套行为，这套行为导致我们遵守那些规则。比如一个运动员在从事棒球运动时，并不会想到那些规则，这些规则只会被裁判起用，以判决某种罕见和不寻常的情况。大部分行为是自发和自然的。塞尔认为，如果有一个偏僻的小岛，棒球是居民文化的一部分，人们玩棒球时并没有一套文字规则，那么儿童就会通过指导和训练来学会恰当的行为。例如，在三次击球不中后，有人告诉孩子把球拍交给下一个人玩。一个人类学家来到岛上，会通过观察而记录下一套规则，但是对岛上的居民而言，则无需一系列规则来管理行为。因此，参与社会实在本身塑造着我们的认识和行为。

社会实在是人们一致同意的一种表现。¹⁰某人之所以是一个国家的总统，并拥有政府的种种权力，是因为该国居民创造了一套政府体系，并认

可该体系。当构造信仰和行为的基本一致发生变化，社会实在也将发生变化，就像欧洲和亚洲诸国的共产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几个月时间就轰然倒塌一样，而在此之前，它以绝对权威统治了亿万人的生活，长达半个多世纪。

美国奴隶制确立之后，可以清晰看到社会实在的转变方式。这一社会实在的最上层是经济体系——在此，一个人可以合法拥有另一个人作为自己的财产。奴隶被认为低于人。社会结构不是仅由个体的偶然信仰所支撑；所有的人类认知体系被用来辩护社会秩序。人们援引《圣经》教义，为的是证实奴隶必须服从于主人，黑肤色低人一等；否定此就是否定上帝之言。科学被用来证明白人的优越性；如果有人胆敢反对，就会被视为与物质世界的经验事实相抗衡的愚昧个体。那么，在推翻既存社会制度和终结奴隶制的浴血奋斗之后，集体理解力又发生了多么深远的变化呢？最多只是表面的变化。已经建构起来的奴隶制实在就法律意义而言被废除了，但却被《吉姆·克劳法》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压迫所接替。奴隶制的经济体系实际上换成了佃农制以继续施加控制。又过了一个世纪，民权运动才推翻某些政治和社会的不平等。而且，即便这些重大变革也未改变支撑白人特权的深层权力结构。例如，借助次等教育选择、压迫性的社会环境、限制性的经济改善机会，以及为了获得改善而要求在自我意识和文化意识方面的妥协——即“成为一个白人”，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仍然给大量非裔美国人烙下了印记。

10 今天，生物学的观点告诉我们：就身体而言，人类的种族之分没有意义。然而，为了创造一个反映人类一体的社会实在，必须改变多少层面的影响集体意识和行为的社会事实？即便我们可以把它们都罗列出来，我们又如何从一种社会秩序进入另一种社会秩序呢？

塞尔等人的分析，对于我们思考人类的理解和行为所具有的意义在于：人类所关注的大部分实在正是社会实在。我们参与社会实在，并受社会实在塑造。例如，父母通过语言让孩子最初接触实在，由于语言结构及其承载文化假设的方式，它会影响孩子的思维 and 对待实在的方式。此外，

出生在哪个国家，加之影响该国经济、教育、政治、社会环境及机会的诸多力量，深刻决定着个体能够成为怎样的人、将会变成怎样的人——不管此人具有何等天赋。然而，社会实在并非静止不变；它是变动不居的。社会实在构成了我们，但是由于它是人类共同理解的产物，我们有能力重塑它。

认识到人类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可变的社会实在，这让我们对巴哈欧拉关于社会转变之教义有更新的领悟。启示让我们针对新真理达成一致看法，这样，我们作为实在的共同创造者就可以开始改变既存的社会秩序。的确，我们的终极目标——上帝王国，一种诞生于巴哈欧拉新世界秩序的新文明——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社会实在。人类将自由地跟从上帝的意志，而上帝的意愿是构建社会一致性的基础：“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¹¹阿博都-巴哈说：

物质文明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现在更需要的是精神文明。单靠物质文明是无法使人满足的，它无法适应当前时代的境况和需求，它对人类事务的益处是有限的。人的精神却是没有限度的，因为精神本身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只有建立神圣文明，人的精神才能提升。任何一种感悟力得到发展，都会增进人的效能。对真相的发现将会越来越有可能，神圣指引的影响力将会愈发被人们认识。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神圣文明的形成。此即《圣经》里所谓新耶路撒冷降临的真正含义所在。美轮美奂的耶路撒冷正是那神圣文明的体现，而如此文明，如今已准备就绪。它已经存在，并将有条不紊地确立，人类一体将会变成显而易见的事实。¹²

11

二／巴哈伊建设新社会实在之责任

巴哈欧拉说道：“任何富有洞见和明悟之人都必须努力将这些文字变

成现实和行动。”¹³要成为一名巴哈伊，过上“巴哈伊的生活”，意味着个人和集体要理解和践行上帝之言。这就是让个人生活的实在和社会的模式普遍反映巴哈伊的教义。巴哈欧拉本人断言：“每届天启的目标”都在于“实现人类品质的全面蜕变，一种既表现于外又昭显于内，既影响人类内在生命又影响人类外部状况的蜕变”。否则，祂指出，“上帝的普世显圣毫无疑问将是徒劳”。¹⁴

巴哈欧拉声称：“人人生来是为了推动文明不断进步的。”¹⁵祂还证实：“世人获得提升、进步、教育、保护和重生的方法，我的荣耀圣笔已在我的圣书和书简里将其启示。”¹⁶

社会秩序具有可塑性，需要根据巴哈欧拉教义进行改变，这是巴哈拉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阿博都-巴哈解释：“灵性力量显示的结果之一便是：人类世界将呈现一种新的社会形式，上帝的正义将体现在人类事务的各个方面，人类平等亦将普遍建立。”¹⁷守基·埃芬迪说：“我们审视周围世界，不禁看到那场普遍骚动的种种迹象，在地球的每一块陆地，在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不管是宗教、社会、经济还是政治领域，这场骚动正在净化和重塑人类，以迎接那个人类一体得到认识、人类团结得以建立的日子。”¹⁸这场骚动包含整合与瓦解双重过程，它是新天启的直接影响的一个结果：

应该注意到，这些[消极]势力所代表的空洞而陈腐的机构、那些过时的教条和信念、那些陈腐败坏的传统，在某些情况下由于自身老化、凝聚力丧失和内部腐败，而逐渐走向式微。这些势力中，有一些已被巴哈伊信仰自诞生起神奇释放的汹涌之力涤荡殆尽。另一些在巴哈伊信仰兴起之初曾做过徒劳无力的抵抗，直接导致自身消亡、名声扫地。还有一些由于惧怕各种机构的广泛影响——同一位圣灵后来体现于这些机构之中——便调动自身力量发起进攻，但在短暂而虚幻的胜利之后，注定遭受可耻的失败。¹⁹

守基·埃芬迪问，为什么组成旧社会秩序基础的种种设置不让位于可以更好服务人类的新设想和新结构呢？

巴哈欧拉的召唤主要针对一切形式的地方主义、所有的狭隘与偏见。如果那些长期信奉的理想和历史悠久的制度，或者某些社会假定和宗教常规，已不再能促进人类大多数的福利，不再能适应不断演进之人类的需要，那就将它们清除并扔进过时与遗忘教义的故纸堆里。在一个受‘不变则衰、不进则退’永恒法则支配的世界里，人类所设立的每一项制度都必然会逐渐失效，为何唯独上述这些可以例外呢？法律规范、政治和经济理论只是用作保障人类整体利益的，因此决不可为了维持某项法律或教条的完整而使人类受罪。²⁰

他总结道，不履行巴哈欧拉的人类计划，就不可能恢复社会秩序的平衡。

唉，人类……已经偏离太远，堕落太深，仅靠最有威望的统治者和政治家的一己之力已无法得到救赎，无论这些人的动机多么无私，行动多么协调，对于人类事业的热情和忠诚多么矢志不渝，都是如此。最高明的政治家也拿不出什么方案；最杰出的经济理论家也无法提供什么学说；最热忱的伦理学家也提不出什么原则能充当基石，让此迷茫世界之未来建基其上。

13

不管世事洞明者怎样有力而执著地呼吁人们相互忍让，亦不能平息其忿怒，或恢复其活力。仅凭有组织的国际合作提出的任何综合规划，无论在人类行为的哪个领域，也无论其概念如何有独创性，范围如何宽广，都不能清除那已猛烈打破当今社会平衡的罪恶根源。我敢断言，即便最近日益提倡的一个原则，即制定一种机制以满足世界政治经济的统

一，同样不能提供解药，消解那正在损害有组织的民族和国家之活力的毒药。难道我们不能自信地断言，除了毫无保留地接受巴哈欧拉早在六十年前就简明有力地宣布的那个神圣方案——该方案根本上体现了上帝为当今时代人类之统一而神圣命定的规划，同时深信每一条款具有永恒效力，否则还有什么能够最终抵抗那些导致内部瓦解的力量呢？这些瓦解力量如果不加抑制，必然继续吞噬这个令人绝望之社会的命脉。备受困扰的人类必须为之奋斗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其根源是神圣的，其范围是无所不包的，其原则是公正公平的，其特点是充满挑战的。²¹

因此，守基·埃芬迪一直呼吁巴哈伊社团采取直接行动，重建这个病态的社会，正如以下由他授写给巴哈伊青年的文字所言：

14 经济不稳定，社会异议纷争，政治令人不满，国与国之间不信任——世界的这一现状应该唤醒沉睡中的青年，让他们去探索未来将会怎样……因此，他们应该关注现存状况，研究正在虐行的邪恶力量，然后齐心协力，挺身而出，进行必要的变革，这些变革不仅发生于人类生活的社会政治领域，也发生于灵性领域。²²

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类的至高愿望：

巴哈欧拉启示的最高使命是实现所有国家的这种有机的和灵性的统一，如果我们忠诚于巴哈欧拉启示的内在含义，那么这一启示就应该被理解为：其降临标志着全人类时代的到来。它不应仅仅被看作人类变动不居之命运的另一场灵性复兴，也非一系列渐进启示的一个更高阶段，更非一系列周而复始的预言周期的顶点，而是这个地球上人类集体生命巨大演变的最后阶段和最高阶段。世界共同体的突现，世界公

民意识的产生，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创建……就其本性而言，就其与这个星球生命的关联而言，应该被看作是人类社会组织的最高极限；尽管作为个体的人，由于这种至高发展的结果，必须继续无限地进步和发展下去。²³

随着每个信徒在日常生活、家庭、职业或行业以及更广泛的社团中努力学习与运用巴哈伊教义，巴哈伊信仰的能力也在增强，它联合他人为建设性的社会变革贡献力量，并不断产生影响力。然而，巴哈欧拉并不是要建立又一个宗教团体以追求自己的目标。相反，祂复活启示之泉，是为了培养一个“具有无与伦比品质的”新“人类”——这新人类将“把圣洁之袖甩向一切由水和粘土创生的造物”。²⁴现存的社会秩序遭受自私、偏见、压迫、侵略、极端物质主义、经济不公和其他诸多疾病的侵害。巴哈欧拉说：“自从人们开始追求优先和寻求差别，世界就荒芜了”，“它变得荒凉不堪”。²⁵“关心他人胜过自己者，必得福佑”——这是祂为这个世界的致命苦难开出的药方。²⁶祂已经创立了一个社团，这些人将围绕着一套有关人类本性及其福祉的新信念而团结起来，他们将牺牲个人利益，致力于正义、人类的统一和公共福利。守基·埃芬迪在一封授写函中说道：“一个人学习巴哈伊教义的一个最初印象是：强烈意识到每一个真正巴哈伊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世界期待巴哈伊工作者的谦卑服务，也非常依赖我们巴哈伊多大程度上完成这一神圣托付。”²⁷

15

巴哈伊著作中有大量段落呼吁巴哈伊献身于一种服务的生活，这种生活将促使建立新的社会实在，以下仅举数例。

富足时须慷慨；逆境时须感恩。对人诚实可靠，和蔼友善。要做穷人的宝库、富人的劝诫者；回应困苦中人的哭求，维护自己誓约的神圣性。²⁸

努力成为全人类的光辉楷模，成为人类之中上帝美德的真正提示者……愿每个清晨比其前夕更美好，每个明天比其

昨日更富饶。人的价值在于服务与德行，而非炫耀财产与富有。要慎言，戒绝无谓幻念与俗欲；要笃行，摒弃狡诈与猜疑。勿将你宝贵的人生虚掷于邪恶与堕落之追求，亦勿专为一己之私利操劳。²⁹

16 务必以至高的坦诚、正直、忠信、仁爱、亲善和友好与世界各国人民、种族和宗教交往，如此，整个人类世界便会洋溢巴哈之恩带来的神圣喜悦，无知、敌意、憎恶和怨恨便会从人间消失，世界各国人民、各个种族间疏离隔漠之黑暗便会被团结之光驱散。即便其他民族和国家失信于你们，你们也要忠诚以待；即便他们对你们不公，你们也要公正以待；即便他们疏远你们，你们也要将他们吸引到身边；即便他们敌视你们，你们也要友善相待；即便他们毒害你们的生命，你们也要愉悦他们的灵魂；即便他们伤害你们，你们也要抚慰他们的伤痛。³⁰

愿你们如慈父般待孤儿，给无助者以庇护，疏钱财予穷人，为伤病者除病痛。你们要成为受压迫者的救助者，贫弱者的扶助者。你们要时刻为他人着想，服务于人类大众。不计较自己所遭受到的厌恶、排斥、鄙视与不公：你们要以德报怨。愿你们真心仁慈，不可伪善。让上帝所钟爱的每一个人都专注于此：体现主对人类的慈悲；传达主给予的恩宠。他应帮助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人。他应提高每个人的品性，转变人们的思想。³¹

巴哈伊必须比其他人更加卓越。然而，这种卓越地位绝不能靠财富（即比别人更富有）达成。我不希望你们成就金钱上的卓越。我对你们的期待不是一般的卓越，即不是科学上的、商业上的、实业上的卓越。我所希望的是你们在灵性

上的卓越，也就是说，你们必须在道德操行上做到卓尔不群、受人敬仰。你们在爱上帝方面要比所有其他人都更出类拔萃。你们在爱人类、团结、和谐以及友爱和正义方面要做到更加优异。要而言之，凡属人类世界的美德，包括诚信、真挚、公义、忠贞、坚定、毅力、善举、服务人类、博爱、团结所有人并与之和睦相处、消除偏见以及弘扬世界和平，你们都要做到出类拔萃。最后，你们要在神圣启迪与获得上帝恩赐方面成为卓越之士。³²

三／启示在创建新的社会实在中的作用

考虑到人类理解的种种限制以及人类互动的性质，我们可以尝试设想上帝显示者面临的任務，假定这种设想是有可能的话。显示者对于实在有着内在的把握。如同阿博都-巴哈所解释的那样，显示者对实在的了解就好像一个人了解自己的身体一样，这种认识不依赖于感官。³³ 那么，既然祂对学生的能力和社会环境有着全面的理解，祂又是如何履行神圣教导者的角色？祂又是如何在祂关于实在的知识和人类认知能力的巨大鸿沟之间架起桥梁，从而帮助人类个体和集体进步？

17

虽然显示者的知识是无限的，但传送给人类的教义则显然是有限的。的确，渐进启示概念的一个关键，是要理解所有知识不是仅通过一个天启期传递。³⁴ 每一个启示都在特定的背景之下，为了一个预定的目的而描绘实在。³⁵ 显示者告诉人类“我们在哪里”——祂确认我们知道某些真理，帮助我们摈弃业已失效的错误看法和概念，向我们引入常常困惑人心的新真理。巴哈欧拉说，经文有时“以符合人类标准的方式降临”，有时经文传递的方式“超越了人类头脑现有的构想”。³⁶ 上帝天启与聆听佳音之人的能力相适应，与天启出现之时代的社会背景相匹配。这种适应和匹配既是与人类种种局限³⁷的妥协，也是对人类进步的肯定，这种进步使得人类可以在每个天启期接受更多启示。³⁸ 如同世界正义院的一封授写函所解释的：

上帝的显示者（还包括居于次级地位的阿博都-巴哈和守基·埃芬迪）必须将涵盖整个人类生活和活动领域的大量概念，传递给那些知识和理解远远不及自己的世人。祂必须考量听众有限且常常是错误的传统知识和现有理解，然后利用人类语言这种有限的媒介，将他们的认识和行为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显示者警告我们，莫用人类已有知识的错误标准来衡量显示者的主张。我们往往将显示者的主张置于某个现存的人类哲学或科学范畴，但实际上它们超越了这些范畴，而且假如得到充分理解，它们将为我们的理解打开全新的广阔视野。

18

显示者的有些表述清楚明白，有关行为的律法便属此类。有些是阐释，引导人们从现有理解层次到达新的层次。还有的则是意义深长的暗示，只有当读者的知识和理解力增长之后，它们才会变得明显起来。伟大启示欲将人类提升到更高的进化阶段，而所有这些表述都是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我们发现某种陈述的表达方式，为最初的聆听者所熟悉，但是对于当今的我们却是陌生的。例如，有一个问题关于巴哈欧拉在《笃信经》中提及的“第四重天”，圣护的秘书在授写函中回答此问题：“……由于《笃信经》是为那个教派提供指引，所以该术语与其信徒的概念相一致。”

不过，研习这些表述时，我们必须谦虚谨慎，意识到我们自己知识和眼界的局限，始终努力理解巴哈欧拉作出这些表述的目的，就像用祂本人的眼睛看待祂自身。³⁹

可以说，社会实在是通过语言载体而出现，同时语言又是社会实在的一个组成部分。⁴⁰从本质上说，社会实在是由人类业已认同的词语和意义构

成。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圣言是显示者的工具。上帝圣言通过驳斥世代相传的陈旧约定，摧毁社会秩序的结构，同时提出新的标准和原则，以此产生一种新的理解来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显示者打破人们业已接受的文法规则，⁴¹这类例子极具象征性；上帝圣言通过反驳语言共识来展示一种新的真理和标准已经出现。圣言重构语言事实，其容易程度就像构建主体间道德、信仰和社会关系之基础的事实一样。显示者具有的根本无误性，意味着祂的言辞即为真理，因为其规定了社会实在的基础。⁴²

人类约定构成了社会实在，而浩如烟海的文献反映了上帝圣言重建人类约定的力量。新天启使“苍穹劈裂”⁴³，“新天地”⁴⁴诞生。阿博都-巴哈解释道：“若无统一与一致，世界就一事无成”，“而促成友谊和团结的最好途径就是真宗教”。⁴⁵祂还说：“上帝圣言统治万物实在，超越万物实在，只有圣言的天国力量才能使人类之子的不同思想、感情、观念和信仰达到和谐一致，毫无疑问，上帝圣言渗透于万事万物之中，是灵魂的动力，是人类世界的粘合剂与调节器。”⁴⁶

19

祂继续说：“人类的道德必然会经历变化，须采用新的疗法和手段来解决人类的问题。人类智慧本身必须进行改革，必须进行世界范围的革新。”⁴⁷因此，显示者“建立新宗教，创造新人类；改善公众道德，提倡新风尚，制定新规则，开启新周期，颁布新律法”⁴⁸。阿博都-巴哈在祂的一次谈话中解释说：“为着人类的灵魂、心灵和灵性能够获得进步和安宁，达到更广阔的团结和知识的视野，巴哈欧拉宣告了若干原则或教义”，并由此总结道，巴哈欧拉通过这些教义“奠定了神圣实在的基础，若干世纪之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在此基础上得以建立”。⁴⁹

天启所引发的社会实在之变革，其方式不同于某一社会部门本身所设计的变革。美国借助法律手段结束奴隶制的尝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暴力和法律变革而推翻的奴隶制，随即被文化和经济形式的压制所取代。上帝圣言并非仅从习俗和惯例的外在层面着手改革社会秩序，而是提供了关于真理的主张，这些主张一旦为个体所接受，便会推翻旧观念，并

在基本信仰的最深层次构成新的一致。围绕准则而达成的思想一致，极大地推动了行为、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的变革运动。例如，如果我们都赞同人类一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制定出能够体现这种观点的影响深远的生活模式和制度安排。

巴哈欧拉的一段话生动阐述了显示者的言词如何影响社会实在：

问题在于，过去的经书认为以撒是祭品；而《古兰经》则说以实玛利是祭品。毋庸置疑，这是对的。不过，所有人都必须将目光投向神圣天际破晓的圣言：每一个灵魂都应该思索它的威权、影响、力量及其包罗万象的本质。一切事物只能由上帝的圣言所确认和证实，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上帝的圣言超越万物，创造宇宙，教化人类，将极度渴望摆脱分裂的人类重新引向团结的海洋，以理解之光穿透无知的黑暗。想一想吧：所有相信过去经书的人都认为以撒是祭品；同样，《古兰经》的信奉者认为以实玛利才是祭品。显而易见，任何明悟之士和虔诚之人皆看到没有人成为肉体上的祭品；他们都认为献祭的是动物。所以，想一想吧：一个人为了挚爱者走上祭坛，却又[活着]返回，为什么他还可披着“上帝的祭品”的衫袍，且被认为是“上帝的祭品”？毫无疑问，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上帝的圣言。因此，所有显示名号的标准、所有确定身份和完成身份的标准，都有赖于上帝的圣言。同样毋庸置疑的是，那不可见的、不可知的[上帝]实际上不会自己说出圣言，祂一直以来超出此类限制；相反，上帝是通过显示者之舌而言说的。因此，《摩西五经》通过摩西之口而发布。其他神圣经书亦如此：它们都是通过先知和信使之舌而启示，然而，所有这些神圣经书的真正发布者乃是唯一真神……因此，现在可以确定和证实的是：根据过去的经书，“上帝的祭品”的身份由亚伯拉罕赐予了以撒；

而根据神圣天启，在“古兰经的天启期”中，此地位属于以实玛利。⁵⁰

巴哈欧拉的陈述阐明了上帝圣言是如何创造那构成新社会实在之基础的人类共识的。即使没有一个人实际上成为祭品，但祭品的原型还是被创造出来了。显示者认定该原型在犹太教天启期是以撒，在伊斯兰教天启期是以实玛利。这种认定不是为了记录客观历史事实，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传送灵性真理，以教化社团信徒。

上述有关启示及其对社会结构之作用的简要思考，表明从宗教视野理解实在有着若干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实在本身，我们可称之为“上帝的心智”。这是实在本身，不带任何观点，远超人类的理解。

第二个层面是已启示的圣言。每个天启蕴含着一套关于实在的知识，由显示者为特定的聆听者量身定做，以帮助他们实现预定目标。据巴哈欧拉称，上帝圣言超越任何人类标准或评判能力： 21

勿用你们时下的标准和学科衡量上帝经书，因为经书本身是确立于世人之中的绝无差错之天平。尘世间列民列族所拥有的一切，皆须以此完美无误之天平加以衡量，而其砝码应依其自身标准来检测，唯愿你们明白。⁵¹

从这一观点出发，关于启示的陈述可以认为是正确的、客观的事实，类似于科学研究中的关于自然的“无情性事实”。启示使宗教得以产生——这是理解实在的第三个层面，它是信徒对圣书的全部理解，它努力将这些知识转化为行动，从而建立新的行为模式，树立新的社会秩序。如果宗教与启示的内在精神和意义相一致，它就是真正的宗教；如果不一致，如同某个宗教使命期处于衰落中那样，它就变成一个空洞的形式。有鉴于此，阿博都-巴哈号召每个人要在科学和理性的天平上考量宗教信仰，因为“凡是与已确立之科学不一致的宗教都是迷信”⁵²。

层面一	实在 (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实在；实在“本身”；“上帝的心智”)
层面二	启示 (可被认识的启示；已启示的上帝之言；圣书及其权威诠释)
层面三	宗教信仰与实践 (全部宗教知识，包括研究和证明的方法与标准，以及灵性生活与道德社会实践)

22 因此，启示（层面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实在（层面一）的真理陈述，宗教团体必须对之努力理解并付诸实践，以便为不断进步的社会秩序（层面三）贡献力量。启示的预期目标不是通过固定的程序或某种秘诀而实现，而是从外部环境影响下的有机过程中产生，就如同一棵大树由一颗种子发育而来。这一有机的展开过程涉及各种信仰的汇集，包括正确的观点（知识）、不完全的认识，也包括谬误。随着时间推移，通过学习、对话和行动，理解发生着变化，更趋向全面理解和表达启示创造者的预定意义。不过，此类努力永远无法全部挖掘或穷尽圣经文的所有内涵。

四／为社会变革而学习、磋商、行动和反思

显而易见，巴哈伊社团欲达到其崇高的目标，依然任重道远。同样，社会秩序也必须取得重大进步，方能成为巴哈欧拉所预期的新社会实在。个人与社会怎样才能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呢？

如上所述，人类能够认识的客观实在是表达于自然和启示中的上帝意志。因此，科学（自然领域内引导理解及行动的知识体系）和宗教（根据上帝启示来引导理解及行动的知识体系）是探索实在和构建社会实在的两条途径。这两个知识体系是互补的，在彼此领域相互重叠。科学和宗教可以比作两根“柱子”，撑起了容纳我们实在观的巨大帐篷。在当前的历史

时刻，只有一根柱子被竖立起来，所以帐篷内的视野受到限制，遮蔽了关于实在的许多内涵。

科学允许我们获取知识的途径是错综复杂的，对此的分析超出了本书的范围；这里只需指出，科学知识有可能是错误的，它是不断发展的。⁵³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以及巴哈伊必须参与所有活动领域以推动文明进步，这些内容将在第四章中讨论。

探索启示之中珍藏的上帝意志，要求我们持续不断地学习巴哈欧拉的教义。巴哈欧拉告诫道：“你们要沉浸于我的圣言之洋，从而解开其奥秘，发现其深处隐藏的所有智慧之珠。”⁵⁴而且祂解释：在“每一个时代，阅读经文和神圣经书，除了为使读者理解它们的意义，并揭开它们最深刻的奥秘之外，别无其他目的”，因为“缺乏理解的阅读，对于人类不会有持续长久之益”。⁵⁵通过这样学习经文，理解和态度就会发生变化，个人及团体的宗教信仰会越来越趋近上帝启示中的预期意义。

23

然而，一个人若要成为实在的共同创造者，仅学习启示而被动地观察实在，这是不够的。探究圣作，不只需要阅读和理解。学习上帝圣言，必须辅以行动，即通过行动与反思的同步过程而努力践行教义。“按照巴哈欧拉的教义去生活，”阿博都-巴哈劝诫道，“不要只是读读教义。仅阅读巴哈欧拉的言辞与实践其言辞的人之间，差异何其巨大。”⁵⁶守基·埃芬迪在一封授写函中解释道：

他向你们以及所有像你们一样忠诚而热心的年轻信徒，发出如下兄弟般的建议：你们深化历史知识和信仰教义，不只是通过细致、全面地学习，还要积极、全心、持续地参与社团的所有活动，不管是行政的还是其他活动。巴哈伊社团生活为你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实验室，你们可以在此将教义中学到的原则转化为生活，转化为建设性的行动。你们通过成为该生命机体的一个真实部分，就可以领会贯穿巴哈伊教义的真正精神。因此，学习巴哈伊原则并尝试按照这些原则

来生活，是两个必不可少的手段，借助于它们，你们可以确保内在灵性生活和外部存在都能够得到发展和进步。⁵⁷

24 拓展信仰，建立巴哈伊社团，运用教义解决社会关切的问题，教育青年和儿童，参与学术研究及调查，或者从事任何有利于圣道进展和文明进步的工作，凡此种种，都为获得学习和行动之间的平衡提供了机会，人们在此过程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个人通过各种行动增加自己的知识，促进自身与世界的改变。个人学习影响行为，而行为反过来也会影响学习和理解神圣经文的方法。

不过，塑造社会实在并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集体的行为。世界正义院解释道：“一个社区不是其成员叠加的总和。它是由个人、家庭和机构组成的文明综合体，而这三者是体系、机关和组织的创建者和激励者，他们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促进社区内外人民的福祉。社区中包含各种彼此关联互动的参与者，他们为了不断推动灵性和社会进步而精诚合作。”⁵⁸由于不同信徒置身于各自的学习和行动过程中，因此，必须有一种途径能够协调他们的种种努力。理解实在并依照上帝的意愿变革社会实在，这要求思想与行动的统一。这种思想与行动的统一，并不是限制人类多样性或使之同类化的千篇一律。它尊重思想和观念的内在差异。

对于巴哈伊而言，不同观点的出现，应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祝福，而非造成纠纷和冲突的原因。个人阐释是我们理性力量的成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教义。⁵⁹如果多样性的观点能够被富有成效地引入对真理的探索，那么它们对人类就是大有裨益的。倘若神圣经书不够明确，或者人们的解释出现差异，或者围绕如何运用教义产生了不同观点时，磋商便为信徒提供了统一思想与行动的途径。磋商不仅用来达成某个问题的具体决定，还用来获取更清晰的理解。巴哈欧拉讲道：“凡事须磋商”，因为“磋商是且永远是意识和觉醒的动因，是良善和福祉的源泉”。⁶⁰阿博都-巴哈解释说，磋商的目标是探求真理。⁶¹守基·埃芬迪授写的一封信函指出：“磋商原则构成了巴哈伊行政管理的基本律法之一，应将其用于影响巴哈伊信仰共同

利益的所有活动之中，因为正是通过合作以及思想观点的持续交流，圣道才能够最好地保护和促进这些共同利益。”⁶² 25

磋商受到许多清晰原则的引导。说话可以产生强大而持久的影响，或者是好的，或者是坏的，因此说话须有智慧。⁶³个人可以自由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不应觉得受到他人观点的冒犯。⁶⁴提出观点时不应带有情绪或怨忿；冲突和争斗受到严格的禁止⁶⁵，倘若出现这种情况，应停止讨论，直到恢复团结。⁶⁶不同观点的碰撞产生真理的火花⁶⁷，大家分享不同的观点，从中聆听真理的声音，因为实在就隐藏于各种观点的碰撞中。⁶⁸因此，固执己见只会使真理隐匿不出，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和。⁶⁹世界正义院也解释说：“分歧从道德和智力上违背了巴哈伊社团受之激励的主要目标，即建立人类大同。”⁷⁰至关重要的是，磋商的基础是爱和友谊。⁷¹

当一个机构通过磋商作出决定，所有人必须支持这一决定。即便团体有成员持不同观点，也应遵守多数人的决定，不应抵制或破坏决定。⁷²如此一来，即便决定是错误的，团结仍得到保持，社团亦能快速学习并纠正错误。⁷³

当必须采取行动，却不知何为最佳途径时，有时候可考虑多种不同的行动，从其中吸取教训。错误是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巴哈伊应坦然待之。“应该让他们有更多的行动自由，这意味着必须为错误留有充分的余地……圣道没有这么脆弱，不至于连一点错误都经不起。”⁷⁴只要批评无损于巴哈伊机构的权威，⁷⁵也不是强硬地发表那些将疑虑播撒于纯净心灵之土壤的个人观点，那么，批评性的思想就是受欢迎的，就是建设性分析行动的必要手段。⁷⁶我们在进一步学习和磋商的推动下，对行动进行反思，从而修改计划，发现更具建设意义的行动策略。

即便有了认真的学习、充分的磋商、一致的行动以及对行动的反思，个人的主观看法还会存有差异。鉴于实在的本质是“上帝的思想”，出现这种情况便是自然了，因为人类永远也达不到对真理的至高理解；甚至他们对天启的理解都是有限的。信徒不可拉帮站队，或对问题争辩不休，相反，他们要泰然对待模糊性，大度容忍他人的观点。如果这些观点是错误 26

的，想必这些人是愿意继续学习的。表达某个新奇的观点，其本身不是分歧，否则人类思想如何进步呢？除非提出个人观点是为了怂恿分裂或分歧，是为了与权威诠释相抗衡，或者是为了损毁由教义授予这些机构的权威，否则它不会是有害的。坚守圣约意味着要维护信徒之间友爱和团结的恰当关系，即便他们的观点存在巨大分歧。圣护解释说：我们应该远离任何

误解，它们可能妨碍我们清晰认识这个新世界秩序之具体目标和方法。新社会秩序如此具有挑战性和复杂性，又是如此的完美和蕴含远见卓识。敬爱的教长在其遗嘱中呼吁我们：不仅要毫无保留地接受它，还要向全世界昭示其优点。新世界秩序诞生时间如此之短，我们若试图估量其全部价值、领悟其确切意义，恐怕为时过早，失于冒昧。我们必须相信时间，相信上帝之世界正义院的指引，以便更清楚、更全面地理解新秩序的条文及含意。⁷⁷

这段话提到了另一个要素，是我们初步了解巴哈伊如何提升理解与采取相应行动之问题的关键。作为巴哈伊，我们的工作包括推动一个随着时间不断展开的有机进程。我们在任何阶段都是能力有限的，必须在特定的环境内行动；我们的能力逐渐增长，为变革贡献力量。这种有机成长的视角也表明，必须实现固定的环境和那些易受人类行动影响的环境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非常类似于农民或父母工作中必须存在的那种平衡。为了获得大丰收，农民必须了解作物的要求。父母不会控制孩子，而是通过理解其行为及本性，从而将其培养为成熟而自立的成年人。同样，作为信徒，我们的工作就是理解圣道的目标及其有机本质，并服务于圣道。

27

守基·埃芬迪反复直接或间接提出信仰有机成长的概念。他写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崇高责任，相信自己的信仰具有建设社会的能力，于是奋勇前进，不灰心丧气，努力打造和完善必要的工具，以使萌芽中的巴哈欧拉世界体制得以成熟和发展。”⁷⁸守基·埃芬迪在一封授写函中指出：

“在构成未来社会生活与社团生活之律法的机构中，巴哈伊行政管理机构只是第一个成形机构。……我们正在学习某种十分困难却又非常美妙的东西，也就是如何按照荣耀的教义以巴哈伊社团的形式共同生活。”⁷⁹圣护还描述道：“英雄时代，即使徒时代……新生的启示之种已经孵化培育”；“形成期”，即“巴哈欧拉信仰的地方、国家和国际机构”将“形成、发展并完全巩固的时期”；而“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时期是黄金时代”，它“注定要见证世人所拥护的新秩序出现，这一秩序珍藏着上帝给予人类最新天启的终极果实，此果实的成熟必定标志着一个世界文明的建立，以及神圣王国的正式诞生”。⁸⁰

有机成长的本质暗示着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在任何特定时候，巴哈伊社团都是一种混合体，即我们应该所是和我们继承于旧世界秩序的已经所是的混合体，而我们应该将自己从那个旧世界秩序中解放出来。我们永远都在朝着将实现预定目标和目的的未来前进。在任何特定时候，我们都在努力抵御过去，迈入更加接近巴哈欧拉预定的未来。我们要有改革所必需的灵活性，要有战胜挫折的耐心，要有实现教义中隐含潜力的创造力。我们要懂得：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巴哈伊社团是一个容纳各种不同观点和禀性的混合体，它需要予以协调，以增进我们共同探索真理的范围和力量。同时，有机成长还涉及进化、学习以及个人和机构的成熟，个人与机构会犯错误，甚至有时还会造成伤害，但是需要指导、支持和学习的空间。这一切又增加了将教义转化为行动之进程的复杂性与模糊性。尽管如此，对于有机成长的认识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使每位信徒具备必要的谦卑，即承认人肯定会犯错误，同时怀有必要的变革终将出现、神圣信仰绝不会误入歧途的信念，进而耐心并坚定不移地为进步和富有成效的变革而努力工作。

巴哈伊社团的 理解与实践

第二章

29 1930年，在诺鲁孜节致“整个西方世界主所钟爱者及至仁者之女仆”的信中，守基·埃芬迪让巴哈伊确信他们关于人类福祉的愿望终会实现。

“尽管目前在世人看来，我们的信仰或许是微弱的，”他说，“……这一神圣启示的无价瑰宝，现在还处于萌芽状态，它将在祂律法之壳内发育，将稳步向前发展，完善无损，直至拥抱全人类。”¹与此同时，守基·埃芬迪考察了信仰用以确保自身成功的与众不同的特征，特别是“这一包罗世界、神圣命定的秩序与世界主要教会组织之间根本不同的特征”²。他问道：“我们看到，一切有组织的宗教统治集团的特性已退化，团结已遭破坏，影响力也已然消失。就某些特征而言，这些巴哈伊机构与那些由教会的教父和穆罕默德的使徒建立的机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么是哪些力量可以保护这些巴哈伊机构？基督和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建立起来的机构已经崩塌，巴哈伊机构如何就能避免与之相同的命运？”³

回答这一深奥的问题时，圣护提到了那神圣构想的、正在有机发展的巴哈欧拉世界秩序，它源于巴哈欧拉不可亵渎的圣约，并且为其所捍卫。他写道：巴哈欧拉

30 不止是赋予了人类一种新的、复苏的精神，也不止是阐明了某些普世原则或提出了某种哲学，尽管这些精神、原则或哲学确实是强大的、合理的、普世的。除此之外，与以往的启示期不同的是，巴哈欧拉以及在祂之后的阿博都-巴哈，

都清楚而具体地制定了一套律法，设立了特定的机构，规定了神圣经济的基本原则。这些必将成为未来社会的范式，建立至大和平的至高手段，统一世界的唯一中介，正直与正义统治全球的宣言。祂们不仅揭示了实现上帝先知所预见的那些理想——这些理想自古以来激发着每个时代预言家和诗人的想象——所必需的方法，还用明确有力的语言，指定正义院和圣护制这两个密切关联的机构为祂们选定的继承者，这些继承者注定将应用原则，弘扬律法，保护机构，忠诚而睿智地使信仰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完善信仰创立者赠予世界的**不朽遗产**。⁴

阿博都-巴哈解释道：“圣约是上帝之道坚固的堡垒，是上帝宗教的**坚实支柱**。”祂继续说：

今日，除了上帝的圣约，绝无其他力量能够维护巴哈伊世界的一体性；倘若没有圣约，分歧就会像暴风骤雨般席卷巴哈伊世界。显然，维系人类世界之一体性的核心就是圣约的力量，除此无他。倘若没有圣约，倘若至高圣笔没有启示圣约，倘若《圣约书》没有像实在之阳的光芒一般照亮这个世界，上帝圣道的力量就会分崩离析，某些灵魂就会追随一己激情和欲望，手握利斧砍向这棵圣树之根。人人都将提出自己的愿望，个个都会发表自己的意见！⁵

守基·埃芬迪指出，巴哈欧拉圣约“在人类灵性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⁶因此，我们必须谨慎，不能随意将巴哈伊实践的方法和概念同盛行于其他领域的标准相混淆，不管是宗教还是科学领域，以免我们仅仅是旧瓶装新酒。相反，若想知道我们作为巴哈伊，如何理解教义，并通过学习、磋商、行动及反思，逐渐将教义转化为行动，以便为变革社会秩序贡献力量，我们则需要考虑：此类理解与实践如何与信徒必须转向的两个权

31

威中心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而信徒是必须转向这两个权威中心的，即“圣书及其诠释者”和“世界正义院——它受上帝的指引来判定圣书启示的不甚明确之处”。⁷

一／权威诠释与信徒的理解

我们接触圣书的过程中，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尽可能确定巴哈欧拉的预期意义，第二个挑战是努力使个人理解与祂的教义相一致，从而重塑个人理解。有些当代思想家提出，作者并不通过文本传递某个独立的意义；相反，每个读者都在阅读时根据个人观点发掘或构建某种意义。⁸这显然不是巴哈伊关于上帝之言的观点。如前所述，巴哈欧拉指出：“祂书简上所启示的一切，都不过是祂的意志的反映。”⁹祂说道：“……我清楚地表明了我的意思，阐明了我的经文，以使人类能够思考他们主的迹象和表征。”¹⁰我们一旦确信自己正在接触上帝之言，就不可用良知或常识来剖析和评判它；相反，圣言衡量并重塑良知。¹¹巴哈欧拉的本意将成为我们的本意。巴哈欧拉告诫道：“抛弃你们的这些流弊，遵行可靠劝谕者的命令！”¹²祂还警告个人要抵制“讹误经文”，它是“凭空妄想念来解释上帝之圣书”。¹³

当然，由于能力有限，我们总是会面临与创造者要表达的含义及意图相悖的危险。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人类的局限性使之无法完全领悟显示者的意图。谦卑、服从和学习的态度可以减轻危险。然而，当我们把对神圣经文的个人理解提升至永恒不变的真理的高度时，或者我们通过添加来自个人信念的外部因素的方式玷污了圣言纯洁性时，问题就变得严重了。

32 巴哈欧拉通过建立其圣约，捍卫信仰免受个人解释造成的潜在危害。祂指定一个权威诠释者，来阐释其圣作的意义；并且建立世界正义院以解决争议，澄清含糊不清的问题，同时在圣文不甚明确之时进行必要的裁定。

有时候，我们在同样的背景下讨论权威诠释和个人解释，暗示它们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这是一种误导，它们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权

威诠释¹⁴传达的是天启的真正意义，而个人解释则是人类知识的一个功能，它受制于自身的局限性。

阿博都-巴哈和守基·埃芬迪的权威诠释是“受到神意指引的关于上帝之言意义的表达”¹⁵。它并不仅仅是诠释者的观点或者见解，它代表着“神圣经文固有的真确意图”¹⁶。权威诠释者是圣书的延伸¹⁷，权威诠释如圣言本身一样具有约束力。由于天启中所有的陈述和权威诠释都是正确的，因此它们当中不可能存在本质上的不一致。通过将教义视作一个和谐的整体，寻找能够调解明显异议的观点，我们就可以解决任何显而易见的含义上的矛盾。¹⁸

权威诠释是一种“关于真理的不容变更的表达”¹⁹。阿博都-巴哈和守基·埃芬迪对于自己的诠释没有“改换想法”。因此，若发现某个权威诠释出现任何修改，都是由某种其他原因造成的。原因有：对原先陈述的某种解释或说明，是对权宜之计的废除，是由片面观点产生的矛盾错觉，或是对圣文寓意的逐渐呈现。

权威诠释最为重要的特征或许是：它使得圣文寓意在天启期内逐渐揭示。²⁰如果巴哈欧拉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将其启示的全部权威寓意表达出来，那么由于祂的聆听者能力有限，权威寓意的影响范围将大大减少。在新的显示者降临之前的若干世纪里，无人可以阐明天启的权威寓意。然而，通过权威诠释这一渠道，创造性圣言的寓意可以逐渐明晰起来。因此，巴哈欧拉隐藏了一些含义或在圣书中留下了空隙，²¹它们由权威诠释者完全依照祂的意愿和目的宣讲。如此一来，对圣书寓意的权威表达延续了一个多世纪，超出了第一代信徒对圣书意义的理解，从而引导信仰在全世界确立。

权威诠释并未增加天启的内容；更准确地说，它澄清了天启中不甚明确的潜在含义和隐匿之处，使之明晰起来。权威诠释的表述使特定主题的“各种特征更加清楚，更加详尽”²²；“确认……这些经文的真正含义、真实意义以及内在奥秘”²³；“揭示了巴哈欧拉话语的要义及内涵”²⁴；“陈述了圣书的意义”²⁵。某些情况下，这种隐含的意义庞大浩瀚；其他情况下，却无法从启示圣言的文段中推导出隐藏含义，因此，尽管进一步的意

33

义或洞见为显示者所知，却不为权威诠释者所得。想一想这个例子吧：守基·埃芬迪对于出自《亚格达斯经》的“新世界秩序”这一非常简单的术语的广博见解，与他关于“知识”的看法就形成对比，这种知识若“从孩童时期开始学习”并“运用”，将会“极大程度消除恐惧，尽管不会完全消除”。

我们无从知晓巴哈欧拉在说科学将极大地消除恐惧时，他所意指的科学是什么；由于教义中再没有提到它，圣护无法从这句话中挖掘更多事物。如果圣护这样做了，那他就背离了自己作为教义阐释者的职能；他不能揭示既有教义之外的任何事物。²⁶

然而，权威诠释并不会穷尽圣文的全部寓意。出自天启的经文往往包含多重含义，而“权威诠释的存在绝不会妨碍个人学习教义，以及由此获得个人解释或者理解”²⁷。与过去天启期的神职人员的诠释有别，阿博都-巴哈和守基·埃芬迪的权威诠释不会大幅缩小个人解释的范围。

34

它们不是天启的逐渐僵化，它们绝大部分是阐释，即明晰阐述那些认为是意义模糊的经文，它们强调各种教义之间的密切关系，它们详细论述经文本典故暗指的含义，它们教导巴哈伊理解巴哈欧拉圣言的伟大意义。它们绝非想要取代显示者的圣言，而是一次次使我们回归圣言。²⁸

圣道的核心是个人学习教义的自由，是力求获得更深刻理解的自由，是坦率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自由。正如世界正义院所解释的：“个人基于自己对教义的理解而作出解释，这些解释构成人类理性力量的果实，而且完全可以为更全面地理解信仰贡献力量。”²⁹不过，守基·埃芬迪也明确说道：我们不能完全理解天启的寓意，只能努力获取“更充分”的见解。

要更充分地理解巴哈欧拉巨擘天启的重要意义，这必须始终作为每个忠诚追随者的首要义务和不断努力的目标，我

对此深信不疑。显然，对于如此浩瀚的体系、如此崇高的启示、如此神圣的信托，想要获得准确且通透的理解，超乎了我们有限心智所能抵达的认识范围。然而，我们能够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亦即更加清楚地理解珍藏于信仰中的真理，更加清楚地理解信仰建基其上的原则，从而在奋力传播巴哈欧拉的信仰时，努力寻求新的灵感，获取更多的养分。

30

因此，与所有形式的人类理解一样，个人阐释圣文的能力是有限的，从中得到的知识也是易变的。巴哈伊须遵守圣文的明确含义，也须接受权威诠释，不能否认或者反驳它们。³¹尽管如此，巴哈伊信仰支持个人信仰的自由，因为“不可强迫一个人成为巴哈伊，或者一个人明确想离开信仰，不可强迫他维持巴哈伊身份”³²。

理解启示圣言的寓意，并不是简单地运用理性，还要依靠灵性状态。巴哈欧拉在劝诫那些渴望灵性知识与确信的人时首先说道：“当真正的寻者决心在通往认识亘古之神的道路上举步求索，他须首先净化心灵，除却一切后天学识的蒙昧尘灰与邪恶幻念之化身的诸般暗指，因心灵是上帝内在奥秘的显露之地。”³³祂还说：“理解上帝的言词，领会天堂之鸟的话
35
语，绝不是靠人间学识，而全赖心灵纯净、灵魂贞洁、精神自由。”³⁴

个人加入信仰时，巴哈伊机构需要确保此人基本了解信仰，以此作为加入的资格。一个新信徒“无需知晓有关信仰的所有证据、历史、律法和原则”³⁵，然而，“必须耐心、机智而又坚决地尽力培育对方至充分成熟，帮助他无条件地接受巴哈欧拉所命定的一切。帮助他宣告无条件地接受巴哈欧拉的一切命定”³⁶。

“随着个人更深理解教义”，其解释“也不断发生变化”。“所以，尽管个人见解可能具有启发和助益的作用，同样也会使人误入歧途。”³⁷因此，不完整的理解是学习信仰过程中自然和健康的一部分，可以说，没有人能够完全避免误解。作为一名巴哈伊，学习贯穿一生；随着对教义理解

的增加和发展，自然会摒弃错误的观念。

个人解释很少完全是个人的东西。一个人学习教义并产生观点，而不可避免的是，这些观点会在对话过程中与他人分享，正是对话过程引导着对于主体间一致性的共同诉求，而这种一致性是行动得以立足的基础。我们在努力实现巴哈欧拉的人类目标时，这一磋商过程能够维系众人的团结。在此对话中，个人观点“缺乏权威性”，而且个人会“将自己的观点作为对知识的贡献提出来，并清楚地说明它们只是个人的观点”。³⁸“每个信徒都完全有权利发表”个人的观点，但这些个人观点“绝不能作为他人必须接受的标准，也不允许因为观点不同而出现争论”³⁹。表达观点时，不可将其强加于其他信徒。⁴⁰因此，听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是不压制别人的观点，因为这会限制个人的自由；而应以一种包容、冷静和谦恭的方式作出回应。世界正义院鼓励朋友们“要学会倾听他人的观点，但不被这些观点震慑，亦不动摇自己的信仰”⁴¹。

36

一般而言，“巴哈伊机构不会干涉个体信徒的思想”⁴²。然而，如果思想“表现为与信仰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利益相抵触的行为”⁴³，那么问题就产生了。某人若固执坚持这样的有害行为，那么机构或许就有必要予以回应。语言是建设文明的砖块与灰浆；因此，有必要设定一些使用标准，以确保大厦不倾塌。这些标准是巴哈欧拉教义清楚明确的组成部分。圣约保护对话过程，阻止由于个人抵触圣书中明确而权威的表述，并将其观点强加于人而引起的伤害。一封由世界正义院授写的信函解释道：

此外，除了争论还有一种情况：某人如此执著于一个错误观点，这种坚持无异于在试图改变信仰的根本特征。如果任由这种行为发展，就会分裂巴哈伊社团，并像以往天启期那样，产生无数派别。巴哈欧拉圣约不允许这样。巴哈伊信仰规定了一套行为准则的若干要素，而负责监护圣道安全、维护信仰教义的完整性的世界正义院，有责任要求朋友信奉如此规定的标准。⁴⁴

二／巴哈伊教义中的解释学原则

显而易见，鼓励巴哈伊运用理性力量探索和深入理解天启；与此同时，由于这些力量的局限，也敦促他们莫将个人观点强加于人，以此捍卫教义的完整和纯洁。获得理解的过程是富于挑战的过程，为了帮助这个过程顺利进行，很多解释学原则——关于解释或者领悟神圣经文寓意的原则——体现在巴哈伊的圣作中，引导着真理的探索者。⁴⁵其中有些原则已经提及，或将在本书其他部分更详细讨论；为方便起见，这里对此做一概述。

37

圣书具有某种预期的意义。巴哈欧拉敦促我们“深思你主的圣意之天涌流出的启示”，这样我们或可“领略珍藏于圣作深处的隐含意义”。⁴⁶守基·埃芬迪指出，信徒应该“透彻阅读圣作……以便能够将其纯净地呈现给他人”，而不是“粗浅了解圣道的主张”，或“夹杂自己的各种观点呈现信仰”。⁴⁷因此，我们不能随意将自己想要的意思加进圣文，或者断章取义来佐证个人观点。我们的观点或许正确，或许错误，或者只是部分理解，取决于它们与巴哈欧拉旨意相符合的程度。当然，揭示预期意义绝非易事。理解是逐渐产生的，受到文化和背景的影响，而且常常具有模糊性。但是这种观点与另一种观点截然不同，后者认为我们可以给圣文添加内容，或者从中衍生一些内容以支持我们的任何观点。

应该从天启的视角评判寓意。巴哈欧拉讲道：“人们啊！倘若你们希望了解上帝并发现祂力量的伟大，那么，除以我本人的眼光以外，莫以任何其他人的眼光来看我。否则，即使你像我的天国那般久长地默思我的圣道，也绝不能了解我……”⁴⁸如前所述，祂指出：由于“经书本身是确立于世人之中的绝无差错之天平”，我们不能用人类的标准和学科来衡量上帝经书；相反，“其砝码应依其自身标准来检测”，而“尘世间列族列民所拥有的一切，皆须以此完美无误之天平加以衡量”。⁴⁹因此，我们的理解越是能够反映巴哈欧拉的预期意义，我们在个人解释特定章节时越是能够运用那种理解，我们的见解就会越有成效。

38

权威段落之间不相矛盾。圣书中的某些陈述可能看似彼此矛盾。但是，不能将背景或重点的差异，或者从不同角度探索同一实在曲解为矛盾。守基·埃芬迪在一些授写函中指明，我们应该“始终将教义视为一个多面的伟大整体”⁵⁰。“我们必须将教义看作一个伟大的平衡整体，而不是找出两个包含不同意义的强硬主张，使之彼此对抗；它们之间的某个地方，存在着某种纽带联结二者。”⁵¹这表明，我们探求经文的意义时，通常应该要解决那些明显的矛盾，而不是将矛盾放大。这也意味着，如果对于一段话的个人解释与圣文或其权威诠释相矛盾，那么个人解释就是错误的。正如世界正义院所解释的：“因此，尝试理解圣作时，首先应该认识到，它们没有也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矛盾；有鉴于此，我们就可以满怀信心地探寻它们所包含的一致意义了。”⁵²这种意义的一致，同样适用于上帝之言与其权威诠释之间的关系。因为，“正是阿博都-巴哈和圣护的言辞，阐明了这一浩瀚的启示，解释了不同主张如何相互关联，明晰了启示圣言中包含的意义”⁵³。

39

意义有时是明显的，有时是隐含的。巴哈欧拉解释说，上帝显示者讲的是一种“双重语言”。“一种是外向的语言，全无隐喻，亦无障蔽遮掩；如此，它可成为导向之光和指引之灯，借之，行者可抵达神圣高峰，寻者可迈入永恒团聚之城。……另一种是遮掩隐蔽的语言，借之，恶徒心中包藏的一切可被显明，其内里的本质可被揭露。”⁵⁴因此，当我们论及明确的意义，冷僻的阐释也许就不合适，也不正确。例如巴哈欧拉说，只有过了一千年以后，下一个显示者才会出现。⁵⁵对此同样必须认识到：明显的意义不同于字面的意义，就像使用隐喻的情形一样；巴哈欧拉在《笃信经》中警告莫拘泥于字面意义。有时候一句经文有更深含义，若执著于表面理解会导致僵化或困惑。先知“复临”的意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巴哈欧拉如此概述这一原则：

能够分清外在和内在意义的人，有福了：确然，这些仆人已经信仰那无所不包之圣言。

因此须知，任何人执著于外在意义而忽视内在意义，皆为无知者；任何人执著于内在意义而忽视外在意义，皆为疏失者；任何人结合外在意义而理解内在意义，才是真正的有识之士。⁵⁶

圣书的意义无法穷尽。巴哈欧拉讲道：“你须知，正如你坚信上帝——颂扬归于祂的荣耀——之言是永恒的，同样，你须毫无怀疑地相信其意义是永无穷尽的。”⁵⁷这允许个人针对圣文进行广泛解释，包括有些已有权威诠释的圣文。例如，阿博都-巴哈在阐释亚当和夏娃故事之意义后，接着说：“这是《圣经》中亚当故事的寓意之一。你要加以思索，力求发现其他的寓意。”⁵⁸然而，这一观点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并非所有个人解释都同样正确，有些是错误的。相反，在人的一生中，在历史背景不断变化的整个天启期，意义通过学习和应用而不断出现。留给个人的解释自由不可用于辩护个人观点，或将个人观点强加于人，也不可将之用于对抗信仰的权威中心。巴哈欧拉指出圣言的意义是无穷尽的，除此之外祂还警告说：

唯有那些指定的上帝圣言的诠释者，那些心里蕴藏着上帝圣言奥秘之人，才能了解圣言的广博智慧。无论谁，倘若在研读圣典时，企图选取适合自己私见的章句，以便挑战上帝作为人间代表的权威，那么，这种人表面上如常人般行走，与邻人交谈、共食、共饮，实际上却与死人无异。⁵⁹

真理在天启期逐渐显露。启示的意义特意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揭示。巴哈欧拉解释道：“想一想太阳吧：它升向天顶时，热量和效力是怎样逐渐增加的……。如果真理之阳在显露之初便突然将全能者赋予其的所有潜能展露无遗，那么，人类理解之地便会荒芜和毁灭。”⁶⁰祂又讲道：

何其多的真理必须秘而不宣，直至指定时刻到来！正如这句话：“每一件知晓的事物并非都可以泄露；每一件可以

泄露的事物并非时机合宜；每一次合宜泄露的话语并非都适合听者的接受力。”

这些真理中，有些只能依照我知识之光的贮存所的能力、我隐秘恩典的受体的能力来相应透露。⁶¹

有一个绝佳例子阐述了这个原则，那就是巴哈欧拉在《亚格达斯经》中禁止娶妻多于两个，同时呼吁人们满足于一个配偶。⁶²阿博都-巴哈在早期的一些言论中允许某些信徒拥有两个妻子，但祂十分鼓励只娶一个妻子，以至于有人竟然指责祂是在废除巴哈欧拉的律法。⁶³最终，阿博都-巴哈明确解释了《亚格达斯经》的有关段落，指出巴哈欧拉规定了一夫一妻制。⁶⁴守基·埃芬迪同样肯定了这一点，⁶⁵他进一步重申，一夫多妻制已为“巴哈欧拉之圣笔严格禁止”⁶⁶。以渐进的方式澄清并运用律法，其目的在于帮助信徒从伊斯兰律法及文化习俗转向一夫一妻制。

要理解巴哈伊教义，尤其面对一些似乎不完整和相互矛盾的段落时，或是在中心人物好像改变了其观点的情况下，就需要将圣作视为一个综合的、渐进展露的整体，由此寻求圣作中陈述的意义。一个力求恰当理解经文的没有偏见的读者，几乎不可能忽视作者的明确忠告，即意义有时被有意遮蔽起来，会随时间的推移渐进地予以揭示，以此杜绝狂热的反对，维护团结，帮助人们接受富有挑战或错综复杂的真理。

41

理解受到信仰有机发展阶段的影响。巴哈伊社团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机地发展，特定的段落可能适合于这一发展过程的具体阶段。而且，社团有机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影响它对待圣书的方式，影响它所提出的问题。世界正义院解释道：

巴哈欧拉期望人类社会朝着某个模式演进，而有一个根本原则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该模式，这个基本原则就是有机成长原则，它认为具体的发展以及关于具体发展的理解，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并借助于那位圣道权威中心——所有人必须转向祂——给出的指引，方可实现。对此，人们可以借用

树的比喻。农民种下一棵树，他当时是无法说出树具体会长多高，会有多少树枝，会在具体哪个时间开花。不过，他可以大致说出这棵树的大小和生长模式，还敢肯定它将结出什么果实。巴哈欧拉世界秩序的发展同样也是如此。⁶⁷

要让信仰展露而不强加个人观点，就需要“诚实和谦虚”。在以往的天启期，错误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信徒“过于急切地将神圣启示纳入自身有限的理解框架之内，定义超出自己能力的信条，解释只有后世的智慧和经验才能够理解的奥秘，并认为由于某物似乎是可取和必要的，就认为它是真实的”。因此，巴哈伊受到劝诫，不要“罔顾清楚明确的经文文本和我们自身的局限性”，而迫使“信仰按照我们期望的方式向前发展”。⁶⁸

应该根据科学和理性来衡量个人对于圣文意义的解释。科学知识和理性对于正确理解巴哈伊圣作具有根本作用。它们是衡量个人解释和宗教信仰的一种手段，⁶⁹正如阿博都-巴哈用“星星”坠落于“地球”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一样。从字面上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现代数学家已经确认并科学地证明……每一个恒星都要比太阳大一千倍”，因此，“如果这些星星坠落到地球的表面，它们如何能够找到落点？”⁷⁰在一次谈话中，祂进一步讲到：“如果宗教信条和看法与科学准则相抵触，那它们就必定是迷信和模仿……。如果某个问题与理性思维相违背，那就不可能把它当成信仰和信念，除了令人摇摆和犹疑，是不可能产生任何善果的。”⁷¹然而，虽然科学理解和理性有助于揭示圣经文的意义，但我们必须谨慎，以避免走歪曲宗教真理的极端，即“有时近乎强迫性地使其顺从盛行于科学界的那些理解和认识”⁷²。

42

巴哈伊受到召唤，要根据科学来衡量宗教信仰，但他们不应犯如下错误，即按照个人的宗教信仰来衡量科学知识。阿博都-巴哈解释，天启有可能含有关于物质世界的陈述，这些陈述在科学上是正确的，并且超越了当代科学的理解。⁷³由于上帝显示者具有认知实在的能力，这便不足为奇了。一般来说，“信仰的原则是：一旦你接受祂为上帝的显示者，就要接受祂

所说的一切。”⁷⁴不过必须意识到，在某些情况下，圣文中的一段话并不是想传递一个科学真理，而是根据世人的理解，借用科学概念来阐释某个灵性主题。⁷⁵此外，正如《致医师书简》中的情形一样，巴哈欧拉有时会使用一些专门用语，这些术语属于某个特定思想流派，并且与当代科学观点不相一致。⁷⁶因此，个人对于圣文的解释，就不足以成为得出科学结论的充分理由，也不足以成为抵制或反对科学理论的充分理由。虽然学习巴哈伊教义或许可为科学研究和技术运用提供某些见解，或者提供一个哲学或道德的框架，但经文不是科学证据。科学有其自身的知识体系、研究方法、论证系统，按其自身的标准前进。

43 **历史和背景影响圣文含义的理解。**理解圣书某一部分的历史或特定的背景，有助于明晰圣书的意义。例如，守基·埃芬迪“强调学习伊斯兰教和《古兰经》，以使朋友据此背景学习巴哈伊圣作”⁷⁷。认识到一个书简是在哪里、为何和向谁启示的，领会中心人物某些陈述背后的知识及文化潮流，将一些段落置于巴哈伊或世界历史背景之中，凡此种种，必定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教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经文的意义受限于特定的背景，无法从中得出普遍的见解和原则并将其广泛应用。巴哈欧拉作为上帝的显示者，其圣作乃为跨世纪的受众而撰写，而非仅是为当下的接受者。因此，在巴哈伊社团中，解释学实践在关注巴哈欧拉圣作以及阿博都-巴哈和守基·埃芬迪之话语时，必须同时关注它们的特定和普遍含义。例如，我们有必要分清，有时圣护是在提及一个临时措施，有时是在确定行政管理秩序的一个普遍原则或永久特征。

通过明确圣文的背景和历史来加深理解圣文的意义，这个过程必须辅以其他解释学原则，以此避免走向两种极端，导致教义受到歪曲。一种极端是坚持认为，只有根据来自诸如历史或哲学等学术学科的当代理解，按照这些学科的方法，比如各种形式的历史或文学批判，才能理解巴哈欧拉或阿博都-巴哈圣作中的表述。世界正义院一方面承认各学科的方法论具有为经文意义提供洞见之价值，但同时也指出，将一些“本质上对立的方法和态度”强加于“巴哈伊社团学习启示的过程中”，则有可能导致一些问

题。⁷⁸信仰还“要求信徒履行自由探求真理这项首要义务”⁷⁹，断言“绝不会为了所谓的信仰‘利益’而要求歪曲历史”，同时也认识到历史研究不应陷入实证主义的错误，因为“历史证据……通常比较零碎，偶尔还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是故意捏造的”。⁸⁰试图理解圣文的意义时，建立在解释历史证据基础上的结论并非是可靠的，必须结合其他重要因素进行评估。

44

另一种极端是认为圣作中的陈述始终呈现准确的历史和背景事实，不存在更大的预定意义。这种情况与关于科学准确性的问题是相似的：有时，一个陈述包含一个事实，而其他时候，一个陈述符合当时听众的特定理解。例如，守基·埃芬迪在一封授写函中鼓励人们接受阿博都-巴哈所做的历史陈述，而另一封书信则鼓励人们收集已知的事实。⁸¹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个巴哈伊向阿博都-巴哈提出了关于以马内利·斯韦登堡的问题，圣护后来解释道，虽然此问题有其特定背景，且此信徒关于该回答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阿博都-巴哈的回答所指并非斯韦登堡，而是巴布，那位真正的“以马内利”⁸²。因此，尽管阿博都-巴哈的确具有“非凡的知识”⁸³，但不能不假思索地将他的某个具体陈述简单当作确切真相或者客观事实而接受。圣护警告道：“我们不可将阿博都-巴哈的许多陈述都视为教条式的定论，因为还存在其他各种要点，如果将之加入进去，便会使图景更为完整。”⁸⁴

以上仅是概述了教义中的某些解释学原则；很可能还存在着其他原则，它们或许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加以描述。针对某个特定情形，我们在尝试理解一段话的意义时，必须将所有相关因素考虑进去，并根据各种解释学的原则加以衡量。不同的个人常常持有不同的结论，而澄清任何模糊和矛盾之处，都有待进一步的证据或讨论。当有关科学和历史知识的问题必须与关于圣文的阐释达成一致时，最后两个原则应用起来尤其具有挑战。有人提问：除了明确指出某些陈述取决于其他信息，圣作中的陈述（命题）是否都应视为事实？对于这一问题，世界正义院的观点如下：

……有些情况下，圣作的段落确认了具体某些事实；有

45

些情况下，圣作的段落符合特定民族的信仰。因此，读者有必要运用教义中合理的解释学原则，来确定陈述中不甚明了的意义。虽然此类问题经常容许一系列个人解释，某些情况下也必然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但人们通常会达成一个共识，这种共识随着新证据的出现而不断发生变化。个人关于圣文意义的不同观点，不应引发朋友间的不和或争吵。⁸⁵

此处列举的解释学原则，以及巴哈伊圣作中蕴含的其他原则，在运用时不可将它们简化成一个特定的公式或一套规则，必须注意避免绝对肯定或相对主义的极端。我们绝不敢肯定我们的个人解释符合巴哈欧拉的预定意义。因此，不管是以宗教正统观，还是以科学或历史必然性的形式而强加的绝对主义，我们都应避免。这种必然性使我们感到困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举起相对主义的旗帜，主张所有观点同等有效，或者个人良知成为信仰的尺度，或者可以依赖个人理性而将圣道中心的陈述置之不理，或者摒弃教义的某些方面，因为它们与个人对于普遍原则的结论相冲突。相反，若要追求充分理解，需要社区参与磋商，在磋商中，不同观点受到欢迎，团结得到维护，每个人自我约束，通过在圣约标定的界限内集体探求意义，从而在行动和反思中检验各种观点。世界正义院在一封授写函中说：“巴哈伊社区面对与其当前理解不一致的观点时，须秉持更大的宽容，须对新见解保持开放态度。”⁸⁶压制有见地的、精心构思的新想法，其危害不亚于意在掩饰自私目的的放肆批判。因此，即便我们在培养其他能够增强理解力的品质时，也必须努力避免某些陷阱。

46

在这些妨碍理解的陷阱中，包括以下种种倾向：过度分析圣文；为了探求新奇解释而忽略明显的意义；忽视或过度强调社会和历史背景；脱离背景或整体圣作来解释段落，等等。⁸⁷其他潜在的陷阱包括固守先入为主的观点；选择圣文中的一个部分去否定其整体，或者用以对抗信仰的权威中心；过分看重个人的解释（知识自负）；视上帝圣言如人类言语。⁸⁸

诸多增强我们理解力的品质中，包括努力和热切探索的精神。⁸⁹此外，

世界正义院指出：

这个过程的其他重要部分包括：虔诚而谦虚的态度；接受显示者的陈述；深信随着默思、学习经文和时间推移，能够理解这些陈述；愿意承认个人的观点有可能是错误的；有勇气沿着权威圣文所确定的方向行进。⁹⁰

我们必须学会用“温和的态度和适当的谦卑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结论”⁹¹，这样，我们的各种不同观点就可以促进集体更好地理解巴哈欧拉的启示。

随着守基·埃芬迪的离世，尽管阿博都-巴哈和守基·埃芬迪的全部陈述，与巴哈欧拉的圣作一起构成权威圣文，但是信仰的权威诠释之源就此走向终结。在本天启期的整个过程，个人解释的复杂性将一直伴随我们。真理的探究者在研读圣书时，必须竭力分清巴哈欧拉及其诠释者的话语何时是明确的，何时是隐喻的；何时运用了世人流行的概念，何时引入了新的概念；何时是引用当时的科学观点来阐明一个灵性原则，何时一个陈述反映了物质实在的真理；历史背景何时会明晰意义，何时会隐蔽含义；何时一个权威诠释是不可更改的陈述，何时诠释者作为信仰的领袖，是在颁布一项临时条款。我们既不能过于严苛，也不能过于宽松。对于某个问题，我们有时候只能得出不同的观点和模糊的结论；解决的办法有赖于维护团结，并在世界正义院指引下不断行动。

三／世界正义院和巴哈伊实践

47

当巴哈伊运用解释学原则来学习、讨论圣文的意义，就会收获更深刻的见解，实现思想的一致。然而，宗教的目的并不在于简单地描述实在，而是改变人类行为并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实在。解释不能独自存在。要检验我们的理解是否正确，就必须努力将其运用于行动之中。正如科学理论是通过实验来检验的，灵性见解也必须通过它们在世界上的表现来检验，其目的在于赋予灵性真理以有效的物质形式。诠释创造意义。但是意义在行

动中获得检验，而行动塑造实在。

为了阐明这一点，请思考宗教的两大奥秘，即上帝的本质和死后的生命。巴哈伊圣作指出，由于语言和人类心智的局限，二者都是不可知的。⁹²那么，为什么信仰的中心人物还要阐述这些主题呢？显然，他们不是要描述不可描述之物，而是帮助我们恰当地理解自身本质以及应该如何行事。

启示发出了个人行动指南，指示个人如何帮助人类朝着显示者预设的目标迈进。获得进步不是依靠某种诀窍，即按照预定的方式，按部就班行事。相反，启示包含诸多原则、方法、价值观和洞见，它还描述影响一个逐渐展露之有机进程的种种力量。我们越理解该有机进程的本质，就越能更好地通过自己的行动为其服务。因此，巴哈伊实践的核心乃是在权威指导下的框架内，将巴哈欧拉的教义转化成行动，以促成个人和集体的转变。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团结、正义与和平的社会秩序，在地球上确立上帝的王国。从本质上说，这种实践意味着践行巴哈伊的生活，以此为永恒进步的文明贡献力量。一份由守基·埃芬迪授写的关于巴哈伊经济学的陈述，就这一进程提供了某种见解：

实际上，圣道中并没有关于经济学的专业教义，诸如银行业、价格系统以及其他。圣道不是一个经济系统，也不能将其创始人视为专业经济学家。信仰对于这一主题的贡献从本质上而言是间接的，因为它的是将灵性原则应用于我们当今的经济系统。巴哈欧拉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基本原则，它们将指导未来的巴哈伊经济学家建立此类能够调节世界经济关系的机构。⁹³

48

适用于信仰经济领域的道理，同样适用于整个天启的各种目标。一代又一代的信徒将努力把教义转化为新的社会实在。如同第一章强调的，这种转化需要人们参与所有人类知识领域，这个项目并非只有巴哈伊参与，而排除人类其他成员。

正如我们采用解释学原则来指导个人解释圣文，或许我们也能够找出

一些巴哈伊实践的原则，它们指引我们行动，实现巴哈欧拉为人类设定的目标。这些原则包括：坚信圣约，它指出了我们与信仰权威中心的关系，也指出了信徒个体与机构的关系以及信徒之间的关系；服从律法和规条，并努力理解每条戒律的智慧；通过系统执行神圣计划，承担起以个人和集体形式传播信仰的责任；进行磋商，它规范着包括批判性思想在内的集体探求真理活动，从而实现思想与行动的统一；广泛参与信仰的工作；遵守指导集体行动的行政管理原则，包括一致遵守灵理会的决议；通过行动和反思而学习。以上和其他巴哈伊教义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帮助我们培养诸如灵性、社会、行政、教育、物质和公民方面的生活模式，这些生活模式将成为巴哈伊社团的显著特征。

世界正义院是巴哈伊圣约的代理机构，它根据时代需求，在教义的框架内制定恰当的行动计划。世界正义院的权力和功能，对应着人类探究实在和转变社会秩序的能力。建立这一机构是为了能够在一个人类知识不断变化和进步的世界中有所作为。巴哈欧拉讲道：“每日皆有新问题，而任一问题皆有适宜的解决办法，故而，此类事务理当交呈正义院，其成员可应时情之需而为。”⁹⁴

49

巴哈伊社团学习如何将教义转化为行动，与此同时，世界正义院引导信仰有机展露，总体上决定做什么以及何时做。⁹⁵这个至高机构要“管理它的事务，协调它的活动，促进它的利益，执行它的律法，保护它的附属机构”⁹⁶。它在神圣计划的不同展露阶段制定计划，统一总灵理会的种种努力。⁹⁷它指导巴哈伊的教务发展，修改或者增加新的元素。它逐步实施《亚格达斯经》的律法。它推动关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学习，在未来将启动伟大的人道主义计划。

指导信仰的进步，不应将之误解为严格规定一套固定教条，或下令推动一个高度集中的进程。一般而言，世界正义院不会通过机械的公式或刻板的指令来引导行动。它为行动开辟舞台，鼓励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回应，鼓励人们学习如何找到最有效的行动模式，将全球社团联合到已经得到检验的实践中。世界正义院并不是无所不知，但它的决定具有约束力。⁹⁸

世界正义院在其清晰的行动领域，拥有不容置疑的明确权威。巴哈欧拉说：“所有人皆须服从他们。”⁹⁹阿博都-巴哈解释道：“他们所作的任何决定皆为上帝的旨意”，“与他们争斗便是与上帝争斗”。¹⁰⁰他还讲道：“他们所作的任何决定皆具有与圣文本身等同的效力。”¹⁰¹阿博都-巴哈还向巴哈伊强烈保证，不管他人有何种意见或声称有怎样的权威，世界正义院的决定都是可靠的：

我意在指出，在一千年届满之前，无人有权说出一词，即便声称拥有圣护地位……。当心！谨防任何人制造嫌隙或煽动分裂。倘若出现意见分歧，最高正义院必及时予以解决。经由多数表决，它作出之任何决定皆乃真理，盖因它受神圣保佑，受无误指引，受唯一真神眷顾。祂必引导它，使它免于犯错，祂必以其神圣不可侵犯及永无过失之双翼庇护它。凡反对它者必被驱逐，并终将失败。¹⁰²

50

世界正义院的管辖范围广泛。阿博都-巴哈说：“一切事务皆须呈交该机构。”¹⁰³他还说：“（世界正义院的）成员须聚集在确定之处，审议所有引致分歧的问题、有待澄清的问题以及圣书未予明确记载的问题。”¹⁰⁴“世界正义院的声明用于补充和应用上帝的律法，其自身可予以修改或废除。”¹⁰⁵它“引导、组织和统一这场世界运动的种种事务”¹⁰⁶。它“与圣护共同承担着运用启示圣言、捍卫信仰的责任，同时‘确保来自信仰之源的神圣命定之权威的延续，维护信徒的团结，维持信仰教义的完整和灵活性’”¹⁰⁷。而且，它“注定要运用巴哈伊原则，发布律法，捍卫巴哈伊机构，忠诚且智慧地使信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并继承和发扬信仰创建者们赐予这个世界的不朽遗产”¹⁰⁸。

世界正义院诸多责任之一是立法。其“独有权利和特权是：针对巴哈欧拉未曾明确启示的律法和规条，宣告和发布世界正义院的最后决议”¹⁰⁹。

“由于世界正义院有权颁布一些圣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又影响日常事务的律法，”阿博都-巴哈作出决定，“它同样有权废除这些律法……。它之

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些律法并不构成明确的神圣经文。”¹¹⁰

与立法责任紧密关联的是阐释的责任。守基·埃芬迪讲道：各种事务“必须经由世界正义院解释和说明，而根据教长的明确指示，一切重要的基本问题都必须请示世界正义院”¹¹¹。阐释不是权威诠释；因此，世界正义院关于神圣经文之寓意的论述并非是不可更改的。¹¹²但是，阐释既不是个人的解释，也不是世界正义院成员的观点。¹¹³阐释来自于世界正义院的立法功能，因此，如立法一样，它可能会随着时间和背景的变化而变化。¹¹⁴阐释不依赖于全知全能；它是根据时代环境不断作出实际判断，这种能力引导着巴哈伊世界沿着其既定的进化路线前进。

51

世界正义院的另一项责任是捍卫信仰，这包括维护恰当的权力关系。后现代哲学家对真理、理性和道德等概念提出了普遍的挑战，他们认为这些概念是一些旨在维持权力和管控他人的语言表述；因此，他们提倡运用批判主义来重新分配权力。巴哈伊教义对于语言和权力问题极为敏感。但是，巴哈伊追求动态的团结，而不是永无休止的批判和争论。个人主动性，以及包括批判性思维在内的个人观点的交流，这些对于进步至关重要。但是，它们必须与那些捍卫社会福利、维护社会秩序之健康关系的措施保持平衡。

如上所述，如果某人逾越了个人解释的界限，试图将个人观点强加于社团，或试图迫使社团按照其个人的偏好行事，那么问题就不再是容许各种观点存在的解释学问题了，而是行为的问题。世界正义院在此类极端情况下必须采取行动。¹¹⁵这不是要强加教条，而是要阻止强加教条的行为；这不是压制对话式的学习过程，而是保护该学习过程。如同阿博都-巴哈解释的那样：

今天，这种推论过程属于正义院的权利，而个人学者得出的推论和结论，除非经正义院认可，是不具有权威性的。确切地说其中的区别在于：出自正义院机构的结论和认可将不会引发争执，因为正义院的成员是全世界巴哈伊社团选举

出来的，并且是他们所了解的；而个人神学家或学者的结论肯定会导致争执，其结果是分裂、不和，甚至离散。由此，圣言的唯一性将遭到破坏，巴哈伊信仰的统一性将不复存在，上帝信仰的大厦将被动摇。¹¹⁶

52

四／授予的无误性和学习型社区

我们在竭力领会巴哈伊如何理解教义并将之转化为行动时，会产生一个问题，即按照学习模式发展出来的社区实践，如何与巴哈伊圣作中授予的无误性（conferred infallibility）协调一致。无误性是否会妨碍批判性思维和探索真理？它是否意味着有能力真确表述实在？授予的无误性在信仰展露过程中发挥作用，而巴哈伊应该如何理解它的意义呢？

在当代世俗或宗教社会中，无误的宗教权威的存在是一个遭到极大怀疑的概念。的确，在很多情况下，显示者的无误性并不为其追随者所接受，而对某些宗教人士来说，甚至上帝的无误性也是值得怀疑的。无误性作为一个灵性概念，任何人都无力全面理解它。世界正义院承认，努力理解其运作非常重要，但同时警告信徒，莫陷入漫长而无果的讨论，后者会导致不和。¹¹⁷因此，对待这一主题必须小心谨慎。这里的评论并非定论，而是为了阐明以下观点，即一方面是巴哈伊的无误性概念，另一方面是认为巴哈伊社区的理解与实践处于不断演进之中，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就这一主题而言，要尽量维护个人理解的自由。¹¹⁸与此同时，探索一种认识巴哈伊无误性概念的理性方法，决不能损害连接忠诚信徒的心灵与巴哈欧拉圣道至高机构的那根灵性纽带。

巴哈伊关于世界正义院具有无误性的概念基于以下这些段落：¹¹⁹

对经书中未予径直言明之事务，正义院之受托人须协商，并执行已达成之决议。确然，上帝必按其意愿激励他们，祂确然是供给者、全知者。¹²⁰

……本质的无误性特别属于至高显示者，而获取的无误性则被赋予每一个神圣的灵魂。例如，如果世界正义院是在必要条件下——其成员选自所有人——建立起来的，它就受到上帝的保护和无误指引。对于圣书未言及的任何问题，如果世界正义院的成员一致或多数通过，其决定和命令免于错误。世界正义院的个体成员并不拥有本质无误性，但是世界正义院整体受到上帝的保护和无误指引：此即授予的无误性。¹²¹

人人皆须遵奉《至圣经书》，凡涉及该经未予言明者皆须求教世界正义院。该机关之任何决议，无论一致或多数表决通过，确然皆为真理，皆为上帝自身的旨意。凡对此持异议者当属热衷纷争、居心不良和背弃圣约之主一类。¹²²

切勿以为世界正义院根据自己的概念和观点作出任何决定。上帝禁止！至高正义院通过圣灵的启迪和确认来做出决定、制定律法，因为它受到妥善照顾，处于亘古美尊的庇护和保佑之中；服从它的决定是义不容辞的基本义务和绝对责任，无人可以例外。

人们啊！说：确然，至高正义院处在你主——那大慈大悲者、至仁至善者——之翼下，受到祂的保护、关爱和荫庇；祂已命谕坚定的信徒服从那个福佑、神圣、驯服一切的机构，其统权乃由神意命定且属于上天王国，其律法乃受上天启迪，充满灵性。¹²³

理解上述关于授予的无误性的段落，首先需要回顾显示者本质无误性的含义，“祂随意而为”这句经文便是概括。尽管显示者的知识涵盖了实在，但祂的意图并非如实描述世界，而是传达上帝的意志和目的。因此，本质无误性意味着显示者的言辞就是上帝本身的意志和目的。祂的言辞是

54 新真理和新律法，撕裂现存的社会实在，创造人类共识的基础——新社会在此基础之上得以建立。不可用任何人类标准来检验、衡量或评判这些言辞。正如阿博都-巴哈所解释的：

简言之，可以说“天启之源”是“祂随意而为”这句话的体现；这种状态独属于那位圣尊，其他人无法分享这种本质的完美。也就是说，至高显示者必定具备本质无误性，因此，凡祂们所言皆与真理相符，与实在一致。祂们并不受制于以往的律法。凡祂们所言皆是上帝之言，凡祂们所为皆是正确的行为。任何信徒都无权评判；信徒必须持有绝对服从的态度，因为显示者是以完美智慧的形象出现的，因此，但凡至高显示者所言所行皆是绝对的智慧，皆与实在相一致……

总之，“祂随意而为”这句话的意义是：假如显示者说了什么，或颁布了某个戒律，或采取了某个行动，而信徒又不理解其中的智慧，那么，信徒不可因一己之念而予以违抗，应该努力去探究祂为何如此说，或为何如此做。其他托庇于至高显示者的灵魂，都要服从上帝律法的诫命，不可偏离丝毫；他们的言行都要遵从上帝的律法。假如他们偏离了它，就应承担责任，在上帝面前受到谴责。他们确实不具备“祂随意而为”的条件，因为那乃是为至高显示者所独有的。¹²⁴

有鉴于此，或许也可以将阿博都-巴哈、守基·埃芬迪和世界正义院所具有的授予无误性理解为一种与神圣意志和目的的联结。这不是一种描述世界本来面貌的能力，也不是具有关于实在之可靠知识的能力——这种能力要求无所不知，它对于人类来说乃是不可能的事情。¹²⁵无所不知和无误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圣护并非无所不知；同样，世界正义院也“并非无所不知；同圣护一样，当世界正义院受召做决定时，它需要获取一些事

实；同圣护一样，当新事实出现时，正义院很可能会改变其决定”¹²⁶。而授予无误性是一种保证，即保证在指定责任范围内得出的陈述或决定，必定符合上帝的意志及目的。 55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理解“不犯任何错误”¹²⁷这句话。阿博都-巴哈解释道：“错误是缺乏引导。”¹²⁸无误性之所以能够免于错误，是因为具有无误性的权威之人不会逾越上帝指引的界限。因此，权威诠释者的阐释便不会偏离上帝圣言的预定意义。与之相似，世界正义院指引信徒的理解和行动，这种指引不会背离圣文所表达的上帝意志，或改变人类在本天启期通往实现上帝目标的道路。

守基·埃芬迪在回答信徒的问题时解释：“圣护的无误性严格限于与圣道和教义解释相关的事情；在诸如经济、科学等其他主题上，他并非一个无误的权威。”¹²⁹他的无误性“包含解释及应用启示圣言。同样……他在捍卫信仰方面也是无误的”¹³⁰。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出以下结论：世界正义院之无误性的范围不会超出其关于信仰的授权职责。¹³¹这些职责包括对圣书中未予明确表述之事立法，阐释那些引起分歧和模糊不清问题，¹³²以及那些与圣护共同承担的责任，诸如践行启示圣言，捍卫信仰，维护信徒团结，确保教义的完整和灵活性，等等。¹³³实际上，世界正义院指出，它的无误性超越了立法，甚至延伸至圣道管理。

世界正义院除了承担立法者的职能，还被授予各种广泛职能，包括保护和管理圣道，解决含糊不清的问题，决断引起分歧的事务。没有哪里说过，世界正义院的无误性有赖圣护位列或出现在该机构中。事实上，阿博都-巴哈在其遗嘱中，以及守基·埃芬迪在其所著的《巴哈欧拉之天启》中，都已明确表示，世界正义院的成员在磋商时都是无误的神圣指引的领受者。¹³⁴

守基·埃芬迪同样强调，正是“世界正义院的成员”，而非“那些直接或间接选举他们的人”，“被命定为神圣指引的领受者，这神圣指引是本天 56

启的命脉和终极保障”，他指出这种指引不仅涉及“颁布法令以对《亚格达斯经》的律法进行必要补充”，还涉及“信仰教务管理事务的实施”。¹³⁵

虽然没有理由缩减授予的无误性所适用的范围，使其小于世界正义院被指定的全部责任范围，但也没有理由将其扩大，这是绝对肯定的。世界正义院的一封授写函讲道：

守基·埃芬迪在其司职期内被多次要求确定其工作和无误性的范围。他通过授写函给出的答复极具启发。他解释说，他在诸如经济和科学主题上并非一个无误的权威，他也不会涉及专业问题，因为他的无误性“严格限于与圣道相关的事务”。他进一步指出，“他不像先知那样无所不知”，他的“无误性仅包括解释及应用启示圣言”，而且他在“捍卫信仰方面”，也是“无误的”。¹³⁶

因此，不应将巴哈伊的无误性概念置于那些与世界正义院的指定责任明显无关的领域背景之中。不应将它误解为一种能力，借之可以拥有关于实在的绝对知识，或控制个人的良知，或预言未来的事件；否则，这便开启了非理性主义、原教旨主义或者迷信之门。世界正义院在一封授写函中解释道：“诸位朋友在交流有关世界正义院——所有事务必须呈递该机构处理——的观点时，应该谨慎小心，以免步入极端，要么低估了它的地位，要么夸大了它的特性。”¹³⁷此外，“各个巴哈伊机构必须遵守信仰的教义，倡导言论自由，捍卫个人的权利和主动性。”¹³⁸世界正义院表示：“世界正义院的起源、权威、职责和执行范围，全都来自于巴哈欧拉的启示之言；
57 巴哈欧拉的启示之言连同圣约之中心和圣道之圣护——在阿博都-巴哈之后，圣护是巴哈伊经文的唯一权威诠释者——的诠释和阐述构成了世界正义院具有约束力的参考条例和基石。”¹³⁹

世界正义院不会颁发刻板的指令，让一个顺从的社区不假思索地予以执行。相反，它指导一个参与对话式学习过程的社区将教义逐渐转化为行动，从而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这个新的社会秩序体现于个体信徒的

生活中，体现于一个与众不同的巴哈伊社区的确立中，体现于文明的进步中。

守基·埃芬迪在其早期致信徒的一封信函中警告社团：“要用最警觉的眼睛关注”信仰成长的“方式和特征”，“避免极端正统，避免不负责任的自由，因为这会使信仰偏离唯一能使其通往成功的正道”。¹⁴⁰正义院是巴哈欧拉建造的一个工具，受到祂的神圣启迪和保护，这样，它可以可靠地引导信徒朝着上帝为人类设定的目标前进，同时抵制那些制造宗派主义、曲解信仰教义或实践的极端做法。

还应注意，巴哈伊的无误性概念绝不意味着所有成果无需经历痛苦和磨难。例如，巴哈欧拉自己的一个儿子就是祂圣约的主要破坏者。在人必有一死的世界中，即便医术高超无误的医生也会有病人死去。因此，由于偶然与自由意志同时存在，本质的或授予的无误性不可能与完美的结果必然联系。即便有神圣指引，人类也必须努力奋斗、遭受磨难和坚持不懈。人类必须尝试理解书面文字的含义，不管这种理解多么不准确，然后逐渐将其转化为实践，直到社会实在被一步步重建起来，能够反映神圣的指引。无误性并不会缓解这一过程的痛苦。然而，由于授予的无误性贯穿巴哈欧拉的整个天启期，因此巴哈伊确信，迈向应许之灵性文明所必需的指引必将存在。

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拥有无误指引源泉与社区在学习模式下运作，二者之间并没有矛盾。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承诺赐予神圣辅助，这促使信徒毫不犹豫地信任世界正义院，并且忠诚地遵从它的引导。信徒尽最大努力将神圣指引转化为行动，而各种机制也确立到位，将他们的经验果实汇聚在巴哈伊的世界中心，然后流向世界各地。他们的回应也激发出更多的指引。没有人能够理解神圣力量如何参与运作，或者上帝如何引导世界正义院。世界正义院“皆受阿卜哈美尊的照顾与保佑，皆受崇高圣尊的庇护和无误指引”¹⁴¹。世界正义院是“一个摇摇欲坠文明的最后避难所”¹⁴²。世界正义院是“所有善行之源”¹⁴³。“确然，上帝必按其意愿激励他们，祂确然是供给者、全知者。”¹⁴⁴作为巴哈伊，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遵照这些指

58

引，贡献一己之力以实现巴哈欧拉为人类设定的目标。

五／学习和巴哈伊实践

个体信徒在巴哈伊教义框架内的信仰实践包括灵性自律、深化对圣作的理解、推动圣道进步、践行巴哈伊生活等要素。阿博都-巴哈是我们向往的完美典范。“践行巴哈伊生活”就是“使我们的生活充满神圣教义和巴哈伊精神，这样，人们必能在我们的品质和工作中看到喜悦、力量、仁爱、纯洁、光彩和效率，这些将使我们与众不同”，“使人们渴望知道这种新生活的奥秘究竟是什么”。¹⁴⁵守基·埃芬迪说：“直到我们过上真正的巴哈伊生活，才有望展示我们所接受之信仰的创造力和改造力。”¹⁴⁶

“践行巴哈伊生活”包括个人转变和社会转变的双重目标。圣护在一封授写函中解释了两者之间至关重要的相互作用：

我们无法将人的心灵与外部环境截然分开，不能说其中某个变革了，其他所有的事物也会改善。人与世界是有机联系着的。他的内在生命塑造了环境，而其本身亦深受环境的影响。二者彼此作用，相辅相成，人类生活的每个持久转变都是这些相互作用的结果。

除了巴哈欧拉的教义，世界上无任何运动同时关注人类生活的这些方面，并拥有改善它们的全部措施。而这正是巴哈伊教义的显著特征。因此，如果我们希望世界充满善行，就应该努力传播这些教义，还要将之付诸于生活之中。通过它们，人类的心灵将发生改变，而且我们的社会环境也会提供一种氛围，让我们在其中富有灵性地成长，充分反射巴哈欧拉启示放射的上帝之光。¹⁴⁷

巴哈伊努力将巴哈欧拉的教义转化为现实，他们在此过程中共同为新文明的建设贡献力量。随着社区不断成长、发展和获得管理自身事务的能

力，这个过程首先在社区内部开始；它接着将服务范围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除非公众在巴哈伊社区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模式在运作，比现有的更好，”守基·埃芬迪指出，“否则他们不会踊跃回应巴哈伊信仰。”¹⁴⁸阿博都-巴哈在描述信徒对于社会的责任时讲道：“巴哈伊受命建立人类一体。”¹⁴⁹祂还劝诫道：

你们要践行主的忠告：以此方式，以此品格，将活的灵魂赋予这红尘之躯，使幼年期的人类臻于成熟。……你们的如此言行，或许会使这黑暗的世界最终变得阳光灿烂；尘世变成天堂，这恶魔似的牢狱变成主的王宫——如此，战争和冲突就将永远消失，不再发生，博爱和信任则树立于世界的顶峰。¹⁵⁰

巴哈伊在努力将信仰的教义转化为实践的过程中，面临着前述的相对主义或“不负责任的自由”的危险，从而偏离巴哈欧拉教义的预定意义，消极或散漫回应祂的律法和原则。同时，也存在着绝对自我肯定或“绝对正统”的危险，在此，我们固守自己对于教义的有限理解，认为它们等同于巴哈欧拉的预定意义；于是，信仰的实践化为一份“做与不做”的守则，巴哈伊机构只剩下执行者的角色。¹⁵¹巴哈伊实践也受到过去与未来之间，以及两种生活模式之间的张力的影响——这两种生活模式为：一者是我们某个时期已经形成的社会模式，它受到一个分崩离析社会的有害特性的影响；另者是我们将要培养的生活模式，它越来越符合巴哈欧拉的意志和目的。

我们个人的生活，以及信仰在整个天启期的发展，好比行走于一条“正道”，在此道路上，我们学习如何更有效地将巴哈欧拉的教义转化为现实，以此获取进步。我们对于信仰的理解，或者将要做什么，总会出现不确定或者错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学习和世界正义院的指引，我们会进步。

学习包括研读巴哈伊圣作、磋商、行动以及根据神圣指引而反思行

动，在我们生活历程中，在这个天启期内，这种学习是我们找到通往巴哈欧拉对人类预定目标之途径的手段。说需要学习，乃是认识到我们不完善，会犯错误，必须不断学习以更好地行事。同时这也是认识到信仰是有机的，我们的责任随时间而变化，能力也随之发展，我们将在日益复杂的层面行动，并在未来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没有学习，我们的思想与行动就会陷入无尽的循环而无法自拔。

世界正义院在“四年计划”中特别强调巴哈伊世界有意识地培养学习的能力，它指出，截至2000年，这种能力已经生根发芽。

巴哈伊社区的文化经历了一场变化。这一变化显著体现在能力得到了拓展，进入了有条不紊的工作模式，神圣计划的三个主角（个人、机构和地方社区）由此获得了高度的信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朋友们更加坚定地深入理解神圣教义，并在如何运用这些教义以弘扬圣道的发展、管理个人和集体的行为、与周围人协同合作等方面，学习到更多的知识，且这种学习比以往更有系统。总之，他们进入了一种学习模式，并借此开展有目的的行动。¹⁵²

正在形成的学习型文化，其特性在于对话而非争辩，在于基层建设经验而非来自顶层的精心设计，在于系统化而非狂热主义，在于反思以改进而非贬损的批判。在这样一种文化中，“无需害怕失败”¹⁵³。这里不再追逐成功的简单公式，也不再认为什么事都可以，怎样做都行。当我们不知如何应对某个挑战，尝试各种行动、仔细观察和修正就成了我们的重要行动特征。一旦发现某种应对挑战的有效办法，我们便将能量导向一致行动，转向核心问题，锲而不舍，发起密集活动，从而大量开展业已证明的行动路线。大家在思想与行动、理论与实践之间寻找平衡，所有人在此过程中皆能发挥作用，于是工作便具有了系统性和可持续性。

比如，请试想一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各种可能关系。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会产生各种挑战，任何致力于巴哈伊社区成长和发展的人，都会

看到对于这些挑战的不同反应。第一种关系是：我们对于自己所做之事仅有有限概念，我们不太明白哪些活动在现实世界中奏效（低理论，低实践），结果发现，我们总是仓促应对各种出现的状况。这种行动是狂乱而无效的。第二种关系是：某个地方出现一些有效的行动，但是人们并不理解它们为何如此，或者如何发挥作用（低理论，高实践）。例如，某段时间在某个地方，传导活动取得丰硕成果，收获了大量新信徒。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继续扩展这种活动，或将这种成功带到其他地方或场景。实际上，我们甚至不能在同样的场景重现同样的结果。理论和实践的第三种关系是：我们的工作由精心设计的计划所驱动，以一整套理论为基础，并得到各种机构的全力支持，但是缺乏实际经验证明这些计划切实可行（高理论，低实践）。这些情况下，社区往往从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转向另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每一个都不能产生持久的结果。第四种关系是：一方面审慎分析，同时辅以经实际检验的可行方法（高理论，高实践）。当一个巴哈伊社区能够自觉地建立一种有效的行动模式，并能够理解其运作的原因，该社区就能长时间维持这些活动，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进行调整，同时演化出更加复杂而有效的方法和结构。这种学习不仅能够帮助，并且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社区和环境。例如，在过去数十年，拓荒成为传播信仰的一种有效途径，它已得到成功复制，用来满足圣道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需要。

62

1996年伊始，世界正义院制定了四年计划，该计划的唯一目标是推动成批入教的进程。随后，世界正义院又制定了直至2021年的系列计划，它们也集中于同样的目标。这样就确定了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学习的目的将是为了解决如下问题：如何接触广泛的人群，如何向他们传导，以及如何巩固并维持这一进程。下一章将讨论目前为止获得的经验。多年来，巴哈伊社会 and 经济发展工作也得到了系统学习进程的引导，第四章对此有述。

如何在巴哈伊信仰的所有方面——传导、行政管理、崇拜、发展等——更有效地将教义转化为行动？不断提出并探讨这个问题，这是巴哈

伊受召培养之学习型文化的本质。学习的内容包括理解适当的经文和行动，看看如何将神圣指引转化为有效实践。其目的不是将巴哈伊社区变成我们希望的样子，而是随着时间推移实现巴哈欧拉的预定目的。

之后，必须把衍生新知识的学习纳入到教育活动中。于是教育和培训随着实践的演进而持续演进。教育传达已有知识，但其目的不在于灌输，而在于提升个人，使其在新知识的不断产生和运用中发挥作用，也培养他们成为参与者，为信仰的发展和新文明的建设贡献力量。教育要想有成效，教育项目不能仅仅介绍圣作中的概念，而必须与实践经验联系起来。最有效的课程是在巴哈伊实践中开创学徒制，赋予学习者能力，从而效仿那些已提供有效服务之人士。

63 我们在尝试建立一种学习型文化时，或许会发现很难摆脱旧文化的羁绊。新方法需要耐心、支持和关怀。苛刻指责，反对新生事物，或武断地固守从前的做事方式，我们必须杜绝这类做法。我们也不能只想着找到简单的行动公式；不过，在获取新技能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经历一系列阶段，而在最初阶段，一些方法看起来就是很机械。

研究者休伯特·德赖弗斯（Hubert Dreyfus）和斯图尔特·德赖弗斯（Stuart Dreyfus）指出，个人在获得技能时，要经历从初学者到专家的五个不同阶段。不管是技术型技能，例如盖一座房子，还是智力型技能，例如分析一篇文章，都是如此。¹⁵⁴每一阶段都体现出一套截然不同的行为，其性质和方法都与其他阶段的行为判然有别。此处并非宣传该理论，但思考这些阶段的特征是什么，以及个人如何从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学习与经验之间的关系非常有用。

在初学阶段，首先会给学习者提供许多具体的元素，包括事实、规则、程序和技能使用的环境。请试想如何学习驾驶一辆手动档汽车。初学者被告知了很多事实和行为规则：描述换档方式；解释发动机运转到什么程度开始换档；演示手脚如何并用来操作档位和离合器。第一次试图换档时，初学者在尝试协调不同动作时，会有意识地兼顾各种已知信息。汽车猛蹿或熄火是正常的。初学者一遍遍重复这个练习，根据是否恰当记住和

应用各种事实和规则来评估驾驶表现。起初，由于有太多新信息需要记忆和处理，因此很难得到满意的表现，动作笨拙而机械。但是每一次尝试之后，驾驶员开始更好地理解已接收的信息和规则，通过辨别和获取有效行动的“感觉”，驾驶员通过了这些学习阶段。一开始忽略或误解的概念，现在变得清楚起来。经过不断实践和积累经验，知识和行为融为一个协调的模式，不再需要记忆独立于背景的那些事实和规则。到了专家水平，驾驶员可以将换挡与其他驾驶行为无缝结合起来，甚至可以同时协调其他动作，例如吃东西或打电话。

64

巴哈伊实践中的技能学习也遵循类似的几个阶段。因此，在开始新的活动时，学习进程或许显得非常机械。我们照搬公式似地奉守指引。这种僵硬且死板的做法是学习某种新事物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但随着积累越来越多的经验，它会逐渐变得更加练达，更加具有适应性。

想一想1996年四年计划开始之时，巴哈伊世界启动研习进程的情景。一些国家经过多年的努力，才使研习机构全面运转起来，并将培训与系统成长整合在一起。最初开展系列课程，以及将新技能转化为行动，往往是生硬笨拙的。由于渴望“正确地”运用神圣引导，在个别情况下，出现了走极端的倾向。要么研习机构通过广泛的课程以满足一个国家的全部教育需求，要么停止一切其他活动，从而使所有人都能参加研习机构开设的课程。要么每个人都成为一名辅导员，要么实施一个约定性程序，以对辅导员进行认定。有时，从事儿童班教学多年的个人会被告知停止授课，除非他们学习一门有关儿童教育的研习课程。炉边聚会被弃，代之以学习小组。在一些地方，个人迅速地学完很多课程，而不注重技能实践，因而当成长没有“奇迹般”出现时，问题就出来了。

在获得新能力和从事新实践时，人们会犯错误，一开始的表现也将不尽如人意，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要想遵循如此之多的新指引而不犯错误，在开始时或许就需要严格的规则并加以刻板地应用。然而，通过坚持不懈和不断增长经验，理解和效率就会逐渐显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和机构就会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研习机构已成为一

个学习中心，学习成批入教进程如何在该中心所在地区逐渐展开。

65 学习和进步涉及的另一方面，乃是拥有知识和推动进程之能力的个人可以获得怎样的机会。信仰的这块领域并非仅留给机构成员或小范围的知识阶层，而是留给所有努力理解并行动的人。然而，这些个人的角色不是无休止地批评，不是一味推行个人观点和计划，也不是破坏或者质疑巴哈伊的机构。他们的角色是根据教义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和理解，促进思想与行动一致，陪伴进入服务领域的其他人，从而推动信仰逐渐进步。

在巴哈伊社区应用知识以实现建设性改变，这个过程不可带入自我肯定或自私自利，而是需要自我牺牲。它要求做正确的事情，而非自以为是。有时候，它需要经历磨难，而磨难是捍卫正义不可避免的一个部分。它要求忍受他人施加的痛苦和愤怒，同时回报以爱和同情，努力营造团结。它要求在缺乏理解或能力不足时展示耐心。它要求培养和释放人类能力，从而促进圣道进步和提升人类福祉。它要求具备产生新知识的智识能力，同时拥有审时度势地传递新知识的智慧——有时面对业已普遍接受的信仰和实践，这样做极具挑战。它要求怀有谦卑温和之心前行，以便继续成长和学习，并促进其他人的学习。正如守基·埃芬迪在一封授写函中解释的：

一个人就可以促成一个大洲的灵性启蒙。你们已经看到并改正了自己生命中的一个巨大错误，你们已经更加清楚明白自己社区的欠缺之处，那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你们挺身而出，展示这样的榜样、仁爱与服务精神，让你的巴哈伊同胞的心灵燃烧。他敦促你们深入学习教义，传导他人，与那些渴望这样做的巴哈伊一起学习我们信仰的深奥教义，并通过榜样、努力和祈祷，带来一场变革。¹⁵⁵

学习/成长 第三章

我们学习将巴哈欧拉的教义转化为现实，在此方面，我们已经获得了关于理解和行动的深刻认识，现在可以从全球社团的拓展与巩固开始，探索它们在具体环境下的表现。不过，在全面思考该主题之前，必须要记住，向他人传导信仰，其目的不是狭隘地追求成员增多，而是“将人类引向神圣启示，让他们充满信仰的精神，从而献身于服务信仰，如此，这个世界将变为另一个世界，其人民亦将变为另一种人民”¹。传导是信徒的首要义务之一，应将其作为一种超脱的奉献行为予以执行，而且只有经过某个易受灵魂同意方可进行。至于如何回应，则取决于听者的良知。传导作为传播灵性启蒙的行为，是蒙受激励之灵魂的一个内在品质。如同阿博都-巴哈所言：

上帝在荣耀的《古兰经》中说：“你看大地是不毛的，当我使雨水降于大地的时候，它就活动和膨胀，而且生出各种美丽的植物。”换言之，上帝说大地是不毛的，可是一旦春雨降下，不毛之地便会复苏，长出五彩鲜花。意思是说，属于自然界的人类灵魂，就像大地一样贫瘠，可是一旦天恩倾泻、光华显现，人心便会复苏并脱离自然的黑暗，神圣奥秘之花便会蓬勃生长。因此，人必须成为人世受到启迪的因由，必须借助神的启迪传扬圣书中启示的神圣教义。²

守基·埃芬迪在其使命期伊始，便认识到了自己的主要责任之一，就

是以一种更系统的方式引导信徒完成神圣计划，该计划关乎推动信仰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是由阿博都-巴哈在其致北美巴哈伊书简中规定的。不过，集体执行该计划的条件并不存在，因此“它被搁置了近二十年，在此期间，必要的教务管理体制的架构处于建立之中，该体制是神圣命定的机构，用于开展神圣计划”³。教务管理体制发展的第一阶段围绕一个学习进程，其中包括教育信徒，改善有关地方及总灵理会、全国大会、选举等的各种程序与实践。⁴一旦必要的机构能力成熟，守基·埃芬迪随即要求全国性社团施行正式的传导计划。1935年，他宣布：“我们挚爱圣道的崭新历史时刻已经到来，号召我们在传导领域作出全国、系统和持续的努力。”⁵

在最初制定有效传导方法的过程中，学习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守基·埃芬迪将推动世界团结的会议描述为“检验间接传导方法之有效性的实验”⁶。他曾提倡，开展“某种非常有益并具有灵性仁慈的实验，即鼓励那些新近在拉丁美洲赢得的信仰支持者更积极地参与传导”，并使这种实验“得到发展、系统化，并将其置于坚不可摧的基础之上”。⁷久而久之，诸如炉边聚会⁸和拓荒之类的方法，经实际证明为比其他方法更加有效，因此鼓励所有社区予以采纳，而它们也成为主要的传播方法。以下这封圣护致印度和缅甸总灵理会的授写函阐明了这一学习过程：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应鼓励那些掌握这些方法、也具有传导能力的信徒去这些处女地定居，直到那里的地方灵理会得以设立，或至少有一群坚定的信徒，他们可以稳步逐渐地发展成具有固定组织、可恰当发挥职能的地方灵理会。圣护建议了这一定居式的传导政策，而且事实上已督促美国信徒加以采用，该政策已被经验证明是在新地区建立巴哈伊信仰的最有效的途径。因此，圣护充满信心地向你们的灵理会推荐这一方法，希望你们予以采用。⁹

在圣护的指导下，各种机构和方法通过经验而得到发展。由于圣护在其任期内的细心教导和仁爱指引，巴哈伊世界于1953年得以发起第一个

全球计划，即十年拓展征程，它将已存的12个总灵理会的活动联系在了一起。巴哈伊由于经验积累和能力提升，仅用十年便超出了此前一个世纪所取得的成就。在该计划开始的第一年，就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向巴哈伊信仰敞开了大门。十年计划结束时，40多个总灵理会得以建立，数以千计的地方灵理会得以成立，全球各地有数百万人成为巴哈伊。

守基·埃芬迪解释，巴哈伊信仰的成长包括三个阶段，首先是新成员的“稳定流入”，其次是成批入教，最后是群体皈依。

而且，这股成员流入将预示并加快一个日子的到来，如同阿博都-巴哈的预言：那一天将见证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成批地加入巴哈伊世界。从特定的角度，那一天将成为这些国家和种族的群体皈依时刻的前奏，而群体皈依之时是一个令人期待已久的时刻；作为一系列重大的、性质上可能是突变性事件的结果，还无法隐约地为人所预见，所以那一天将突然彻底改变巴哈伊信仰的命运，打破这个世界的平衡，既大大加强巴哈欧拉信仰的物质力量和灵性权威，也使信徒的数量得到成千上万的增长。¹⁰

第二阶段的起步标志是大量新信徒的加入。圣护时期，在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不同国家，以及印度尼西亚的明打威群岛，这种标志已经非常明显。¹¹迅速吸收新信徒的运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此后30年加速发展，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成百、成千甚至上万的新信徒迅速加入巴哈伊信仰。有几个国家的信徒超过了10万，而在印度，信徒数量超过了200万。¹²不过，70虽然在吸收信徒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还没有国家社团可以在扩展与巩固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以维持成批入教进程。《光明的世纪》第九章分析了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的30年间巴哈伊的增长状况，其中写道：

然而，新信徒的骤增同样带来了巨大的问题。从最直接的层面来说，持续深化大量新信徒，以及巩固由此产生的社

团和灵理会，这些任务很快使从事这些工作的巴哈伊社团资源不堪重负。除此之外，还要面对文化方面的挑战，早期波斯信徒最初将巴哈伊信仰引入西方时曾面临这些挑战，如今这些挑战再次出现在全世界。¹³

世界正义院在回应新的传导方法所带来的挑战时，肯定了信徒大规模增长进程的正当性，同时鼓励所有持不同观点的信徒通过磋商和改善实践方法，团结一致，实现更大的成效。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短短数年间，美国巴哈伊社团成员从大约2万人增加到了6万多人。1972年，当新入教人数从1971年的2万多开始骤减时，世界正义院建议道：

我们注意到，你们创造了新的传导方法以接触大批期待信教的民众，这些方法大大影响了你们目标的实现。我们强烈要求所有美国巴哈伊，无论新老信徒，都要站出来，信赖巴哈欧拉并用那至高力量武装自己，一如既往地继续努力，以争取那些期待的灵魂，同时巩固来之不易的胜利。不管新方法最终证明多么成功，它们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批评和挑战。如此之多的新信徒汇入，这本身就在召唤老信徒加入服务领域，全心全意地奉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现在，美国信徒千万不要漠然冷淡，而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召唤，你们应该抓住这个黄金时机，虔诚地一起磋商，拓宽你们的活动范围。¹⁴

世界正义院在告诫要进行磋商并寻找解决办法的同时，还给出了其他指引，该指引呼吁要保持拓展与巩固进程之间的平衡，要通过经验修正并推进传导努力，要整合分散的行动，要获得系统化的方法。以下几段致巴哈伊世界的声明具有那一时期的典型特点：

传导信仰包括各种不同的活动，它们对于成功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每种活动都会加强另一种。挚爱的圣护一次次

强调，拓展与巩固是传导之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必须同时进行，可还是听见信徒讨论二者孰优孰劣。¹⁵

在信仰发展的当前阶段，传导领域及其巩固工作中开展了许多新实验。显而易见，这些实验不见得都能获得成功。很多实验极具价值，其他一些则少有或没有价值。不过，在圣道的过渡和快速发展的现有时期，我们必须努力发掘用于传导和提升大众的每一种方法的价值。¹⁶

周期性地重新评价传导工作的有效性，是推动每一个社区增长的重要因素。通过这一过程，社区会从进行必要改进的视角出发，重新评估其传导计划。¹⁷

有了行动的力量，有了社区内个体信徒之间的合作之后，社区作为一个整体，应该通过合理、系统地策划和实施工作，从而在地方和国家层面上确立更稳固的发展模式——这与当代生活所特有的那种短暂热情和疯狂肤浅截然不同。一个巴哈伊社区若在其赋予生命和维持生命的活动中保持一致，那么该社区的内心将是宁静而自信；它将与灵性活力产生共鸣，它将施予不可抗拒的影响，它将在社会发展中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从而使它赢得尊重，并最终赢得仰慕者和批评者的忠诚。¹⁸

72

……社区必须更善于协调大范围的行动，但又不失于关注主要的传导目标，即拓展与巩固。我们呼吁多元一体，这样，不同个体可以侧重于不同活动，认识到人们汇聚一起对于信仰成长和发展的有益作用，因为一个人无法从事所有工作，而所有人又不能从事同一项工作。当前的诸多需求要求社区走向成熟，而上述理解对于社区实现成熟至关重要。¹⁹

不幸的是，虽然有这样的指引，但维持大幅增长的潜力还是没有实

现。缺少有效的巩固来辅助新信徒的迅速增加，新信徒就不能得到深化，社团无法得到组织，而作为下一代信徒的儿童无从得到教育。由于大量新信徒不能在积极的服务中得到确认，所以快速取得的成就便大为缩水。这并非否定那些在此期间信奉圣道者的灵性易受性或对信仰的真诚表达，而是承认信仰往往没有具化成一种新的巴哈伊生活模式。世界正义院随后指出：“不管多么有热情，仅仅通过一系列时断时续、不相协调的努力，是不可能完成持续成批入教进程的。”²⁰

人们并没有保持拓展与巩固之间的平衡，也没有达到能促进学习大规模拓展的思想与行动一致；相反，在大多数国家，有关促进成长的活动是按照两种相互竞争的观点而组织。一个强调拓展，另一个强调巩固；二者都仔细挑选出引言和轶事证据，以支持各自的立场。然而，在一个特定的社区内，不管哪一种立场占据主导地位，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即成长得不到持续。在缺乏有效的跟进工作的情况下，信徒人数迅速增加致使产生大规模社区和许多新的灵理会，但却很少出现得到深化的、有能力的信徒或机构，能够在没有持续外部帮助下发挥作用。过分强调巩固导致了一种内在的集体中心和教务管理效能，它们重视秩序，但却削弱了对于成长来说必不可少的主动性。具有奉献精神的信徒和社区陷入了耗尽活力的矛盾之中。当渴望取得传导的巨大胜利时，他们全身心地致力于拓展活动，而因此增加的信徒却难以巩固；当他们为自己取得的成绩的短暂性而担忧时，便又退回到了教育和教务管理日常事务之中，而阻碍了拓展。

这一时期的最后一次拓展高潮发生在“六年计划”中期。在1988—1990年的两年间，全球社团成员的数量从大约100万²¹增加到500万；然而，巩固这些成就再度成为一个巨大的困难。

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

全球计划在世界正义院的指导下制定，旨在进行大规模的拓展活动；从全球计划开始，一共用了30多年时间，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而将人

们引向新的、更有成效的、更加系统的努力。如同《光明的世纪》所说：

当时机来临，可以设计一个全球计划，将过去所获得的洞见、所开发的资源利用起来，这三十年奋斗、学习和牺牲的意义方才显现。1996年实施“四年计划”的巴哈伊社团已非同往昔：1964年的那个热切、但仍乏经验的初生信徒团体，再无守基·埃芬迪的亲手指导可倚靠，只能鼓起勇气，首度发起此类工程。到1996年，已经可以看到计划的所有条目都是一个浑然整体的组成部分。……

尽管这几十年的奋斗相对平稳适中，至少对照英雄时代的标准来说是这样，却给当代巴哈伊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他们看到正如守基·埃芬迪所描述的信仰发展的周期性本质：

“一系列严重程度不尽相同的内外危机，直接发挥着破坏作用，但每次危机都神秘地释放着相应的神圣力量，而信仰又借此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这些话全面透彻地认识到了作为大规模传导工作开端之特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尝试、不断的纠结忧心以及一个个胜利的结果的来临，并促使巴哈伊社团为迎接更大的挑战做好准备。²²

1996年的四年计划标志着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²³。借助前
74
期的经验和努力，全球社团现在已经可以采取新的行动路线。世界正义院写道：“成批入教之进程，不只是圣道在其恰当时期内、依赖于人们整体接受力而必经的一个发展阶段，它还是巴哈伊社团通过自己的行动为其作出准备并帮助它发生的一种现象。此外，它还是一旦开始就能持续进行的一个进程。”²⁴如同世界正义院随后在1996年里兹万节时的解释那样：

“推进成批入教之进程”这句话包括的思想是：现状要求、现存机会也允许巴哈伊世界社团大规模的持续发展；在当前的世界环境下，这一高涨是必要的；构建巴哈欧拉秩序

的三个参与者——个人、机构和社区——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促进这一秩序的发展。首先，在精神和心理上接受其可能性；然后，开展吸收众多新信徒的工作，运用能够促进他们在灵性和行政方面得以培育和发展的手段，从而壮大博学而积极的传导者和教务管理人员的队伍，而这些人参与圣道的工作，将确保新信徒数量的持续增加，巴哈伊灵理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巴哈伊社区的稳步巩固。

此外，推进这一进程意味着此进程已经在进行之中，而且地方和国家社区正处于它的不同阶段。目前，需要所有社区采取措施，尽其所能继续努力，以达到相当的拓展与巩固水平。个人和机构在不同领域内发挥作用，同时受到召唤挺身而出，满足我们的社区生活以及全人类命运的这一关键时刻的种种需求。²⁵

世界正义院上述至为关键的阐述，使得人们能够在成批入教的问题上达成思想的一致。在对大规模的增长困惑了这么多年之后，每一个国家社团都能认识到，它们参与的都是同一个拓展与巩固进程。虽然有些社团稍领先，另一些社团稍落后，但是所有社团都会取得进步。而进步就是在现
75 有资源和机遇的范围内，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行动，而不是令人难以置信地从不作为一跃而到取得几乎无法想象的成果。世界正义院讲道：“所有人应该认识到，成批入教之进程是圣道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²⁶这一进程将在世界各地取得进步，即便在那些看似不会接受巴哈伊信仰的地方，也是如此。

此外，世界正义院为巴哈伊世界指明，成批入教之进程难以持续的主要障碍是：无法以必要的速度来开发人力资源，以开展快速增长所需的各种任务。新计划的核心在于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随着新信徒人数的增加，很显然，此类偶尔的指导课程和非正式的社区活动尽管重要，但不足以成为发展人力资源

的手段，因为相对来说，它们只会吸收一小群圣道的积极支持者。不管这些信徒多么奉献，多么愿意牺牲，他们都不能满足新生地方社区的成百上千、乃至成千上万的需求。巴哈伊机构必须对大量信徒进行系统的培训，并帮助他们依照上帝赋予的智慧和能力为圣道服务。

人力资源的大规模发展要求以新的视角看待研习中心的建立。在很多地区，创建研习中心作为致力于系统培训的组织结构，已经成为迫切的需要。²⁷

四年计划除了呼吁采用一种新的方法发展人力资源，还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必要指引，帮助人们理解当前任务。事实上，该计划是以十一封文告为基础，其中有八封文告发往由多个国家组成的不同地区。²⁸这些文告详细探讨了各种话题，其中包括：个人、机构和地方社区在推动成批入教之进程中的角色；在国家、地区和地方层次制定计划；社区生活模式通过日益复杂的各个阶段进行演进；顾问团和辅助团成员的责任。简而言之，这一计划提倡：把启动和维持成批入教之进程所需的所有元素整合起来。

四年计划促使巴哈伊社区发生了变化。新的精神状态、新文化、系统化和学习，变为与成长和发展相关的巴哈伊实践之转变的座右铭。1999年11月，在四年计划即将结束时，世界正义院将成批入教之进程的时间延至2021年，在此期间，全球社团将继续致力于推动这个进程。

76

神圣计划当下发展的两个阶段将分别持续一年和五年。至2000年里兹万节，对巴哈伊世界的要求是着手进行两个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为期12个月，旨在将如此强势出现的力量、能力和见解集中起来。随后的五年计划将在世界范围内启动一系列事业，它们将使巴哈伊社团度过信仰形成期第一个世纪的最后20年。这些全球计划将继续着手推进成批入教之进程，并加速其系统化。²⁹

四年计划、十二月计划、始于2001年至2006年的五年计划，以及之后展开直至2021年的系列计划，它们是一系列行动及反思的循序渐进的步骤，巴哈伊世界正在通过这些步骤学习如何推动成批入教之进程。在此阶段，巴哈伊社区将改变其理解、生活模式以及机构设置的诸多方面。巴哈伊文化的改变，是巴哈伊在关于信仰的发展方面，其理解和实践发生改变的结果，即我们如何理解圣书内涵并将其转化为现实和行动。

二／哥伦比亚和儒禧研习中心的经验

77 在四年计划早期，一些国家社区尝试在世界正义院制定的标准的基础上，为其新的研习中心编写研习教材；该标准呼吁要有“明确规定的主干课程”³⁰，以及“条理清晰的正式项目，其课程依照合理的大纲而设定”³¹。世界正义院解释道：“此类研习的目的在于：赋予越来越壮大的信徒队伍以必要的灵性见解、知识以及技能，以完成快速成长的拓展与巩固的诸多任务，包括教育和提升大批成人、青年和儿童。”³²当时敦促国家社区勿浪费时间关注抽象的理论问题，也别分散精力去提供多种课程。相反，应该将注意力集中于一些基本的主干课程，最好是那些其效果已经得到证明的现有课程，这会快速地确定相当数量的信徒，并使他们有准备地为成批入教进程贡献力量。研习本身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最后，各个社区为研习课程编写教材的种种尝试，并未产生预期的结果。逐渐地，越来越多的国家社区采用了由哥伦比亚的儒禧研习中心早年编写的教材，这使它们能够极大加速培训进程。这些教材的成效在世界范围内的经验中得到了证明；2000年，由于成果显著，它们受到国际传导中心的直接推广：

多年来，儒禧研习中心课程得到了检验和采用。它已使不同国家的朋友建立起研习系统，并在短时间内投入运转。儒禧研习教材力求使朋友完全参与学习之中，而不是让参加

者被动聆听许多无关的谈话。不同文化和教育背景的巴哈伊已经发现，这些课程的方法主要基于将信徒与创造性圣言相连，它看似简单，其实既具吸引力，又能给人力量。³³

此外，世界正义院在2004年里兹万节写道：

不出所料，结果证明研习中心是成长的引擎。大部分总灵理会在评估各自社区面临的机会和需求时，都选择采用儒禧研习中心编写的教材，认为它们最能回应神圣计划的需要。这还带来了间接的益处，因为儒禧教材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无论巴哈伊走到哪里，都会发现其他朋友也在行走同样的道路，也熟悉同样的书本和方法。³⁴

最终，世界正义院在四年计划启动十年后总结道：

78

在1995年12月26日的一封文告中，我们强调了对于正式培训项目的需求，当时我们已经意识到：儒禧研习教材中已经存在某些特定的课程元素，能够满足必要的条件。不过我们确信，当时积累的经验尚不足以支撑我们做出决定，将某套具体教材推荐给全世界研习中心使用。因此，在四年计划的前期，我们在撰写和授写的文告中鼓励总灵理会和顾问为研习中心开辟道路，允许它们采用任何自视合适的课程。然而，我们认识到开创新课程必然困难，因此一再重申，在执行计划时，若迟迟无法选定课程，则不应等待，而要使用手头已有的教材。这些已有教材在世界范围内不多，总灵理会和研习机构往往是通过顾问得知儒禧教材，便开始使用。四年计划接近尾声时，可以明显看到，那些开始大力推广由儒禧研习中心设计的系列课程的国家社区，已经远远超前于那些试图自行研发课程的社区。

然而，正是五年计划使得顾问、各地的总灵理会和理事

会确信儒禧研习课程的优点。五年计划开始时，儒禧主干课程引入第七册，这使许多人更加领会如下两个方面的紧密联系，一方面是个体通过系列课程不断涌入，另一方面则是联区从一个成长阶段进入下一个。的确，随着成百的联区取得进步，各个层面的机构都开始清楚认识到：主干系列课程的内容和顺序为朋友们做好了准备，以便执行那些服务行动，这些服务行动对于一个联区正在创建的成长模式必不可少。实际上，我们已在2005年12月27日的文告中描述过这种关系的动态性。

79

现在，我们已经熟悉了儒禧研习中心现有的课程开发计划，它不断吸收维持全球范围大规模拓展与巩固的经验……带着这些认识，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儒禧研习中心的教材应该成为各处研习中心的主干课程，至少在形成期的第一个世纪的末期应该如此，其时，巴哈伊社团将在我们于12月27日文告中提出的行动框架之内，集中精力推进成批入教进程。

我们为全球研习中心选择一套课程供阶段性使用，这并不是在朋友努力更好理解和践行巴哈欧拉教义时，忽略他们的不同需求和利益，也绝不是低估为了满足这些需求而开发课程和教材的种种努力。同样，这也不是说一种课程必定会吸引每个人。不过，这个决定确实表明，鉴于信仰成长的当前需求，在未来若干年内，研习中心不应试图满足朋友们的所有需求和利益。

有些人不愿参加儒禧研习中心的教材学习，不管他们出于何种理由，巴哈伊信仰机构将继续尊重他们的意愿……。我们的教育进程已经显示出吸纳千百万不同背景人群的潜力，我们一如既往地期望上述这类朋友，无论如何也不要让个人的偏好阻碍这一进程的发展。³⁵

儒禧研习中心的这套教育方法持续发展了二十多年，它是作为学习大规模拓展这个更广泛学习进程的一部分而存在，该学习进程使得哥伦比亚社区从1970年的区区百人发展到了1990年的5万多人。³⁶在哥伦比亚社区努力为拓展与巩固探寻有效方法的同时，很多其他国家的社区也在为此奋斗。在其他地方，人们很容易出现对立意见从而阻碍发展，然而哥伦比亚的巴哈伊克服了这种倾向，维护了他们的团结，最终建立了一种基于行动和反思的学习型文化。《学习成长：儒禧研习中心与巴哈伊信仰在哥伦比亚大规模拓展的故事》一书描述了他们的经验。

由于确立了传导大众的一致目标，以及新近就拓展与巩固之性质达成了思想一致，哥伦比亚的朋友再次把注意力转向能实现大规模拓展之宝贵目标的现实道路上。起初，很多磋商注重探索快速成功的捷径，但是很快发现这样的探索是徒劳的，必须坚持不懈地寻求大规模转变的途径，而且要一步步地发现。“使用什么方法”，并不是一件通过不同观点碰撞便能轻易决定的事情；它必须成为长期学习进程的目标，并且要系统地探讨，还要持之以恒。

……最初，计划和方法不可能是完美的，但必须不断演进，越来越体现信仰的原则。当每个人努力追求为每一个传导阶段而设定的目标时，这些原则本身将逐渐得到越来越清楚的理解。信仰的传导者和教务人员必须明白，他们的许多任务都是容易理解的，甚至是简单的；他们必须抵制诱惑，以免夸大自己的角色和贡献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他们对自己最大的期望，莫过于全身心地投入密集行动计划之中，投入到与此相随的反思和磋商进程之中。必须奉守不可动摇的团结和至为谦卑的精神，来进行这种反思和磋商。磋商的主要推动力乃是客观分析可能的行动路线，评估相应的方法和结果，开展这一切皆须遵照信仰的圣作。这种共同反思的目的

80

在于：从深不可测的天启之洋中寻找关于疑问、挑战和难题的答案，并发现下一步要走的路途——如果我们以绝对的信念沿着这条道路前行，它将产生前所未有的拓展。朋友们已经竭尽所能；巴哈欧拉将根据他们的努力程度和灵性品质，赐予他们成功之礼。³⁷

81 当然，社区投入学习进程时，并不是说不会产生问题，也不意味着在评估结果或决定下一步骤时，朋友们不会偶尔感到困惑或者不确定。但是，有一个观点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即人们亟须注重教育新信徒，将他们培养成信仰工作的积极参与者。行动和反思的模式为探索拓展与巩固的有效方法提供了指引，而如今，这种模式也被用来开发教材，以培养新信徒成为服务圣道的有效参与者。于是，儒禧研习中心出现了。哥伦比亚的巴哈伊通过一个艰辛而愉快的探索、研习和行动的过程，逐渐学会了如何帮助新信徒变得坚定而积极。他们的努力收获了一种具体开发教材的方法。

我们可以将课程的开发方法简述如下。只要发现有某种教学上的需求，一群基层工作的人便会为此聚首磋商，形成一套如何开展相关教学活动的构思，并将之付诸实践。然后，对实践的结果进行检讨、评估和磋商，在此基础上对整套教育活动进行修改并再度付诸实践。以后，又根据实际效果进行反思、改进和修正。如此课程的开发和实践过程不会因为等待教材的准备和评估而耽搁。在每个阶段，教学活动都是用现有的最佳教材进行的，大家坚信，在巴哈欧拉启示的指引下，唯有通过实践和反思，才能逐步形成更加适用的课程教材。然而，这一过程并非是由几个人自编自用教材，实际上，到了某个阶段，确实会有必要将教材的纲目和内容固定下来，以使他人能够信而用之。当大家觉得已无再修改的必要时，便会将定版的教材施用于给定的课程。必须注意的是，“磋商、行动和反思”应该是一个并行不悖的有机过

程，而非僵硬死板的按部就班操作。³⁸

这种教育方法不是仿照某一具体的教育理论，也非声称要展现一种“巴哈伊教育理论”。³⁹该方法的核心是研读巴哈伊圣作。它切实努力地帮助信徒吸收圣作内容，使之成为行动的指南；与此同时，它避免两种行为：一是古板地拘泥于字面意义，试图“发现唯一正确的答案”；二是无目标的主观主义，耗时甚久地相互交流“我认为引文意味着什么”。⁴⁰辅导员以参与的方式推动小组的学习。我们再次要在两种极端做法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一种极端是通过演讲传授知识，另一种极端是被动地参与，完全由学员自身推动，且没有任何预定目标。学习的责任在于这样的参与者——他们“持续不断地思考、分析、阐述观念和回答问题”⁴¹。背记是教学的一部分，但不同于死记硬背。相反，背记上帝的创造性圣言能够激发和激励一个灵魂。巴哈欧拉讲道：“上帝尊口说出的每一个字皆具有给每一个人注入新生的效能。”⁴²同样这也就是在履行祂的命令：信徒“应背熟圣文里有关各意旨的段落和句子，以便在传导时按场合之需引用”⁴³。当传导或宣示的机会到来，这些段落就很容易出现在人们的脑海，而它们对心灵和心智产生的影响，也充分证明了祂的神圣许诺：“其效能必令听者心悦诚服，确信无疑。”⁴⁴实践是学习的补充，不管是在学习小组的逐步发展中同时进行的实践，还是借助密集课程结束后参与的活动，都是如此。事实上，全部课程所围绕的概念，乃是通过与拓展和巩固有关行动而进行服务。已得到培养的能力包括：主持祈祷会、提供深化服务、教育儿童、传导信仰、担任学习小组辅导员等。必须不断丰富经验，方能将课程内容融入新的行为模式，理解系列课程后面的内容。

培训课程的宗旨不在于传达一系列固定的知识，或发挥某些具体的功能，而在于帮助个人走上“服务之路”。

儒禧研习中心从各种可能性中，选择了“服务圣道”作为其教育活动的组织原则。当然，研习中心的项目与基于其他理念的巴哈伊课程一样，强调知识的重要性、人类潜能的

82

83

发展、个人的转变以及巴哈伊社区的适当运作……[它]还强调“服务”。不管怎样，选择一个组织原则绝非小事，因为后续的教育活动、由此培养的学习态度，甚至可以说该教育进程所呈现的一切，都深受这一选择的影响。

信徒某些能力的发展，能够增加其服务上帝圣道的机会，这些能力包括：个人传导的能力，参与社区组织的传导活动的的能力，不断深入研习圣作的能力，有效参与磋商的能力，帮助深化新信徒的能力，以及教育儿童和帮助青年输导其活力的能力。⁴⁵

儒禧教材想要培养的最重要能力，也许是参与学习如何推进成批入教进程。其重点在于培养有思想、有创造力的参与者来推动信仰进步，而不仅仅是培养技术员执行固定的拓展方法或公式。⁴⁶一个地区若培养了足够多的这类个人，那么研习指引、磋商、行动及反思将成为惯常行为，由此将产生一种学习型文化，使巴哈伊社区得到真正发展。那些担当辅导员的人，也自觉参与培养这些有能力的工作者。正如儒禧教材第七册《携程共勉》所强调的：“我们课程的宗旨在于从灵性和道德上增强朋友为信仰服务的能力”，而要培养的特质包括“一种学习态度”，“竭力实践教义原则”，“达成目标的坚韧毅力和成就事业的强烈意愿”，以及“对自身成长和社会进步怀有责任感”。⁴⁷

哥伦比亚的巴哈伊正试图维系大规模拓展活动。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开发了培训教材，以帮助其他人走上服务之路。这些课程本身记录了这段历程。

84

……一小群人以个人形式参与大规模拓展与巩固活动，他们开始针对自身工作的成败进行磋商。他们反思自己的服务和成长，希望洞察全体人群灵性运动的动态变化。当这部分核心人群开始前行于他们自己的服务道路上，并发现这些道路的某些灵性要求时，他们便启动了一个教育进程，该进

程将帮助越来越多的人同样献身于民众的灵性运动。磋商、行动和反思已经发展成小组的学习与服务的方法，通过同样的进程，课程和教材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显而易见，这种开发课程的方法植根于行动。⁴⁸

上述简短描述并不是使儒禧研习中心或哥伦比亚巴哈伊的经验传奇化。信仰在哥伦比亚取得成就的同时，已经并将继续经历许多考验和挫折。例如，虽然开发了有效的系列课程，但是在四年计划伊始，巴哈伊社区并没有引导相当比例的成员进入系列课程的学习。只是到2006年五年计划结束时，才有为数不多的联区发起了密集的成长项目。人力资源的发展、拓展与巩固能够使成批入教之进程得以持续进行，而它们之间的平衡仍然是一个目标，哥伦比亚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还在为此目标继续奋斗。不过，儒禧研习中心的经验，为全世界一系列不断演进的国家 and 地区级研习中心提供了一个建设性的示范，这些研习中心的目的不在于简单地传递一套课程，而是要成为学习中心，能够作为成长和发展的引擎。随着越来越多的研习中心在世界正义院的指导下获得了这种行动和反思的能力，它们创造的有效项目将为其他研习中心所传播和采纳，从而促进有关成长的全球学习进程，这一进程将大大加快巴哈伊世界的发展。

儒禧研习中心开发的教材并不是为了构建一个巴哈伊教义的问答书。它们并非提供一套固定的知识要求每个信徒吸纳。全世界的巴哈伊研习中心从四年计划开始时逐渐采用这些教材，但这并不表明它们是唯一可用的教材。教材并非提供一个可以必须固守的成长公式；事实上，如果缺乏学习如何在实际情况中应用教材的能力，缺乏将它们与其他许多维持成批入教之进程所必需的元素相结合的能力，缺乏应对新挑战的能力，那么使用这些教材也不会取得成果。当然，儒禧教材是当时可获得的最为实用和有效的工具，而且它们作为一套培训课程，为社区成长培养人类资源，它已在行动中证明了它们的价值。它们为支持和发展这项工作的其他方面提供了基础，诸如核心活动、家庭拜访以及密集成长计划，等等。毫无疑问，

儒禧教材未来将继续演进，并得到其他课程的补充。然而，只有借助密切参与拓展与巩固工作之人的经验，才能驱动这些教材的演进。

三／进步的十年

四年计划、十二月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都在1996—2006年期间开展，这十年的经验表明：一个对话学习的进程是如何在世界正义院的指导下，为巴哈伊信仰的系统进步贡献力量的。如同上文所概括的，成批入教之进程的前期工作进行了几十年，而四年计划文告指出的方向，就来自对这一前期工作之结果和经验的分析。许多国家社区确实有能力在较短时期招募数以千计、乃至数以万计的新信徒，但却不能开展同样有效的巩固进程以辅助拓展进程；其他国家虽然在教务管理方面强大有方，却侧重于内，几乎没有什么成长。倘若之前几十年内没有改变行动模式，那么巴哈伊世界就无法获得持续的显著成长。

世界正义院在1995年解释道，四年计划的唯一目标在于推进成批入教之进程。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个体信徒、研习中心、地方社区在行动和发展上的显著进步”。“未来的四年必须看到个人自发开展的有效传导活动急剧高涨。”世界正义院说，“将需要帮助成千上万的信徒通过持续不断地传导圣道，通过支持其机构的计划和社团的活动，来展现他们信仰的勃勃生机。”⁴⁹

诚然，有些信徒已经具备承担其责任的必要能力，但这还不够。世界正义院指出，努力开发有知识、有技能以及有灵性洞见的人力资源，能够使信徒有效地参与成批入教之进程，而这种努力必须更加系统，更加广泛，因此，四年计划的核心就在于建立全球研习中心网络。

在每个国家创建一个有效的培训系统，事实证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些国家在计划结束时仍在奋斗。然而，四年计划的主要成果在于建立了大约300个国家和地区的研习中心，其课程惠及10万人以上。许多坚定而有才能的信徒使社区获得了新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维持成批入教之进程

所面临的艰难问题便立即得到解决，而情况恰恰相反。一些地区取得进步后，又会发现其他的问题，甚至更大的挑战。但随处可见的证据表明：巴哈伊世界已经注入了一种新鲜的能量。由于一种新的学习型文化的出现，其包括学习、磋商、行动和反思，巴哈伊社区能够日益认清面临的挑战，并取得持续不断的进步。

后续的计划中，仍继续学习新的有效而系统的行动模式。十二月计划的制定直接建立在四年计划工作的基础之上，它要求研习中心在每个国家全面运转，要努力开发一套儿童教育系列课程。由此反映的现状是：第一，截至2000年，大部分国家的儿童教育都是零散的，儿童教育课程也是脱节的；第二，只有下一代儿童接受了巴哈伊教育，成批入教之进程的推进才能得到保证。该简要计划的另一项内容是在大约25个地区制定成长项目，这些项目将在一些选定的国家实行，以探索系统培训如何与周密组织的传导活动结合，从而实现持续成长。

到2001年五年计划开始时，世界正义院才敢说“现已积累丰富的经验”，并且指出“一个可满足大量信徒培训需要的系统，其要素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检验和证明”。⁵⁰该五年计划强调世界正义院所描述的“两个基本的运动”：

87

第一个运动是借助研习中心提供的系列课程，实现信徒的稳定涌入，其目的在于发展圣道所需的人力资源。第二个运动受到第一个的推动，它是让地理联区从一个成长阶段步入下一个。⁵¹

四年计划的大部分工作是打造研习中心的结构，即培训辅导员，建立为偏远地区或集中地点提供课程的途径。在许多国家，培训主要集中在儒禧教材的第一册和第二册。有了这个基础，五年计划的工作重点便放在了加速培训并启动高级课程上。在1996年里兹万节至2003年2月期间，大约有1万人完成了第三册儿童班教材。截至五年计划中期，这一数字达到了1.9万人，仅用七个月就差不多取得了七年之久才能取得的成就。完成第六册

研习的人数，从2003年2月的大约3700人增长到同年9月的8000多人。截至五年计划结束时，超过25万人至少学完了一册课程，超过35000人学完了第七册，从而使他们能够担当辅导员。

五年计划始于这样一项工作，即根据广泛人群的社会形态，在一个国家划定具体的地理区域，也就是联区。然后，巴哈伊社区便开始学习如何集中和组织其活动，以接触每一个联区的居民，并逐渐创造条件，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信仰和承担信仰进步之责任。信徒通过研习课程学到的知识，必须转化成用以传导和社区建设的实际行动模式。学习小组、儿童班、祈祷会三个核心活动的设置，主要是为了使信徒自身受益，它们作为成批入教之进程的入口而出现。以下故事讲述了引入研习进程是如何逐渐产生新的活动，并持续增加热情参与者的人数：

88

一名台湾信徒迈出了行走服务之道的第一步，神圣辅助紧随而来。她生活在……一个几乎没有积极信徒的地区，于是主动在一所公立小学开设了一门受巴哈伊思想启发的德育课。一位母亲被其孩子所学的课程内容深深打动，因此想了解更多。这位巴哈伊老师碰巧是一名经过培训的辅导员，便邀请这位母亲学习儒禧研习中心课程的第一册。后者不仅同意了，还邀请五个朋友同她一起学习！

该联区的第一个学习小组始于2003年3月，每周举行一次，有时还会辅以巴哈伊主题的深化学习。到她们开始第二册的学习时，全部六位母亲接受了信仰。随着她们的信仰逐步深化，能力通过正在学习的研习课程而得到增强，这些新信徒开始独立举办祈祷会和儿童班。特别是其中的三位女士，她们向朋友、同事和亲戚介绍了第一册。

截至2004年12月，第一个学习小组最初的六位参与者已经完成了全部系列课程。其时，她们正在开设四个第一册学习小组，包括24位非巴哈伊人士，另外还有四个高级系列课

程学习小组。她们已经创立了五个儿童班，有28名儿童，其中大部分是非巴哈伊儿童，而且还在举办每日祈祷会，吸引了大约30人。她们注意到巴哈伊教义对自己少年孩子的积极影响后，甚至成立了一个少年组。一共有78人经常参加她们的活动。其中所有的成人都是学龄前或学龄儿童的母亲。

……在一个沉浸在物质主义和诸如赌博与闲聊的消遣之中的邻里，这些朋友通过行走一条灵性之路而受到激发，他们改变自己的生活，又激励了他人。⁵²

当核心活动向更广阔的社区开放，它们就为易受性高的个人提供了机会，让他们与巴哈伊亲密接触，感受信仰的精神，从创造性圣言中吸取灵感和方向，置身于推动团结和服务的社会环境之中。那些成为巴哈伊的人能够立即走上服务之路，活跃在联区活动的前沿。

89

五年计划施行过程中，由于个人主动性提高，同时吸引了越来越广泛人群的参与，因此有近乎300个联区的巴哈伊学会了如何制定密集成长项目，在这些项目中，能将大批人组织在一起的更为动态的模式代替了渐进式的传导方法。有些联区内，每年有成百上千的新信徒加入并得到深化，其中相当部分人会以某种方式挺身服务圣道。而在一些传导较为困难的国家，有些以前经历过很少或零星成长的联区，每年能够吸纳20到40个新信徒。世界正义院描述了这两种模式：

不过，正在展露的拓展模式在每个联区都是不同的。哪里的居民传统上具有高度的信仰接受力，哪里就有希望快速涌入新信徒。例如有这样一个联区，设定的目标是在一个地方三周内吸纳50位信徒，然而在开始的第二天就超额完成了，于是该团队明智地决定结束这一拓展阶段，准备进入巩固活动。巩固阶段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让一部分新信徒加入研习进程，以备未来活动周期有充足的人力资源来维持成长。那些没有参加学习小组的人，可以通过一系列家庭拜访培养

他们，并邀请他们所有人参加祈祷会、十九日灵宴会和圣日纪念，同时逐渐将他们引入社区的生活模式中。巩固阶段通常能使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因为新信徒的家人和朋友也会接受信仰。

在其他联区，拓展阶段涌入的新信徒总数可能不高，尤其在最开始几个活动周期，因此目标便是增加愿意加入核心活动的人的数量。那么，这就决定了巩固阶段的性质，即主要是培养寻道者的兴趣，陪伴他们一起进行灵性探索，直到他们坚定了自己的信仰。只要积极遵循这些措施，这个阶段就能吸纳大量新信徒。不过，应该指出的是，随着学习进步和积累经验，不仅传导易受人群的能力得到发展，而且更有能力识别大众中易受性高的人群，同时新信徒的总数随着一个个活动周期而增长。⁵³

90

蒙古穆伦联区是最早制定密集成长项目的联区之一，它的经验显示了该项目在连续周期内的发展。如同国际传导中心所描述的那样：

蒙古乡村穆伦联区的发展，可作为密集成长项目的一个范例。截至五年计划的第三年年末，该联区有46个人完成了全部系列课程。那一年，稳定的传导活动使228人加入了信仰，这使得巴哈伊人数增加至约500人。2004年6月，一个旨在大幅增加新信徒人数的密集成长项目启动了。按照设想，该项目的第一年包括四个为期三个月的周期。一份关于人力资源的分析认定，可能需要更多的辅导员，因此第一个周期从为期两周的密集课程开始，学习儒禧研习中心的第六和第七册教材，这使得完成系列课程的信徒人数达到了71人。这个准备阶段过后，紧接着一个为期两周的传导项目。动员每支由3~5个成员组成的19支传导队伍，他们联系了780个人，并因此使200人宣布加入信仰，包括60名少年。为期两个月的

巩固阶段随之开始，通过家庭拜访和核心活动接触新信徒和易受性较强的个人。在短短几周内，这些人中约有30人完成了系列课程的前三册，有137个儿童参加了儿童班。11月初，大部分新信徒已经进入研习进程和核心活动，穆伦联区的朋友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便开始了密集成长项目的第二个周期。一周之内，密集传导项目就发展了73位新信徒，增加了10个定期祈祷会，32次深层拜访活动，13个学习小组，1个少年组。⁵⁴

在穆伦联区，随后的成长项目周期表现出持续的进步。至第三个周期结束时，联区已有37支传导队伍，接触了总共2000余人，有超过600名新巴哈伊。⁵⁵将近2006年里兹万节时，也就是8个活动周期之后，穆伦联区的信徒数量超过了1900名。完成系列课程的人数持续增加；学习小组、儿童班和祈祷会成倍发展；信徒发生了转变，社区生活也变得丰富充实；第一批推动社会与经济活动的活动出现了；朋友们在一个又一个活动周期中学会了如何完善他们的工作。

91

1996年，大多数巴哈伊社区的规模都是小型且向内发展的。在一些国家，这是由于缺乏有效的传导活动；在另一些国家，则是由于没有对新信徒做深化工作，这些新信徒是在连续传导活动的浪潮中加入进来的。世界正义院在1995年12月26日的文告中介绍了四年计划，“将巴哈伊世界聚集在关于信仰持续快速增长的密集学习的道路上”，但它也只能“一般地”描述“为应对眼前的挑战而必须从事的工作的本质”。⁵⁶截至2006年，在经过十年的学习之后，世界正义院有能力描述一种新的行动模式，它涉及拓展、巩固以及灵性提升的连贯整合，三者之间相互增强，而且可以在其他地区快速复制。世界正义院讲道：“共同一致的努力将巴哈欧拉天启精神注入世界的不同地区，这种努力所需要的元素，已体现在一种行动框架之中，后者现在只需加以开发。”⁵⁷“前行的路途已明晰，在2006年里兹万节时，我们将呼吁信徒沿着已经如此确定的道路，坚定决心，全力以赴。”⁵⁸

困扰巴哈伊世界近四十年之久的维持大规模拓展的问题，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四／学习模式的特征和成就

世界正义院将四年计划的成就归功于巴哈伊社区文化的改变，这种改变源自一种新的学习能力。在整整十年时间内，从1996年里兹万节开始建立研习中心，到2006年里兹万节某些联区密集成长项目出现，学习一直推动着进步。这一学习进程的本质是什么？从中又具体学到了什么？

92

在每一个计划之初，以及在里兹万节及十年间的其他战略关头，世界正义院都会根据当时巴哈伊世界的发展水平对其进行指导，总结已学习的知识和已完成的目标，并勾勒新的方向和挑战。顾问们数次聚集圣地，寻求关于计划的指导，并就其不同方面进行磋商。他们转而又与总灵理会就如何执行该指导进行磋商。在顾问及其辅助团成员的陪伴下，信徒参与执行学习模式的行动。反思会成为了地方行动模式的组成部分，它通过参与式的讨论来评估经验，激发热情和改进实践。

巴哈伊世界不断收到各种问题，世界正义院会作出回应，或是澄清，或是进一步的阐释。例如，学习小组最初旨在为社区成员提供研习课程，事实证明它还能吸引那些不是巴哈伊但对学习教义感兴趣的人。通常在学完一两册书后，许多这样的人会接受巴哈伊信仰，因此，人们意识到学习小组除了作为培训工具，也可以作为传导工具。不过，也有人错误断言：巴哈伊正在得知要放弃炉边聚会或其他传导方法，而用学习小组替代。对于此事的疑问，世界正义院在一封授写函中回应道：

呼吁巴哈伊世界在神圣计划展开的某个特定阶段，将精力集中在某些特定的系列活动上，绝不是要削弱其他种种活动的重要性……。竭力将寻道者纳入学习小组，此事固然非常可取，但与此同时，个体信徒也承担着主动传导信仰的不

可推卸的责任。⁵⁹

有人得知新的四年计划敦促每个人参加研习课程，便产生了另一点困惑。那些忧虑此事的人听到了如下的澄清：

显然，任何一个教育项目不可能吸引每个人，也不会要求所有信徒必须参加研习课程。因此，不愿参加的人绝不应该认为自己违背了世界正义院的指令。不过，世界正义院确实要求每个人，甚至未参与的人，都支持研习进程，不要阻碍该进程的稳步发展。⁶⁰

93

由于指引不断流向世界各地，新行动得到蓬勃发展，来自全球社区的经验和洞见也涌入了巴哈伊世界中心。随着更有效行动模式的出现，用来分析和传播所学经验的手段也更有体系了。在1998年的国际大会上，即该计划开始两年后，一段名为《成长的文化》的视频和一份题为《研习中心》的文件，在世界正义院的指导下完成，用以传播截至当时所学的知识，这样，每个国家就可以反思并改进自身的工作。2000年2月，国际传导中心编写了一份名为《研习中心和系统化成长》的文件，探究了研习中心在四年计划的最后两年中的发展。此后不久，国际传导中心又编写了《四年计划与十二月计划：总结成就》⁶¹一书，该书详细分析了在那五年期间的一系列活动。随后，中心开始发布时事信函，即《反思成长》，它考察了从巴哈伊世界收集的关于不同主题的经验。2003年4月，国际传导中心编写了一份名为《增强动力：促进成长的一致方法》的文件，并就同样主题制作了一段视频，用以反思五年计划前两年间的进步。世界正义院在这份文件的附信中解释道：

自四年计划开始以来，我们多次努力在文件中进行总结，这些文件可使朋友们广泛利用巴哈伊世界在推动成批入教之进程中取得的经验；我们也多次努力将四年计划置于世界正义院的指引框架之中，如同世界正义院在其给个人和机

构的信函及文告中所表达的那样。这些文件的第一份名为《研习中心》，由世界正义院在1998年4月的国际大会上发布。2000年2月，在世界正义院的指示下，国际传导中心拟定了第二份名为《研习中心和系统化成长》的文件。当前这份文件应被视为此类文件中的下一个。它以世界正义院1月17日关于五年计划的文告作为起点，用具体的事例详尽阐述了那份文告所包含的广阔视角。国际传导中心既对世界正义院的指导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也对世界各地的朋友用以满足该计划之需求的方式方法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而当下这份文件则是这些分析的结果。⁶²

有关成长的学习并不会导致一个简单的行动公式。相反，需要的是敢于牺牲和坚持不懈、批判性思维、不断评估以及改进方法。有些联区由于面临一个或多个棘手的挑战，导致发展受阻，它们往往很难体会到先进联区的快速运作，而且显然这种运作是基于一种全球视野。而且，每当一个联区的朋友进入新的、未经规划的活动领域时，都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障碍。因此，五年计划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让联区层次的学习实现系统化。

随着研习进程在联区内建立，涉足其中的信徒就会养成定期聚会的习惯，学习来自巴哈伊世界中心的指引，就地区发展进行磋商，分享经验，分析其活动的优势和弱势，并设法寻求更有效的方法。进步并不有赖于精细的决策过程。相反，正是在这样的聚会中，朋友们获得了能够塑造其未来行动的见解。一个人可从他人那里听到主持祈祷会的有效方法，并在接下来几周采取同样的做法。地方灵理会的成员可能了解到联区需要开设更多儿童班，于是提请机构就支持这个目标而进行磋商。研习中心的协调员可能得知需要更多的学习小组，为这一联区内易受性特别强的人群服务，于是努力从学习小组中培养更多的辅导员。有关联区早期发展阶段的情况，世界正义院写道：

……这里，参与者不被要求进行正式的决策，他们思考已有的经验，分享观点，探索方法，并更深入地理解每个人如何为实现该计划的目标而贡献力量。许多情况下，这样的互动能够达成一系列个人和集体的短期目标。在行动中学习正成为新兴运作模式的显著特征。⁶³

随着联区的发展，反思会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从一种推动一小群有兴趣的个人之主动性的场合，发展为一种机制，用来整合行动，输导密集成长项目中越来越多的能力突出工作者的能量，这些项目由服务于该联区的机构所组织。当一个密集成长项目设立，反思会便成为学习与策划这个更复杂阶段的特征，该阶段既包括个人，也包括机构。⁶⁴

反思阶段对于密集成长项目的进步至关重要，在此阶段，大家将行动中收获的经验清楚表达出来，并将其融入下一个行动周期的计划之中。该阶段主要特征是反思会，它既是严肃的磋商时光，又是一段愉快的庆祝时光。通过参与性的讨论，而不是过于复杂精致的陈述，仔细分析经验，以此维持一致愿景，理清思绪和提升热情。这种分析的核心在于审视一些关键数据，据此考虑下一步设定哪些目标。制定计划时一方面要考虑已获增长的能力，其根据是此周期结束时执行各种任务可用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也重视在人群的易受性和传导的动态变化方面累积知识。⁶⁵

在一个联区内，正是个人每日奋力理解和执行五年计划，从而推动着进步。不仅新信徒是如此，那些曾习惯于看着别人承担传导和提升工作责任的社区老成员，也是如此。许多这样的信徒不得不克服自己的恐惧和力不从心的感觉；而研习中心的课程尤其有助于他们面对新的现实。世界正义院解释道：“在学习小组严肃而向上的氛围中，围绕创造之言展开的讨论，提高了个人对于圣道责任的自觉性，营造了从传导信仰并为其利益服

96 务过程中获得快乐的意识。”“当朋友们参与日益复杂且要求颇高的服务行动中时，信任便耐心地建立起来了。”世界正义院还讲道：“他们用新的视角看待面临的各种可能和机遇，他们在努力将其所学付诸实践的过程中，直接见证了神圣辅助的力量，并取得了远远超出其期望的成果。”来自全世界的故事皆证明了“那些诚惶诚恐进入传导领域的信徒”如何发现自己“在各个方面得到了确认”。⁶⁶正如一位信徒讲述的那样：

星期六早上，在第六册的复习课上……我在背记安娜陈述的第一部分。我们尽可能地照着原文记，相互之间反复演练。对于家庭拜访，我有一点担心，怕把陈述排练得有点过头或过于机械，但结果还是不错的……。刚开始，我们与大家分享：巴哈伊信仰是一个世界宗教，其目的在于将人类团结在一个普世事业和共同信仰的周围，巴哈伊认为巴哈欧拉是所有时代的应许者，祂是一个伟人，祂的教义将创造一个新世界！我以前从未如此直接地与人分享信仰，这种方式让人感觉快乐兴奋和真诚坦率。

……我后来回想，[这位寻道者]似乎对信仰的接受度极高，而且他心里已经准备好接受了，我们认为下一步可以在随后的拜访中分享更多的陈述内容，并更加明确地邀请他正式加入进来……

实际上，尽管家访让我忐忑，它却是我周末最激动的事情，我真确感觉整个过程受到确认和帮助。它让我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思考传导信仰，我们兴奋地认识到，一旦我们将这篇陈述更加彻底融入我们头脑，我们便可在不同的场合分享它。⁶⁷

截至这十年结束时，随着学习从最初出现于一个特定的联区之内，然后流入世界中心，后又回到各个国家、地区和联区，一个强大的网络在整个巴哈伊世界建立起来。各种有效的方法能够将神圣指引转化为行动，这

些方法有时会快速地产生于富有创造力的主创精神，但通常情况下，则必须经过若干年的不断修改和反思，耐心地将其完善。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成功。问题会出现，阻碍了特定领域的发展；必须通过坚持不懈和敢于牺牲，并通过统一的行动，这些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然而，所有这类新学习从本质上说，都是学习如何解决问题，从而取得新的进步。虽然不可能总结1996—2006这十年间获得的全部经验教训，但是以下例子阐明各种要素是如何出现，又是如何结合起来从而塑造一种综合的行动模式的，该模式的有效性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环境下已经得到证明。

97

● 世界正义院在四年计划开始之初讲道：研习中心“必须既为中心地区提供课程，又为城镇和乡村提供课程，以使大量信徒能够加入项目之中。”⁶⁸不过，并没有描述为偏远地区提供课程的具体方法。截至1998年，根据某个地区的经验，发现了一种实用的方法，包括设立学习小组，即“遍及全国城镇乡村”的小组，每个小组约有“6—10位信徒”，“他们将和一位辅导员一起学完一系列的基础课程”。⁶⁹鉴于学习小组的效果已经得到证明，它不久便成为世界范围内研习中心的一个特征。

● 2001年，世界正义院提到了社区建设的各个阶段，并指出“每一个社区的初始目标之一，是建立学习小组、儿童班以及祈祷会，向该地区所有居民开放”⁷⁰。一年以后，借助执行这些活动而获得的经验，世界正义院发现了种种前景美好的征兆，已远远超出了起初的愿景：

在一个地方，倘若研习中心稳固建立并持续运作，三个核心活动——学习小组、祈祷会、儿童班——就能相对轻松地增加。事实上，在巴哈伊朋友的邀请下，寻道者持续参与这些活动，这已经拓宽了这些活动的目标，从而必将影响新信徒的人数。这肯定是传导工作一个前景广阔的方向。起初设计这些核心活动主要是为了使信徒本身获益，现在它们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成批入教的门径。通过将学习小组、祈祷会

98

和儿童班结合在联区框架之内，便出现了一种连贯行动的模式，并且这种模式正在产生可喜的成果。我们有信心，在全世界广泛推广这种模式，必将在未来数年里极大推动圣道的发展。⁷¹

● 在十二月计划中，大约25个地区成长项目经验的直接贡献是：指明了五年计划中设立密集成长项目的各种有利条件。然而在2001年，描述密集成长项目的具体本质还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只能说出一些令人期待的条件并勾画出一般的原则。世界正义院写道：“成功取决于采取怎样的方式整合行动，以及秉持怎样的学习态度。”它进一步解释道：“在项目的核心部分，必须有一个良好而稳定的拓展进程，与之相匹配的是一个同样强大的人力资源发展进程。”“需要努力开展一系列传导工作，其中既包括个人从事的活动，也包括机构推动的运动。”⁷²

到这个计划的中期，密集成长项目的特征开始从实践中显现出来，到计划结束时，这些特征已经可以明确界定了。世界正义院解释道，这样的项目“与我们五年前提出的愿景完全一致”，它“包括几个活动周期，每个周期通常为三个月，它们通常遵循拓展、巩固、反思和计划的不同阶段”。⁷³世界正义院还说：“拓展阶段一般为期两周，它要求的强度是最高的。其目标在于拓宽对信仰感兴趣的人的圈子，发现易受性高的人并进行传导。”⁷⁴此外，显而易见的是，研习中心的课程应该不间断地进行，从一个周期到另一个周期，因为“随着周期的变化，当人力资源的增加与巴哈伊人数总量的增加比例相当时，不仅维持成长是有可能的，而且加速成长也是可能的”⁷⁵。

99

● 整整十年间，研习课程辅导员的角色逐步演化。最初参与的是老信徒，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与他人分享教材的直接经验。四年计划期间，他们可以在定期的辅导员聚会中，学习实践中发现的有效方法，这些定期聚会构成了许多国家研习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年计划开始之际，儒禧教材第七册《携程共勉》问世，它侧重于为辅导员服务；它的开发，借鉴了

世界各个地方——并非只是哥伦比亚——培训辅导员的经验。在系列课程中加进第七册之后，受过培训的辅导员的数量迅速增加。日益明显的是，辅导员不仅要协助朋友完成研习课程，“陪伴参与者进行服务行动的最初尝试”也同样重要。世界正义院在概述始于2006年里兹万节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提到了这种陪伴：“研习进程的这方面以自我延续的方式增加信仰积极支持者的数量，它是大有希望的，我们期待它的潜力在下一个计划内实现出来。”⁷⁶

● 在五年计划早期，国际传导中心发现，当一个联区内的许多人完成了系列研习课程，核心活动就会有相应的增长，传导工作也会获得新的活力。不过，在有些联区，有些朋友渴望使这些数量迅速增加，从而遗漏了课程中的关键元素，尤其是那些涉及新能力的实践元素，它们对于整个进程格局来说乃是必不可少的。越来越多的联区决心向前迈进，对于它们的指导很快就吸取了上述教训，如同国际传导中心以下陈述所讲的那样：

在一些地区，信徒和机构渴望在研习中心进程中实现一些特定的目标，可这股热情致使他们省略了研习课程的某些部分，尤其是实践部分，而它们是培训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朋友永远不能运用正在学习的能力，他们就不能富有成效地执行拓展与巩固的任务。已然显见的是，快速完成培训并不意味着减少课程的时间量；它意味着完整完成相同的课程及其实践，只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而已，数周缩短为数日，数月缩短为数周。需要采取一种平衡的方法以避免两种潜在危险：一种是快速培训，此举无法培养技能和增加活动；另一种是无休止的能力培训，而这些能力本可以通过实践而得到更充分发展。

100

我们注意到，有时将重点放在让大约50人学完系列课程，这种做法往往会形成僵硬或过于简单的视角。有些联区具备密集成长所需的所有资源和核心活动，却迟迟无法启动

成长项目，原因却是在于比如说只有46位信徒完成了全部主干课程。与此同时，有些联区实现了50人学完系列课程的目标，有时人们却期待成长会自动出现。在此类例子中，需要记住的是：让四五十位信徒完成主干课程，这并非是一个奇妙的方程式。这只是一种指标，考察这个指标时，既要结合联区已获得的推广和传导方面的成功，也要结合其他合适的条件。⁷⁷

● 在有些联区，一方面，新方法在最初执行过程中往往出现暂时且难以避免的僵化，另一方面，有些人对完全参与一致行动表示担忧，于是引起了关于灵活性的争论。有些朋友似乎要求一切拓展与巩固的方法与活动应该得到同等的支持。然而，如果每个方法和活动都要和其他方法和活动一样得到优先考虑，那么学习或进步就不会产生。这一问题成为有些联区旷日持久的争论主题，而社区的能量就此被消耗，进步所需的行动强度也未能达到。人们需要更好地理解维持社区活动重心的重要性，世界正义院在2005年12月27日致顾问大会的文告中提供了解释，该文告引入了第二个五年计划。

101

你们和辅助团最应关注的任务或许是协助社区维持其活动重心。这一能力是通过连续不断的计划而慢慢习得的，它代表着最有价值的财富之一；朋友们及其机构在学习追求推动成批入教之进程的唯一目标时，通过戒律、承诺和卓识远见而艰难地赢得了那些财富。一方面，你们会发现有必要阻止将活动重心与一律性或排他性混为一谈的倾向。维持活动重心并不意味着忽视一些特殊需要和利益，更不是为了照顾其他活动而中断重要活动。显而易见，巴哈伊社区生活包含大量元素，这些元素经过数十年而形成，它们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你们要抓住每个机会，养成分清轻重缓急的习惯，即认识到并非所有活动在特定成长阶段

都同样重要，有些活动必须优先于其他活动，即便是那些完全出自善意的提议也会使人分散注意，消耗精力或者阻碍进步。需要明确承认的是：每个社区的朋友用来为信仰服务的时间并不是无限的。我们自然期望将这有限的资源，更多用于执行计划的规定。⁷⁸

● 十二月计划开始的前几个月，世界正义院表示：“如果要使一代人所取得的胜利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丧失，那么促进成批入教的策略就不能忽视儿童和少年。”⁷⁹少年工作从这句话中获得了动力。然而，大多数国家的少年活动依然只是儿童班的延伸。有些时候，少年过早地进入了基本的系列研习课程。这种做法收效甚微，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虽然对于课程的学习怀有热情，但尚不能完全理解正在讨论的概念的含义，也不能承担必要的服务。五年计划期间，社会与经济发展署与一些巴哈伊组织和受巴哈伊思想启发的组织围绕识字计划展开了合作，它们最终将重心集中在少年和有效教材的编写上。巴哈伊研习中心很快看到发展活动所积累的经验的價值，并开始将可用的课程元素融入少年项目之中。随着许多国家的朋友更好地理解如何为12—14岁少年的灵性、道德和社会发展贡献，学习进程开启了一个新篇章。最终，借助世界各地社区的经验，少年组激励者培训教材得以开发，它使得儒禧研习中心重新组织系列课程。之前儿童班第二级教学用书被新的第五册代替，第二级教学用书反过来变成了第三册的分支课程。少年工作得到了拓展，2006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时，世界正义院写道：

102

在当前五年计划期间，少年灵性赋能教育项目的效果显著。这些少年在一个旨在增强其灵性感知力的项目的陪伴下度过了三年，十五岁时鼓励他们参加主干课程，因此他们是一个蕴含着能量与才华的巨大宝库，可用于推动灵性和物质文明进步。已经取得的成就给我们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而当下的需求又是如此紧迫，因此我们敦促所有总灵理会考

虑将少年赋能小组——它形成于研习中心实施的项目——视为第四类核心活动，并促进其大规模增加。⁸⁰

● 十年的历程中，随着拓展与巩固活动通过行动与反思而得到发展，教务管理也在发展。1997年，作为各地方团体“在运作中获得的经验”的结果，并“根据详尽考察由守基·埃芬迪提出的原则”，世界正义院决定“在地方和国家层面之间确定一个新的巴哈伊行政管理的元素，组构像‘巴哈伊区域理事会’那样委派的特殊机构”。世界正义院在解释这一行为时讲道：“巴哈伊社区的拓展和一些国家的总灵理会正面临日益复杂的问题，迫使我们在近些年来从各个方面思考权力集中制和下放制之间的平衡。”⁸¹

103

五年计划开始时，注意力集中在联区层面的机构能力上。世界正义院解释道，实施密集成长项目将“要求研习中心、辅助团成员及其助理、地区传导委员会密切合作”⁸²。逐渐地，支持密集成长项目的各个机构——包括地方灵理会——之间开始出现新的关系。有时候，社区的快速成长及其活动的复杂性需要全职或兼职人员。联区层面的改变要求国家教务管理出现相应的改变，包括国家委员会的结构。截至这十年结束时，所有层面的大部分巴哈伊教务管理机构，都受到巴哈伊信仰应对成长和发展之方法的变化影响。⁸³

这些例子突显了1996—2006十年间关于成长学习的几个领域。不过，目前和未来的计划仍有潜在的成就和其他的挑战。例如，在2006—2011年五年计划的第二年，通过联区之间传播所学，信仰的拓展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来自已经取得成长的发达联区的能干个人，他们作为人力资源而被长期派出，与其他地区分享他们的学习；而那些来自大有前景的联区的个人，被派往已有明显成长的联区，以接受培训和进行实践。信徒学习怎样在乡村和城镇发现具有接受力的人群，并以一种直接和开放的方式向他们

传导。拓展与巩固活动出现了一种连贯的模式，在此模式下，大家在活动周期的拓展阶段进行大约两到三周的集体传导，随后立即通过核心活动转入巩固阶段。这种模式在一个周期内就吸收了大量新信徒，即便在那些从前看起来几乎不可能传导成功的地区也是一样。实践证明，这种模式也可以在一个哪怕最不发达的联区轻松启动并有机展开，使这些地区几个月就能取得其他地区从前需要数年才能取得的成就。这些远见卓识引发这项工作另一个方面实现突飞猛进：1996—2006年，启动了大约300个密集成长项目，但截至2008年，这一数字超过了600个，并预定在2009年里兹万节达到大约1100个。2008年，国际传导中心拟定了一份名为《获得成长动力：概览五大洲》的文件，它对这一时期的学习进行了总结。

104

展望未来，联区内信仰的不断进步有赖于学习，即学习如何进一步发展巴哈伊社区生活，如何加强地方灵理会，如何通过更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包括社会与经济发展项目以满足越来越多的信徒及越来越大的社区的需要。⁸⁴地方、联区、区域和国家层级的教务管理必须继续得到发展，以维持成长，并为巨大而动态的社区及其一切潜力和问题而服务。2006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之际，共有超过1.6万个联区，其中大约1万个联区尚未向信仰开放，不足2%的联区能够应对成长的挑战；即便是那个在2011年设立至少1500个密集成长项目的宏伟目标，也只能传播到全世界不足10%的联区。无法预料的障碍必将出现。然而，截至2006年，我们已取得了一个明显的突破，也为一个个联区规划了发展道路，它们将在通向2021年的未来计划中得到系统的实施。

五／理解与实践的变化

十年来，巴哈伊社区的文化变革使成批入教之进程成为可能，而这一变化实质上是理解与实践的变化。巴哈伊社区日益参与到一种对话过程中，它结合学习、磋商、行动和反思来理解圣作和世界正义院的指引，并将这种理解转化成实际有效的行动。正如世界正义院在描述近期计划所面

临的挑战时说：

许多与成长进程相关的问题本质上是复杂的，只能通过时间，随着朋友们参与社区的集体工作，才能在他们心中得到澄清……

至关重要的……是整个巴哈伊世界的信徒和机构采取学习的态度。朋友们必须充分理解所需要的变化，不能以旧的思维模式来衡量新观点，尽管旧的思维模式在很多方面是有价值的，但是对于快速成长并无助益。各地朋友面临的挑战是一方面要研读世界正义院的指引，另一方面要在践行世界正义院的指引时，从经验中学习。我们以个人和集体形式推动成批入教之进程时，所有信徒都要对这样一个发展进程持有耐心，坚持不懈。⁸⁵

巴哈伊社区通过学习来应对拓展与巩固中的挑战，从而克服那种停滞状态，这种状态源自关于最佳传导方法的争吵，以及围绕特定项目成败的争论。巴哈伊社区也开始超越狂热和停滞，狂热和停滞源自一种相对主义倾向，这种倾向鼓励按照个人喜好选择一切方法和行动，从而损害了为培养和传播持续有效的行动所必需的批判性思维。于是，各种活动融入一个充满活力和持续发展的成长模式之中，这不仅带来了数量的改变，还带来了质量的改变。如世界正义院所言：

我们多次提到了通过建立学习小组、祈祷会和儿童班而将连贯性引入成长进程。研习中心所推动的核心活动的稳定增加，创造了可持续的拓展与巩固模式，这种模式同时具有条理性 and 有机性。随着寻道者投身于这些活动并宣称自己的信仰，个人和集体的传导工作动力愈足。通过努力确保一定比例的新信徒参加研习课程，完成信仰工作所需的人力资源储量便增加了。当一个联区全力以赴开展这些活动时，它们

最终为密集成长项目的启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仔细考察当前的联区便可确知，由此获得的连贯性延伸到了社区生活的不同方面。学习和应用教义变成了一个普遍的习惯，祈祷会产生的共同崇拜精神开始渗透于社区的集体活动。艺术完美地融入不同活动，极大调动了信徒的能量。儿童和少年的灵性教育课程强化了地方人群中的信仰根基。即便是对新信徒家庭拜访这种简单的服务行为，不管是在太平洋群岛的村落，还是在伦敦这样的大都会，都会增强社区成员的友谊纽带。家庭拜访被认为是让信徒接触信仰基本原则的途径，它正在带来一系列深化活动，既有个人也有集体活动，朋友们在这些活动中钻研圣作，探索圣作对于他们生活的意义。

106

当社区的灵性基础以这样的方式得到巩固，集体探讨的水平便提升了，朋友间的社会关系具有了新的含义，共同使命感启发他们的交流。难怪国际传导中心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约50个发达联区，十九日灵宴会的质量已经提高。其他报告显示，随着更深认识基金的灵性意义，以及更好理解物质资源的需要，人们对于基金的贡献也在增加。联区层级的反思会正在成为讨论需求和计划的论坛，它创造了集体的身份认同，也强化了集体的意志。此类发达联区在某个地方蓬勃进展，其影响便会扩散至联区以外，从而丰富区域的事务，例如夏令学校和冬令学校。⁸⁶

推动成批入教之进程的努力，也反映出巴哈伊对于权力和权威的恰当表达。研习中心的教育项目提升了个人推动传导工作的能力，这些个人被赋予了主动性。⁸⁷机构学会了在行使权威时不是控制或抑制个人行为，而是释放它，支持它，增强它，融合它，以更有效的渠道引导它。⁸⁸机构设置得到了演进，新的机构得以建立，以便有效地推动传导工作。⁸⁹

107

更加有意识地理解有关成长的教义，并将之转化为行动，这促使巴哈伊社区的生活模式，以及信徒与更广泛社会相互作用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这是一种社会实在的改变。早前有一种向内发展的遗憾倾向正在冒头，现在已经得到遏制。个人、社区和机构正在努力克服根深蒂固的习惯，这些巴哈伊实践接触了更广泛的人群，并营造出一个充实的环境，它欢迎所有人加入其中。有某位个人担忧自己所在社区的成长陷入停滞，世界正义院对此解释道：

某些巴哈伊生活不再具备曾经的价值，倘若巴哈伊社区无法割舍它，传导工作将缺失其必需的系统性特质，也会缺失赋予一切有效圣道服务以生命力的精神。错误地将巴哈伊社区生活等同于某种宗教活动模式，此举只会边缘化信仰，剥夺社区可用的灵性活力。而这种宗教活动模式是一般社会的特征，在此模式下，信徒只是宗教团体的成员，领导权出自一个人或几个人，只有他（们）被认为符合资格，而个人所参与的工作计划，受到性质截然不同的各种关注点的左右。

……制定四年计划、十二月计划以及现行的五年计划，是将它们作为渐进步骤，实现巴哈伊文化的这种改变……⁹⁰

当然，过去十年的成就得之不易，也不是已经在全球的每一个联区普遍实现。但是自1996年以来，这一途径的有效性得到了无可辩驳地证明，这种证明体现在普遍提升的能力和快乐、感恩与牺牲精神。这在41个区域会议中尤为明显，这些会议于2008年11月至2009年2月期间在世界各地召开，标志着五年计划已到了中期。⁹¹由于学习能力得到了拓展和培育，一方面是探索巴哈伊理解与实践之新领域的探寻者团体，另一方面是流自世界正义院的蒙受神意启迪的指引，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清晰。这些计划提供的决策并不是一个公式或一套刻板程序，规定了要做哪些事情。我们作为巴哈伊，如果不能在计划框架内自觉努力地理解新概念，并在具体情

况下，通过行动和反思而深思熟虑地运用那些原则和方法，我们将不会看到进步。此外，我们接受的指引不仅仅是若干建议，个人或机构可根据自己喜好从中选择。问题不在于神圣指引是否适用，而在于如何做才适用，即如何有效地将其转化为现实？如果缺乏思考指引并将其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巴哈伊社区是不会看到成果的。而且，一旦有效行动模式在任何社区建立起来，经验即可与其他社区分享。随着巴哈伊社区的规模、复杂性和影响力增加，并随着巴哈伊社区学习如何对于社会转变进程（它体现了巴哈欧拉的意志和对人类提出的目标）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巴哈伊在拓展与巩固方面的理解与实践，将在整个天启期内持续发展。

108

为文明的进步 贡献力量

第四章

109

守基·埃芬迪告诉我们，巴哈欧拉伟大启示的果实，将是全球文明的诞生与繁荣，这种全球文明“凡俗之眼未曾见过，人类之心未曾设想”¹。确实，巴哈伊信仰的核心在于渐进式启示的教义，该教义认为每一位上帝显示者都给尘世注入了一种精神，它可瓦解旧秩序，改变个体生命，并最终展现一种新文明。然而，人类发展成熟期的显著特征之一，乃是与巴哈欧拉天启期相连的文明，它不仅仅是巴哈欧拉所启示的戒律与教义的附带结果。更确切地说，这一文明的展现将会是一个自觉的过程²，在此过程中，被赋予一种新理解的个体创造新的行动模式，从而将巴哈欧拉的愿景转化为社会实在。

建设新文明的进程是一个自觉的进程，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其结果只依赖于信徒的主动性。圣作明确地描绘了“创造性能量”的释放，这种能量已“赋予人类以能力，使人类在其有机和共同的演进过程中达到终极阶段”。³伟大的“上帝计划”“前进中充满动荡，它通过人类整体而运作，拆除妨碍世界团结的壁垒，在磨难与历练的淬火中使人类熔为一体”。⁴

110

同样，强调巴哈伊为文明的建设进程贡献力量，也不是为了削弱其他人努力的重要性。许多个人和机构都在为推动社会转变贡献力量。其中包括无数善良的、具有献身精神的改革者，他们的成就已经使得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实现进步，巴哈伊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东西。阿博都-巴哈解释道：“许多人都是和平与团结的推动者，他们都企盼人类世界实现一体与和谐。”然而，祂提醒我们：这一意图和努力需要一种“强大的力

量”。⁵因此，巴哈伊在服务人类的过程中汲取神圣辅助的力量，同时学习如何有效地与志趣相投的个人和组织进行合作。

巴哈伊关于新文明的愿景是：

[它]尽可能摆脱现有的关于人类福祉与幸福的概念。我们应该时刻保持警惕，以免富庶社会的绚丽与华美使我们认为，现代世界所做的那些表面调整，正如人道主义运动所预想的，或被公开宣扬为开明政治家之政策的那种调整——比如向人类所有成员提供高标准的生活、教育、医疗护理、技术知识等福利——将自动实现巴哈欧拉的荣耀使命。事情远非如此……[守基·埃芬迪]写道：“人类一体原则意味着现代社会结构进行有机改变，这种改变对于人类世界来说，乃是史无前例的。”⁶

因此，全球文明运动是一个有机的进程，上帝为人类设置的目标通过这个进程而逐渐实现。当人们针对无数概念达到了思想的统一之时，就可以着手建设一种包含新文明的社会实在。这个过程再一次面临理解与实践的挑战。如上章所言，推动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要求在系统而又非正式学习促进巴哈伊社区发展的同时，辅以另外一个学习过程，这个学习过程采用更加正式的方法，同时包括宗教和科学的方法，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应用巴哈伊教义。就此而言，想一想阿博都-巴哈以下的几段话，它们呼吁创造并应用知识，以重铸社会实在。

巴哈伊的目标是：高举至大和平之旗，根绝每一片土地上的战争与争端之源；将所有的国家与民族聚集在包罗万象的上帝圣帐之下，消除地球上的偏见，无论种族、国家、宗教、宗派或是政治偏见；如是，众国便可融为一体。如是，创造界便可享有福祉与安宁。⁷

111

我们还要以激情与妄念之翼飘荡多少岁月？我们还要像

野人一样在无知与可憎之谷地荒废多少时光？上帝赐予我们慧眼，让我们可以看清身边的世界，抓住一切能够促进文明和生活艺术的机会。上帝赐予我们聪耳，使我们可以倾听并从学者和哲人的智慧中获益，并奋起传播它，实践它。上帝将感官和才智赐予我们，以便人们用其为大众谋取福祉。因为人类拥有感知和理性而优于其他任何生物，所以他们随时随地——无论场合大小，平凡与否——都应勤勉有加，直到全人类都安全地齐聚于坚不可摧的知识堡垒之中。我们应为人类幸福不断奠定新基石，并为这一目标不断创造和改进新的工具。挺身履行责任者，何其卓然荣耀；漠视社稷福祉、虚掷宝贵生命于一己私利者，何其可卑可鄙！至大幸福乃是人类的幸福；如果人类鞭策勤劳之马在文明与正义之疆场奋进，必能在世间及人类灵魂之中看见上帝之征象。⁸

……以真诚纯洁的目的去教化民众：竭尽全力教授他们各个领域的知识和实用科学，鼓励推进现代化进程，拓展商业、工业和艺术领域，拓宽可以增加民众财富的措施。因为民众对解决社会痼疾的方式一无所知。

学者和拥有丰富灵性知识的人，须以真挚和纯洁的目的，仅为上帝之故而规劝和激励民众，并以知识之露净化他们的双眼。⁹

112

一切秉赋皆源自上天，但没有一样比得上运用智力观察和探索的能力，它是结出无尽快乐果实的永恒礼物……。从事科学者如果不知道或忽视这种能力，在探索世界时就是盲目的。勤于探究的头脑是敏锐的，活跃的；冷漠无情的头脑是迟钝的，麻木的。一个爱科学的人是人类的标兵和代表，因为通过归纳推理和探究过程，他能获悉所有与人类有关的知识，以及人类的地位、境况和事件。他研究国家政体，了

解社会问题，编制文明网络和结构。事实上，科学就好比一面镜子，可以揭示和反映存在事物的无数形式和影像。它构成一切个人和国家发展的真正基础。没有这个探究的基础，就不可能有发展。因此，要竭诚努力去获取所有潜藏于这奇妙馈赠之力的知识和造诣。¹⁰

你们要用自己的行动向全世界大声宣告你们才是真正的巴哈伊！因为“行动”能向世界说明一切，是人类进步的原因。

如果我们是真正的巴哈伊，就不需要空言大话。我们的行动会帮助世界，传播文明，促进科学进步和艺术发展。没有行动，物质世界便一事无成；单靠言词，人也不可能取得精神进步。上帝的钦选者不是靠高谈阔论达致神圣地位的，而是通过毕生孜孜不倦的积极服务将光明带给人间……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巴哈伊信徒要做的事情，这是人们对他的期待。如果我们努力做到了，我们就是真正的巴哈伊。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就不是荣光的追随者了，我们就无权享有这个称号。¹¹

考虑到未来的转变之巨，以及人类今日遭受的苦难之深，巴哈伊社团当下的努力或许不过是沧海一粟。一段时期内，巴哈伊对于社会秩序的影响显然是有限的。然而，现在可以立刻确定至少三个活动领域。巴哈伊通过自己的工作和专业，为各种学科知识的产生和应用贡献力量。我们通过开展一些能使大众切身受益的具体计划，推动自己社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同时，我们也参与人类的集体话语构建，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鼓励按照巴哈伊教义的观点行动。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三个活动领域都重视女孩教育。¹²巴哈伊提倡这一教义已有数十年，此教义的真理性已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并在发展领域中得到了普遍认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巴哈伊信仰的规模、能力和经验的增长，它对于提升人类福祉的直接作

113

用无疑将越来越明显。

一／参与人类活动的不同领域

巴哈伊受召参与一切有益于人类的活动领域。巴哈欧拉在谈及艺术、工艺及科学时讲道：“知识犹如人生双翼和进步阶梯。求知乃是人人皆有之责任。”¹³阿博都-巴哈规劝道：“无论男女老少，但凡上帝的挚爱者，皆应根据自己的能力，勉励自己并不遗余力地学习现时代的各种知识以及各种艺术，既包括灵性知识，也包括世俗知识。”¹⁴在另一段话中，祂讲道：“要竭尽全力学习现时代的先进知识，并为推动神圣文明的进步而全力以赴……其中必须包括：促进各种艺术、发现新事物、拓展贸易、发展工业。”¹⁵守基·埃芬迪解释道：“巴哈伊男孩和女孩在高等院校接受良好教育，这与获得灵性发展同等重要。”¹⁶他赋予地方灵理会的责任是：鼓励信徒“仔细探索诸如艺术与科学之类的当代学问的各个分支，并集中精力，以服务于民众的普遍利益”¹⁷。阿博都-巴哈和守基·埃芬迪鼓励人们研究科学、医学、农业、工业、新闻、哲学、历史、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等领域。

参与人类活动的不同领域，是服务人类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方面。世界正义院指出，青年巴哈伊

114

必须向专业、贸易、艺术和工艺的前沿迈进，它们对于人类的进一步发展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可保证圣道精神将其光芒洒向所有这些人类活动的重要领域。此外，在致力于掌握统一概念并快速推动这个传播时代之技术的同时，他们能够、事实上也必须保证那些技能向未来传递——这些技能将维护以往的非凡而又不可或缺的成就。社会功能将发生改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必然依赖于青年为这个他们将要继承的世界所做的有效准备。¹⁸

不过，世界正义院告诫青年，不能只是吸收所有传授的知识；相反，他们面临的一项艰巨挑战是根据巴哈伊教义对自己所学的知识进行评价。

巴哈欧拉的教义阐明了人类生活和知识的诸多方面，因此巴哈伊必须从一开始就学会评断自己所得到的信息，而不是盲目地接受它。巴哈伊有幸拥有本时代的神圣启示，这启示犹如探照灯一般照亮了许多困扰现代思想家的问题；所以，巴哈伊必须提升从身边事物中学习一切知识的能力，在自己的老师面前保持应有的谦卑，但也要经常将自己听到的知识与巴哈伊教义联系起来，因为巴哈伊教义能使他从人类谬误的渣滓中淘得真金。¹⁹

毫无例外，所有信徒都有义务获得知识，将其运用于服务人类，并为一个不断进步的文明贡献力量。当然，那些有能力在人类知识的各个学科中取得成就的人，应该具有更高层次的学术追求。如同圣护在一封授写函中说：

圣道需要更多的巴哈伊学者，他们不仅专注于圣道，相信圣道和渴望向他人宣说圣道，对教义及其重要意义有着深刻理解，他们还能够将圣道之信念与当前世人的思想和问题联系在一起。²⁰

正如世界正义院在一封授写函中解释的那样：

115

随着巴哈伊社区的成长，它将收获许多领域的专家：或是巴哈伊成为专家，或是专家成为巴哈伊。当这些专家把自己的知识和技能用于服务社团，甚至当他们受到神圣教义之光的照耀，从而改变各种学科时，一个个时下困扰社会的问题就将得到解决……

假以时日，伟大的巴哈伊学习机构，以及伟大的改善人类生活的国际和国家计划将拉开帷幕，并获得繁荣发展。²¹

巴哈伊通过参与人类活动的不同领域，创造文明渐进发展所必需的知识，并付诸实践。阿博都-巴哈在《神圣文明的隐秘》一书中，描述了社会变化的渐进过程：

政治世界犹如人类世界。人最初是一颗种子，逐渐长成胚胎，然后有了骨架和血肉，形成自己独特的容貌，最后呱呱坠地，正好印证了圣言中所说的：“上帝是最完美的造物主”。正如造生人类需要逐步推进，并且这一点基于普世智慧，政治世界同样不可能从缺陷之谷猛然升至正义和至善之巅。相反，能干之人应该日夜奋斗，利用一切可以促进进步的方式，直到政府和民众每日每夜、甚至每时每刻沿着既定路线向前发展。²²

二／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

116 呼吁青年巴哈伊要“评断自己所得到的信息”，呼吁巴哈伊专家要“受到神圣教义之光的照耀，从而改变各种学科”，如此呼吁都是根据以下理解而提出的：那些获得普遍接受的假设以及各学科领域的方法，借助的是辩论、调研、评估和不断完善等这些科学与理性研究所内在固有的方法。因此，巴哈伊在参与所有知识领域时，就要努力利用来自宗教与科学的理论、方法和实践方面的洞见。不过，学识渊博的巴哈伊在宗教与科学之间寻求适当参与的努力，绝不能被降为经院哲学或科学主义。

不能将来自宗教的洞见随意用于特定学科的论述之中。例如，一段出自巴哈伊圣作的引言，如果既用于证明诸如智慧设计论（intelligent design）等本质上具有神学性或哲学性的非科学观点，也用来试图推翻关于生物进化的科学认识，那么对于科学家来说，就是不能接受的，也是完全不可信的。不管灵感的源泉是什么，都必须根据科学方法和标准对假设进行检验，从而引起能够在科学范围内得到明确表达和证明的变化。因此，也不

能将来自人类知识各个学科的观点随意强加到巴哈伊社区的理解与实践上。例如，诸如历史批判学²³等用于学术研究的特定工具，对于解释教义的诸多方面来说，或许是非常有用的。然而，即便在学术界，此类工具的有效性的范围依然是争论的焦点。尽管它们对于巴哈伊参与信仰的学术研究可能有价值，但是我们不能盲目地将其作为创造“科学真理”的工具来接受，也不能盲目地用之来证明某些主张——那些推翻权威圣典中明确的巴哈伊概念的主张。²⁴

显而易见，宗教是艺术、音乐、诗歌以及建筑学的灵感之源。在其他领域，比如贸易或自然科学，若说宗教对它们有直接贡献，这种提法似乎不适宜或不妥当——直到人们思考一个诚实汽修工的价值，或者由于企业认为在贫困国家利用科学来解决地方病无利可图，人们所遭受的伤害。在那些与人类福祉直接相关的领域——教育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宗教洞见或原则似乎与之最具关联性。科学与宗教（或更宽泛地讲，人类知识的各个学科与宗教）一直处于紧张关系之中，但是巴哈伊追求二者之间的和谐。

在一篇名为《科学世界观结构概述》的文章中，约翰·J. 卡瓦略（John J. Carvalho）指出：科学在采用一些研究实在的方法的同时，还依赖于一些哲学假设。科学用于探索真理，但不是绝对真理，而且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作为一种理性努力，科学通过掌握偶然的、部分的真理——其总和可以让我们合理地认识世界如何运作——以一种系统、渐进和有意义的方式获得关于宇宙的知识。”²⁵许多像卡瓦略这样的思想家认为，科学世界观并不全面，它不能回答人类感兴趣的所有问题。在科学无法涵盖的领域，哲学或者宗教便会进入。如果哲学或宗教世界观若要全面，就必须兼容科学真理，而不能与之相矛盾。诚如卡瓦略所言：

117

……全面性不可能仅仅通过科学世界观而获得。相反，这种全面性需要一种哲学世界观，这种哲学世界观将科学作为一种组成部分，而不是将其视为最高信条……。在这样一

种世界观中，科学信息被用于哲学理论的构建，来解决那些单单科学本身不能解决的问题。由此，问题就变成了哲学世界观能否适合于解释实在之总和？或者是否需要一个神学观？许多无神论的科学家都拒绝承认这一立场，而有鉴于任何科学世界观的范围，这种立场必须得到认可。科学方法解答科学问题；哲学与神学方法解答关于科学信息的伦理意义，或解答可从科学信息中推断出的、有关非科学现象的那些问题，诸如存在神圣实体的可能性问题，其地位是“超自然的”，并因此超越了当下假设—演绎或统计—相关的科学方法，后者的研究对象是可以自然观察的事物……

……神学世界观要比完全的科学世界观更为广博，因为它提出了单靠科学不能提出的问题。此外，显而易见的是，科学与宗教对话的争论，是全面的哲学世界观与全面的神学世界观之间的争论，而神学世界观作为一种伞状世界观，将非全面的科学世界观涵盖在内。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任何全面的世界观都必须囊括非全面的现代科学世界观，理由很清楚，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全面的世界观就称不上全面，它未能涵盖科学世界观提出并有效解答的那些问题。²⁶

118

由此可见，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所谓冲突，实际上可能是科学世界观与宗教世界观之间的冲突——这里的宗教世界观是非科学的、因此也是非全面的世界观。但是，它也可能是包含科学在内的哲学世界观与同样包含科学在内的全面的宗教世界观之间的冲突。因此，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涵盖科学的哲学观点，试图将宗教降到物质王国，认为宗教只不过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生物化学的冲动，或者是迷信观点的组合，从而贬低了宗教的下述主张——宗教能够为人类无止境地探索意义作出全面甚而有用的贡献。一种完全包容科学的宗教观寻求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和谐，而且能够正当地挑战那些哲学假设和结论，后者被强加于科学研究，或者假借科学真理的名

义而被提出来。

关于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斯蒂芬·图尔明（Stephen Toulmin）在其《国际都市》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有用的洞见，该书追溯了启蒙运动在三个多世纪中的演进发展。图尔明在思考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在现代社会之前的历史时期，这两个知识系统之间并不存在持续不断的冲突。在启蒙运动的初始阶段，宗教用上帝如同钟表匠的概念，轻而易举地与牛顿物理学相适应。正是由新科学观点所推动的思想进步，在现代进程中向启蒙运动的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并日益增加了宗教的压力。图尔明写道：

在宗教改革之前，基督教很少制定自然科学有理由质疑的教条……因此，所谓的科学与神学的不相容，是现代性的一种冲突。这种不相容的出现，是随着经验的增长，科学家开始质疑一些信条，而这些教条是在1650年之后，由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提出，用于布道时宣扬上帝创世的智慧。

……自此以后，一再出现的论战……导致了教义理论体系与关于人类经验的怀疑主义之间的对立，并向有些人的立场发起了挑战：这些人的立场与其说是对于任何特定教义的信仰，不如说是对于信仰本身的信仰。²⁷

119

图尔明关于现代性历史的阐述，为介入学术活动的巴哈伊应对某些挑战提供了启发。巴哈伊正在进行一项新的事业，但是用于探索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方法和特定术语，是在基督教与西方思想中崭露头角的某种经验科学的碰撞之历史经验中发展起来的。将现代性的假设和问题加诸于巴哈伊信仰，导致了某种僵局的产生。将原教旨主义与自由主义，权威与证据，或业已接受的教义与自由的调查研究相提并论，这种潜在的倾向将会再次激起信仰和理性之间的陈腐争论，也遮蔽了如下真理：巴哈伊话语构建的开展并非仅仅是现代性的斗争的继续。相反，巴哈伊教义探讨现代性

的终点以及更远的东西。如同任何显示者必须要做的那样，巴哈欧拉在人类当前的讨论框架内开始祂与人类的对话，这些讨论包括关于启蒙思想的讨论。但是祂拓宽了种种概念，以此创造诸多新的理解，培养主体间的一致性，从而建设新的世界秩序和文明。

启蒙运动通过科学和理性来探寻真理，宗教逐渐遭到偏废，被搁置于个人喜好的领域。巴哈伊教义提出了另一种选择，它支持科学探索的有效性，但它能使人类将理性和信仰的力量用于系统地探索价值、人类能力、灵性及社会实在的更广大的领域，从而促进人们获取更深刻的理解，推动人类的进步与福祉。

世界正义院已经提出：“科学与宗教是推动文明进步的两个不可分割、相互补充的知识体系。”²⁸阿博都-巴哈在其谈话中描述了二者是如何相互关联的，祂解释道：

任何与科学证明和考察不相符合的宗教信条都属于迷信，因为真正的科学是理性和实证的，而宗教从本质上是求真和纯粹理性的。因此，这二者必须协调一致。如果宗教的教义与科学和理性相抵触，那它就只能是人为的发明和臆想的产物，不值得接受，因为对知识的反对和抵触是由于无知者的迷信造成的。倘若我们说宗教与科学互相对立，那只能说明我们并不了解真正的科学或真正的宗教，因为二者都是建立在理性的前提和结论上的，都必须经得起检验。²⁹

祂还讲道：

我们可以把科学看作是一只翅膀，把宗教看作是另一只翅膀。鸟儿需要一对翅膀才能飞翔，一只翅膀是毫无用处的。任何抵触或违背科学的宗教只能是无知，因为无知是与知识相对立的。

假如宗教为偏见礼仪和繁文缛节所充斥，那就不成其为

真理了。我们要认真努力，以成为协调宗教与科学的工具。

……人的智慧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宗教也不会接受。宗教要与科学并肩前进，凡违背科学的宗教都不是真理。³⁰

这些话表明，对于巴哈伊来说，科学与宗教是不相冲突的。它们并非以不同的方式探索不同的、相互排斥的领域，从而无从比较。巴哈伊教义提供了一种研究实在的方法，它超越现代和后现代思想引发的争论，又不忽视二者的真理成分或正当的批评。这一方法包含科学世界观，不过是一种更全面的科学世界观，它提出一系列更加广泛的问题，对于人类进步而言，这些问题是至关重要的。³¹

第一章描述了关于精神实在的三个理解层面：1）实在“本身”；2）由显示者提供的启示或知识；3）人类对于宗教信仰及实践的理解。按照类似的方式，巴哈伊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和谐观，也可借助于物质实在与灵性实在之间的比较来展示。当然，任何用一张简单的图表来表达复杂概念的做法都是一种简化。不过，通过比较理解实在的几个层面，某些见解就浮现出来了；就此而言，为了区分理论知识层面和实践知识层面，以下图表给出了四个层面。³²

层面一	实在 （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实在；实在“本身”；“上帝的心智”）	
层面二	启示（R ₂ ） （可被认识的启示；已启示的上帝之言；圣书及其权威诠释）	宇宙（S ₂ ） （物质实在和人类实在；可为人类思想所认识的创造之事实、模式及律法）
层面三	宗教知识体系（R ₃ ） （全部宗教知识，包括研究和证明的方法与标准）	科学知识体系（S ₃ ） （全部科学知识，包括研究和证明的方法与标准）

121

层面四	与灵性生活与道德社会实践相关的实践知识 (R ₄)	与物质进步相关的技术和实践知识 (S ₄)
-----	---------------------------------------	-----------------------------------

首先，与宗教视野中的情况一样，有一个实在层面存在于科学研究能力的范围之外。与第二个层面“启示”大致相当的，是自然律法，是物质世界的事实，是人类之精神的和社会的维度，我们可将其概括为“宇宙”。这些是有可能为人类所发现的存在方面。³³或许可将人类知识分为两个层面，它们在本质上是融为一体的：一个层面代表科学知识体系，它具有一个独特的知识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并通过公认的方法的运用，这个知识体获得发展和演进；另一个层面代表技术的或实践的知识，它来自对于科学知识的运用，或来自致力于文明不断进步的实践活动，这个层面好比于宗教实践。

122 在每个层面上，真理观都有所不同。与实在的根本性质相关的真理，是超出人类思考能力的（层面一）。人类尝试探求启示之圣文（R₂）以及 与物质和人类世界（S₂）所呈现之实在对应的真理。由于人类能力有限，所以不能达到这一理解层面。然而，我们也不能回避寻找实在真理的含义。构成人类理解基础的知识是易变的，它通过科学团体的理解和方法（S₃），不断接受物质实在之无情性事实的检验；它通过宗教团体的理解和方法（R₃），也不断接受启示圣文的检验。在第三个层面中，真理是已经得到证明的知识，代表着人类对于宇宙和启示（S₂及R₂）的最好理解。通过塑造社会的实践（S₄及R₄），产生了一种更加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涵盖并超越了从前的见解，由此，这类真理也在时间的更迭中有待改变或完善。

第三层面的知识具有易变性，第二层面的真理和实在具有保持不变的本质，如果不理解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就可能因此出现许多推理错误。原教旨主义认为人类的宗教理解等同于启示所呈现的内容（R₃=R₂），因而，宗教信仰的推论取代了科学知识（R₃>S₃），甚至用于否认物质世界的可观察事实（R₃>S₂）。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将科学知识等同于关于物质实在

“本身”的知识 ($S_3=S_2$ 甚至 S_3 =层面一)，它还断言可以用科学来衡量启示 ($S_3>R_2$)。相对主义反对任何将宗教或科学 (R_3 或 S_3) 作为知识体系来认识和描述实在的偏向，它从根本上否认任何实在的存在，除了人类理解所构建的实在（从根本上否认层面一或 S_2 与 R_2 ，同时认为有许多层面与 S_3 和 S_4 以及 R_3 和 R_4 并存）。

巴哈伊关于科学与宗教和谐的原则表明，这些知识体系是以一种平行而又互补的方式运作的。它们阐释了同一个实在的诸多方面，在那里并不存在真正的矛盾 (S_2 和 R_2 不会相互矛盾)。³⁴不过，在任何特定阶段，人类知识或许无法超越实在表现形式之间的矛盾——当前持有的科学观点或宗教观点有可能发生冲突 (S_3 vs. R_3)。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知识 (S_3) 是一种工具，我们可以用它来核查自己对于启示的解释（我们的宗教信仰， R_3 ），避免它们沦为迷信（一般来说，根据阿博都-巴哈的明确陈述， $S_3>R_3$ ）。³⁵真正的宗教并不是非科学的，因此，宗教信仰和实践必须与科学关于实在的理解相互关联。巴哈伊圣作也明确说道，不能用有限的人类标准去评判圣文的意义或它的权威诠释 ($S_3 \neq R_2$)。³⁶同样，我们的宗教理解 (R_3) 也可以引导科学知识和技术 (S_3 或者 S_4) 贡献于社会，从而防止它们仅仅成为唯物主义的工具。³⁷科学实践团体和宗教实践团体共同参与，影响彼此以及整个人类；这种参与最强烈地体现在共同关注的领域，诸如人类本质和行为、道德和伦理、教育以及社会科学。

123

在科学中，如果大量观察事实 (S_2) 与科学知识体系 (S_3) 所持有的理论相互矛盾的话，那么就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改或否定。如果某些科学方法 (S_3) 所产生的结果与实在 (S_2) 相冲突的话，那么它们就会遭到质疑，并可能被摒弃或修改，或者至少只会用于有限的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中，它们会产生有效的结果。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宗教。个人用来解释或行动的方法必须产生与圣文的权威陈述 (R_2) 相一致的理解和实践 (R_3 或者 R_4)。因此，旨在探索启示的学习和学术活动之目的，就在于增进理解并改善实践（即关于 R_3 或 R_4 的理解或行动发生变化，它拓展或提升了以往关于 R_3 或 R_4 的认知，因为它使我们更加接近 R_2 ）。必须谨防个人的解释歪

曲、否定或背离圣言或关于圣言的权威诠释，或试图将巴哈伊实践引上与世界正义院的指引相冲突的道路。

三／超越科学与宗教之间已有的紧张关系

124 尽管科学和宗教本质上不相冲突，但是一方面是巴哈伊个体作为信徒参与学习和行动，另一方面是他们进入专业领域，特别是从事科学或学术研究，这二者之间有时会出现紧张关系或不协调。如何消除此类紧张关系呢？

托德·梅（Todd May）在《我们的实践，我们的自我——生而为人的意义》一书中，引入了一种关于“实践”的概念，他将其描述为一种“行为规律，通常受目的引导，也接受社会规范的制约”³⁸。按照梅的观点，相当程度上，实践构成了生而为人的意义。实践的例子包括使用信用卡、抚育儿童、从事某一职业或参与政治。社团甚至文化都可以被理解为实践，诸如科学家、按时做礼拜的教徒或法律行业的从业人员，等等。在这些例子中，对某个社团的共同参与表明了参与者的个人身份。

梅解释说：“要致力于某一实践……就要充分致力于该实践的要求、发现以及理论，尤其是致力于它的‘核心’要求、发现、理论等，由此才算致力于这一实践。”³⁹因此，每一实践都有其知识体系，证明标准以及研究实在、发现真理的方法。不同的实践会相互作用，并通过交流思想而相互影响；但是某个变化的出现，乃是由于某种实践基于自身的标准而确认了各种新的结论。个人通常不只是一个实践团体的成员，因此个人可以通过引入其他实践的新观点，促使某一特定实践发生改变。然而，不同的实践并不是一些相对的分组，不是说每个组随意占据不同领域，拥有其“自身”的真理，因为任何洞见最终要接受实在的检验，而且随时间的推移必定要遵从实在。因此，个人面对着各种紧张关系，它们均来自各种实践中的相互竞争的真理主张和标准。

当然，巴哈伊决不会将人类能力仅仅局限于其社会维度。而且，我

们也可以使用截然不同的措辞，来描述巴哈伊如何看待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过，梅看待实践的方式，为参与学术活动的巴哈伊提供了一种视野，帮助他们理解和解决科学与宗教之间出现的任何明显的紧张关系。我们看到，巴哈伊除了作为巴哈伊社区的成员，还参与了许多社会实践活动。这样，我们将来自巴哈欧拉教义的洞见带入实践并影响实践，当然是在该实践内在标准所接受的范围内。而且，我们可以从这些实践中获取洞见，并将之带入巴哈伊社区——某种程度上，这些洞见也要为巴哈伊教义的内在标准所接受。

125

从这一视角来看，如同巴哈伊信仰的中心人物及世界正义院所描述的，巴哈伊学术是巴哈伊社区实践的一个内在功能，而不是关于巴哈伊信仰的学术研究。它根据信徒的能力，向所有信徒开放，而不仅仅向巴哈伊专业学者开放。它服务于信仰的目标，它有着自己的理性和证明标准，以及不断成长的知识体。这些都来源于巴哈伊圣作，来源于巴哈伊在广泛参与其他实践时获得的有效元素——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一个巴哈伊学者当然能够参与这一内在学术活动，与此同时他又是某一实践学术群体的成员。

诸如经济学、哲学、历史或宗教研究等学科，产生了自身的实践群体。它们有自己的知识体、标准及方法，它们据此探索实在并获得引导判断和行动的理解。参与这些实践学术群体的巴哈伊，可以说他们有义务遵从一系列业已接受的方法、标准及真理。否则，他们永远都不会被认真对待，其论证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力。不过，也需承认的是，学术实践确实一直在演进，巴哈伊能够为此演进贡献力量。在任何学术领域，必定会存在一系列观点、理论和方法，其中有些要比其他更加接近巴哈伊教义；某个学科内的巴哈伊学者和从业者可以探寻相互兼容的方法，并以此为行动的基础。然而，实践的改变——甚至革命性的改变，是根据实践自身的标准及信仰体系，而非外在强加的观点而产生。

如何在两种有时具有不同假设或标准的实践中工作，尤其是，如何在宗教实践和不考虑形而上学影响的宗教学术研究实践中工作？巴哈伊应

126

该怎么做呢？穆詹·莫门（Moojan Momen）在《巴哈伊研究方法论》一文中对若干选择进行了评论，其中包括一种“内部学术”和一种“外部学术”。前者只会产生于巴哈伊社团内部，采用一种“基于信仰的、并以启示为核心的方法论”；后者涉及的学术界可能会有这样的要求，即：将巴哈伊关于实在的观点搁置起来，或注重那些与巴哈伊原则更加兼容的领域。莫门在文末给出了自己的偏好：“写出既能满足学术团体，又能满足信仰团体的东西。”⁴⁰这种写作方式，按照两种实践中的理性个体的标准，是能够接受的，这大概可以解决大多数的两难境地。

然而，当两种实践的要求不可调和时，一个问题便出现了。托德·梅提出了三种可能的结果。第一，可能会容忍分歧，期望未来获得解决。科学研究本来就会出现分歧；因此，在科学与宗教的互动中发现分歧不足为奇。实在是唯一的，但是我们的实践容易出错，所以要求我们不断观察实在，逐渐形成健全的理解。我们巴哈伊信仰的实践也是如此，因为此处的“实践”关乎信徒理解并践行巴哈欧拉教义的能力，而与巴哈欧拉的能力或其启示之本质无关。某些问题的解决可能需要一生，或许还需要几代人。第二种可能的结果是，源自某种实践的理解，通过消除某个明显的矛盾，从而帮助塑造了另一种实践。此处再次需要互惠互利，因为任何一方的实践都可以影响另一方的实践，这一影响不是通过施加外部标准，而是通过引入能够激起内部变化的影响或新观点。如果来自科学或其他学科的观点导致了巴哈伊社区的某种改变，那么，这就是信徒领悟力的改变，能够使他们更加趋近巴哈欧拉的旨意和目的。最后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某个不能协调两种实践、且不愿意忍受歧义的人，将会抵制并退出其中一种实践。世界正义院在各种不同的声明中，已经承认了所有这三种可能的结果。⁴¹

然而，以下假设却是不合理的，即认为致力于研究实在并探索真理的人，以及同时介入这两种实践的人，在参与一种实践时，会忽略另一实践中已被作为真理而接受的东西。这正是极端相对主义的另一个方面。⁴²它意味着在分裂且矛盾的世界中生活，意味着完全按照自己的标准接纳自己，

而不考虑这样一种生活造成的冲突与分歧。虽然有时比较困难，但更加合理的做法是，承认从宗教世界观中得出结论的可能性，找出差异，并将这些差异作为更加深刻地理解实在的起点。因此，例如一个巴哈伊历史学家或许不能将神圣力量影响事件发展之论点带入其学科之内，但是他可以暂且放下此论点，转而考察其他的力量。不过，巴哈伊的假设、论点和结论不可能与那些来自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假设、论点和结论完全一致，那种世界观含蓄地要求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必须是唯物主义者，同时又将此要求隐藏在其显而易见的无知要求之中，即要求学者在进行理性研究时，要完全忽略其信仰。

当一个人在两个或更多的实践群体中，看到了参与知识的产生和应用的正式进程具有互补性时，那么，对于这二者的贡献就具有了特殊的价值。巴哈伊社区的实践仍处于早期形成阶段。巴哈伊的学术活动是巴哈伊实践的一部分，因此它遵从巴哈伊实践的方法和标准，包括例如巴哈伊自己的解释学原则。虽然启示的确不会变，但是我们对于启示的理解却发生着真确的变化，因此，巴哈伊实践的知识、方法及标准的运用，在整个天启期不断发生演变。作为其他实践群体的成员——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律师、生物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教育家等，这些有学识的巴哈伊能够利用各自领域的见解，并提出各种有助于理解教义并将其转化为行动的思想和方法。那些与巴哈伊社区关于信仰之神圣原则的理解相一致的观点和方法，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得到采纳。由此取得的进步，将为巴哈伊社区从事学术活动创造更多的能力。这转而又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富有意义地参与人类活动的诸多领域，并推动产生文明进步所必需的知识。

四／巴哈伊参与社会与经济发展

简要地描述巴哈伊社区关于民众之社会与经济发展和思想与实践的演变，或许能够进一步阐明它致力于文明建设进程的种种尝试。虽然可以将

发展恰当地视为诸如经济学、教育学、健康、农业、人类学、国际法和行政管理等不同领域的努力的结果，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它始终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活动领域，其重点在于详尽而密集的学习和行动。差不多从本天启期之初的那些简单起步工作开始，巴哈伊为了从事他们自己的日益复杂的发展实践，就已经将两方面的知识结合起来，一是对有关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巴哈伊教义的理解，二是各个相关领域的知识。这一观点和经验已经成为与更广泛的社会扩展交流的基础。

巴哈伊在从事发展的工作中，从巴哈欧拉的启示中获取动力。正如世界正义院所解释的那样：

自巴哈欧拉伟大使命伊始，祂就敦促各国关注管理人类事务的方式，进而打造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生活的一切基本方面都是和谐一致的。祂在无数经文和书简中，反复从各个方面讲道，“世界的进步”以及“国家的发展”是上帝对这个时代的谕令之一。⁴³

社会与经济发展是巴哈伊社区巩固的一个方面。待时机成熟时，社区生活的这一方面就要与迈什里古-埃兹卡尔的附属机构联结起来。“每一个巴哈伊社团都要围绕着这个灵性中心，它一定会使那些致力于社会、人道主义及人类科学进步的附属机构繁荣昌盛。”⁴⁴它的口号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一致。它的目标不仅是通过慈善服务而得以实现；它着力培养民众指引自身发展的能力。巴哈伊世界中心拟定的一份文件提供了如下定义：

巴哈伊社区引导转变进程的核心能力在于：其成员和机构将巴哈欧拉的启示应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因此建立连贯一致的变革模式。事实上，学习运用教义以取得进步——这可被视为巴哈伊社会与经济定义。这种学习必须在地方、区域、国家及国际层面展开，而且要成为轴心，我们围绕着这个轴心组织各个层面的发展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并不局限于研究和评价，它还要结合行动。信徒们必须经常进行磋商、行动和反思，所有这些皆需参照巴哈伊信仰之教义所固有的指引。这种学习进程在乡村及地方能够以非常简单的方式进行，而在国家机构，复杂程度则更高。在国际层面，它要求更高度的概念化，这种概念化要考量圣作中所描述的全球变化的宏伟进程，并能够调整每个国家发展活动的整体方向。⁴⁵

世界正义院呼吁巴哈伊世界更系统地参与发展活动，它讲道：

首先必然是巴哈伊社区本身采取行动，朋友们通过运用灵性原则，凭借着正直的行为以及践行磋商的艺术，努力提升自己，从而实现自给自足、自力更生。此外，这些努力将有助于捍卫人类的荣誉，此为巴哈欧拉对人们的殷切希望。在这过程中，朋友们无疑会将他们的努力成果带给整个社会，直到全人类取得时代之主所预定的进步。⁴⁶

发展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而非仅仅为了巴哈伊，这一原则支配着巴哈伊在这一领域内的努力。阿博都-巴哈指出：“在所有先知周期内，慈善事务仅限于他们各自的人群之中，除了一些小事情以外，诸如可延伸至其他人的施舍行为。”然而，祂指出巴哈伊在这方面的努力“是为了全人类，无一例外，因为这是上帝仁慈的显示”⁴⁷。巴哈伊发展是一种“对于人类事业的无私服务”⁴⁸行为，鉴于此，它也是身为巴哈伊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巴哈欧拉要求其追随者：“你们切勿只顾自己的私事；要将心思专注于复兴人类命运。”⁴⁹

在巴哈伊信仰诞生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由于信徒太少，社团太弱，以至于巴哈伊不能系统地参与伊朗之外的任何地方的发展活动。然而，伊朗巴哈伊社团得到了阿博都-巴哈和守基·埃芬迪的直接指引，该社团的特殊经验尤其值得一提。信徒们通过在诸如教育、健康、经济发展以及识字等

130

领域的辛勤工作，用两到三代人便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其所创造的社团处在众多值得称道之领域的前沿。尽管遭到大范围的反对，但其努力还是在伊朗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阿博都-巴哈和守基·埃芬迪不断劝诫巴哈伊为全人类作出卓越的服务，如同以下圣护的话所阐述的那样：

在慈善事务和施舍行为中，在推动公共福利以及促进公共利益——它包含每个团体，没有例外——的过程中，让上帝的挚爱者收获所有人的赞许，并引导所有人。

让他们面向那些贫穷和有需要的非巴哈伊儿童与青年，免费开放其用以学习科学和人文知识的学校与高级机构……当一个国家已从昏睡中苏醒，政府也开始考虑其教育机构的进步和拓展，这时，让该国的巴哈伊代表挺身而出，在每一个省份和地区的每一个小村落、村庄和城镇竭尽全力，使若干初步措施得到实施，以建立学习科学、人文科学和宗教知识的机构。让所有的巴哈伊儿童学习阅读和写作的基本原则，并让他们熟知上帝经书提出的行为、风俗、实践和律法准则；此外，让他们在新的知识学科方面，在当代艺术和技术方面，在纯洁可嘉的品质——也就是巴哈伊的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方面出类拔萃，以使所有其他团体，不管是伊斯兰教信徒、琐罗亚斯德教信徒、基督教信徒、犹太教信徒还是唯物主义者，都自愿、喜悦地将孩子送进此类巴哈伊高级学习机构，并将之托付给巴哈伊辅导员们照料。⁵⁰

131

1983年，巴哈伊社团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世界正义院在同年10月20日的文告中讲道：“至大圣名的社团已然步入新阶段，在此阶段，[社会与经济]发展必须纳入它的常规事务之中。”尤其要推进“第三世界国家信仰的拓展，那里居住着绝大部分信徒”。⁵¹发展活动成为巴哈伊社团全球计划的一个基本方面。

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第一个十年包括许多活动；它是“实验的十年，激

情与恐惧、富有见地的计划与杂乱无章的行动、成就与挫折同时构成了它的主要特征”⁵²。到了1993年，截至当时的经验分析得以进行，诸多新的策略也得以制定。同年8月，一份名为《巴哈伊社会与经济发展：展望未来》的报告对它们进行了阐述，该报告由巴哈伊世界中心拟定，经世界正义院通过。为了使巴哈伊发展工作实现系统化，当时采取了若干措施，其中包括该文件的如下提议：位于巴哈伊世界中心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署——其创立“是为了推动和协调全世界朋友的活动”——应该提升能力，“通过培育并支持行动、反思行动、学习和磋商，通过搜集经验材料并使之系统化，通过建构概念和培训，来促进关于发展的学习，而所有这一切都要遵照巴哈伊信仰的教义进行”。⁵³

自1993年以来，发布了更多关于发展主题的文件。⁵⁴其中包括由巴哈伊国际社团编写的文件《人类的繁荣》，以及三份由巴哈伊世界中心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署编写的文件：《社会与经济发展之机构能力的演进》、《地方和国家社团中某些社会与经济发展问题的阐述》和《为了更美好的世界》。第一份文件是为了推动巴哈伊社团理解全球繁荣。第二份文件概述了旨在引导发展计划的强大机构的出现。第三份文件阐述了自文件《巴哈伊社会与经济发展：展望未来》中的策略施行以来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传导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研习中心在发展中的作用，等等。第四份文件用具体项目为例，概述了巴哈伊的发展途径。总体来看，这些文件是对实践经验的反思，是对正在出现的挑战的回应，是对下个十年内指导巴哈伊发展活动的愿景、策略以及行动路线的总体说明。

132

在系统发展活动发起后的首个四分之一世纪，巴哈伊在100多个国家进行了数千项社会与经济发展活动。此类活动覆盖农业、教育、小型企业、行政、环境、职业培训、技术、乡村发展、识字、卫生、种族团结、儿童权益、青少年赋能和女性进步等不同领域。这些活动中，绝大多数非常简单且持续时间有限，世界各地乡村和城镇的巴哈伊开始通过这些活动，解决当地所面临的挑战。有500多个项目是可持续的，许多已经具备永久的管理结构，有大约50个组织已经演进到很高的层面，拥有了比较复杂的规划

架构以及重要的影响领域。⁵⁵

除了具体的巴哈伊项目，成千上万的信徒还以专家或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其他发展工作。世界正义院鼓励这些人“参与信仰之外的有价值的努力之中，从而影响他们的专业领域，并将巴哈欧拉的教义注入其中”，因为“这本身就是对于圣道的一种巨大服务”，他们不应该“认为只有在决心直接致力于巴哈伊项目时，他们才在为信仰服务”。⁵⁶

当前的巴哈伊发展活动具有不成熟的特性，但不应过分强调。不过，巴哈伊正在努力增加项目数量及其复杂程度，以此在不同的领域和越来越复杂的层次上运用巴哈伊教义。与巴哈伊信仰的拓展与巩固一样，这里的重点也在于学习和创造知识。社会与经济发展署所倡导的方法侧重两项相互补充的工作。第一项工作涉及机构能力的建设，以指导某个地区的人们学习如何成为其自身发展的主角，包括通过正式教育项目而发展人力资源。第二项工作涉及巩固这些机构的学习经验，并将这些经验有效地传递给其他社团。

每一个巴哈伊发展项目——哪怕是基层的最微小努力——都可以视为、而且应该尽力成为一个学习中心，即一个关于如何实现人类繁荣的学习中心。大多数项目起步之时，都是通过各种简单方式应对一个群体所面临的具体挑战。然而，随着工作的进展，则明显需要增长机构的能力，即评估社会力量和环境、设想某种可能的行动、制定明确的策略、管理资源并执行一条或多条行动路线的能力。最后，诸多行动路线需要融合起来，从而以一种连贯的、跨学科的方式应对地方社区和区域的问题。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个群体便可以对其愿景进行反思、修正和重申，改变应对方式，并向前发展。

研习中心是当前巴哈伊社区业已确定的一个特色，对于培养一个地区人们的能力，使他们成为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主角，它在这个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习中心在其课程中提供了灵性洞见，这些洞见对于寻求灵性与物质之统一的发展进程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它帮助培养的态度和技能，增强了参与者致力于持续的社会行动的能力。事实上，所有迹

象表明，许多出自这种持续行动的分支课程，都将关注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某个方面的培训。世界正义院曾解释道：研习中心可以培养人力资源以参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活动，甚至能够管理发展项目。

我们知道，研习中心培养人力资源，这些人力资源不仅参与社会与经济发展项目，也投入拓展与巩固活动……在社会与经济发展项目的背景下，它也能够逐渐承担起发展项目的管理任务……研习中心可以建立起清晰明确的组织结构，这个结构具有不同的部门和小组，每一个都致力于研习中心诸多项目（卫生项目、识字项目等）中的一个项目，还有为拓展与巩固活动而培养人力资源的项目。⁵⁷

在为拓展与巩固活动培养人力资源的过程中，研习中心面临着诸多挑战，因此，至2006年五年计划结束时，只有少数研习中心一定程度地参与了发展活动。这些研习中心探究了发展努力是如何出现，又是在快速发展的联区内与社团活动相结合，其中包括诸如辅导学校、广播站或针对初级健康辅导师的项目等活动。

134

目前，参与巴哈伊世界社会与经济发展活动的机构能力，主要存在于受巴哈伊启发的、非政府的和非营利性的组织之中，它们每一个都是由一群怀有共同愿景的信徒们创造出来的。增多并加强这些组织，是一个充满希望和举足轻重的巴哈伊活动领域。世界正义院在一封授写函中解释道：

随着国家社团的发展，其成员所进行的活动的数量和种类也在增加。其中一些活动将由巴哈伊机构启动和管理，而其他一些则属于个人自发的领域……

然而，无需将信徒的个人自发活动限制在商业范围内。大多数社会的法律都允许建立非营利性组织，它们虽然是私营的，但都服从于特定的规章制度，并享有某些特权。理事会通常负责这种组织的所有事务，而且必须保证其收入用于其章程所规定的用途。这个理事会还负责监督该组织的项目

运作，以及项目负责人的工作。全球日益增加的信徒正在利用这种机会，建立若干组织，这些组织致力于将巴哈欧拉的教义运用于分析和解决重要的社会与经济问题。世界正义院极度关注巴哈伊世界中这种正在兴起的现象。⁵⁸

135 随着巴哈伊发展机构指导行动和学习的能力增强，它们在每一个或多个地区积累了可供分析和提炼的经验。最终，不管是来自一个组织的实际经验，还是来自各种机构课程的综合，足够多的知识被聚集在一起，为不同国家内的广泛组织所共享，从而进一步积累经验。当基于行动与反思的修正进程足够先进，一个项目就开始出现了，它可以为全球巴哈伊机构和发展组织所接受，并根据地方实际情况予以施行。借助这种巩固和传播学习的方式，甚至能够与国家政府或国际机构达成合作项目。

今日，全球范围内开展的那些少年灵性赋能活动，就是经验系统化的结果。1994年，巴哈伊世界中心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署邀请一些个人聚在一起，分析截至当时的推动识字计划的巴哈伊经验。他们汲取巴哈伊项目中学到的经验，借助巴哈伊社团之外的专家知识，提议在柬埔寨、中非共和国和圭亚那开展三个试点项目，以加速这一领域的学习进程。1996年，该项工作拓展到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另外六个国家。时至2002年，这些工作已经培训了2000多名协助者，覆盖10,000多名学生；分析这些工作的成果时，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对比，一方面是少年对这些项目具有异常的接受力，另一方面是成人识字计划若缺乏其他维度的内容，比如小型金融，则很难维持高效。

一个新的系统学习领域已经从经验中产生出来，其重点从单纯的识字转向少年赋能，即努力使少年具备驾驭文字并解释其意义的能力，这种能力既是为了提升少年的灵性，也作为社会行动的基础。项目的内容也有了延伸，包括科学、数学以及服务人类。从试点项目中获取的经验，为各种教材的开发奠定了基础，这些教材逐渐分享给感兴趣的社团，从而帮助它们启动自己的项目。自2001—2006年的五年计划中，不断积累的成果

促使若干研习中心将教材融入其少年项目之中。截至该计划结束时，少年工作领域得到拓展，超越了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工作范围，而成为巴哈伊社区的第四个核心活动，并将少年组激励者的培训纳入研习项目。目前，社会与经济发展署对自己方法的效能充满信心，它正在推动一些其他领域的经验达到系统化，诸如卫生、社区银行以及中小学教育等领域。

136

五／方法与学习

在巴哈伊社会与经济发展背景下，我们对于思想的发展做了简要考察，它强调：在巴哈伊社区努力提高自身能力，从而为文明的进步贡献力量时，探索恰当方法以产生和运用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截至目前，最富成效的方法依然是行动、反思行动、磋商，构建概念以及学习科学和宗教材料，此处的宗教材料指巴哈伊教义。但是在一个涉及如此之多的学术科目的领域，对于方法论的关注不能停留于这种宽泛层面。要根据具体问题的本质，探求特定的学习方法。科学传播与应用基金会（FUNDAEC）是一个受巴哈伊思想启发的组织，可以借助它的经验来说明这种方法论的探索过程。

1974年，在众人的努力下，科学传播与应用基金会⁵⁹在哥伦比亚成立，虽然其中许多人不是巴哈伊，但是他们都赞同用巴哈伊的基本原则来指导他们的工作。现在，它是发展领域的著名组织，其教育项目已在不同国家惠及成千上万的学生。

学习已经成为科学传播与应用基金会的核心概念。正如其长期合作者之一的哈利赫·阿巴卜（Haleh Arbab）所描述的那样：

加入该组织的人都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各知识传统，他们精通盛行于其领域的某些理论。我们组建之初遇到的一个问题是：鉴于这些理论没有构成连贯的知识体系，且常常将发展工作引向相互冲突的路径，那么，怎

样运用它们呢？我们看到，这些年来，类似群体的运作不容乐观。似乎存在着一种趋势，也就是倾向于过分依赖某个理论观点，并千方百计地使现实适应于该理论的各种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组织便被一套预定规则束缚，丧失了研究的自由。另外，由于大多数社会理论存活时间短，这也加重了我们面临的困境，于是，发展领域变成了一系列昙花一现的潮流，而非一个科学的学习进程，即学习如何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并带给大众满意的繁荣昌盛。

这个问题实际上要更深。如同著名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大卫·博姆（David Bohm）指出的那样，今日大多数知识学科对待理论的方式，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思想分裂有着紧密的关联。他认为，从最根本的层面来说，这种分裂的根源，在于我们坚持认为我们的理论符合“实在本身”，而不是有限几组现象的可操作模式——这些现象发生于无限复杂的客观实在中。由于我们的理论必然是分裂的，而我们却把它们视为“实在本身”的翻版，于是我们便认为实在本身也是分裂的。我们也就因此忽视了所有事物的相互关联性……

当然，理论是不断发展的，但正如博姆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应该接受“旧理论在某一特定时间内是虚假的”的说法，而应该说我们“不断地提出新形式的洞见，这些洞见在某种程度上是清晰的，随后又变得不清晰了”。这种认知理论的方式，也就是认为“理论乃洞见之源”，极大帮助了科学传播与应用基金会推进各种行动路线。它使我们自由地学习，从广泛的科学理论中获得各种洞见，同时避免坠入毫无必要的理论争辩的陷阱。这些洞见指引着我们的工作，而这些工作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个人、社区以及机构的能力建设相关联。我们是通过行动、反思行动、研究和学习的进程而

做到这一点，而所有这些都侧重于学会如何为社会的某一方面带来人们所期待的变革。以这样的方式对待理论，还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避免了理论阐述与实践之间的常见二分法。它帮助我们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认清理论与实践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

我们尝试在一定程度上与理论相分离，这并非没有危险，因为它很容易将我们带入随意和狂热的活动中。但是发展不能成为一系列不相关联的干预的结果。社会行为应该是连贯一致的。我们试图达到这种连贯一致的方式是：确保我们的行动和研究在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框架内进行，我们常常检查这一框架，并花费必要的时间与精力使其更为清晰明白。这一概念框架由一系列要素构成，它们与我们解释周围世界的方式，与我们的假设、理想、目标、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方法论视野都是相关联的。当我们运用这些要素来塑造我们的行动计划时，我们对于它们的理解也在有机提升。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说这个框架已经完整无缺，但是它确实能够赋予我们的工作以一致性。⁶⁰

138

科学传播与应用基金会的出现，正是为了回应时下有关发展的话语构建和实践的局限。该基金会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与经济发展被认为是将一揽子计划从“发达国家”送到“不发达国家”。甚至是关于参与的讨论，集中探讨的都是某个群体将如何接受业已就绪的一揽子计划，而很少探讨如何帮助他们磋商和策划其自身的事务。例如，乡村教育为学生提供的课程，符合工业国家的状况，而它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乡村人口几乎没有意义。于是，毕业生就会抛弃他们的田地，离开自己的村庄，涌入都市区域的边缘地带。在成立后的开头几年，科学传播与应用基金会把重点集中在卡利市附近的一个乡村地区，并尝试着理解该地区的人们如何从科学与宗教这两个互补的知识与实践体系中获益，从而产生和应用知

识，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

正如科学传播与应用基金会所设想的那样，该地区人口的核心机构是“乡村大学”，该大学的宗旨是启动并促成那些致力于该地区持续发展的进程。这所大学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项目来发展人力资源，增强乡村人口的科学技术能力，研究社区生活进程和相应机构设置，比如在初级与二级产品、市场营销、信息流通、青年的社会化、健康与医疗卫生，以及行政管理等领域。在卡利市附近的乡村地区积累了约十年经验之后，科学传播与应用基金会将重点从乡村地区本身转到各种不同的小型地区，其中每一个都由村庄、街镇、甚至一两个大的城市中心组成。乡村大学的概念也变成了全面发展大学的概念，它的功能是一种“社会空间”，以连接小型地区的个人和机构，为人们提供系统地学习地区内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手段，同时充分利用知识世界，利用现代知识和传统知识，并借鉴其他面临着类似挑战的人群的经验。

科学传播与应用基金会的方法是：在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框架内，持续展开行动与反思的过程，这个方法取代了作为发展干预的典型复杂分析和计划。数套紧密结合的活动计划在人群中一个接一个地开展起来，其中每一套活动计划都包含反思和分析，包含不同群体的经验分享，包含根据其他经验和理论而对于结果的磋商，以及知识的系统化，从而改进所有参与群体的框架。哈利赫·阿巴卜解释道：

通过科学传播与应用基金会与一个本地非政府组织之间达成的协议，全面发展大学在一个国家的某个地区开始了自己的运作。该地区具有较好的生态、文化和政治认同感，并包括一个有着许多村庄的大乡村。它还包括几个街镇，还有一两个城市。在这种乡村与城市结合的环境中，该大学找出那些个人、群体及社区的实践，这些实践共同确定了该地区居民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生活。它启动一个接一个的学习进程，由此改变那些实践，以提升全体人民的福祉。

该大学在学习那些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事业及其改变时，特别重视人力资源的创造，以及机构能力的加强——某个人群若要逐渐成为发展活动的真正主角，这二者至关重要。

学习进程经由正式的设计，将行动、研究和培训融入一套连贯一致的活动之中。这些过程发生在真正的社会空间内，在此社会空间，某个人群投身于众多的事业，这些事业对于他们的进步是必不可少的。全面发展大学几乎出现在每种社会行为中，陪伴这个人群，整理现有知识，创造新知识，并将系统学习的成果传递给社区及其机构。下面举例说明这里所描述的路径。

140

在全面发展大学正在运作的某个典型地区，一套实践活动确定了小家庭农场的庄稼和牲畜的生产。维持这种生产活动的制度包括土地使用权、大家族、市场组合以及政府推广服务。实践本身由两方面构成：一种实践依赖于若干世纪流传下来的传统知识体系；另一种是新实践，它们是迫于现代化压力而采用的方法。……不过，在一个分化的乡村经济中，这种生产模式无法支撑自己，全面发展大学必然将看到该地区的小农场处于巨大危机之中。这种危机通过一系列现象显露。有些危机是容易识别的，诸如土壤退化以及虫害增加；而其他一些危机则较为微妙，例如遗传潜力的丧失，以及团结纽带的弱化，与自然连接的减少。……全面发展大学便在该地区启动一个学习进程，即行动、研究和培训，以探索可供小型农场选择的替代性生产系统。

探索替代性生产系统，并不是对于过去的不切实际的研究，其目的不在于为了保留而去保留传统实践。而这种活动也不单纯是对最新技术设备的引进，这些设备或许是根据更先进的推广方法在一些农场已进行过试验。其任务是帮助形

141

成一种新的、动态的理性生产局面，它继承了前一种生产方式中可取的元素，同时符合全人类必然进入之新生活的需求。当建立了这样一种理性思路，人们便会积极追求技术和社会研究的结合，从而发现合适的生产系统，确定合适的技术，创造并加强合适的机构设置。研究和行动是依靠当地人亲身参与而进行的。全面发展大学的专业人员和农民们一起设计和开展试验，以便开发子系统，随后可根据本地区内每个农场的条件进行组合。然而，具体技术的开发、修改及应用并不是研究的唯一目的。当地人民整体科学和技术文化必须进步，这是启动学习进程的背景条件。此外，尽管这种进程直接关注物质文化，但全面发展大学已经认识到，一切技术选择都是由价值观体系所决定的。那么，行动、研究以及培训，就是根据某种话语构建来进行的，这种话语构建关乎个人与社会生活的灵性内涵，这是全面发展大学在当地所要帮助发起和培养的……

全面发展大学在某个典型地区启动的另一种学习进程，则旨在加强当地的经济。这里的注意力集中于小规模的经济活动：农牧业生产、加工业、制造业，以及包括市场营销在内的各类服务和支持。那些参与这种活动的人以及与之相关的小企业，都是社会与经济力量的受害者，因为社会与经济力量太强大了，以至于偶然的、不协调的补救行动难以战胜它们。我们需要做的是建立能够体现人类团结之精神的机构和进程。作为一个学习进程，地方经济的增长力图系统地发现此类机构的运营模式，并确定各种经济活动的形态。⁶¹

过去三十多年间，全面发展大学采用以上方法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在各个小区域，针对每一个社团发展的主要进程，全面发展大学都确定了研究议程并且予以执行。依据问题的本质以及可获得的机会，一些活

动已经开始，有些是作为小型的研究项目，有些是作为社区层次的简单行动，有些是作为小群体学生的课程。它们往往会发展成为非常复杂的行动路线，使成千上万的人获得道德与才智能力。参与全面发展大学的当地人已经成为研究、反思和行动的积极从事者，而不是研究的“对象”。他们已经摆脱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它是造成全球困惑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且完全投身于对进步愿景的阐释中，为了实现这个愿景，他们已经学会系统地工作。

142

有趣的是，科学传播与应用基金会很少利用学术出版物来传播其成果。相反，它的正式教育课程的教材成为了它所生产的知识的主要载体。其中一项课程——辅导学习系统（SAT, the Tutorial Learning System）——已成为替代性的二级乡村教育计划，受到了哥伦比亚政府的认可，覆盖该国22个省份的50,000多名学生，而且正在逐渐向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亚洲的其他国家扩散。这项课程中的学生要学习74个单元，这些单元不仅以科学传播与应用基金会多年来的研究为基础，还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大学新的参与者——继续推进知识的产生与应用。科学传播与应用基金会以辅导学习系统为基础，已经开展了其他教育课程，和乡村教育和地方经济管理的学位课程，以及一个关于教育发展的研究生课程。哈利赫·阿巴卜这样描述科学传播与应用基金会的教育目标：

当初创建全面发展大学，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当今世界，大多数儿童和青年接受的教育越来越肤浅。很多时候，这种教育引起学生的思想分裂，最终结果是陷入当今社会特有的社交和灵性空虚。因此，学习进程的目标就是为该地区提供另一种教育选择，它赋予学生以双重道德目的：负责自身的知识和灵性成长，并为社会改革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在大多数教育系统中，学生们学习的都是根据题材内容而组织的课程，这些主题的基础是以各种方式将知识分为不同的学科。如此划分被认为是知识本身所固有的，因为知识

作为所有自然与社会科学、艺术、人文科学、工程和医学等专业领域的学科的总和，它是依据其各个部分来定义的。年复一年，学生们积累着每一题材内容的全部信息，却不理解构建学科框架所依赖的概念。而且，即便他们有幸在一个学科内达到了充分的理解层面——这通常都是得益于一个有才能老师的努力——他们也几乎不能将知识看作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或者培养一种结构化的思维，以便研究实在，成为持续创造实在的参与者。这个问题不仅暴露于以死记硬背的学习为基础的传统体系，它甚至更加明显地见于许多以相互竞争为特征的所谓“现代”方法之中，在此方法下，人们耗费大量精力，在子虚乌有的幻觉而非扎实知识和真正能力的基础之上，建立自信心。

因此，此处讨论的学习进程会努力设计各种层次的教育课程——学前、基础、高中以及大学，并将之付诸实践；它们培养创造力，培养以一种有组织、有纪律的方式去行动的意志。在课程的设计中，尤其是对于学前、基础和高中前三个层次而言，传统的题材内容被置于一边；教育活动整合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采用的则是一种有益于深刻理解、有益于培养人类灵魂高贵品质的方式。它们着眼于诸多能力的发展，即科学的、艺术的、技术的、社会的、道德的和灵性的能力，这些能力能够使学生们根据每一个人生阶段的迫切需要而积极追求其双重道德目标。总体而言，它们相比大多国家教育系统中盛行的类似活动，在智力上更具有挑战。在那些被某些人认为尚未从文化上做好严格科学训练准备的人群当中，这些学习进程获得了巨大成功。⁶²

科学传播与应用基金会采用的路径，阐述了一种对于社会行为之有效教学法的持续探索，这些教学法将灵性原则，尤其是巴哈欧拉的教义，

与研究 and 行动的严密进程结合在一起，从而找到解决世界人民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实际方案。将巴哈伊教义运用于应对具体发展之挑战的努力之中，其所要求的远非浏览选定的经典文本。科学传播与应用基金会的经验之所以颇有价值，是因为它尝试创造一个框架，然后在此框架内从事活动和创造知识。这个不断演进的框架是由人类学习的各种领域的深刻见解所构成的，尤其是科学领域的深刻见解；也是由特定信仰、实践和原则所构成的，它们主要来自巴哈伊启示，即人类一体、磋商、正义、男女平等。这个框架所呈现的价值观体现在一切工作之中，例如技术选择、教学方法以及如何动员人们参与解决方案的探索和运用。显而易见，该方法论依赖于科学与宗教这对孪生知识体系之间的相互渗透，正如科学传播与应用基金会创始人之一——法尔扎姆·阿巴卜——在全球为推动科学、宗教和发展的话语构建而努力的背景下所解释的那样：

144

就最宽泛的意义而言，科学囊括了极其广泛的现象，既有自然现象，也有社会现象，它容纳各种各样的途径和方法，每一种都适用于具体研究对象的特征。在关于无数系统和进程的研究中，与上帝的存在或生命的灵性维度相关联的问题完全没有出现；而仅就保持科学的严谨性来说，恰当的做法是排除对于此类问题的思考。不过，当这种排除成为一种规则，必须教条式全面加以应用时，便会出现一种僵化，使科学丧失其某些力量。由于信仰系统游离在科学之外，这种僵化的“科学”方法很难正确衡量自身的种种假设。这种科学允许宗教研究，但通常将其作为一种由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心理或社会的现象，这种相互作用归根结底被认为是发生在原子与分子的聚合之中，而每一个原子和分子都严格地按照自然给予的复杂程度而运动。每个人认同的是，大多数人必须完全参与社会转变进程中，将其文化、信仰和价值观融入发展活动的设计和执行之中，而

上述观点并非是大多数人的观点，由此造成了一种矛盾，这种矛盾严重限制了按照这种狭隘“科学方法”而进行的发展研究的适用范围。

145

我将以下陈述作为我们研究计划的一个假定：我们可以严谨地探讨宗教信仰问题，不将宗教信仰问题变成不重要之事，不把宗教信仰消解掉，不将信仰问题降至仅仅是私人的孤立的世界，不将宗教实践限于礼仪范畴以满足人类作为社会动物的需求。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新的假定，它是社会科学家和各学派的神学家们的工作基础。过去几十年间，那种塑造发展领域的思维方式，可惜没有受到这种假定的影响。

此外，似乎不可避免的是，为了恰当地处理方法论选择上的困难，我们关于这一研究的思路应该保持审慎的态度。所以，我希望今后一段时期，继续把重点放在对于科学、宗教和发展主题之话语构建上，而不是转移到详尽复杂的研究、或对于各种假设的明确表述上。自然，我们的话语构建要具有科学性，就要满足某些条件。例如，它的语言必须力求理性、清晰和客观。当研究目标距离每一个参与者的信仰都非常接近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去实现它。

我认为研究宗教的方法极不恰当，因为根据这一方法，研究者被分成了两个不相干的实体，即科学家和信徒，前者受到学术规则的约束，后者则必须忽略由这种双重性引入他或她的信仰体系的种种荒谬。这一如此站不住脚的方法却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其原因是宗教和教育的强行分离，它就像一种原教旨主义信条一样。结果是，相当部分的科学、宗教以及改变社会之力量的实在，都隐藏在由虚假的客观性所创造的帷幕之后。

这种普遍情况的替代表道不是为教义辩护或进行宗派论战。应该呼吁用新的视角去看待关于理性和信仰的解释，以

及系统探索一种不受唯物主义束缚的理性方法。虽然这样一种彻底的探索不属于当前项目的要求，但就我们的参照框架来说，承认其绝对必要性则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说，这种认识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要求某些特定领域的研究者，清楚地阐释其信仰及经历的有关方面。要想这种做法有意义，就必须相信，一个人可以在坚守自己信念的同时，避免对人妄加判断。尽管“如果我相信某件事是正确的，那么，与我观点不同的那个人一定是错误的”，这番陈述经得起形式逻辑的检验，尽管它在数不胜数的情况下都是适用的，但是一旦讨论对象变得相对复杂，它的用处也就消失了。这并非“是”与“不是”都可能同样正确的问题，而是说大部分信仰问题多少还是有点深度，这些问题不可简化成如此对比。这种过分简单的立场最终的唯一选择要么是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狂热主义，要么是某种相对主义——它废除信仰，信奉怀疑论，并极度推崇怀疑。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这种信仰相对主义——最初被用来反对宗教——在后现代时期是如何被引向科学的根本基础的。⁶³

146

六／为人类集体话语构建贡献力量

巴哈伊为文明建设进程贡献力量的第三个方面，是参与有关世界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人类集体话语构建。这种参与发生在社会的所有层面，但是尤其是努力影响思想领袖。这种参与包括一些个体巴哈伊，他们在各自领域作为专家贡献力量，或者通过介入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以及受到巴哈伊启发的各种自发行动而贡献力量。它也包括巴哈伊机构直接贡献力量，尤其是联合国的巴哈伊国际社团。

例如，随着巴哈伊社会与经济发展组织的数量及其经验的增加，巴哈伊世界已经可以拓展其关于发展全球性话语构建的参与。一个渠道是身为

相关领域专家的个体巴哈伊的出版物。世界正义院指出：“随着朋友们在社会与经济发展中获得经验，并随着他们在各自的各种科目的学习、或专业领域中取得进步，拥有发展工作的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的个人在每一个大洲出现了……”⁶⁴另一个渠道是巴哈伊世界中心的全球繁荣研究所建立。全球繁荣研究所的首个行动，是发起了一个旨在推动科学、宗教和发展的话语构建项目。该项目的活动始于2000年11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一百多名来自印度全国各地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参加了会议。印度人民及机构对这次会议的热情接受加快了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促进类似努力的步伐。

关于建设更美好世界的话语构建，巴哈伊为此贡献力量的另一个途径是通过一些外部活动而实现的，尤其是诸如人权、妇女地位、全球繁荣以及道德发展等领域的活动。巴哈伊国际社团分享巴哈伊视野的种种努力可概括如下：

在普遍层面，巴哈伊国际社团（BIC）已经参加一些主要的国际峰会和非政府论坛，其中著名的会议包括：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地球高峰会议”）；1995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世界峰会；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2001年在南非举行的世界反种族主义大会；2002年在南非举行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2005年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由于巴哈伊社团根据巴哈伊信仰体系塑造世界观，因此它对探索宗教如何促进发展问题的讨论有着极大的兴趣，其中包括1998年在伦敦兰柏宫举行的“世界信仰和发展对话”，它是由世界银行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联合发起；1999年在南非举行的世界宗教议会。1995—2000年，巴哈伊对一个旨在探索科学、宗教与发展之间关系的项目的参与尤其积极，该项目由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于加拿大发起。

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巴哈伊社团发现了大好的机会，来展现巴哈伊在发展领域的核心信念。早在地球高峰会议时，巴哈伊国际社团就代表所有非政府宗教组织，向全体会议呈交了一份文件，其最后写道：“深刻而意义长远的变革，团结和世界迈向一个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公正未来所需的空前合作，其若要实现，唯有通过触及人类精神，通过呼唤普世价值——只有这些价值方能赋予个体和人们根据地球及人类整体的长远利益而行动的能力。”⁶⁵

148

巴哈伊国际社团和总灵理会源源不断地发出文件，这些文件将巴哈伊的观点呈现给了各类听众。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在社会发展世界峰会上发布的《人类的繁荣》，以及作为世界信仰发展对话之延续的《在发展中体现精神文明——为发展制订精神文明指标初议》。后者讨论了五项原则，即多样性统一、公平和正义、性别平等、诚信和道德领导力、独立探求真理，这些原则能够为评估价值观对于发展的影响提供一种衡量手段。有些情况下，世界正义院直接指出了人类面临的问题，例如在1985年7月致世界人民的和平声明中，以及最近在2002年4月致宗教领袖的文告中。

巴哈伊社团最初参与某些更广泛的社会话语构建，并获得了成功，这种成功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培养巴哈伊更多地参与一切人类活动的领域。巴哈伊教义提供了各种深刻洞见，致力于社会正义与共同利益工作的巴哈伊，他们不断积累的经验又增强了这些洞见，机构和个人则可以借鉴这些洞见，参与到其他活动之中，并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寻求人类问题的建设性解决之道。

七／巴哈伊智识活动的本质

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以及圣护和世界正义院，都不容许怀疑巴哈伊智识活动的根本价值。富于浪漫色彩的概念，对于神秘主义见解的吁

求，以及任何与服从、团结或灵性相关的原则，都不能质疑这一天启期内真才实学之人的思想成就和关键作用。

149 巴哈欧拉讲道：“饱学之士和赋有敏锐智慧的圣贤乃人类身躯的双眼。”⁶⁶祂还讲道：“博学的公义之士，他们献身于引导他人，他们脱离和摒弃了卑劣与贪婪本性的诱惑，他们在众望所归者的眼中，乃真知之天的星辰。”⁶⁷阿博都-巴哈解释道：“鼎助上帝信仰的不可撼动之若干柱石已然奠定。其中至为牢固者乃是学习、运用心智、拓展悟识、洞悉宇宙之实在及全能上帝藏匿之奥秘。因此，推广知识是每一位上帝之友不可推卸的责任。”⁶⁸

守基·埃芬迪劝诫巴哈伊：“要将荣誉、崇拜及尊敬给予艺术与科学的倡导者，并认同他们的努力，要尊敬和崇仰那些拥有广博知识及学术才能之士。”⁶⁹世界正义院表示，“自信仰诞生以来”，便鼓励巴哈伊“探求所有形式的知识，并追求卓越”。⁷⁰世界正义院“认为在巴哈伊社团兴起的过程中，巴哈伊学术对于它的发展和巩固有着重大的潜在意义”⁷¹。

这种再三强烈发出的权威陈述应该足以确保全体信徒、国家和地方机构不屈从于极端保守的反智主义、或带迷信色彩的唯心主义，二者在以往的天启期内致使宗教行为走向堕落。我们也不应该将那些致力于学术领域之人的诚挚努力，与一小撮“愚蠢或恶意的”⁷²个人行为混为一谈，前者作为人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后者则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并试图将之强加于社团。

一个人要理解巴哈伊圣作赋予学识渊博者那么多的赞美之辞的本质，就必须同时知道巴哈欧拉警示某种学识可能带来危险，因为这种学识导致了傲慢和偏离神圣目的。“人间有此类：他的学识令他骄傲……听见身后履履杂沓相随，他便妄自尊大……。”⁷³祂还讲道：“真正的学识应该是有利于世界福祉的学识，而不是使人骄傲自大或自命不凡，也不是使人专横残酷，施行暴力或进行掠夺。”⁷⁴正是出于此类原因，阿博都-巴哈引用权威的伊斯兰圣训告诫学识渊博者：“博学之人须坚守自我，捍卫信仰，150 压制情欲，遵守上帝的戒律。”祂总结道：“任何人一旦缺乏这些神圣品

质，在其生活中不具备这些必不可少的条件，他就称不上博学之人。”⁷⁵

欲望有如火焰，使饱学之士一生的无数收获化为灰烬；它吞噬一切，即使是日积月累的广阔的知识之洋也无法使其熄灭。一个具有人类所有美德，佩戴着理解之珠的人，却屈从于其欲念，毫无节制，难以自拔，这样的事屡屡发生。他纯洁的目的变得邪恶，优秀的品质不再用于正道，欲望的力量使他远离正义，欲望的诱惑使他铤而走险。⁷⁶

知识可能成为一帘帷幕，阻止人们认出上帝显示者。但是信仰的历史也表明，有些人虽然认出了显示者，也不能抵挡此类危险，而且在他们自己观点的诱惑下，也会踏上毁灭性的道路。阿博都-巴哈警告道：

你们主的挚爱者啊！竖起内在理解之耳，避免所有形式的不端行为。假若你们发现任何灵魂发出煽动之恶臭，哪怕此人表面看来是出类拔萃或具有无与伦比的学识，你们都应该确信，他是众人之中的敌基督者，是无量荣耀者之宗教的反对人，是全能者之实在的敌人，是上帝大厦的毁坏者，是祂圣约与遗嘱的践踏者，是被逐出仁慈之主门槛的流浪汉。一个拥有真正知识和真正见解的人如同一盏闪耀之灯，可以推动大世界和小世界居民的福祉和进步。这种人在其信仰及其对圣约的忠心的推动下，为人类的美好而努力，并追求人类的和平与安宁。⁷⁷

在谦卑的护卫下，在人们对自身观点之易变性和有限性之本质的深刻而富有创见的理解的护卫下，在忠实圣约并维持团结之责任的护卫下，那些参与巴哈伊学术活动的人探索新观点，考察社团理解及实践的方方面面，并为更全面地表达隐藏在巴哈欧拉启示中的潜在可能性提出种种充满希望的途径。他们作为一切人类活动领域的参与者，将来自科学和巴哈伊教义中的洞见用于各种问题，促进思想与行动的演进，从而实现社会转变

151

和提升社会福祉。一旦态度与方法都恰当合理，错误以及不正确的起步就只不过是实在研究过程中的寻常之事。关于学识渊博的巴哈伊在推动巴哈伊社团进步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借用各种比喻予以阐明。

学识渊博的巴哈伊并不是“守门人”或“牧师”。虽然训练有素的、博学而有卓识远见的人，他们的有效工作在许多方面阐述了圣作的背景和意义，但信徒团体并不依靠一群专家来理解经文的意义。所有信徒可以根据自身能力理解上帝之言。从实践中汲取的社团经验，对于经文内涵和意义的不断理解，尤其是世界正义院的指引，都影响着信徒的理解以及学术活动的视野和方向。

学识渊博的巴哈伊不是巴哈伊社团的“人类学家”。巴哈伊学术的目的不只是解释处于某一历史时刻的巴哈伊社团，并将该面貌呈现为社团的真实实在。巴哈伊认为，在任何时候，社团与巴哈欧拉所预期的情景相距甚远。与未来的社团相比，现在的社团是“不那么巴哈伊的”。

学识渊博的巴哈伊不是“考古学家”。信仰的“真正”含义并没有遗落在过去的某个地方，通过挖开层层错误的解释和实践而复得。如果借用这种方法，仅从巴哈欧拉的圣作中探求信仰的意义，却忽略巴哈欧拉为指引信仰而建立起来的权威机构的角色，那么，这种方法就特别成问题了。

学识渊博的巴哈伊不是“艺术家”，根据一些个人的选择或创造标准而自由地塑造教义。巴哈欧拉的教义具有预定的意义和目标。统一——即便是多样性的统一——是通过探索和遵循这一意义而出现的。人们不能根据主观标准、某种特殊的叙事或设计，从教义中进行选择、重新安排或精心编排。如果采用这样的方法，信仰就会成为个人或文化的装饰品而已。

学识渊博的巴哈伊不是“局外的观察者”。重大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一个人不可能在脱离社团的情况下研究社团，不受社团影响，也不影响社团。

或许，学识渊博的巴哈伊更像是“侦查员”，帮助指引探险队进入未被勘探的地域。发挥这项作用，需要研究未知之物，创造和运用知识，以便为手头任务的成功完成贡献力量。这种人需要积极参加这一探索之旅，

同时其专业知识、技能、经验影响着进步之旅的诸多方面，它们包括：贯穿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各种建设性观点；持续学习经文的眼界和技能；提出问题以及解决问题；定义文化和跨文化的关系，等等。在这一旅途中，学识渊博的个人或侦查员没有权威，尽管他们能够做出重大贡献，但是他们与其他参与者一样，也会犯错误，也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学习。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区别之一往往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物体，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这个研究对象是一个主体”。⁷⁸这对社会科学提出了一项特殊的挑战，因为不仅研究者要弄懂他们的研究，而且他们所要理解的人也在参与一个不断变化的解释与行动过程之中。这项特定挑战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不能从事与人相关的研究领域，而是说在进行这种研究时，必须清楚知道那些内在的限制和潜在的后果，以便确定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

从事学术活动的巴哈伊必须面对来自这两个解释层面的问题，特别是那些涉及信仰本身研究的问题。研究人员知识、态度、选择、主张以及假设，都对某个具体研究的结果产生影响。他们既会影响也会被作为这一研究的对象和积极接受者的社区成员的知识、态度、选择、反应、主张和假设等所影响。一个巴哈伊研究者在巴哈伊的实践框架内活动时，若搁置巴哈伊的原则、方法或知识，必定产生不利后果。而一个巴哈伊在另一种实践（即特定学术领域的实践）中开展活动，却只研究信仰的某些方面，那么后果不会减轻，反而更加严重。

153

在巴哈伊社团中划分自由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的范畴，就是这一问题一个例子。⁷⁹莫以为这些范畴仅仅是作为学术研究的工具而存在，人们不会在套用过程中将其当作信徒与机构所经历的社会实在的一部分而落入到思维中。对于适合巴哈伊学术活动的方法，在其选择和改善时必须考虑这一隐蔽而重要的问题。⁸⁰

正因为如此，身为某个领域专家的巴哈伊，不能将自己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信徒和学者。学者的著作和思想，尤其是学者若要满足某个学科的要求而扭曲教义的话，会对信徒团体产生影响。这并不会妨碍巴哈伊拥有成

功的专业或学术生涯，只是会造成一种挑战：如何解决同时参与两个团体有时会产生张力。

在巴哈伊团体的实践中进行学术研究，需要我们意识到以下二者之间的差异：一是把信仰作为一个对象去探讨，另一是在圣约的框架范围内协助这个运动实现其宗旨和目标。⁸¹拥有智识能力的巴哈伊将其精力投入信仰的变革目标。上帝的教义是为全人类而准备的；其目标在于一个新人类，在于一种反映人类一体性的世界秩序。巴哈欧拉的那些学识渊博的追随者们与世界人民站在一起，他们是趋向正义和团结的改革力量的倡导者。

对信仰的发展及其参与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来说，巴哈伊学术活动至关重要。然而，只有当学习型文化——它正开始出现于传导和发展领域——也在这些学术领域生根时，巴哈伊学术活动才能取得丰硕的成果。现存的张力必须让位于一个使用可靠的解释学原则的研究者团体；必须参与磋商、行动和反思；必须认识到自己是巴哈伊社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在参与其他实践时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必须拥有借助教义而形成的品质、态度和行为；必须与信仰教义和世界正义院的指引和谐一致。错误与成就交织、有价值的新见解带来模糊期与一致期更迭，构成这一学习型文化的特色。在一个学习型文化中，巴哈伊专家将在自己选择的学科内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并为圣道及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八／理解、行动和创建新世界

在信仰发展的初级阶段，巴哈伊必须学会如何参与到一个将教义转化为现实的理解与实践的过程之中，从而编织巴哈伊生活，继而编织社会实在，这些编织的图景展示了巴哈欧拉的预定设计。信仰必定在一个抱有怀疑态度的世界的注视下辛苦工作；其他利益团体——宗教的、学术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都将毫不犹豫地我们的编织进程中拉扯丝线，试图影响其设计，以便使它符合自己关于实在的图景。有时候，我们把某些东西当作“符合巴哈伊的”而接受下来，而其实它们是错误的；在这些情况

下，我们就需要重新编织。但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要系统地按照应该的样子创造巴哈伊社区；那些必不可少的丝线仍然满怀期待地放在地板上。这为所有的巴哈伊，尤其是那些学识渊博的巴哈伊提供了种种机遇：为圣道的发展贡献力量，既忠实于教义的见解，也忠实于科学和理性的见解；保护圣道免遭个人私利的危害，免遭潜在的扭曲标准的危害，这些标准是一些好心信徒由于受到自身领域过度影响，而无意间加诸于信仰的；学习如何让社区与全体民众通力合作，构建一个反映巴哈欧拉至高目标的世界，这些目标便是至大和平以及体现人类一体的全球文明。

巴哈欧拉肯定地告诉信徒：“你们是真悟之天的明星，是破晓时分吹拂的和风，是人类生命赖以维系的潺潺流水，是铭刻在祂神圣经卷上的文字。”⁸²一个越来越有效的理解和实践的进程，将产生一个为了共同利益而抛弃一己私利的社区。这种社区的个人具有卓越的道德，他们为正义、团结与和平而努力奋斗。这种社区的个人忘却自我，成为帮助人类提升至新的发展阶段的酵母。所有人受邀加入这种社区，并为其使命贡献力量；巴哈伊带着关爱和友情，与所有选择不同道路的人结伴而行，为创造更美好的世界通力合作。阿博都-巴哈的以下陈述简要地阐明了巴哈伊社区的理解和实践目标：

155

上帝之军啊！在今日之世界，人人皆迷失于自我之荒漠，在贪恋及任性之驱使下游荡徘徊，随兴所至，恣意妄为。芸芸众生之中，唯独本至大圣名之社团彻底免于人间诡计，绝无私利之所求。所有世人之中，唯独这群人以净化之自我而挺身奋起，遵从上帝教义，以极大之热忱辛勤劳作，为此唯一目的而竭诚奋斗：将此卑下尘寰转变成上天仙境，将此世界改造成折射天国荣光之明镜，使这世界脱胎换骨，敦促所有人类迈向正直大道，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上帝之军啊！在天佑美尊（愿我能献身于祂所钟爱的人们）惠赐的保护及帮助下，你们须力行高风亮节，成为其他灵魂之中的翘楚，如太阳般放射光芒。你们之中的任何人若

进入一座城市，当通过自己的真挚、忠诚、友爱、正直、忠贞、诚实及仁善而成为吸聚世间万民之核心，如此，该座城市的人民便会大声说出：“这个人一定是巴哈伊，因为他的礼貌、行为、操守、品德、性格和气质表现出巴哈伊的特性。”你们若未做到这一地步，便谈不上恪守上帝的圣约和遗嘱。因为，经由无可辩驳之经文，祂与我们所有人缔结了具有约束力的圣约，要求我们的言行举止皆须符合祂的神圣谕示和告诫。

156

上帝之军啊！显示至大圣名的影响和完美的时刻已经到来，以便毫无疑义地确认这个时代就是巴哈欧拉的时代，它超越了其他所有时代。

上帝之军啊！无论何时你们看到一个人专心致志于上帝圣道；他唯一的目的是使圣言生效；他日日夜夜完全效力于祂；从他的行为中觉察不出任何自私自利与个人动机的蛛丝马迹——恰恰相反，他困惑地徘徊于上帝之爱的荒野之中，唯独啜饮上帝的知识之杯，全神贯注地传播上帝的芳香，倾心于天国的神圣经文——你们肯定知道，此人一定会得到天国的扶持和增援，像晨星一样永远从永恒恩典的天空发出灿烂光芒。但是，一个人哪怕显露一丝的私欲和自恋的劣迹，那他的努力必将徒劳无功，且最终不免堕落和绝望。

上帝之军啊！赞美归于上帝！巴哈欧拉已解除了套在人类颈项上的枷锁，把人类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告诫人们：你们是一树之果，一枝之叶；愿你们同情、善待全人类。愿你们以朋友之道对待陌生人，愿你们像珍爱自己一样热爱他人。你们要视敌人如朋友；视恶魔如天使；像爱忠诚者一样爱戴暴君，正如芳香之城契丹与和田的瞪羚向觅食的饿狼奉献芬芳的麝香一样。愿你们成为惊恐之人的庇护所，把安宁与平静带给烦恼不安的人，你们要为贫困者着想，成为穷

人的金库，成为遭受痛苦者的良药，成为病人的医生和护士；在这个虚无的世界上，你们要增进友谊、信誉、和解及献身于上帝的精神。

上帝之军啊！你们要加倍努力：或许你们能使这人间充满光明，使这泥屋，使这尘世成为阿卜哈天堂。而今黑暗笼罩一切，兽性四处横行。这人类世界已成为野兽的舞台，无知者、轻率者投机的战场。人们已成为觅食的饿狼和瞎眼动物，他们不是致命毒药就是无用杂草——人人如此，只有极少数人确实倡导利他主义目标，打算为自己的同胞谋福利。但对此要责——为人类服务，你们须奉献毕生，抛弃所有，并甘之若饴。

157

上帝之军啊！尊贵者巴布已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完美圣尊在每一瞬间付出一百个生灵。祂承受了种种灾难，遭受了极大痛苦，并被投入囹圄。祂带着枷锁，无家可归，被放逐到遥远的异国他乡。最后，祂在至大监狱中度过余生。同样，上帝众多的挚爱者尊奉此道，体验了殉教的甜蜜。他们献出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包括生命、财产和亲人。多少家园变成瓦砾，多少住宅被抢劫，多少宏伟的建筑被夷为平地，多少宫殿被捣毁成坟墓。这一切的发生都是为了让人类得到光明，愚昧让位于知识，红尘之辈升入天堂，冲突与纷争得到根除，和平王国在全世界建立。你们要奋发努力，以使这宏恩被彰显，让这至大希望在整个人类社会圆满实现。⁸³



进一步的思考

知识问题

第五章

161 从第一部分的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存在着一个理解与行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巴哈伊社团探索实在，增长理解和知识，团结思想，依照巴哈欧拉的启示所传达的真理而推动世界的转变。不过，现代思想中存在某些主流观点，与这种关于理解与行动的方法相冲突，它们认为该方法非常幼稚，机械古板且归属于原教旨主义，或认为它具有潜在的压制性。因此，有必要研究这些观点，并更加深入地探索巴哈伊的理解与实践。这不仅有助于发展出对于巴哈伊社团受到的某些批评的回应，也将为人们更多地理解巴哈伊教义提供契机。同样，这也有助于我们权衡这些现代观点如何影响我们的思维。

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更具体地说是西方思想）一直在寻求普世而客观的标准来研究实在和发现真理，这样，理解与实践就可以摆脱主观的影响。从这个视角来看，知识作为一种对于实在的真正理解，可以用来破除迷信，防止权力滥用而导致暴政和压迫。传统信条中对于权威的诉求，则被理性和不受偏见或宗派价值曲解的经验证据所代替。通过国家这类机构，个人之间的权力争夺受到制约；正义与自由的基本理论确立了恰当的社会秩序。在理性主义的扩展过程中，宗教被归为主观信念的范畴，逐渐从关涉真假对错的问题中分离出来。有人认为，假以时日，科学和理性将解决人类的问题，使之摆脱无知与迷信，全球化将使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趋于合理化，而普遍的人权将惠及所有人。

162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间，曾经推动人类若干世纪进步的现代性假设、

目标和方法，不断受到后现代思想的挑战。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含义，各有说法，且常常相互矛盾，并且对于其价值——如果它有什么价值的话——观点千差万别。就后现代主义的极端形式而言，它与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是同义词，即反对用任何标准来区分关于真理或道德的不同主张。后现代思想滋养了怀疑和怀疑论。它反对它所理解的科学的实证主义基础，并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激起了尖锐的争论，即人们所熟知的“科学战争”。它在哲学领域引发了深刻的变革，有些人将其视为理性的瓦解，或认识论的失败。它使新闻业发生转变，从追求客观事实到满足主观品味的消费者市场：一个人眼中的恐怖分子成了另一个人眼中的自由战士。它在削弱从前赋予基本科学真理和普遍价值观以权威的过程中，似乎已经为无休止的对抗性批评，对立的相对主义观点争夺权力敞开了大门。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冲突主要集中在知识和权力的问题上。大多数研究领域已经受到这一冲突的影响，其中有些领域发生了彻底改变，而另一些领域则顽固地进行抵抗。虽然有些人将此视为诸多难以调和之观点的争斗，视为一场威胁理性和现代世界观的知识战争，但是持有一种更加温和的建设性观点似乎也是可能的。

后现代思想的关键性表达之一是“简化到极致”（simplifying to the extreme），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将之定义为“对于元叙述的怀疑”（incredulity toward metanarratives）。尼古拉斯·C. 伯布勒斯（Nicholas C. Burbules）对这一定义评论道：

在此，几乎每个人都将焦点集中在元叙述上，即我们试图对真理、价值和实在所进行的一般的、包罗万象的描述。后现代主义似乎要否认元叙述的可能性，并反对那些在西方传统中占有支配地位的元叙述观点。但是这一术语中的关键字（至少在翻译中是这样）是“质疑”（incredulity）：一个迷人而又出乎意料的词语。质疑并非否定、反对或驳斥，而是无法相信。我认为，在这一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到后现代观点

163

的最独特和最深刻之处……

现在，我们已经走进了一片奇特的地带：用诸如“怀疑”、“替代”、“不稳定”以及“不确定”之类的概念来取代诸如“否认”和“驳斥”之类的概念。这种转变引入了一个不同的“批评”概念。否认或驳斥将人置于被反对的观点之外，超越它，高于它。但是，有些思维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必不可少，没有它们我们便不知如何生存，可是我们又无法毫不动摇地坚信它们，对于这些思维方式，我们的立场又是什么呢？语言、科学、伦理、理性以及正义似乎是现代世界不可避免的特征：有什么东西能真正替代它们呢？启蒙运动的观点认为，特定形式的信念和实践可以被人们普遍接受为正确的事物，通过这些信念和实践，人类的无知和其他病症将会消除。可是，现代的社会和历史事件已经清楚表明，这种观点已不再可能有人接受了。我们作为现代社会的造物，必须直面这场关于进步和社会普遍改善的信仰危机。可是，我们似乎只是用新问题替换了旧问题，而且，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目前在某些方面是毫无疑问地更好了，它们在其他方面则是更坏了。¹

由此可见，不能认为后现代思想是在反对现代主义，它其实是在质疑现代主义的弱点，通过这种质问，找到更有效的新方向，从而重建人类集体努力所需的共识。这是一种更加尊重“他者”的努力，并为社会领域中那些被压制或被边缘化的声音提供机会。²现代思想探索能够为繁荣及正义提供可靠的基础的方法和理念。后现代思想则挑战这些假设和方法，但却不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替代方案。

巴哈伊更多地将现代思想和后现代思想之间的张力，理解为旧社会秩序瓦解的一部分。构成现代世界的社会实在之基础的种种假设和主体间的一致性，已经受到了挑战，从而推动了瓦解进程，后者正在撕裂机构、信

仰体系和社会关系。现在需要新的理解、新的一致性、新的行为和新的社会结构。在某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批评是在描述旧世界秩序的危机。巴哈欧拉的教义关注如何解决这一危机，指出在建立新秩序的过渡期需要作出怎样的努力。

此类关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洞见，对于巴哈伊社团的理解与实践有着重要影响。我们不能完全摆脱文化的影响，或从旧世界秩序的瓦解中全身而退。如果我们要更深刻地理解巴哈欧拉是怎样希望我们阅读圣文并将其指引转化为行动，我们就要知道传统宗教实践、现代思想和后现代思想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意识以及对待天启的方式的。随着我们自身的理解愈发深刻，我们也能够通过更加具有建设性的对话，参与到更广泛的社会之中。在这一方面，我们面临着两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集中在知识问题上。什么是知识？人类是如何认知的？我们如何确定什么是正确的？源自宗教或科学的知识到底有多可靠？是否存在人类知识可以依靠的某种基础，或者我们要永远与不确定和怀疑相伴吗？我们如何知道自己对于巴哈伊教义的理解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将圣文的每段表述视为等同吗？当涉及知识时，为什么宗教团体常常分成自由主义与原教旨主义呢？巴哈伊信仰也必定难逃这一命运吗？

第二个挑战与权力问题有关，因为它涉及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关系。对于当代关于权力的讨论，我们可以从巴哈伊教义中获取怎样的视角呢？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机构之间保持怎样的关系，才能使权力的施行成为可能？如何决定将采用何种可行措施？团结与和平依赖于控制权力吗？权力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巴哈伊磋商是一种摆脱权力的对话吗？我们如何与其他个人和社团互动，同时不将我们的观点、价值和判断强加于他们？我们如何平衡那些彼此竞争的主张，即个人良知与集体行为，独立研究与忠顺服从，批判性思维与团结一致？当知识的问题未得到解决时，此类问题尤为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确定真理和发现知识的可靠手段，这不就意味着发生在巴哈伊社团内外的事情只不过是一种权力的施加吗？

165

这一章将阐述知识问题，而有关权力问题将在最后一章论述。

一／自由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之间的虚假选择

“我们如何认识实在？”——千百年来，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一直是人类之重要而费解的难题。在宗教思想中，这一问题的重点在于如何理解引导行动的神圣教义。这一研究思路走向极端时，便导致了自由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冲突。后现代主义对于相对主义的强调则加剧了这一分裂。

一般说来，原教旨主义者或保守派，坚信经文就是绝对真理，认为圣文直白表达的便是其含义，主张世界必须依照这一真理而塑造。该派别的重点放在个人的救赎或信徒社团的纯洁性，而忽略那个由于没有接受该真理而正在遭受苦难的世界。自由主义者认为，对于经文的理解必须结合不断变化的世界的需要，主张圣书的意义主要是隐喻性的，致力于改革宗教形式和团体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他们往往更加关注社会行动，而不是个人救赎或宗派利益。此外，有些人认为这两种看法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模式，即人类认识的不同方式。一个人依据自己的思维模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看待世界，并倾向这个或者那个群体。原教旨主义者看到的是明显的差别，他们看到的是真理和谬误。自由主义者看到的是一系列选择，以及复杂甚至独有的状况，认为实在就是许多不同色度的灰。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与其说只是与宗教相关，倒不如说它们是渗透生活所有方面的理性框架的特征。³

166

具体说是西方思想传统，以及总体上的宗教思想，很容易诱使人们将自由主义与原教旨主义的观点套用于巴哈伊社团。然而，这一方向的尝试证明是完全不合适的。以这种方式看待信仰，实际上是在使用二分法，而巴哈欧拉的教义在本质上已经超越了二分法。这种二分法认为，由于人们思想存在差异，必然会分出由自由主义与原教旨主义构成的两大阵营。每个阵营中的个人必然会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解释教义，并依据教义而行动，

从而影响着他们学习圣文、管理、实施律法、教育、传导工作、参与社会以及其他很多事务。信仰发展过程中的改变，权威中心行动的改变，或者外部环境的改变，可能要么为自由主义、要么为原教旨主义在特定时期取得优势地位创造了条件——或是在某个特定的巴哈伊社团中，或是在全球范围之内。这一问题在其他宗教和巴哈伊信仰之间，呈现方式的唯一不同似乎在于：通过圣约和对于唯一中心的忠诚，巴哈伊信徒避免了分裂。

然而，自由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不管如何温和表达，它们所坚持的那些关于理解的具体要求，与巴哈伊的思想与行动格格不入。这并不是否认个体巴哈伊具有不同的思考方式，或者他们的个人观点有时是相互冲突的，而是坚决反对差异须具体化为相互竞争的立场这一假设。自由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的二分法是一种感知实在的模式和透镜。然而，在有些情况下，透镜会提高视觉；在另一些情况下，透镜则会歪曲视觉。

从信仰中心人物的圣作中可以明显看出，巴哈伊将自己视为一个团体，实际上是视为一个灵魂。信徒们致力于学习如何以一种不会导致冲突或分裂的方式对待多样性。守基·埃芬迪在其授写函中，明确反对任何试图给社团打上标签和分裂社团的做法：

信徒们应该慎之又慎，不可背离教义哪怕丝毫。他们最应该考虑的是捍卫信仰原则、信条以及律法的纯洁性。唯有运用此种方法，他们才有望维护圣道的有机统一。圣道中绝不允许有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温和派或极端派。所有人都会服从上帝的律法。此律法超越了所有的分歧，超越了所有个人或地方偏见，超越了情绪和渴望。⁴

167

他敦促你们竭尽全力，以使……巴哈伊摒弃诸如“激进的”、“保守的”、“进步的”、“圣道之敌”、“消除教义”等令人憎恶的词语。如果他们思索片刻巴布和殉道者为何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及巴哈欧拉、教长又为何经受如此之多的苦难，那么，他们在相互交谈时，就决不会让此

类定义和指责脱口而出。只要朋友中间发生了争吵，他们的努力就不会得到福佑，因为这种行为是对上帝的违抗。⁵

巴哈伊努力结为一体，以便为基于人类一体原则的社会秩序的建立贡献力量，而人类一体正是巴哈欧拉启示的目标。任何模式，若主张巴哈伊社团内要存在对抗的思想流派，显然都是与社团之目标和方法相违背的。价值判断会将自由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这两个“群体”立刻对立起来，因此，将社团分为自由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的企图，不管怎样宣称价值中立，都要予以遏制。在巴哈伊的语境中，“原教旨主义者”是一个贬义词。虽然某些巴哈伊的理解会使他们乐于接受“自由主义者”的标签，但是没有人会愿意被认为是“原教旨主义者”，理由在于它与明确的巴哈伊教义相矛盾。即便代之以问题较少的“保守主义者”的标签，也不会改善一个“自由主义者”要求界定“他者”而产生的负面意味。这种打标签的做法，使得那些有怨气的人开始界定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因此，比如两个阵营重新被分成“深刻理解教义的人”和“歪曲教义的人”。打标签会将信徒分成对立的群体，这种做法使团结变成不可能。

将自由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的框架强加于信仰之上，会导致另一个根本矛盾的产生，即把个人禁锢在那些永远无法获得解决的冲突之中。巴哈欧拉鼓励巴哈伊要“在磋商中团结，在思想上一致”⁶。我们已被赐予磋商原则作为统一思想与行动的手段，我们也已被告诫勿执念于个人观点，
168 勿带着敌意进行磋商。在阿博都-巴哈为灵理会所写的祷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磋商精神：

我们聚集在灵理会中，凭借相同的见解和想法，让我们目标一致，在众生中弘扬祢的圣言。……上帝啊！让我们的灵魂归附祢神圣同一性的经卷，让我们的心灵因祢宏恩的倾泻而欢欣，犹如同一汪洋的波澜；让我们团结一致，汇合成祢灿烂的光耀；让我们的思想、见解和感受合为同一实在，让大同精神在全世界彰显。。⁷

把社团分割为两个阵营的做法将此类教义降为了空话。“自由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顽固坚持预定的立场，而非使用不同观点促进磋商，使集体不断接近启示的意义和目的。的确，在理解巴哈伊圣作的过程中，无论是不够灵活，还是过于灵活，都是落入辩论的范畴，方式也总是争论性的。在巴哈伊话语构建中强加自由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的区分，任何这类做法都会产生困扰整个社会的同样棘手的道德争论。⁸

自由主义者—原教旨主义的框架，由于对各种挑战的错误诊断，以及关于行动所开的错误处方，而进一步违背了巴哈伊实践。当个人和机构将其问题呈交守基·埃芬迪时，他一再鼓励他们持有耐心，坚持不懈，因为大多数问题都是由教义和行政管理原则之不成熟的实践所造成的。

圣护强烈感受到：在整个巴哈伊世界，信徒必须掌握并遵守那些神圣命定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原则。离开了正确的程序，他们将永远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巴哈伊必须学会实践巴哈欧拉的律法，这些律法比世人现在所熟悉的律法要更高明，更精确，更完美。逃避、相互争斗、挑起纠纷，凡此种种，都不会推动……[任何]社团的进步；它们只会中止巴哈欧拉的计划与工作，除非信徒团结起来为祂服务，以及更加坚定的新灵魂挺身而出。⁹

169

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的思维模式并不这样看待挑战，而是认为问题是结构内在的。例如，某个灵理会的行为或许趋于机械古板和掌控一切。不是将此视为一群巴哈伊行政管理人员的不成熟的实践——该实践需要通过教育、审慎的反馈和鼓励予以纠正，而是声称，这个灵理会的行为是采用“原教旨主义方法”进行行政管理实践的结果，它必须通过不断批评或直接对抗的方式予以克服，或者通过选举“自由主义者”以代替“原教旨主义者”。甚至还会建议改变巴哈伊的行政管理，认为有必要建立人为制衡机制，从而防止原教旨主义的“统治”。在自由主义者—原教旨主义二分法的有色透镜之下，那么巴哈伊世界的确就是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要去

质疑我们的磋商伙伴是自由主义者还是原教旨主义者吗？“我们”的目的是与“他们”论辩，然后使“我们”的观点获胜吗？我们现在要在巴哈伊的选举中考虑此类因素吗？传导信仰是否存在着自由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方法？或者，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主义者如此乐意接受其他人的观点，以至于无需传导，而原教旨主义者则决心探求其终将取胜的教化方案？凡此种种看法，都构成了巴哈伊教义的对立面。

守基·埃芬迪解释道：“任何缺乏真正巴哈伊精神的人，都无望调和下述原则，即仁慈与正义，自由与服从，个人权利与自甘屈从，一方面的警觉、慎重和审慎与另一方面的友谊、坦率和勇气。”¹⁰如果一个所谓的“自由主义巴哈伊”拥有某些与教义相符合的自由主义品质，那么所有的巴哈伊就都应该拥有这些品质。如果一个所谓的“原教旨主义巴哈伊”拥有与巴哈欧拉的教义相悖的有害品质，那么所有的巴哈伊就都不应该拥有这些品质。反之亦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视为不成熟的巴哈伊，他们缺乏某些值得拥有的品质，或者未能在“真正巴哈伊”特有的品质之间获得平衡。虽然信徒永远不能达到圣护所描述的标准，但是我们的目标绝不可降低。我们是因为有责任努力超越自由主义与原教旨主义的框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完全这样做到了，才说不能把这个框架应用在巴哈伊社团里。

170

如果我们要像巴哈欧拉预期的那样学会如何践行信仰，从而实现祂的目标，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会如祂预期的那样，学着尝试理解信仰，认识到我们将用毕生时间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然而，若不把自己从那些先入为主的概念及相应的行动模式中解放出来，我们甚至不可能开始这种努力。如同阿博都-巴哈所言：

正如以往의思想和假设现今已失去效用，同样，人为生
造出来的种种教条和规则在如今的宗教领域已经不合时宜，
毫无益处。非但如此，它们反而会在人世间引发敌意，助长
纷争；战争和流血便出自它们，在对它们的奉行之中见不到

对人类一体的认同。¹¹

尽管自由主义与原教旨主义的框架对于常见的宗教分析来说，甚或对于人类思想未成熟阶段的分析来说，也许是有用的，但是，就理解人类灵性演化的一个新阶段而言，这种框架却是不够的。需要有一种不同的人类理性框架。

理查德·J. 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在《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科学、解释学与实践》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即现代知识和文化生活受到了某种不安的影响，这种不安已经遍及几乎每一个学科和社会层面。他提出，这一不安的来源在于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的对立。客观主义认为知识必须确立于一个特定的基础之上，相对主义则认为任何关于真理、知识或道德的主张都不是绝对的，而只是相对于某个特定的文化、社会或历史背景而存在。

伯恩斯坦将客观主义描述为“一种基本的信念，即认为存在或必须有某些永久性的、无关乎历史的基体或框架，以至于我们在确定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良或正义之本质的过程中，能够最终诉诸于这种基体或框架”¹²。在不同的背景下，关于客观主义有着关联密切的不同描述¹³，但是它们基本上都可归结为这样的观点，即我们能够拥有一种获取周围世界之特定知识的途径。关于是什么构成了这种知识的基础，不同历史时代持有不同的看法。人们一度认为，经由哲学而恰当使用纯粹理性，就会使人类明辨真伪。在近代，科学已经成为有关实在的知识的权威来源。科学之所以能够赢得这一地位，是因它已经证明有能力揭示物质世界的奥秘，为征服自然而创造技术。

171

伯恩斯坦断言，历史已经证明，那些为任何特定的知识基础而提出的主张最终都失败了。因此，客观主义总是伴随着怀疑和怀疑论：我们究竟能否肯定我们所知道的？此类怀疑导致了第二种观点的出现，也就是相对主义，伯恩斯坦将其描述为“一个基本信念，即当我们转而考察那些被哲学家们视为最基本的概念时——不管它们是关于理性、真理、实在、正

义、良善的概念，还是关于规范的概念，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归根结底，所有此类概念都必须被理解为与一个具体的概念框架、理论框架、范式、生活、社会或文化形式有关的东西”¹⁴。根据伯恩斯坦的观点，相对主义断言不存在普世原则、绝对真理标准或发现知识的可靠方法；相反，只存在着不确定性以及不同的、相互对立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是“没有共同尺度的”——就像苹果和桔子不具有可比性一样。我们无法摆脱“我们的”和“他们的”的认知方式；没有一种认知方式能够被认为优于另一种认知方式，或者比另一种认知方式更加有效。因此，从相对主义观点来看，文化有着不同的认知方式，而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信仰无法用另一个人的标准来评判。

伯恩斯坦解释说，长期以来，钟摆一直在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摆动。“每当客观主义者提出其认为的可靠的根据、本体论基础、固定的范畴体系时，其他人就会挑战此类主张，并声称那些所谓的固定的、永恒的、终极的、必不可少的或不容置疑的东西是受到怀疑和质问的。”¹⁵某种可靠的知识基础一段时间被接受了，但后来其弱点会暴露出来，不再受到欢迎，从而使人类陷入怀疑之中。相对主义便得以盛行。然后，关于一个新基础的提议便会出现，并逐渐获得支持，直到被广泛接受。最终，它也会受到怀疑。

172

根据伯恩斯坦的观点，这种思想路线在若干世纪以来不断得到丰富和修饰，它已经引发“一种普遍的、颇有吸引力的非此即彼的思路”。“要么我们的存在有某种支撑，我们的知识有一个可靠的基础；要么我们无法躲避黑暗的力量——它们以疯狂、知识和道德的混乱裹挟着我们。”¹⁶这是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的抉择。然而，他认为这种二分法是“误导性和歪曲性的”。

在描述这一问题之后，伯恩斯坦呼吁采用另一种对待人类理性的方法，一种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途径。他在吸收多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方法，其特征包括：强调在一个研究者团体中进行对话，强调源于经验的实践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以及不断通过行动而改进人类理

解的能力。他采用了亚里士多德对于phronēsis（实践推理）的阐述，从而与epistēmē（科学或理论推理，scientific or theoretical reasoning）以及technē（技术推理或方法论推理，technical or methodological reasoning）形成对照。¹⁷一个团体的行为受到实践推理的引导和指挥，这涉及通过对话、观点交流、解释、评判以及决断而进行的推理。它包括在特定情况下实际运用原则——一种伦理意义上的技能。理由虽不能完全证明，但能够支撑着判断。当共识在一个团体中瓦解，就像正义或适当等问题的例子那样，就需要这种实际的话语构建，以重建后续行动可以依据的共识。

伯恩斯坦的分析把人类描述成实在的探究者，他们试图解释和理解世界，然后基于这一理解而行动，以达成塑造社会实在的共识。这样的方法与许多学者的方法相类似，这些学者正在寻找恰当的方式，回应由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知识问题。从这个视角来看，知识涉及从认识论到解释学的转变；认识论是一种哲学分支——它试图为知识的产生确定某种可靠的方法，解释学则是用以揭示传播和人类理解的解释原则。知识不能视为对实在的准确描述，而是对于实在的洞见¹⁸，这些洞见可以引导有效的实践。知识不是一种坚实的基础，而是如同一根绳子，由各种洞见如纤维般交织于其中，“如果纤维足够多和结合紧密，这根绳子就会永远如此细长”¹⁹。与客观主义相似，这种方法认为，我们可以认识实在，并在认识的过程中取得进步；但与此同时，它反对任何有关确定性的主张，这种主张会引发迷信或压迫。与相对主义相类似，这种方法不能确定我们可以认知多少，同时欣赏不同的观点，但它抵制普遍的怀疑主义，因为后者会导致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或虚无主义。

173

这种关于人类理性的洞见，与其他某些人所描述的关于知识问题的“非基础主义”方法相似。²⁰基础主义——伯恩斯坦称之为客观主义——寻求一种获取特定知识的确定方法，相对主义则反对一切此类诉求，因此将知识和意见实际地等同起来（或更具体地说，它完全消除了知识概念，并用多系列同样有效的观点取而代之）。而非基础主义世界观认为，知识是变动不居的。在非基础主义的视野中，实在是确实存在的，但人类的理解

力是有限的，因此，人类必须不断努力获取关于实在的更加有用的描述和洞见，它们能够指导这个世界开展更加有效和更富有成果的行动。

在非基础主义的意义上，知识不是某种可被拥有的客体。它不是准确的信息，也不是一套完美反映实在本身的正确事实。但是并非所有的观点都是相等的，或者所有的认识方法与其他任何方法一样有效。许多信念并不与实在相吻合。某些受到特定知识支撑的人类实践，比其他实践更能促进福祉。属于非基础主义的知识，它与语言、证明、主体间的一致性和权力关系紧密关联；它不是某种与人类相分离的东西。它一直处于发展之中。它与经验相连，并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知识也与理论和普遍规范联系在一起，这些理论和普遍规范与实在相一致，但是无论它们多么坚固，无论其预见性多么可靠，当这种普遍理解的局限最终显露时，就必须予以超越。因此，人类事务就是永无休止地探究实在，探索真理，渴求知识，同样重要的还有应用知识，从而实现进步、世界的改善、人民的繁荣。

174 我们把基础主义比作岩石上的建筑物。如果知识基础的任何一个部分遭到严重破坏，整个结构就会倒塌，怀疑也会肆意蔓延。而非基础主义则好比立于木筏。知识没有抛锚之处，因此变化是持续不断的。随着新洞见和新信念的产生，有必要定期改变一些基本的理解要素，即把木筏上的部件更换一下。然而，我们不能同时修正我们知识的所有方面，我们需要木筏的某些可靠的部件，以便站在上面来更换其他的部件。²¹

二／人类理性与巴哈伊教义

在评估巴哈伊信仰的发展时，观察者可能试图使用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或相对主义—基础主义）式的二分法。所以，如果不谨慎的话，自由主义影响与原教旨主义影响之间的张力也会进入巴哈伊社团，形成种种态度和理解，并使巴哈伊陷入关于启示、知识以及真理的本质的争论之中。一些合理的问题，若脱离语境而提出，便会造成一种分歧无法调和的错觉。

巴哈伊启示难道没有为我们提供真理的源泉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在启示的背景中衡量人类的标准和方法吗？巴哈欧拉作为上帝的显示者，难道不是真理的源泉吗？这一真理源泉难道不是借助阿博都-巴哈和守基·埃芬迪的无误性诠释、以及世界正义院的无误性指引，经由圣约而得到维护吗？信徒难道不是要理解启示中的某些真理并团结在它们周围吗？服从上帝意愿难道不是意味着个人应该遵守教义，而非企图按照个人良知和观点去重新定义上帝的意志吗？

或者，启示的意义难道不是永无穷尽的，而固守字面含义就会步入歧途吗？阿博都-巴哈难道不是说过任何与科学不一致的宗教就是迷信吗？守基·埃芬迪难道不是肯定地告诉我们，宗教真理是相对的吗？巴哈伊难道不应该使用理性和最好的学术方法理解圣文吗？每一个信徒难道不是被赋予独立探究真理的权利、良知和言论自由，以及阐述个人对于圣作的理解的权利吗？

不过，巴哈伊教义通过超越基础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非此即彼”，解决了这些问题中的明显矛盾。巴哈欧拉讲道：“任何人都不该超越上帝及其律法所规定的界限，也不应该追随自己的虚妄幻象。”²²如前所述，守基·埃芬迪对圣道发展中的两种极端发出了警告。

175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用最警觉的眼睛关注圣道发展的方式和特征……避免极端正统，避免不负责任的自由，因为这会使信仰偏离唯一能使其通往成功的正道。²³

他在另一篇授写的文告中，再次强调了用什么方法替代这两个极端。

我们相信所有事物需平衡，我们相信所有事物需适度……我们绝不能过于情绪化，亦不能冷漠、缺乏情感；我们绝不能过于自由，以至于不再维护我们巴哈伊系统的特色和团结，我们亦不能过于狂热和教条。²⁴

圣护提到的这条避免两种极端的“正道”，构成了一个独特的非基础

主义的选择。巴哈伊圣作明确提出理解具有局限性。阿博都-巴哈解释道，人类无法知晓事物的本质，只能知晓其特性。²⁵祂还说，人类认知事物的所有方式——理性、传统、感觉和灵感——都是易错的，因此必须互相对照。²⁶于是，科学便因其经验研究和推理的力量而受到了推崇，但是人们也认识到了其局限性。宗教则与科学一道，发挥着探究实在、教化人类和推动文明进步的作用。然而，反对科学实证主义，并不能证明宗教基础主义为正当。

176 宗教可以与非基础主义观点联系起来——这个提法或许显得奇怪。事实上，宗教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基础主义思想的原型。耶稣赞扬将生命植根于上帝之言的个人：“他就像一个盖房子的人，深挖地，把根基安在石块上：当发大水时，水流猛烈冲击那座房子，却不能撼动它。因为它建造在石块的基础上”，与之形成对比的人是：“只听不做，就像一个人无根基地在土地上盖房子。水流猛烈一冲，房子随即便倒塌了，并且那座房子严重地毁坏了。”²⁷在某些段落中，巴哈欧拉似乎也支持基础主义：

这就是正道，是牢不可破的基础。凡立足于这一根基者，人间的事变迁都永远削弱不了它的力量，无数世纪的变革也难以破坏其结构。²⁸

虽然如此，若考察巴哈伊圣作的一系列段落（包括上述段落），便会得出一个更加全面的观点。在巴哈伊的知识概念中，并不存在绝对的基础主义的维度。的确，有一次巴哈欧拉甚至将意识到人类认知能力之局限与最高的理解联系在了一起：

想一想上帝赋予人类本质的理性能力。剖析你自己，就可以发现你的一动一静、你的意志与目标、你的视觉与听觉、你的嗅觉与语言能力以及任何与肉体感觉和灵性感知相关或者超越它们的，所有一切都来自这同一种官能，或者其存在都归因于这同一种官能……

倘若你以过去或将来最伟大的人们所获得的一切才智与理解力，从现在到无终之终，在心里沉思神圣命定的这个微妙的实在，这万物所遵从者、无量荣耀的上帝启示的征象，你必不能了解它的奥秘或评价它的价值。明白了你没有能力恰当了解这个居住在你身体里的实在，那么你会欣然承认：你或者任何受造物试图弄清生命之神、不朽荣耀之阳、亘古永在者之奥秘的一切努力，都是徒然的。成熟的思考必定使每一个人承认自身的无能为力，这种承认是人类理解力的极点，它标志着人类发展的顶峰。²⁹

无法获取理性上的确定性，当然不同于无法实现灵性上的确信。“确定性”意味着一种获取绝对知识的能力，这种知识与实在完全一致，这种知识依赖于不容置疑的证据或不可改变的事实。相比之下，“确信”意味着不可动摇的信念，支撑这些信念的，乃是那些人类有能力获得的正当证明和根据。确信巴哈欧拉是今日上帝的显示者，并且坚定不移地行动，与拥有“确定性”的关于实在的知识是截然不同的。

177

把相对主义作为一种巴哈伊获得知识的方法来接受，这也许是有吸引力的，尤其在思考形而上学问题的时候是这样。³⁰在这种情境下，针对一种过于简单的观点（它认为，关于诸如上帝的本质等形而上学主题的巴哈伊教义是作为真理而呈现的，而其他宗教教义的错误必须依此而得到衡量），相对主义提供了一种颇受欢迎的、迫切需要的可供替代的选择。它给出了一种超越“巴哈伊”基础主义的途径，这种基础主义不仅会阻止任何与其他宗教团体的对话，而且会与巴哈伊宗教同源的概念相抵触。形而上学是一个物质实在和语词本身的局限都得以揭示于其中的领域，在对它进行讨论时，源自各种不同的方法——它们由人类心智的种种局限所引发——的某种相对主义似乎是必不可少的。

不过，相对主义视角也存在着种种局限，即便是面对形而上学的情况。因为这种情况下起作用的不仅是人类思想，也包括上帝显示者的积极

介入，祂估量人类于特定时期理解实在维度之能力。因此，诸显示者在定义和描述其教义的各个方面时所作出的选择，是宗教传统在形而上学方面有多多样性的起点。某种方法在特定时期之所以得到强调，其根源在于显示者对于实在本身的内在理解，在于有必要向某个特定社会提醒一些信念和假设，在于当时个人和集体转变的预定目标和目的。而且，似乎只有在应对具有结构支撑的形而上学方法（诸如一元论和二元论等）时，相对主义才适合于巴哈伊。相对主义不适合作为一种手段来评价泛神论的功过是非，因为在巴哈伊教义中，泛神论被赋予了有条件的效用；相对主义也没有打算反对某些方法，诸如简化论的唯物主义或迷信的唯心主义等。

178 任何情况下，无论相对主义在讨论形而上学问题时具有怎样的优点，就应对这个充满偶然性的世界而言，与巴哈伊的知识教义最密切相关的是非基础主义，而不是相对主义。非基础主义的知识方法与相对主义一样，承认不同观点的合理性，承认获取确定性所受的局限。然而，与相对主义方法不同的是，非基础主义方法允许对于不恰当的观点或错误进行评判。

巴哈伊教义指出，人类理解实在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与此同时，巴哈伊教义也清楚地表明人类心智是可以获得可靠知识的。人们有可能获得有关实在和启示意义的洞见。这些洞见引导行动，从而随着时间的发展，个人或社会能够取得进步。巴哈欧拉已经通过其教义阐明了祂的意志和目的，而巴哈伊将在这一个天启期内努力奋斗，更加全面地理解这些教义，并将之转变为实际行动，从而达到改变社会实在的目的。教义中可以发现，巴哈伊关于人类理解的方法，有许多方面与非基础主义关于知识的方法相一致，以下是其中一些方面。

1. 真理和巴哈伊教义

关于真理的本质，巴哈伊圣作总体来说反对严格的基础主义或相对主义立场。巴哈欧拉讲道：“今日是万日之主，天启之源在今日所启示的一切，诚然都是真理，都是所有原则的精华。”³¹然而，人类不能评判启示真

理的有效性，因为“祂为所愿为，祂随心发令”，“任何人不容质疑祂的权威”。³²巴哈伊启示中体现的上帝的思想——或更具体地说，上帝显示者的思想——与人类对于圣文意义的理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为凡出自显示者的，“皆与真理相符，皆与实在一致”³³，而所有人的“知识标准或途径”都是“有缺点和不可靠”的。³⁴阿博都-巴哈讲道：“人们手中所持有的、以及人们所相信的都容易导致谬误。”在理解上帝之言时亦是如此，因为圣文本身就是借助有限的人类理性而被理解的。³⁵宗教信仰甚至有可能沦为迷信。天启与我们完全领悟天启之间，存在着一道永恒的鸿沟，正是出于这份理解，我们不接纳基础主义，而是要求借助科学和宗教的知识体系，谦虚而持续地探究实在。

179

同样，巴哈伊圣作也明确指出，巴哈欧拉并“不要求我们盲目地追随祂”³⁶。个人良知及个人解释的自由权利得到保护。鼓励所有的人探索真理。然而，这一自由并非是放纵，而是存在着种种界限。信徒必须服从圣文的每一条禁令，不得反对圣文的权威诠释，必须遵守世界正义院的决定。真理的确存在，谬误也的确存在。阿博都-巴哈解释道：“真理只有一个，尽管它的表现可能极不相同。”³⁷圣护也指出：“我们阅读的圣作越多，在其中可以发现的真理就越多，而且我们也会越发认识到自己从前的观念是错误的。”³⁸启示是上帝意志的表达，我们应该服从这一意志，从而改变自己 and 周围的社会。如果个人观点是真理的唯一裁决者的话，那么一个人该服从什么呢？这绝不是说真理是易于发现的，但它确实指出了隐含在极端相对主义立场中的矛盾：关于“所有特定情况中的观点因而都不具有可比性，都同样有效或正当”的不可置疑的断言，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绝对主义而已。

因此，巴哈伊教义指出，我们对于真理的掌握既没有基础主义或极端正统所需的确定性，也没有相对主义或不负责任的自由中内含的随意性。巴哈伊独立探求真理的原则证实了这一主张。真理必须探求——这一事实包含了两个假定：我们必须不断寻求真理；而且真理也是可以被发现的。就理解关于实在真理的各个方面而言，进步是无止境的：即便是在一个天

启期的终点，上帝也会在新启示中为我们提供衡量真理的新方法。不过，这个原则并不是认可主观信仰体系。阿博都-巴哈清楚地预见了对真理的独立自主、不偏不倚的探究，它可以引发共同的理解。

真理只有一个，它是不可分割的。各民族之间存在的表面差异只是他们固执己见的结果。如果人们唯真理是求，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是一致的。³⁹

180

2. 人类思想各不相同

阿博都-巴哈讲道：“显而易见，人类的实在多种多样，观点形形色色，感受各不相同；而人类在观点、思想、智力和感受上的差异乃是来自本质必然性。”⁴⁰正是人类思想的差异导致了基础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争论。有些人倾向于寻找真理的基础，并将其视为具体的实在；他们赞赏确定性带来的力量。其他人则看到了真理的不确定性、它的不同灰度，以及看到了自由交流的迫切需要，以此获取探求真理的新途径；他们对一切依靠已有知识的尝试都持怀疑态度。然而，在这两个立场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人类思想，而不仅仅是两个阵营。阿博都-巴哈肯定地告诉我们，如果任凭此类差异堕落为冲突，堕落为对于个人观点的顽固坚持，那么，它们只会遮蔽真理。⁴¹但是如果不同观点能够和谐一致，它们就会成为探究实在的源泉。“人类大家庭内部的各种差异应该是爱与和谐的因素。就好比音乐，各种不同的音符组合在一起，形成完美的和音。”⁴²阿博都-巴哈进一步解释道：

因此，当渗透万物的圣言之影响力发生作用时，风俗、礼仪、习惯、思想、见解和性格的差异便美化了人类世界。这种多样性、这种差异就像人体的四肢和器官天生的差别和多样化一样，每一部分都有助于整体的优美、效能和完善。如果这些不同的四肢和器官处于人的最崇高的灵性作用之

下，这灵性的力量渗透于人体的四肢和器官、静脉和动脉，那么，差异就增强了和谐，多样性则强化了爱，多元性乃是和谐的最大因素。⁴³

因此，反对自由主义与原教旨主义的错误的二分法，并不是要求单调一律，或削弱巴哈伊社团的观点多样性；相反，它将全部的个人解释当作探求真理的财富而保存下来。所有的观点都受到欢迎，除了那些坚持教条思想或不负责任的自由的极端观点以外，因为这些极端观点本身会危害自由探究的过程。个人不必认同特定的意识形态观点的霸权地位；相反，在

181

3. 一种演化中的巴哈伊文化

随着巴哈伊社区的成长和发展，它积累了信念、知识、方法、习惯和实践。这种文化或传统⁴⁴塑造了信徒，而信徒通过其经验，转而改进这一传统。因此，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巴哈伊文化获得了成长和演化。从长远来看，在巴哈伊文化中，信徒带给信仰的与巴哈欧拉所预定的，二者之间的鸿沟正在弥合，这是趋向于实现上帝意志的一场运动。

例如，在20世纪早期的大部分时间，许多西方信徒关于阿博都-巴哈的地位所持的观点都是不准确的，他们认为祂是基督的复临，或者至少认为其地位要高于巴布。守基·埃芬迪在1934年所写的《巴哈欧拉的天启期》中，纠正了这一观点。因此，如今即便一个儿童也认识到了每一位中心人物的恰当地位，这种理解是早期阶段的许多杰出信徒所无法达到的。

十九日灵宴会提供了另一个文化进步的例子。分布全球各地的巴哈伊拓荒者对于何为一个“恰当”的巴哈伊灵宴会都有着一种理解。不过，这种理解是圣文观点和文化实践的混合体。1988年召开的国际大会为寻求开展灵宴会的更有效途径而进行了磋商，随后，世界正义院就该主题准备了

一个新汇编，并鼓励巴哈伊国家和地方团体在执行该指示的实际过程中，开拓更广泛的经验。灵宴会的性质进一步发生了改变，变得更加动态，也更加紧密地与诸社区的发展和进步融合在一起，而正是那些社区见证了2001—2006年五年计划期间的令人瞩目的增长。毫无疑问，未来灵宴会还将继续得到发展。

182 还有一个关于文化演化的例子是社区对于传导进程的理解。守基·埃芬迪解释道：传导工作将经过一系列阶段，从新教友稳定流入到成批入教，最终达到群体皈依。⁴⁵他甚至修改了他关于入教进程的指示，鼓励在信仰尚弱时要谨慎⁴⁶，随后又强调当某个更成熟的巴哈伊社区开始进入快速拓展阶段时，要持有比较宽松的态度。⁴⁷大规模成长进程始于20世纪50年代，并在随后几十年里积聚能量，然而，许多巴哈伊社区艰难地接受这个进程的有效性。这些困难延缓了有效传导方法的开发。1996年，随着四年计划的出现，世界正义院开始推动巴哈伊世界的文化变革，这次变革以系统的行动和对于拓展与巩固的学习为特色。

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阐述了一个传统是如何出现及其对理解的影响。他认为，传统不是过去的死气沉沉的负担，它是形成并塑造思想的一种有生命之物，其本身也处于发展演化之中。当一种传统出现时，它塑造团体，也投射出一种未来的理解——一种对于意义的预测，它指导未来的解释和行动。这种新的解释和行动转而逐渐重新塑造传统。如果一种传统是静止的、不变的，那么它就不再具有生命力。思想家团体在一种共同的传统中工作，诸如科学，在此，传统包括全部累积的科学知识，以及通过科学家的共识所证明的不断发展的标准和方法。伽达默尔谈到了意义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显现。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对以往时期的思想获得客观的理解。时间的流逝倒是有助于理解，因为在一种具有活力的传统中，意义能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他解释说：“对于一个文本或一件作品的真正意义的探索永远不会完成；事实上，这是一个无限的探索过程。不仅新的谬误之源不断地被排除——这样便使真正的意义从各种遮蔽它的事物中脱颖而出，而且新的理解源泉也会不断涌

现，它们将意义的那些未曾想到的要素揭示出来。”⁴⁸

因此，对于更好地理解巴哈伊教义的含义来说，时间的发展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⁴⁹圣文具有预定的意义，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理解这种意义。但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时刻，我们都在解释它，回应它。我们在那个时刻是谁，会引领我们提出特定问题并读出意义，从而朝着巴哈欧拉为我们指引的方向再进步。因此，巴哈欧拉关于圣言之意义绝不可穷尽的表述，就可以从时间角度来看待——随着信仰的展开和文明的进步，圣言的意义也在逐步得到揭示，而非作为一种相对主义的形式，即关于圣文的各种相互冲突的理解都是同等可能和正确的。

183

4. 磋商与社区

巴哈欧拉劝告人们对所有事务进行磋商，这是巴哈伊教义探究真理问题的核心，因为磋商是“指路明灯”，能“启发悟性”。⁵⁰祂进一步讲道：

磋商给予更高觉悟，化臆想为笃信。它是闪耀光辉，在黑暗世界中引领道路、指明方向。凡事皆有且继续将有一个完善成熟的境界。经由磋商，天赋理解力方显成熟。⁵¹

巴哈欧拉将建立参与对话的社区作为其世界秩序的真正起点。祂将圣道和人类事务交于一些磋商机构手中，并指出：“即便在日常事务中，社会个体成员也应该进行磋商。”⁵²进行有效磋商的能力，来自于经验的积累，来自于因信仰和宗教义务而履行磋商的灵性和实践的要求。因此，生来就对人类处境有着理解的上帝显示者，已在此成熟期内建立了一个社会秩序体系，它完美地符合人类探究实在以及在这个世界行动的内在能力。

巴哈伊世界通过不断磋商如何理解教义，同时不断探索如何将教义转化成行动，从而逐渐学会了如何在地球上建立灵性文明，即上帝的王国。做事情并非只有“一种方法”，但我们也不能不加选择地支持所有的活动和方法。必须具备一种能力，以明晓一种方法或思想何以优于另一种，这

184

样，知识才能够进步。因此，发现教义的意义，须通过两方面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对圣文的理解，另一方面是个人和集体在社区的行动。⁵³

巴哈伊圣作为社区的话语构建提供指导的原则与方法，这种话语构建能够不断提升集体的理解与行为，促使社区逐渐接近真理和有效的行动。通过同时进行的几方面努力——诸如以启示之天平衡量个人观点、磋商、在一致行动中学习等，不同的观点达到和谐一致，从而为探求真理贡献力量。谦卑、仁爱、坦诚、无私、正义、团结和超脱等，是深入探讨观点的必要品质。即便所有这些原则和方法都得到了恰当的运用，依然有可能存在观点分歧。在此类情况下，个人仍可坚守自己的信念，不必妥协。他们必须学会避免冲突和争论，并深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因此，可以看出，学习——根据指引来进行磋商、行动和反思——对于个人与集体的转变来说，乃是不可或缺的，而这种转变正是圣道的预定目标。

5. 圣约和学习进程

通过一种有生命力的传统和一个参与学习、磋商、反思与行动的社区，对于真理的探索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展开。在一项新事业启动之时，可以依靠现有理解、从圣作中获取的概念和态度、以及截至当前最有效的社区经验，从而构建一个行动框架。来自人类相关知识领域中的洞见或许可为之贡献力量。随着时间流逝，这个框架也在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演进。随着进程的展开和经验的积累，围绕种种问题也会产生观点分歧，它们不可能立即得到解决；最终的解决办法有赖于社区具备较强的讨论和研究的能力。通过建立可以进行这种学习并取得进步之社区，巴哈欧拉用圣文的指引对社区进行了赋能，并已确立圣约，维护了进步所依靠的必要而恰当的关系。

185

守基·埃芬迪解释道：圣约的目的在于“使信仰的影响永存不灭，确保信仰的完整，捍卫信仰免遭分裂，并激励信仰在全球范围的拓展”⁵⁴。

世界正义院在圣约的指导下履行职责，它的一部分责任在于保护信仰免遭基础主义和相对主义两个极端的危害，同时培育对学习至关重要的话语构建。世界正义院在一封授写函中解释道：

独立探究真理，并不意味着巴哈伊应该质疑发出这道命令的神圣启示本身的有效性，或者质疑他们所拥有的坚定信仰，这坚定信仰是他们之所以为巴哈伊的根本原因——如此想法完全不符合逻辑。独立探究真理认可这样的观点，即没有人能够全面而正确地理解上帝的启示；它强调每个人有责任付出努力，更加深刻地理解巴哈欧拉的教义，并将其运用于整个一生；它是成熟磋商的主要动力，社区的所有事务皆通过它而开展；它引导人们发现宇宙的奥秘，推动科学的进步。正如你们指出的那样，这将在广泛主题上产生大量不同的观点，这是极好的事情。它不能且绝不可做的，是制造信仰教义的“各种派别”；圣约提供了指引中心，为的是阻止这种堕落。⁵⁵

然而，圣约所做的不仅仅是维护社团的团结。巴哈伊社团的活动并不是随意的。巴哈伊的使命是传播神圣教义，建立作为新世界秩序之核心和模板的行政管理体制，为世界文明的进步贡献力量。这一使命呈现于阿博都-巴哈的《神圣计划书简集》之中，并且通过系列计划分阶段地予以实施，该系列计划最初是在圣护的领导下进行，现在接受世界正义院的领导。这些计划将在“一系列连续阶段内”展开，“直至接近黄金时代”。⁵⁶世界正义院通过阐明这些计划，调整这些计划以适应信徒的需要、能力以及世界的普遍状况，从而不断地为社团的有机发展制定方向。通过磋商、行动和反思，学习得以发生于每个地方，并传播到世界各地。随着信徒获得经验，随着学识渊博、能力超群的个人不断受到信仰的吸引，关于成长的学习以及社团使命的推进，防止了停滞不前的现象，并加速了向前运动。⁵⁷

186

三／概述巴哈伊社团的理解与行动

上述观点勾勒出了理解和运用巴哈欧拉启示的方法，这一方法明显有别于原教旨主义—自由主义、基础主义—相对主义、或现代—后现代式的二分法。其基本特征如下：

■ **巴哈伊世界社团从启示之初到其黄金时代，走的是一条“正道”。**极端正统思想和不受约束的自由遭到禁止，不过，思想可以各有不同，信徒展现着广泛的观点、思想和情感，它们在启示的背景中和谐一致。

■ **这条道路上的进步是通过“将所写转化为实在和行动”而获得的。**在世间创立上帝王国，遵照上帝的意志改变社会，这些都要求信徒参与到一个整合进程之中，努力达到更深刻的理解并提升实践。他们对于实在的理解由科学知识体系（对于创造之书的阅读）以及宗教知识体系（对于宗教之书的阅读）所形成。任何解释性观点的真伪，需要行动来检验。在此天启期内，巴哈伊不断趋近巴哈欧拉的意志和目的。

■ **信徒行走这条“正道”时，他们通过学习取得进步：这是一种系统的对话进程，包括根据神圣指引进行研习、磋商、行动和反思。**一个人终其一生探索实在，力求剔除错误的信仰和实践；巴哈伊社团同样也在推进其集体理解和发展。巴哈伊在探索真理，以及在不同且往往是模棱两可的情况下运用原则时，磋商进程有助于协调各种不同的观点。阿博都-巴哈解释道：一旦做出某个决定，所有人必须支持它，因为这样，即便该决定是错误的，团结的基础却得到了保护，真理终将会被揭示，错误的决定也终将变成正确的决定。要宽让主动精神，要容忍错误。基于行动的反思是必不可少的，就此而言，建设性的批评是受欢迎的，也是学习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 **在某些历史时刻，不可能证实某个理解或某条行动路线。**此类判断的标准或许以后才能出现。充其量只可以对一系列可能的选择进行归类，根据现有理解和行动的标准，排除一些选项，并确定其他选项中的合理部分。因此，信徒有权持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不能将其强加于人，也不能与权威中心相对抗。他们需要适应模糊性，要让时间、经验、不同观点的磋商以及世界正义院的指引，来逐渐地解决一切与实现信仰目标有关的问题。

■ **随着社团参与对话和系统学习的进程，一种文化或传统出现了，并在时间的推移中演化，不断更加完整地体现巴哈欧拉的意志和目的。**这一进程自本天启期开始以来便已展开，并将继续贯穿黄金时代。这种传统在巴哈伊世界的不同人群中，既有普遍方面，也有特殊方面。这个传统包括以下方面：实践（诸如举办灵宴会的具体方法），一个知识体（诸如我们对于阿博都-巴哈地位的理解），方法（诸如炉边聚会或传导计划），机构设置（诸如研习中心的组织和运作），以及历史观（诸如某段时期的历史作品所传达的观点）。每一代新信徒都在这一传统内接受教育，反过来，他们又为之贡献力量，并通过他们的理解和行动逐渐重塑和推动该传统，由此，这一传统可以越来越多地反映巴哈欧拉的意思和目的——而所有这一切皆在圣约的限定范围之内进行。

■ **圣约维系着稳步前进、抵制极端、提供正确前进方向的必要条件。**两个权威中心乃是拥有权威诠释者的圣书，以及世界正义院的指引。⁵⁸世界正义院为阿博都-巴哈的神圣计划划定连续的阶段，从而指引信徒采取适合于信仰现阶段之有机开展的行动，同时指导信徒沿着“正道”行进。世界正义院并没有诠释圣文，但是它按照圣作的要求指导社团的集体行动，防止个人的解释强加于社团，从而维护了圣文的纯洁。信徒的学习与世界正义院的指引之间是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

任何欲将基础主义或相对主义的观点强加于巴哈伊社团的企图，

终将必败无疑。毋庸置疑，巴哈伊会恰当地回应来自社团之外的批评。然而，我们也不免会受到人类智识生活之主导力量的影响，即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与原教旨主义的诱惑。虽然我们已进行了抵制，而且由于圣约的作用，我们将毫无疑问地继续抵制极端分裂和宗派主义，但这种紧张仍会出现，不仅见于社团的智识生活之中，还会出现在诸如成长或行政管理的各种基本活动之中，亦即朋友们就某个问题的相关指引的意义产生分歧，从而导致磋商和学习的态度遭到破坏的时候。

如同希腊神话所描述的那样，水手们在险象环生的航线上行进，一边是凶恶的斯库拉海妖，一边是卡律布狄斯大漩涡。刚避开前者，又面临后者的危险。为了回应与某种行政管理实践、圣文解释、科学或历史分析相关的思想僵化，可以理解的是，某些公正无私的信徒会试图避免基础主义或正统思想的极端体现。同样可以理解的是，还有一些虔诚的人为回应那些他们认为是对信仰真理的攻击，会避免相对主义或不负责任的自由的极端表现。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都会面临相反的危险。不管朝着哪个方向，个人在试图重新定义概念和实践时，都可能会逾越巴哈伊教义制定的界限，即禁止将个人观点强加于社团之上。当自己的批评意见遭到了反对，一些信徒采取过分的举动，试图反驳那些与其个人观点不符的巴哈伊教义，这时错误就更严重了。

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当前关于演进中的巴哈伊信仰的任何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不完美；随着时间推移，通过巴哈欧拉命定的各个进程，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与祂的意志和目的更一致的社团，而且我们必须不断为此而奋斗和牺牲；通过科学与宗教所获得的知识是进步的驱动力；获取知识必须与行动以及基于行动的反思相结合。因此，我们面对的并非自由主义与原教旨主义非此即彼的选择，每种选择都包含与教义相矛盾的方面；相反，我们在世界正义院的指引下，集体尝试沿着“正道”行走，避免“不负责任的自由”和“极端正统思想”的危险。随着我们不断阐明和提升巴哈伊社团的理解与实践，则有必要认识到：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毕竟只是神话。

权力问题 / 第六章

探讨了知识问题之后，现在可以讨论与之密切相关的权力问题。虽然 191
权力有着不同的定义，但是可以将它理解为人类关系所产生的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使得个人能够以某种特定方式而行事。一个人可以使用权力来选
择如何行动；或者个人、团体或机构可以行使权力，使某人作出特定的行
为。权力问题涉及政治秩序，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涉及个人之间如何
相互关联，社会如何影响个人，社会内部的各种机构和组织如何相互作
用。

如果有一种获取知识的确定途径，那么知识就是权力，因为真理会遏
制权力滥用。有些人想要强加权威，迫使事情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向前进，
然而如果知识能够证明他们观点是错误的，那么他们不得不屈从于这种知
识。特定的知识必然会拥护正确的实践。然而，如果没有获取知识的可靠
途径，如果相对主义盛行，那么剩下的肯定是相互之间的无休止的斗争，
没有任何真理、良善或正义之源去约束或引导权力。

前一章讨论了对话和一致性对于部分的、可变的、不断发展中的知识
体的产生是如何的至关重要，这一知识可为人类所获得，它避免了基础主
义和相对主义的极端。虽然这一方法有助于化解与知识问题相关的担忧，
但是它却引发了与权力问题相关的新挑战。理解与行动所结合的那个微妙
的对话框架，很容易受到操纵。为了维护这一框架，必须进行不断的努力。
否则，“真理”就只不过是权力的产物而已，拥有权力的个人和不同 192
团体就可以任意使其行为合理化，并将其主观看法强加于人。此类操纵的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由烟草业基金赞助的科学研究发现，吸烟与癌症之间并无关联。因此，正如一些思想家指出的那样，权力会扭曲实践。如果在关于区分真理和意见的普遍原则或手段上未达成一致的话，就不可能存在可以解决问题、或将原则应用到具体事务和背景中的理性讨论的基础。

和知识一样，权力概念也具有广泛深远的含义。不过，与上一章一样，本章的范围必须要有所限制。它不是全面阐述巴哈伊如何看待权力，而只是回应某些基本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可能是根据当代思想指向巴哈伊社团的。

巴哈伊社团如何随时间的发展，使其理解与行动符合巴哈欧拉的意志与目的？我们如何确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如何解决个人权利与共同利益的责任——个人自由与团结——之间的张力？当我们在自己的社团内学习最有效地解决这种张力时，我们如何与其他社团关联？巴哈伊教义是否赋予了我们一种可以用来评判他人信仰的标准，还是说强迫我们同时认可其信仰和实践相互冲突的各种文化和传统？我们如何融入并恰当地影响全世界人民，同时不陷入统治或压迫的陷阱？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探讨控制人类行为的个人与机构中的权力关系。

探讨之前，我们需要提醒一句。当代关于权力的话语构建源自一种看待实在的特殊方式，这种方式与巴哈伊教义并不完全相符，事实上往往与之相对立。例如，在巴哈伊教义中，“宗教”一词的意义与当下社会流行的意义明显不同。因此，任何试图根据现行权力观来分析巴哈伊教义的做法，都会歪曲巴哈伊所意指的人类能动作用（human agency）和人类关系。

193 当代话语构建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对权力问题的关注，这些问题源起于人类关系的各个方面的张力和竞争，即人与人、人与社会、或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关系等。在这些关系中，权力一词意味着一场零和游戏，在此，一方权力的获取，以另一方的失去为代价。然而，一项对于巴哈伊教义的研究表明，一旦内部达成和谐，权力就是注入某种关系中的力量，或者是出自某种关系的力量。例如，人们会讨论爱的力量、团结的力量、圣约的力量、上帝的力量以及上帝之言的创造性力量等。巴哈欧拉讲道：“团结之

光如此强大，足以照亮整个地球。”¹阿博都-巴哈解释道：“就存在界来说，确实没有什么力量比爱的力量更强大”，因为“一旦一个人的爱火燃烧起来，他就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哪怕他的生命”。²祂还讲道：“圣言已将令人敬畏的力量注入人类的内心深处，祂已使人性不受任何影响，祂以征服一切的威力，使各族人民统一于广阔的大同之洋。”³

巴哈伊教义借助人体的比喻，描述了规范个人、团体和社会的恰当关系。所有的细胞、器官和系统各司其职，当它们协调一致时，人体的全部能力才能够显示出来。由此可见，将一个细胞的力量与一个器官或整个身体的力量进行对比，这种讨论便没有意义了。即便考虑到人类能动作用，个人目的或社会结构的目标都是为了通过合作和互补而获得团结与和谐。当一个人思考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时，他可能会提到诸如爱、关心、相互责任、教育、成熟、指导等问题。然而，一旦加入权力的话语，这种关系就会呈现截然不同的特征，这时，主要的关注问题是权威、控制、批评、纪律、监督、自由以及为自主权的斗争。引入权力话语非但没有推进对于和谐关系的理解；反而使之走向了反面。当此类关系断裂，当不可能通过讨论来解决分歧时，人们就会诉诸权力分析。或许，当下关于权力的话语构建是一种病态而非健康的话语构建。它集中关注某些问题，但在这一过程中，却极大地歪曲了实在的其他重要方面。在履行本章的任务时，194我们应该认识到，这里并非提供一个关于社会或权力的巴哈伊观点，也没有断言巴哈伊教义必然符合当代思想中的任何特定的权力观。

一／当代权力观

巴哈伊教义提供了一个新世界秩序的愿景，并允诺建立普遍和平。它宣称，个人与团体对于权力的争夺，将由人类一体原则掌控下的关系所替代。不过，巴哈伊在发出如此大胆的宣称时，不仅要关注现代政治思想的进展，也要关注当代、后现代的声音——它们根本改变了关于权力问题的一般共识。

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思想主要根据机构强迫个人遵从特定行为规范的能力来探讨权力问题，这些机构要么通过压迫和暴政，要么借助于一个公正社会秩序内的法律规则。就此而言，国家机构，以及退一步来说宗教和经济机构拥有着权力。人们通过一系列方式来探索某种公正的政治体系——例如，追随神学的、世俗自由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推论，并试图将这些观点置于由不可辩驳的真理所支撑的可靠基础上，不管这种真理是形而上学的、哲学的，还是科学的。为了建立平等和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正义常被用于确定机构行使权力的范围。政治体系之间的竞争已在世界大舞台上落幕，导致了自由民主的上升。

近期思想家用现代派视角看待权力问题，他们不仅考虑社会结构，也考虑个人的角色。例如，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了交往理性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该理论在揭示传统的错误以及社会实践中的语言局限的同时，解释了如何努力探求客观意义。他提出了一系列规则，以达到原则性的、公开的对话，即一种“辩论性演讲之不受约束的、团结一致的、达成共识的力量”⁴。按照哈贝马斯的预想，我们有可能建立一种集体的自我反思，它揭示隐藏的权力关系，消除意识形态的破坏性影响，从而利用批判理性来支撑真理和道德的主张。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了结构化理论（theory of structuration）。该理论认为，不仅社会结构约束或控制个人行为，而且个人的行为方式也可以逐渐改变这些结构，尽管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他说：“社会结构既由人类能动作用构成，同时也是人类能动作用的媒介。”⁵吉登斯指出，社会结构能够抑制行为，也能通过提供一种共同的意义框架而使得行动成为可能。

后现代主义思想怀疑现代权力观。权力被认为无所不在：所有人都在使用权力，至少会潜在地使用权力，而且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个人和机构都在不停地斗争，竭力实现个人的观点和欲望。人类除了应对这些人类处境所固有的权力关系以外，别无选择。就此而言，以为有可能将政治和道德判断置于可靠基础之上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以为存在着各

种方法、原则或理性条件，可被用于超越传统或日常状况，从而实现普遍观点，这种信念也遭到了否定。诉诸道德被认为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伪装。对国际和平的呼吁被说成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或者更是一种极权主义冲动的借口。人类能够不怀私人动机而参与对话，这种假设则被认为是幼稚、愚蠢甚至危险的。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作品就后现代主义关于权力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洞见。福柯解释说：“权力不是一种机构，不是一种结构，也不是赋予我们的一种力量，它是赋予某个特定社会之复杂战略情势的名字。”⁶根据福柯的观点，权力无处不在。政府拥有权力，个人和团体亦然。国家不可能控制权力关系，甚至不可能对其进行适度的制约，政治机构或法律也不会保证自由。权力是具有自身机构的特定操作领域中的“各种力量关系”；权力是一个过程，即通过“斗争和反抗，支持、改变或颠覆这些力量关系”的过程。⁷

福柯关注权力批评。对他而言，权力决定着我们所信和我们应做之事，因此他试图揭示权力的运作方式，尤其是它采用真理、伦理或知识之形式时。启蒙运动的传统表明，与追求客观真理一样，知识也是通过遏制权力而获得。正是这样，我们说“知识就是力量”，因为一旦获得了知识，争论和行动就必须服从于真理，必须与它保持一致。不过，福柯断言：正是权力产生的标准和条件，决定了“实在”、“正义”、“证据”和“事实”由哪些构成。权力就是知识。⁸因此，除了继续努力揭示权力的运作并质疑其含义之外，我们别无选择。“去权”（power-free）社会或“去权”对话是不可能的。对它进行谈论是乌托邦空想，也是危险的，因为此类方式不过是掩饰了那些要求压制、并打开压制之门的人的欲望。福柯提醒人们警惕“全球化话语的专制”——一种普遍主张或全面（总体）解释的危险。⁹对于和平、自由、正义或任何其他理想的呼吁，都不过是实施控制，或使现状合法化的权力运作而已。

福柯从未试图提供一种关于正义的理论，或为某种社会批评提供一个可以立足的坚实基础。按照他的观点，这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样的尝试

197

不过是建立另一个竞争性的权力表现。相反，他特别重视将思想作为分析实践的手段。通过反思，一个人可以挑战现存的行事方式，并学会采取不同的方式行动。借助于历史研究或“谱系”，福柯提出了自己关于权力如何在这个世界运作的论点。在一部重要的著作《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探讨了现代监狱系统——社会如何惩罚那些越过正当行为界限的人，并使其遵守规则。在这本著作中，福柯使用了圆形监狱的概念，即一种假设的监狱，用于对囚犯进行持续的监视，或者，至少让他们知道，他们可能处于持续监视之下，借此促使他们做出恰当行为。福柯认为，圆形监狱就好比现代社会所施加的限制。一个规训程序的网络——权力的种种表现——包围并控制着个人，使他们适应符合“标准的”行为。这些程序不仅包括适当的警告，诸如违规停车罚单，还包括进行衡量和检验，进而在经济、学术、医学或精神病学中建立标准规范。对于福柯来说，批评提供自由，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持续挑战主流权力表达的途径，从而为地方或特定知识和真理表达提供了空间，否则后者将受到压制。不是用解放式理论来反对压制，而是用揭示其运作方式的批评，用局部行动来反对压制。

当然，这里的目的并不是要详尽描述后现代主义的权力观，或认为福柯的观点完全代表了此类关注点。这里只是指出当代思想中存在的某些张力，它们促使我们仔细考量巴哈伊教义，这样，它们才不会过度地影响巴哈伊的话语构建，而我们也会更好地理解巴哈伊将如何向一个怀疑的世界来呈现自己。有些作者在后现代主义对于科学的特权地位的反对中，发现了宗教对于社会话语构建之贡献的新开端¹⁰，而其他作者则质疑一切有关宗教或形而上学的贡献作用，其原因在于那个或许是毫无根据的断言：真理和正义的基础是存在的。¹¹不管哪种情况，从后现代主义观点来看，宗教，连同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社会改革运动、政党或其他任何自称真理或意义之源，都必须受到无情的批判，以避免权力的强加和滥用。

这里对于现代和后现代方法之间的简单对比，只是就权力本质的复杂争论管窥一见。¹²然而它说明，权力问题是与前面第五章讨论的知识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基础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张力，对社会关系的伦理—

政治维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知识约束了权力，还是权力的行使破坏了任何创造和运用知识的尝试？是否存在一些普世价值观，可以根据这些价值观评判一切文化和时代中的人类行为，并要求他们遵循这套价值观？还是说价值观取决于地方视角？也许，在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观点看来，“价值观”与人性观念毫不相干，它只不过是代表某一特定人群的观点和欲望的利己构想。如同现代主义所假设的那样，为人类行为发现一种正义理论，一种健全的社会契约——诸如宪法或宪章之类，或发现一种科学的解释（如生物学或心理学方面的科学解释），进而为社会领域的行为提供基础，而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公正的政治秩序、自由、和平、人类繁荣与福祉得以建立。可是，可以这样假设吗？还是说实在如此复杂、如此不确定，以至于别无选择，只能怀疑、批评、斗争和不断揭露价值与知识的主张，以此避开压制，为自由和本土信仰表达留下空间？

我们可将传统基础主义对待宗教的方法概括如下，这种方法设定了权力关系的参数。上帝是宇宙的全能全知的创造者。通过这一绝对地位，上帝向人类揭示了圣言，圣言涵盖了对人性和物质实在的全部理解，提供了神圣律法、教义和原则，甚或行政管理安排，以此告诉人类应该如何进行个人和集体的生活。首先，人类必须接受这一真理、道德和公正的标准；其次，人类必须依照这个标准改善社会，铸造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即上帝的王国。上帝指引人类关系的计划已赐予我们，我们必须予以接受和遵守。

那些其信念来自启示宗教的人，或许很容易认可这一主张中的真理。然而，对以宗教名义引起的恐惧稍做思考，便会悲哀却又不可避免地承认：这些令人恐惧的行为乃是得到类似论据的支撑。在探索关于权力和伦理-政治关系方面的巴哈伊教义时，应该避免过于简单化的还原主义立场，它会强迫我们在理想化的社会体系和无限制的个人自由之间作出抉择。

请思考某些与权力相关的问题，它们或许见于对巴哈伊社团的批评之中。我们如何界定权力？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机构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权力关系？巴哈伊社团内如何行使权力？有没有一种正式的、程序化的方

199

式使用权力？批评的作用是什么？我们不仅要分析内部过程，还要分析我们与其他社团和人群的关系。巴哈伊如何与他人互动？是否要用巴哈伊标准和价值观来评判人类，或者，我们是否应对其他社团持有一种相对的或多元化的观点？当说到我们的灵性文明，即地球上的上帝王国，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幼稚、说教或极权主义的指控？我们必须学会回应此类问题，同时又不歪曲我们自己的理解，或传达一些错误的信仰观点。

从某种角度来看，与当代关于权力问题的思考相关的巴哈伊教义，与一些特定的现代主义目标有着关联。磋商是巴哈伊的话语构建方法，它可以由下而上地达成决议，并通过理性、冷静和公正的手段予以实施，同时尽可能避免个人计谋、争辩或自私自利的操纵。参与者可分享各自观点，随后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对之进行完善；大家就实在达成了共识，在此基础上便可开展集体行动并取得进步。管理信仰事务的系统、一套必须得到遵守的律法、以及设定治理人类关系的普遍原则，都被视为一种致力于自由、道德、正义和社会秩序事务的系统方法的要素。

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在权力问题上，巴哈伊教义可与某些后现代主义的关注点存在关联。坦然承认人类的错误，这种错误包括不断将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倾向。权力不仅属于机构，还属于个人，个人主动采取行动，而不是坐等指令。批判性思维被认为是人类发展所必需的，个人有权作出自己的理解，具有表达自由，并且有义务努力改变压迫性的社会结构。如果批判性、创造性思维的恰当渠道被堵塞了，那么有些信徒或许就会诉诸于诽谤，或变得消极怠惰，将精力转移到其他方面。巴哈伊教义不仅重视抽象的磋商原则，还关注当个人试图将自己的观点或议题强加于人时所引发的实际问题。巴哈伊社团认识到权力问题永远不会被完全消除，因此采用各种方法以避免将其观点强加于人；因此，在一个深受后现代怀疑影响的世界中，不能把巴哈伊的立场当做幼稚的东西，即寻求一个去权世界；或当作极权主义的东西，即假装呼吁普适价值观、和平和正义，却将巴哈伊道德强加于人。

因此，在巴哈伊教义中，对于秩序和理性的探求，得到了同样重要的

各种要素的补充，包括批判性思维、学习、多样性以及对于地方背景的关注。僵硬的行为准则和过度集权，都属于人类的儿童期；与之相似，不受制约的自由和冷酷无情的批判是人类青春期的代表。人类成熟期需要有关权力问题的新洞见。

如上章所述，要避免基础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无休止的争论，唯一的方法就是反对二分法，并探寻一种虽更加微妙但却更丰富的方法。说到权力问题，非基础主义观点也是有可能的。非基础主义观点承认，没有什么公式或绝对程序，也没有什么正义或政治组织的理论，可以让我们完全依靠它们而取得理想的结果。但是，社会的相互作用也不能沦为循环论战、冷酷无情的批判，以及对于支配地位的永无休止的争斗。相反，我们能够做出实际判断，决定如何在具体环境中行事，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借助经验改进方法，从而产生更有效的观点和实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更加仔细地考察与权力问题相关的巴哈伊教义。

二／一些与人类关系相关的巴哈伊教义

社会和伦理结构管理着个人、团体和社会的关系，从这些关系中产生了权力问题。在巴哈伊看来，这种社会和伦理结构在每一个时代都是由上帝显示者所铸造，这些显示者带来神性教义，它们适合人类当时的普遍社会状况——既适合人类理解力，也符合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水平。守基·埃芬迪说，在这种意义上，宗教真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¹³当新的上帝显示者出现，启示之书便会重新书写：有些真理得到肯定，其他一些真理则在新的境况下得到阐明，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黑夜变为白昼，禁止变为合法。人类理解之“筏”的各个组成部分重新调整。

新启示不只是传播人类在前一个时代无法理解的新真理。它是对人类文化和人类能力的一种综合回应，其中包含与人类局限性的妥协。在《神圣文明的隐秘》一书中，阿博-都巴哈分析了穆罕默德时代的神圣律法的一个方面。

201

此外，伊斯兰教不同教派的众多典籍，以及著名神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中都有记载：当世界之光初升汉志时，其光辉洒遍全人类，通过启示新的神律、新的宗教原理和机构，世界发生了根本变化——神圣律法得到启示，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与蒙昧时代的做法相一致。在这些律法中，穆罕默德遵行了禁月的习俗，保留了禁吃猪肉的规定，继续使用阴历和原有的月份名称等等。这些典籍对诸如此类的律法多有详尽列举……

难道谁会因为神圣律法中有一部分和蒙昧时期的做法、令人厌恶的民族的习俗相似，就认为这些律法存在瑕疵？上帝绝不容许！难道可以臆想全能的上帝被迫接受了异教的观念？神圣智慧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制定一部与蒙昧时期的规范迥异的律法对于穆罕默德而言，何难之有？但是，祂无上智慧的目的便是将人们从束缚手脚的宗教狂热的枷锁中解救出来，消除那些迷惑和困扰简单无助之人心智的异见。¹⁴

此外，针对为什么各个宗教具有不同禁令的问题，巴哈欧拉做了如下解释：

……“全知的神医正给人类把脉”那句话，就是当时对上述问题的答复，而且现在依然如是。祂还言道：“患时代之所需，虑时代之所急。”也就是说，你们要一心关注上帝的诫命，因为上帝在今日所命定的一切、所宣布为合法的一切，的确都是合法的，都代表着真理。人人都应转向上帝的圣道，遵守上帝的意旨之天际所显明的一切。正是通过上帝名号的超凡力量，那面“祂为所愿为”的旗帜得以招展，那面“祂随心发令”的大旗得以高擎。举例来说，倘若祂宣布水为不合法，那么水就不合法；反之亦然。原因在于，任何事物本身并未刻上“合法”或“不合法”的标志。而已经启

202

示或将要启示的一切，无不由上帝圣言的效力而实现。上帝何其荣耀！

这些事情已经足够清楚，无需进一步阐释。即便如此，某些群体仍然坚信，他们时下奉行的所有律令都是不可更改的，都是一直且永远有效的。再思考祂的另一段话吧——祂何其荣耀尊贵：“这些话说得很有分寸，以便新生婴儿能够茁壮成长，柔嫩枝芽能够欣欣向荣。哺乳要适量有度，这样尘世之子才能长大成熟，居于那大同之庭。”例如，有些人认为酒从来且永远都是违禁之物。现在，倘若有人告诉他们，有一天酒或许也会合法，他们定会起来抗议和反对。实际上，世人尚未领悟“祂为所愿为”这句话的真谛，也未理解“至高无误性”的含义。乳儿一定要吃奶。若给乳儿吃肉，定会导致身亡，这才是十足的不义不智之举。¹⁵

因此，从巴哈伊的观点来看，神圣律法并未采取一种绝对的形式，并不基于一种绝对的实在。在这种意义上，上帝似乎非常讲求实用：在具体情况下采取不同行为，以获得想要的结果。

的确，“祂为所愿为”¹⁶这个概念本身，意味着一种来源于理解的判断，它适合于环境，意在实现某种目的，它不是客观评判实在而达成的一种关于绝对真理的断言。“至大无误性”的标准不是“祂说真的”或“祂行对的”。相反，某事之所以是真的或对的，是因为上帝显示者如是说；祂的言辞是上帝意志与目的的表达。“如果祂声称水是酒，或以天为地，或以光为火，那么祂说出的都是真理且毋庸置疑；任何人都无权质疑祂的权威或究根问底。”¹⁷“假如祂将正确说成谬误，将否认说成相信，祂说的都是上帝所吩咐的真理。”¹⁸然而，显示者并未以一种任意的或限定的方式宣说，后者乃是相对主义的特点。祂的言辞是有意义和有目的的，是为全人类预定的，必须予以遵守，它会产生实际结果，而且在下一个天启期到来之前是不容许被修改的。巴哈欧拉解释道：上帝的显示者是为“人类把

脉的全知圣医”。祂诊断人类的病患，并开出治疗“今日病患”的药方，此药方“与将来时代所需者绝不相同”。¹⁹“全人类必须坚定奉行上帝启示和惠赐的一切。唯有如此，人类才能达至真正自由。”²⁰与此同时，天启适合于听者的能力。巴哈欧拉讲道：“我以威力之舌对你启示、用权能之笔为你书写之一切，并非依照我的身份和音韵，而是根据你的能力和理解。”²¹

正如天启的神圣标准远远不同于基础主义和相对主义，理解和运用天启时也应该避免这些极端。律法、原则与告诫转化为实践，并非遵循一种固定不变的呆板方式，而此方式规定了每一种情景之下必须如何做事。

在以往的天启期，人类倾向于得到所有问题的解答，并作出约束性的决定，以影响信仰或实践的每一个细节。从巴哈欧拉本身的时代起，巴哈伊天启期内的倾向是：明晰主导原则，就至关重要的细节作出约束性决定，但为个人的良知留下了广阔的空间。²²

一位巴哈伊青年询问如何将教义运用于日常生活，世界正义院回函解释道：

让世界正义院提出一套涵盖所有情况的规则——这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相反，这是个体信徒的任务，他们需要根据自己对于圣作的虔诚理解，结合日常生活中的情境，具体决定处事方法。作为完美圣尊的追随者，他若要完成自己的真正使命，就会根据教义来构建自己的生活模式。信徒不能仅仅遵照一套死板规则来生活从而实现这一目标。当他的生活朝向为巴哈欧拉服务，当他以此为参照框架而做出每一个有意识的行动时，他必能达到其生活的真正目的。

因此，每个信徒都必须不断学习圣作，学习挚爱圣护的指引，不断更多和更好地理解它们对于自身和社会的重要意

义。他应该热忱祈求神圣指引、智慧和力量，从而做出令上帝愉悦之事，并竭尽所能、时时刻刻为上帝服务。²³

巴哈欧拉讲道：“勿以为我给你们启示的仅是一部法典。非也！应当说，我用大能和威权之指启封了精选美酒。”²⁴理解和应用巴哈伊教义时，需要领会圣文字句中隐含的精神，需要结合背景展现出恰当的灵活性，需要不断培养全面回应的能力。

个体实践中的灵活性同样体现在集体领域。有机发展与成熟始终会被考虑到。在巴哈伊天启期内，神圣律法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逐步得到应用。胡古古拉律法就是一个例子，直到1992年它才在信徒中广泛施行。另一个例子是，每个社团都接受挑战，要逐步消除广大社会中那些与巴哈伊观念相悖的特点。守基·埃芬迪呼吁北美信徒“尽可能利用一切手段，清除承袭于自己民族的种种错误、习惯和倾向”²⁵。与此同时，世界正义院在给非洲的一封信中写道：“各地人民都有自己必须抛弃的习俗，将其抛弃以便为他们的社会走向荣耀的新文明扫清道路，这一文明将成为巴哈欧拉伟大天启的成果。”²⁶

灵活应用教义的思想，不应该与不辨是非或特许权相混淆，也不应该与相对主义范畴的易适性和任意性相混淆。践行教义时，不能采用随意或片面的方式。

上帝规定其仆人的首要义务，是认知那位上帝天启之开端、上帝律法之源泉，祂在圣道王国及受造世界均代表上帝。……达此卓然崇高之地位、此超然荣耀之顶峰者，皆须谨守祂，那世界之渴望的每项法规。此孳生义务无法分割，缺一不可。²⁷

205

要成为一名巴哈伊，就要完整地接受巴哈伊圣道。反对其中某个基本原则就是否认巴哈欧拉的权威与统权，也就是否认圣道。²⁸

巴哈伊社团是由众多自愿走到一起的个体构成的联合体，他们都承认巴哈欧拉乃是本时代上帝显示者，都致力于建立特定的个人与社会行为模式，致力于建立促进这些模式的机构。许多个人分享信仰的原则，从教义中获得灵感，但是他们并不认同它的某些特点。然而，那些真正加入巴哈伊社团的人，都自愿表态要完整地遵循这些教义，并认识到：如果在践行教义的过程中产生怀疑与分歧，依据启示圣文明确的权威规定，世界正义院乃是最高的仲裁者。²⁹

律法一旦施用，就不能废止。明确的法令也不容违反。神圣律法将道德启发的行为和有害行为区分开来。在神圣律法界定的范围内，为人的行动留有广阔的空间，人们可以自由行使个人权力，以此展现上帝赋予每个人的潜力。过巴哈伊的生活，意味着要充分内化教义，以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式将原则与教义运用于具体环境，从而应对日常生活和社会历史演变中的丰富的、不同背景的、持续变化的各个方面。它不仅包括克服错误，也包括平衡不同的优点。³⁰这一进程在人的一生中展开，并以挑战与挫折、危机与胜利为其特色。由守基·埃芬迪授写的一封信函提炼出这一挑战的本质：“我们作为巴哈伊应该如何行事？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存有疑惑，那么，我们就该想想阿博都-巴哈，研究祂的一生，问问自己祂会怎么做，因为祂在所有方面都是我们的完美典范。”³¹

206

在应用教义的过程中，个体信徒和机构的缺陷会表露出来，这需要爱、宽容、耐心、祈祷和互相支持，以创造一个有益于进步的环境。在学习如何应用教义的过程中，错误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方面。通常，特定时代的信徒会遇到当时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就要求具备某种应对模糊性的能力。不过，进步终将出现，未来信徒的行为将“数以百倍地更加成熟，更加平衡和更加模范”³²。

在与社团之外的人互动时，也可应用教义。巴哈伊肯定会努力影响他们，要么通过传导信仰，为人们提供接受信仰的机会，要么通过分享信仰

原则，希望以此塑造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不过，不可将巴哈伊标准强加于人。

我们的目的，不在于通过劝说各种权力机构立法执行巴哈伊原则，也不在于加入以如此立法为目标的活动，而将巴哈伊教义强加于他人。巴哈伊机构为人类提供的指引，并不是针对当下问题的一系列具体答案，而是启发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没有这种生活方式，这些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有了这种生活方式，这些问题要么不会产生，要么产生了也能得到解决。³³

巴哈伊的智慧概念同样展示了在与权力相关的问题上，巴哈伊信仰有一种更微妙的方式避免基础主义与相对主义。源自启蒙运动传统的真理概念，指出个人应该努力追求客观真理，并在任何场合下都坚持那一真理。真理的捍卫者必须依靠个人的良知作为唯一的指引；必须在权力（即一些拥有权力的机构）面前不惧怕说出真理；必须不计后果地完全揭示真理（因为部分地揭示真理是不诚实的）。而巴哈伊圣作所采用的方法，能够敏锐地体察环境，理解人类所具有的局限性。人们通常只能掌握部分真理。良知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权力的行使不仅通过机构的决定，还通过个人的言语和行为。至关重要，必须考虑一个人断言“真理”所引发的后果，因此，一个人的行为有时必须受到节制，这不是为了审查或操纵观念交流的结果，而是为了维护必需的条件以追求真理、理解和接受真理、统一行动以回应真理。真理与价值——“是”与“应该”——不能完全分离。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必须使用智慧来管控知识的运用和人类能动作用的表现。阿博都－巴哈解释道：

207

你们要走主的道路，不说耳难承受的话语，因为这样的言语就像是给小孩吃过腻之食。不管其多么可口、稀有与味浓，它都不可能被幼儿的消化器官吸收。因此，对于每一位有权享用的人，只让他得到自己确定的份额！

“知而慎言谨口，择宜且露；言则审时度势，相适且授。”此乃至高智慧，你当奉而行之。欲成为适应各种环境之实干家，务必铭记此言。先诊后治，实乃良医之不二法门。³⁴

智慧不是虚饰，也不是计谋，而是使知识、行为、价值观与环境达至平衡的理性能力。

所有这些例子都证明，虽然巴哈伊信仰是一个启示宗教，但它并没有对人类的伦理—政治生活采取一种绝对主义方法。看似矛盾的是，“绝对”遵从启示好像要求人们采取一种非基础主义的，而不是基础主义的方法来看待实在。巴哈伊教义针对的是人类理解与实践这个有限的、模糊不清的领域。人类对于实在的掌握总是片面的，人类的道德行为总是容易犯错的。在巴哈伊社团将巴哈伊教义转化为行动的实践层面，那些体现现代思想的关注点（比如对于律法、行政管理体系、普遍原则与磋商方法的关注），与后现代主义特有的关注点（比如严谨批判、反思、学习、对环境敏感、清楚人类的缺陷），形成了互补。

208 巴哈伊教义指出了两种视角的优势与不足。存在着一些安排人类关系的方法，这些方法是建设性的，能够增加人类福祉，它们一方面超越了绝对主义与压迫体系的倾向，另一方面超越了怀疑主义与无休止冲突的倾向。虽然始终存在着来自错误或滥用力量的威胁，但是这些威胁都借助一种方式得到了处理，即寻求通过对话、实际经验以及在明确限定的环境中运用原则而达到各种关系之间的和谐。对于巴哈伊来说，在与个人和机构相关的权力关系中，团结既是其目标，也是其操作原则。要引导权力朝着建设性目标发展，就要探索人类关系的和谐，而这要经历一番奋斗。阿博都-巴哈解释道：“让我们把一个城市的所有居民全都接纳进来：如果他们相互之间建立起最牢固的团结，即使在短时间里，他们也会尽其所能，取得巨大进步。”³⁵在从部落到国家的社会演变过程中，人类不断学会了更加复杂的关系；因此，毫无疑问，人类将逐步发现和使用其他更有成效和有

益的关系。

三／权力、自由与个人

后现代主义一致认为，权力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人类没有达到、或并不渴望一种“去权”状态，这一点与巴哈伊教义是相一致的。巴哈伊同样认同，人类具有低级本性，具有欺骗与谋私的能力，即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使用权力。正如阿博都-巴哈所言：“例如，你看到有人为了获取更多蝇头小利，他不惜阻碍整个民族的进步；为了推动自家的水车，他不惜让所有人的农田干裂，庄稼枯萎；为了保住领导地位，他不断将民众引向破坏文明根基的偏见和狂热。”³⁶

然而，在巴哈伊教义中，人类能动作用并非放在自私自利的语境中予以剖析，而是将其引向诸如为共同利益服务、提升人类荣誉或为推动繁荣与幸福之类的目标。就此而言，正义不只是通过限制权力而获得，而是通过一种有益的安排来培养人类品质与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不是通过严格遵守规则，也不是实现某种理想理论，而是有意识按照一种更具建设性的方式努力，从而收获实际且不断累积的果实。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当机构管制个人行为的权力终止，便是自由开始之时。对于巴哈伊来说，自由在于摆脱自私自利的行为，转向主动为社会福祉与人类潜能的发展贡献力量。阿博都-巴哈说：

209

在巴哈欧拉的教义中，有一条是关于人的自由。通过非物质性的力量，人应获得自由，从自然界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因为只要人受限于自然，他就是凶猛的动物，原因是生存斗争是自然界的迫切需求之一。³⁷

祂还说：

……保证人类世界的福祉，维持和保护普遍关系的适度

自由，都能在巴哈欧拉的教义中充分而广泛地找到。³⁸

从巴哈伊的视野来看，我们不能将引起权力思考的人类关系简单地归结为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的持续争斗，而是可以合理安排这些关系，使之能够建设性地塑造人类品质，为有益的社会成果贡献力量。这不是一种幼稚的信念，即认为人类可以达到至善完美，而是反对一种绝对主张，即一切行为选择都是同样可以接受的，任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一切行为肯定是自私自利的。相反，巴哈伊坚信，利他行为是有可能的，个人行为是可以得到改善的。对于人类而言，一种结果可以比另一种结果更富有成效，可以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相比于压迫性的选择，民主形式的社会之存在本身就证明：我们是可以作出选择的，历史也证明，某些做事方法比其他做事方法更有益。

所有这些思考的核心都在于自律与个人努力。宗教关注那些塑造人类行为的力量。在巴哈伊教义中，戒律主要不是经由外界强加，而是信徒在日常生活中努力践行教义时，通过个人奋斗与自制克己而遵守。祈祷、斋戒、研读圣作和每日反思个人行为，这些灵性戒律的目的都在于培养能力以战胜自我，过上帝喜悦的生活，以及与其他信徒和全人类一起为社会进步而贡献力量。个人不可能十全十美，难免在许多方面不能满足神圣标准的要求。但是，坦率地承认人类的这个状况，并不是向低级冲动屈服的理由。灵性进步与道德行为的提升是一个累积的过程，需要日复一日地逐步改善行为，也需要一代又一代地逐步改善世界。

巴哈伊圣作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培养个人具备建设性的主动精神。巴哈欧拉的确说过：“将邪恶力量转变为神圣力量，是上帝授予我们去完成的一项任务”，以及“唯独上帝之言具有促成如此伟大而深远的变化所需要的力量”。³⁹阿博都-巴哈解释道：“要教育人们养成良好品质”；“个人的教化应当达到这样高的程度：宁可让人割喉也不愿撒谎；宁可被刀砍矛刺也绝不诽谤他人，或被暴怒冲昏头脑。”⁴⁰祂进一步讲道：“物质文明借助于惩罚性与报复性法律的力量来制止人们的犯罪行为”，

而神圣文明则“教化民风，除极少数例外，不会有人图谋犯罪”，反而“热爱人类的完美，献身于给世界带来光明的任何事业”。⁴¹

当然，在巴哈伊教义中，人类能动作用并没有完全与外在戒律和限制分离开来。有的巴哈伊律法就是一些禁令和限制，旨在禁止某些破坏性行为。不过，此类限制不是削减个人权利的，而是上帝恩典的源泉。这些限制只规范人类行为的一小部分。如前所说，神圣律法旨在设立界限；神圣律法界定了一个宽阔的区域，人类可以在其中自由安全地行动。如同阿博都-巴哈的解释：

自由来自对全能者律法与法令的奉行。这是人类世界的自由。人类断除对世间万物的依恋。这样，人类就能避免一切困难与悲伤。财富或物质力量不能使他们远离节制与公正，穷困潦倒亦不能阻止他们显露幸福与安宁。人类良知愈发展，其心灵愈自由，灵魂也愈幸福。在上帝的宗教中，思想是自由的，因为唯有上帝掌控着人类良知，但是这种自由不应超越举止谦恭。在上帝的宗教中，上帝律法之外没有行动自由。人类不可触犯上帝律法，哪怕其行为不会伤害周围人。这是因为神圣律法的目的是教化所有的人——不仅自己，也包括他人。在上帝看来，伤害自己与伤害邻人一样的，两种情况皆应受谴责。⁴²

211

在律法的界限内，人不是怠惰和唯命是从，相反，他们被赋予了能力，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我们需要的是积极的善，而非只是不做坏事的消极善。这一积极努力至少需要三种影响力的培养：教育、吸引和反思。

通过教育，个人品格得以形成，美德得以获得，包括致力于改善世界在内的崇高目标得以树立，诸如为人类团结所必需的宽容、诚信、仁爱、一视同仁等态度也得以培育。这些成就来自于具体的训练，也来自于文化的互相影响，因为个人处于各种思想与行动之模式的包围之中，正是它们

形成了关于真与善的理解。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如此之高的教育目标并非理想主义和乌托邦式的，它们都是切实可行的。如同阿博都-巴哈所言：

“教育不能改变人的内在本质，但它确实能产生巨大影响，借这种力量它能从个人引出其内部蕴藏的美德和能力。”⁴³教育意味着相对的进步；而在朝着崇高理想目标前进的过程中，一部分个人逐渐胜过以前。

212 灵性吸引是培养人类能动作用的积极表现的另一种方式。它意味着要爱上帝，做令上帝喜悦之事，认识到服务上帝就是服务人类。对待其他个人时，应认识到他们拥有权利，值得尊重、崇敬和关怀。之所以如此待人，是因为懂得每一个心灵都反映着上帝的神圣属性。爱世间万民，受美所吸引，致力于团结以及渴望探寻真理，凡此种种，无不塑造着个人的行为表现。培养这种吸引力的训练包括祈祷、默思和学习圣文等。

约束并引导主动性的另一个因素是反思。每个人都有探究实在的责任；“在上帝的创造计划之中，每一个人生来就有其独自の禀赋、能力和责任。”⁴⁴阿博都-巴哈解释说，经由人类的心智能力，人们能够掌握科学和艺术，发现或创造过去不为人知的事物，并将其变为现实。“默思使发明创造成为可能，宏大事业得以成功；通过它，政府能够顺利运作。”⁴⁵反思使人考量环境，使人探索以往的经验，使人评估从前行为的价值和优势以及缺陷和弱点，使人克服挑战而实现进步。反思能力如此重要，巴哈欧拉将其作为个人道德进步的基石：“将上帝无误的天平置于你们面前，如同你们站在上帝面前，你们在每一天，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以此天平衡量你们的行为。”⁴⁶磋商是一种集体反思的形式。

四／权力与社会秩序

除了个人行使权力这个问题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古老的权力问题，它涉及社会秩序的各个构成要素（个人、机构和社区）之间的关系。全面考察与巴哈伊行政管理实践、人类治理问题、未来政治秩序的演变相关的教义，不是本书的讨论范围。这里只能就集体领域中权力如何运作的问题，

提出一些看法。

同个人层面一样，巴哈伊对于社会互动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人类能动作用的积极表达。这不是一个去权关系的问题，不是乌托邦式的社会结构问题，也不是和平、正义或团结一致的普世原则之完美施行的问题。相反，巴哈伊教义所预想并为之奋斗的是各种关系的动态平衡，目的是建立一种社会进步的模式，该模式既是增长性的，也是波动性的；既是系统化的，也是无秩序的；既是整合的，也是变化多端的。

对于巴哈伊来说，掌管人类关系的关键因素是圣约，即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协议，“上帝借此要求人类表现特定的行为，并反过来福佑如此行为”⁴⁷。这其中包含大圣约和小圣约。大圣约涵盖由上帝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派遣的神圣导师，其中包括适用于各时代的显示者的具体启示，它提供了管理个人及集体行为的律法和原则，以此制止自私自利及破坏性的行为，培养有益于人类福祉的行为。通过小圣约中的规定，信仰的权威中心得以指定，所有人必须拥护它，巴哈伊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也被确定下来。不过，小圣约的意义并不限于正式指定信仰的权威中心；它还关注那些调节信徒与信徒之间、信徒与其机构之间关系的态度和行为。想一想阿博都-巴哈的话：

如今，存在界的动力是圣约的力量，它就像一条大动脉在这偶然世界中搏动，护卫着巴哈伊信仰的团结。

巴哈伊信徒受命建立人类大同；如果他们不能围绕一个中心团结起来，他们又怎能使人类统一？

天佑美尊之所以订立圣约，是要将目前的人全都聚集在一个中心的周围，这样，在每一个周期和世代，引起不和的自私之辈就不可能暗中破坏圣道。⁴⁸

巴哈伊行政管理机构是“圣约之子”⁴⁹，它提供了一个系统，旨在捍卫信仰，维护团结，确保教义的完整性，指导教义的应用以实现信仰的目标。虽然遵守巴哈伊律法有赖个人的良知，但违反某些律法会产生社会影

214 响，所以可能会采取行政制裁来保护社团，或鼓励个人反思其行为。不过，在巴哈伊行政管理中，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各个机构受到督促，要求它们“对待朋友要有极大的耐心和宽容”⁵⁰，而且要“慎重，不可窥探信徒的私人生活”⁵¹。

个人很少做出此类违反巴哈伊律法的极端公开行为，他们掌控着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行政管理的建构就是要尊重并支持这些自由。巴哈伊确信，“圣道的根基是提倡个人拥有自我表达之无可置疑的权利，个人有权自由地宣说自己的良知，提出自己的观点”⁵²，并且他们拥有达到这一目的明确渠道。因此，对信仰的服务行动来说，“不论地方还是国家层面的社团代表都不能决定个人的责任所在”；相反，“个人必须独自估量这份责任的特性，询问自己的良知，虔诚地思考这份责任的所有方面”⁵³。鼓励机构包容错误，允许广泛的个人行动自由，避免产生抑制主动性的批判性氛围。

巴哈伊行政管理机构的目的不是约束，而是释放、协调并输送个人的创造力，从而转化为集中的集体行动。因此，在巴哈伊的社会关系中可以明显看到权力的积极表达。机构是要“拓展人们的兴趣，协调各种活动，应用各种原则，体现巴哈伊信仰的理想，并实现巴哈伊信仰的目标”⁵⁴。它们“应该既提供推动力，以此激发信仰潜在的活力，使之展露、明晰并影响人们的生活和行为，也要作为媒介促进思想交流，协调巴哈伊社团各种要素之间的活动。”⁵⁵从这个角度看，权力在于个人，权威则在于灵理会。

当选机构被授予指导地区、国家和国际之信仰事务的神圣权威。不过，完成社区任务的力量主要在于广大信徒。机构权威对于人类进步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行使权威是一门需要掌握的艺术。信徒的行动力量借由个人主动性得以释放，通过集体意愿得以喷涌。就其潜在意义而言，这股巨大的力量，这个由个人潜力构成的混合体，它以一种灵活的形式而存在，能够应对个人对于这个世界发生作用的各种影响的多

重反应。为了实现其至高无上的目标，这一力量需要通过有序的行动路径而表现出来。即使个人会尽力根据自身对于圣文的理解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而且很多行动也能够因此获得成功；但是，这些行动若未能受到权威机构全面指导的规范，它们则无法获得文明大幅进步所必需的推动力。⁵⁶

对于个人和机构之间的关系而言，磋商是至关重要的，它可被视为巴哈伊伦理—政治进程的核心。磋商是一种工具，它协助集体探究实在，从而达到探索真理的目的，它促成一致理解，从而确定最佳行动路线。前面几章已经探讨了磋商是如何根据具体情况来评估需要、运用原则、做出判断。因此，磋商是一种实践的、对话的手段，用以不断调整控制权力的各种关系，以此为正义和团结而努力。

巴哈伊并不认为个人是在参与一个“去权”的对话进程；这些个人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富有建设性地引导权力。磋商不是脆弱的，而是充满活力的，它可以容忍不完美。从儿童时期便可教导磋商。磋商需要个人学会自我约束，但是取得更好的磋商成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实践和自律促成了进步。我们认为，必须有某种环境来确认我们渴望实现的目标，而非简单地要求批评的权利，要求退出参与、遵循个人意志之专断命令的权利。⁵⁷在一定的情境中应用巴哈伊原则和价值观，这本身就是磋商的一部分。尽管不同的观点丰富了磋商进程的起点，但一定要避免持续争论，因为争论会隐置真理，而不是揭示真理。有一种期望是：人类可以通过教育和经验而予以塑造，从而获得更富有成效的处理权力关系的方法。这一期望并不是天真的或理想主义的，而是植根于实际的、建设性的历史经验。例如，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了解到某些逻辑推理规则对于理性讨论来说乃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一个作者忽视了这些规则，那么其论据就会被认为是有缺陷和无效的。那么，为什么不可能学习和坚持高效磋商所需的态度和行为呢？当这些必要条件受到一种宗教责任感支撑时，这一点就尤为真确了。事实上，我们正在自己的社团内普及这种教育，该社团的成员代表着两百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人，以及数以百计的种族和文化团体。

磋商是社会批评的重要手段。在巴哈伊教义中，团结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自然容易形成一种倾向，即不愿发出任何形式的批判。然而，对于理解来说，批判性思维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社会批评被视为权力和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必要条件；压制批评就是压制自由，就会招致压迫。任何没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社会要么停滞不前，要么沦为集权主义，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如果说我们服从灵理会，说我们规避批评，那就过于简单化了，因为这表明个人权力受到了遏制或压抑，还会招致猛烈的攻击或草率的驳斥。这样一种判断是对巴哈伊教义的误解，或者至少是一种不全面的理解。巴哈伊教义区分了两种批评，一种是恶意的破坏性批评，它纵容非议和吹毛求疵，它将个人信念强加于人，煽动不和，或暗中破坏巴哈伊机构；另一种是具有建设意义的批判性思维，恰当地予以展现是必要的，“为了改善和修正某些现存条件”，“毫无保留、直言不讳地进行这种批评，不仅是每一位忠诚睿智的社团成员的权利，而且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⁵⁸

集体计划和自主行动要经受不同观点的分析；必须听取这些观点，才能营造一种生机勃勃和自由灵活的氛围，从而促进各种思想和行动，推动有关人类进步和福祉的学习。巴哈伊教义坚定地支持这一过程。个人拥有思想、言论和批评的自由。机构必须倾听。⁵⁹但是，巴哈伊教义不会纵容沉湎于异议或煽动性的言论，它的目的在于建设性的行动。必须达成一个所有人都支持的一致意见或多数人的决定，然后通过实践予以检验，借助实际经验予以修正。正如世界正义院的解释：“虽然批评对于社会进步非常重要，但它是一把双刃剑：它常常是冲突与纷争的先兆。行政管理体制的过程讲究平衡，其目的在于防止这一基本活动沦为任何形式的分歧，这种分歧会滋生对抗，产生可怕的分裂后果。”⁶⁰

217

关于个人与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还有一点值得考虑，那就是巴哈伊行政管理体制的演变。巴哈伊教义没有提供一套固定的规则用于管理集体事务，在机构安排上也没有不变的结构。相反，“灵理会、委员会和代

表大会，这整个机制被视为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它“正如一个活的有机体”，“可以拓展自身并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和要求”。“亦须牢记，由于圣道机制的设定方式，任何必要的东西都可以按照巴哈欧拉的命谕，安全地纳入圣道之中，从而使圣道处在所有进步运动的前沿。”⁶¹

随着信仰的拓展及其影响的扩大，巴哈伊行政管理机构的本质和责任也在发生改变。例如，1986年，国家传导计划的制定从国际层面下放到[洲级]顾问团和总灵理会层面。新的机构也有可能出现。顾问机构的建立，以及更近时期的区域理事会和研习中心的建立，都是这方面的例子。甚至可以期待在遥远的未来，会有更加激烈的变革，届时，将出现守基·埃芬迪预言的巴哈伊国家，或未来的巴哈伊联邦。然而，这些社会管理机构最终产生的条件，需要人类关系发生根本转变，而巴哈伊对这种转变并不负有直接的责任。这些条件是如此的遥远，背景是如此的模糊，以至于现在不可能对相应的权力关系作出切实可行的阐述。

巴哈伊行政管理体系演进的过程中，错误不可避免。行政管理人员会犯错误，有时甚至影响个人的权利，然而，若非如此，他们很难达到期望的个人标准，也无法履行巴哈伊机构的共同责任。同样，个人也难以避免走过头，他们要么追求一条独自且有时具有破坏性的道路，要么过于顺服和迟钝。这就是为何圣护和世界正义院再三呼吁个人和机构要节制行为，容忍由于不成熟而产生的过激言行，并敦促那些有能力有远见的人做正确的事。错误并不是异常现象，而是人类行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努力克服错误即是人类进步的标志。“圣道的前进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需要借助磨炼和错误，借助经验反思，借助全心全意投身于世界正义院制订的传导计划和策略。”⁶²

218

五／权力与实践

我们从巴哈伊关于权力的本质的教义中获取了一些洞见，现在来看看巴哈伊社团如何在整个社会中行动。前面讨论过，若声称巴哈伊不行使任

何形式的权力，这种说法是不足为信的，因为根据现代的理解，即便是怀着影响他人的目的而分享一个想法，这也是在行使权力。由此，关于巴哈伊社团之意图，这个问题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例如，想一想巴哈伊对于人类未来世界秩序的愿景。我们是努力建立一个普遍的世界政府，还是远离政治进程呢？相对于其他宗教，我们是拥有其他人必须接受的真理，或者至少这一真理允许我们向其他人“解释”宗教实在？还是说我们认为巴哈欧拉提出了宗教相对主义，拥护各种主张相异的团体？此类问题折射出种种二元假设，它们扭曲了巴哈伊教义所传递的深层洞见。然而，如果我们不能令人满意地描述权力问题，那么其他人就会代我们为之，强行加入某种与巴哈伊信仰性质相左的观点，或者负面描述巴哈伊信仰。

因此，这里的问题并非巴哈伊是不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开展行动的能动者，而是如何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开展行动。既然我们不像原教旨主义者那样，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世界，也不像相对主义者那样，沉浸于一种无法通约的话语，任凭人类随波逐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向那些关注权力之行使的人描述自己呢？

对于那些能够接受巴哈欧拉启示的人来说，正是巴哈欧拉圣道的真理，以及从其启示中释放的灵性力量，吸引着人类去信奉并实践祂的教义，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巴哈欧拉宣告：“圣道之帐何其大矣！它足以遮盖尘世各族各民，而且不久，它就会将全人类聚拢在它的庇护之下。”⁶³祂还讲道：“倘若这圣道是上帝的，那么就没有人能战胜它；倘若它不是上帝的，那么你们中的教士，以及那些追随腐败欲念的人和反叛祂的人，便肯定能打败它。”⁶⁴在丝毫不违背上述真理的情况下，或许可以用社会学术语描述巴哈伊信仰的影响。因此，简要回顾本书第四章结合科学和宗教的背景而针对实践团体概念的讨论，是非常有用的。

托德·梅（Toddy May）在其《我们的实践，我们的自我》一书中从社会的角度观察到，人类自己组成各种实践团体，例如科学家、常去做礼拜的教徒或法律职业人士。成为一个团体的一部分“就是信奉它的足够多

的主张、发现以及实践理论，尤其是其‘核心’主张、发现和理论等——这样才会被看作是笃定于这个团体”⁶⁵。托德·梅在人类实践的背景下，提出权力不仅仅是一种约束，还是一种创造性力量，它使人们以某种方式行事，创造出以往不曾存在的事物。实践提供诸如教育和传统之类的维度，结果形成了知识、技术、态度和做事能力。一个人参与裁缝实践，便学会制作服装。一个人从事音乐实践，就会受到培养而演奏某种乐器。因此，“我们的实践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是谁……而且，实践的运作方式，通常并非通过约束或阻止我们某些事情。相反，实践是通过塑造我们，把我们创造成我们的样式而达到目的。”⁶⁶

按照托德·梅的观点，人类参与许多不同的实践，同时也为许多不同的实践所塑造。参与一种实践，尤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实践，会影响一个人参与另一种实践。例如，如果一位家长是医生或教师，那么其抚养儿童的实践就一定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同样，参与某个宗教团体或政党，肯定也会影响其他实践。故而，一种实践中的主张和标准可被用来批评或影响另一种实践，使其发生转变或改变。例如，一种文化实践所持有的态度——诸如男女平等，可以促进另一种文化中的对话，使其重新审视其传统，并最终形成新的行为标准。或者，某种社会变革可以造成压力，以刺激某一实践的发展。最后，某种实践中的任何变化的发生，都是因其自身标准受到援引，或得到修正，从而导致新的结论。

220

由此来看，权力并不是某个具体个人或机构的拥有物；它是实践中各种关系的综合结果。因此，梅讲道：“就实践而言，有关人被塑造成某个样子的任何阴谋论，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⁶⁷正是实践的诸多复杂要素——包括价值、行为、目标、规则、标准等——的结合，确定了个人是谁、他如何行事，而不是由某一机构或团体直接施加的权力，或高压统治来确定的。

当然，对于巴哈伊而言，梅的实践团体概念是还原论的概念，它也没有提供一个充分的框架供巴哈伊理解人类关系。尽管如此，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洞见，让我们看到权力如何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通过各种

关系而得以表达，而无须假定个人或团体不能相互参与，或者每一种参与都必须是强制性或压迫性的。这种洞见有助于阐明如下问题，即在巴哈伊社区内部如何发挥能动性？巴哈伊社区如何与他人相互作用，在不将巴哈伊教义强加于人的情况下，促进文明的不断发展？

巴哈伊团体内有方法、原则、信条、知识、机构、行为和程序，它们是根据内部标准而组织起来和加以证明的。我们正在学习如何按照我们对巴哈欧拉教义的最佳理解，来使这些不同的方面各就其位。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社团，其思想与行动都在稳步发展，从而产生更加复杂和有效的个人行为、机构设置、社区生活，以及更广泛地参与社会。那些不是巴哈伊的个人，他们受到信仰的传导和吸引，然后加入巴哈伊团体。这一过程中，如果有人要成为一名团体成员，就必须接受一些核心主张；同样，还有一些特定的限制存在于律法和圣约义务中。不过，正如讨论过的那样，权力问题不能被归结为限制问题。主要的关注点在于通过社会和教育过程建设性地塑造能力，诸如学习上帝之言、斋戒和其他灵性戒律、参与巴哈伊社团生活等，这种能力可影响个人的行为，影响个人对于服务信仰的参与，影响个人为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的参与。阿博都-巴哈讲道：“巴哈伊会致力于促成这一改善和进步，但绝非通过煽动和诉诸物质力量的手段，即不是通过战争，而是依靠福利。”他还说道：

221

我们应该把精力集中于如何吸引人心上，而非强行左右他人头脑上。向世人显示真正的经济原则。展示什么是爱，什么是仁慈，什么是超脱和厚道。这是你们必须做的重要事情。依照巴哈欧拉的教义去行动。祂的所有著述必须翻译出来。现在是你们按照祂的话语生活的时候了。你们要用自己的操行真正体现出这些话语的寓意。经济问题不会吸引人心，唯有上帝的爱才能吸引他们。经济问题固然非常值得关注，然而，感动、控制和吸引世人之心的力量却是上帝的爱。⁶⁸

巴哈伊团体影响其他团体的同时，也为它们所影响。参与一系列文化、媒体、经济、学术、政治和其他领域的相关活动，使巴哈伊既受到积极的影响，也受到消极的影响。例如，音乐才能可以增进虔敬的生活；种族偏见可以损害团体关系。挑战在于，要确保此类影响使我们更接近巴哈欧拉的意旨，而不是远离。一个人作为巴哈伊的所做所学，渗透生活的一切领域，诸如为人父母、职业生活或公民生活。巴哈伊和社团也会有意识地向其他领域引介巴哈伊的原则、方法和概念，从而推动这些领域的内部对话和行动。比如《世界和平的承诺》、《人类的繁荣》以及世界正义院2002年4月致宗教领袖的信函，这些文件的传播便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巴哈伊专家“用神圣教义之光促成各门学科的变革”⁶⁹。因而，人们有意识地追求影响力，但是这种操作方式避免了将权力强加于人。正如阿博都-巴哈解释：

为上帝所钟爱的你们啊！在此巴哈之使命期里，上帝之圣道实乃纯粹之精神。祂的圣道与物质世界无涉。它的降世既非为争斗或战争，亦非为伤害或羞辱；它既无意与其他信仰争执，亦无意与各国作对。它的唯一军队乃是上帝之爱，它的唯一乐趣乃是畅饮上帝真知之清醇佳酿，它的唯一战斗乃是阐述神圣真理；它的唯一征伐乃是针对冥顽之自我——人心之邪恶驱动力。它的胜利乃是顺服和屈从，它的永恒荣耀乃是无私。简言之，圣道是纯之又纯的灵性。……

222

为此努力吧：成为每一个人的生命之源，不朽之根，安宁、慰藉与喜悦之泉，无论他们是熟识者或陌生者，反对者或支持者，均一视同仁。⁷⁰

由于受到巴哈伊的影响，其他个人和人类活动领域会发生改变，而这是因为其内部标准与巴哈伊的影响产生了共鸣。同样，其他领域也会对巴哈伊团体产生影响；但是，巴哈伊标准和研究方法会调和这一影响。

巴哈伊教义指引着我们如何参与社会生活，这种参与社会生活的方

式既不会将理想的方法和体系强加于人，也不会诉诸持续不断的质疑和批评。为了避免其中一个极端，我们没有提出程式化的答案，没有裁断他人，也没有强迫他人接受巴哈伊的教义。此举并非否认巴哈欧拉能够提供有益于全人类的真理，它只是承认：个人独立信奉这些真理，我们要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要汲取一大批建设性领域的贡献，才能采掘到天启的宝石。为了避免另一个极端，我们不可要求无休止的批评，不可否认渐进的发展是可能的，也并不认为一切观点同样正当而有效。对于探究实在和探寻真理来说，谦逊、宽容和接受模糊性必然是不可或缺的；而持续不断的批评只是那些不图在世间成事之人乐此不疲之事。解决权力问题的一个实际方法认为：发挥人类能动作用远非只是强加限制；影响是相互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通过经验可以发现处理人类关系的更好方法。

223 例如，想一想巴哈伊信仰与其他宗教的关联。巴哈伊教义勾勒出了一
一种能够避免必胜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方法。在信仰内部，巴哈伊照其教义行事。他们的人际关系、价值观、知识及行为都符合其内在标准。人们自由选择接受或反对巴哈伊信仰的根本戒律，从而加入或离开社团。通过教育、经验和努力，巴哈伊实现了个人和集体的转变。

在更广泛的社会中，巴哈伊信仰秉承“友爱与交谊”⁷¹的精神与其他宗教团体共事。巴哈伊信仰由衷认可这些团体的神圣起源和真理，与它们一起致力于塑造团结，促进理解和实现共同的目标。每个宗教团体都有自己的知识、信念和行为标准。巴哈伊通过与其他宗教的公开交往，可以加深对巴哈伊信仰的现有理解，并对这些理解进行必要的修改和深化，从而更加忠诚于巴哈欧拉的天启。同样，巴哈伊也可以影响其他个人和宗教团体。但是，任何改变都源于特定团体的内部标准；外部刺激会促使团体内部发生这种改变。

不同宗教背景的个人会自主选择加入巴哈伊团体。由于巴哈伊信仰坚持宗教同源的原则，因此此举不是反对之前的信念，而是成全了它们。⁷²例如，一名基督徒成为一名巴哈伊，他并不会反对基督教，而是发现耶稣精神和启示在巴哈欧拉的教义中得到了更新。有巴哈伊经文号召“所有人

融合在同一个普世圣道和一个共同信仰之中”⁷³，“所有的人都信奉一个宗教，同属一个信仰，融合成一个人种，变成为一个民族”⁷⁴，此类巴哈伊经文的内在潜力，只有通过影响力和自由选择才能显示出来。这种影响力是培养建设性潜能的力量，而不是强制和强迫的力量。

这种观点避免了必胜主义——它是基础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因为巴哈伊并不会高高在上地评判、批评或定义他人的信念。它也不同于宗教相对主义⁷⁵，因为巴哈伊并不认为各种宗教观点无从比较，也不认为所有当代宗教团体的一切教义可以同时接受。

巴哈伊相信，巴哈欧拉的教义面向全人类⁷⁶，但是每个人可自由选择接受与否。如果人们坚持自己的信念，我们对待他们也不应异于巴哈伊社团成员。根据巴哈伊圣作的原则，传导信仰时，不可因为我们相信这些观点是正确的而其他观点是错误的，就将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传导过程，就是将自己关于巴哈欧拉的知识，向一个不了解但有兴趣聆听的人分享。传导者必须回答对方的问题，帮助其克服障碍，但前提是对方渴求信仰，亦即他是一个真正的“寻者”。

224

想一想另一个通过影响力而行使权力的例子，即巴哈伊对于社会行动的参与。如前所述，巴哈伊并不致力于直接将巴哈伊教义融入法律。他们也不认为只有通过以某种孤立的形式攻克某些特殊的疾病，才能找到解决人类问题的办法。相反，巴哈伊的社会变革活动，意在促进社会的普遍转变。如同世界正义院解释的：

我们也应记住，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自己希望构建怎样的世界，也不知道如何构建。因此，即使那些专注于改善现状的人，最后只能与他们发现的每个明显邪恶做斗争。与邪恶斗争的意愿——无论是邪恶的现状还是邪恶的个人，因而成为大多数人用以评判他人道德价值的试金石。然而，巴哈伊清楚自己奋斗的目标，也明白必须如何一步步实现。他们集中所有精力创造善，这种善具有一种积极的力量，在它面

前，诸多邪恶——它们本质上是消极的——逐渐消失，不复存在。巴哈伊认为，以唐吉珂德的方式一个个清除世间诸恶，是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巴哈伊倾其一生宣扬巴哈欧拉的启示，唤醒同胞的灵性生命，将同胞团结在神造的世界秩序之内，然后随着世界秩序的力量及影响增强，他将目睹巴哈欧拉启示之力改变整个人类社会，逐渐解决那些问题，消除长久以来困扰世界的不公。⁷⁷

225 然而，创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目标并不是说：巴哈伊将独自创建这一秩序，然后将其作为一份完备的礼物馈赠人类。这个世界正处于过渡阶段。一个以人类一体为口号的社会实在，是正在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之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个方向上的每一步都是医治人类疾病的镇痛剂。而每一步偏离都会造成持续不断的骚乱，阻碍世人找到解决办法。巴哈伊团体是世界的一部分，二者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相互作用；正是这一相互作用的本质为巴哈伊团体与社会的不断演化贡献力量。

巴哈伊并不诉诸政治权力来改变世界秩序，使其与圣作的理念保持一致；实际上圣作指出，人类必须自己打造世界秩序与和平的基础。⁷⁸我们的任务在于“向这个联合体注入生命力，创造真正的团结与灵性”⁷⁹。我们为社会进步和正义而努力贡献力量，用一种避免冲突并试图建立合作模式的方式，来吸引各种团体以及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有关不介入政治的巴哈伊原则不是说不参与社会行动，而是不参与党派的政治活动，后者以竞争和权力斗争为基础，并且试图将个人观点强加于被视为对手或竞争者的他人。巴哈伊力求在地方、区域、国家和国际层面接触其他的团体和机构，与它们通力合作，确定问题之所在，磋商解决方案，参与推进社会福祉的实践活动，建立共识，并在可能的地方推动社会、法律或者政治改革。这种途径正好反映了阿博都-巴哈的明确愿望，即“应该抛弃古代以战争为基础的政治”，“以和平为基础的现代政治高举胜利的旗帜”。⁸⁰

巴哈欧拉期望人类实现的深远变革并不会轻而易举地获得。它只能在

若干世纪通过一系列阶段而展开，其间，一个阶段的状况为未来的改变和进步创造出各种可能性。这类似于生态学中的群落演进概念。例如，如果大火把一片森林彻底摧毁，那么，成熟的森林是无法立即恢复的。相反，一些简单植物最开始出现，从而为更复杂植物的生根发芽创造了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植物和野生动物逐渐聚集，每一次都构成了有利于更加复杂生物种群的生长环境，直到一片成熟的森林出现。巴哈伊社团在成长和壮大的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有机展开的阶段，可见于巴哈伊律法的逐步施用，行政管理结构的发展，传导工作从一个计划到另一个计划的推进。同样，参与更广泛的社会，以及社会朝着巴哈欧拉预定目标发展，也都将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⁸¹

伦理与政治思想的根本特征在于个人（“自我”）对待其他人（“他者”）的态度。有一种观点提出了三种参与模式。⁸²第一种模式是他者被视为一个对象，即研究的对象或压迫的受害者，其只是自我的行动和判断的接受者。第二种模式中，他者是一个人，但是自我声称完全明白关于他者的真理，自我与他或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并提供肯定的意见和权威的方向；传统的医患关系就是一个例子。第三种模式是一种具有相互作用和彼此认可的模式；自我影响他者，但当他者说话，自我也必须做好接受质疑的准备，或许还要做好改变的准备。巴哈伊教义明确要求：一个信徒应该认识到“他者”与“自我”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潜力，具有同样的权利和责任。巴哈欧拉讲道：“谨防重视自己甚于他人。”⁸³“他者”甚至被给予道德优先权：“关心他人胜过自己者，必得福佑。”⁸⁴阿博都-巴哈如是呼吁：

热爱这位蒙冤者的人们啊！你们要擦亮眼睛，这样就不会自以为与众不同。不要视他人为陌路，应与所有人交友。当你们只注目于彼此间的差异，友爱与团结就很难实现。在这个令人惊叹的新时代，圣典上说：我们必须团结一切人，戒除冷酷与不公，不应有恶意、敌视与仇恨，心里只有亘古

荣耀之天国。因为每个造物都是上帝的一个神迹，正是通过主的恩典和祂的力量，每个人才得以步入这个世界。因此，人们不应彼此视为路人，而应亲如一家；不应是异己，而应成为朋友——如此相待，理所当然。⁸⁵

祂还说道：

世界各国人民啊！真理之阳已经升起，照亮了整个大地，并将灵性赋予人类。由此而来的成果值得赞美，源于此恩典的神圣证据不胜枚举。这是至洁的善行，至纯的宏恩；它是普照世界各国人民的灵光；它象征和谐与友谊，仁爱与团结；更确切地说，它代表同情与融洽，意味着人际陌生关系的终结；它以绝对的尊严和自由，融世间万物为一体……

因此，全人类必须大力相互扶持，以寻求永生；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个偶然世界，热爱上帝的人必须配得上有形与无形王国仁慈的主所赐予的恩惠。他们要净化自己的视觉，将所有人都看作是这棵人类之树的叶、花和果；时刻想着为同胞做善事，献爱心，体贴和帮助他人。不把任何人看作敌人，或者视为对自己心存恶意者，而把全人类当作朋友；视外国人为知己，待陌生人如伙伴，消除偏见，不分彼此。⁸⁶

人类一体原则是巴哈欧拉教义的核心，它完全尊重多样性，它不容许有“我们”与“他们”之分。因此，即便是出于善意，巴哈伊也不可支配或强迫他人。世界正义院解释道：“人的信念是个人的内部事务；个人或机构无权强行干涉信仰问题。”⁸⁷巴哈伊能够真正允许自己的信念受他人影响而与他人展开坦诚的对话吗？我们笃信巴哈欧拉及其教义，并不是忽视真正的坦诚对话和探索真理，因为通过这类话语构建而发生改变的并不是巴哈欧拉启示，而是我们对于巴哈欧拉启示的理解。与他人对话产生的影响，应该帮助巴哈伊更深刻地理解巴哈欧拉的意愿，以及如何将教义转化

成行动。⁸⁸同样，如上所述，巴哈伊对他人的影响象征着他们自己信念的实现，或对于某些真理的接受，这会促进个人或团体转变的内在进程。起码对于巴哈伊而言，倘若巴哈欧拉倡导的宏伟目标——世界联邦，万众团结，至大和平以及神圣文明——得到了实现，那绝不是阴谋诡计、极端主义倾向或强权的结果，而是在巴哈欧拉天启的激励下与他人自由互动而达到的。

在巴哈伊团体与广大社会的关系中，检验巴哈欧拉教义之理想的责任落在了巴哈伊的肩上。人类有充分的理由质疑，这种高尚的情怀是否为强权的面具。巴哈伊唯有通过实际行动才能证明祂话语的真实性，并由此说服世人，对世人产生预期的影响。

六／迈向新的社会实在——新的世界秩序

数个世纪以来，人类努力认识实在，并运用这种认识创造一个富有成效而良好的社会秩序。这项事业的工具是理性和科学。20世纪初期，对于这项事业终将成功的信心达至巅峰；然而，到了20世纪末，人类开始认识到，某种知识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而努力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却依赖于那些塑造人类关系的脆弱的一致性。

社会实在通过人们之间的一致性得以构建，而非以关于实在的绝对知识为基础，这一理解不会给世界带来灾难。世人必须运用认识能力——尽管此能力存在局限，从而通力合作去创造一种社会秩序，这种秩序通过它所带来的全人类进步、幸福和健康的硕果而证明自身的价值。未来几十年，不能将注意力放在绝望上，放在肆意拆解旧社会秩序上或谋求私利上，而是要专注于学习如何使用当代关于知识、学习及社会实在的观点，以推动长达若干世纪的文明进程向前发展。然而，这一切不能在黑暗中完成。启示之光必须照亮人类思想及行动。

斯蒂芬·图尔明（Stephen Toulmin）在其《国际都市》一书中探讨了现代性的历史，以及在理性基础上建立社会秩序的诉求。他论证说，对于抽

象理论和确定性的信奉始于笛卡尔，并在启蒙运动中受到牛顿物理学的支持，但它实际上背离了学习型的世界观，后者差不多比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早诞生一个世纪，这种世界观提倡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平衡。

图尔明描述了数个世纪以来，启蒙运动所有那些引入机械宇宙观的最初假设是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得到修正，并在20世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争时达到巅峰。他的结论是，人类站在“现代性的另一边”⁸⁹，正好开始“现代性的第三个阶段”，或一个“崭新的、独具特色的‘后现代’阶段”⁹⁰。他表示，由于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智识发展阶段，“我们就需要在二者之间作出平衡：一方面是希望获得理论的确定性和清晰性，另一方面是实践中无法避免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⁹¹。

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人类将希望和关切寄托在富有寓意的“后”现代一词上。它在某种程度上诊断出了旧世界秩序的瓦解。但是巴哈欧拉描述了后现代实在的范畴，即现代性的另一边。阿博都-巴哈解释道：“在这个恩惠的时代，切合人类状况之进步需要的神圣教义已然启示。宗教根本实在的这一变革和更新，必将成为现代主义真正得以展现的精神，成为明确无误的世界之光，成为上帝之言的耀眼光辉，成为医治人类疾患的神圣良方，成为赋予人类永生的恩典。”⁹²

巴哈欧拉本人证实：“通过祢意志及目的的力量，第一个圣言一旦从祂口中说出，第一声召唤一旦从祂唇间发出，整个创造界便发生了巨变，无论天堂还是凡尘中的一切都剧烈震荡。经由这一圣言，所有现存的受造物都被震动得支离破碎，而后被重组并聚合；无论是在偶然世界还是在神圣天国，这一圣言都揭示出了新创造的本质；在不可见的境域，这一圣言揭示出了祢团结一致的标志与征象。”⁹³祂还断言：“以本人名义！那个时刻正在临近，届时，我将席卷世界及其间的一切，以一个新秩序取而代之。”⁹⁴



- ‘Abdu’l-Bahá. *‘Abdu’l-Bahá on Divine Philosophy*. The Tudor Press, 1918.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论神圣哲学》,都铎出版社,1918年) 231
- . *Paris Talks: Addresses Given by ‘Abdu’l-Bahá in Paris in 1911*. 11th ed.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69. (《巴黎谈话:阿博都-巴哈1911年巴黎演讲录》,第11版。伦敦: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69年)
- .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Talks Delivered by ‘Abdu’l-Bahá During Hi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in 1912*. 2nd ed.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2. (《弘扬世界和平:阿博都-巴哈1912年北美演讲录》,第2版。伊利诺伊,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2年)
- . *The Secret of Divine Civilization*. 3rd ed.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3. (《神圣文明的隐秘》,第3版。伊利诺伊,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3年)
- .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Abdu’l-Bahá*.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78. (《阿博都-巴哈文选》,海法:巴哈伊世界中心,1978年)
- . *Some Answered Questions*.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by Laura Clifford Barney. 5th ed.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2. (阿博都-巴哈:《已答之问》,劳拉·克利福德·巴尼编译,第5版。伊利诺伊,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2年)
- . *Tablets of ‘Abdu’l-Bahá*. Volume 1. New York: Bahá’í Publishing Committee, 1930. (《阿博都-巴哈书简集》,第一卷。纽约:巴哈伊出版委员会,1930年)
- . *The Tablets of the Divine Plan*. Revised ed.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 Trust, 1977. (阿博都-巴哈：《神圣计划书简集》，修订版。伊利诺伊，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7年)
- . *The Will and Testament of 'Abdu'l-Bahá*.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1. (《阿博都-巴哈遗嘱》，伊利诺伊，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1年)
- Arbab, Farzam. "Promoting a Discourse on Science, Religion, and Development." *The Lab, the Temple, and the Market: Reflection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Science, Religion, and Development*. Edited by Sharon M. P. Harpe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Canada. Kumarian Press, 2000. (法尔扎姆·阿巴卜：《促进科学、宗教和发展的对话》。《实验室、庙宇和市场：对科学、宗教和发展的交互作用的反思》，沙伦·M. P. 哈珀编。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加拿大：库玛里亚恩出版社，2000年)
- Arbab, Haleh. Talk presented at the Colloquium on Science, Religion and Development. India International Centre, New Delhi. November 2000. (哈利赫·阿巴卜：《在科学、宗教和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印度国际中心，新德里，2000年11月)
- Bahá'í World Centre. *Century of Light*.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2001. (巴哈伊世界中心：《光明的世纪》，海法：巴哈伊世界中心，2001年)
- . *Readings o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alabra Publications, 2000. (《社会与经济发展读物》，帕拉布拉出版社，2000年)
- . *The Six Year Plan: Summary of Achievements*.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93. (《六年计划：总结成就》，海法：巴哈伊世界中心，1993年)
- 232 Bahá'u'lláh. *Epistle to the Son of the Wolf*.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6. (巴哈欧拉：《致狼子书》，伊利诺伊，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6年)
- .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2nd edition.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6.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二版。伊利诺伊，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6年)
- . *The Hidden Words of Bahá'u'lláh*.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39. (《隐言经》，伊利诺伊，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39年)
- . *The Kitáb-i-Aqdas: The Most Holy Book*. 1st English edition.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93. (《亚格达斯经：至圣经书》，英文第一版。海法：

参考文献

- 巴哈伊世界中心, 1993年)
- . *The Kitáb-i-Íqán*. 2nd edition.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50. (《笃信经》, 第二版。伊利诺伊, 威尔梅特: 巴哈伊信托出版社, 1950年)
- . *Prayers and Meditations*.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7. (《祷文与默思录》, 伊利诺伊, 威尔梅特: 巴哈伊信托出版社, 1987年)
- . *The Summons of the Lord of Hosts*.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2002. (《万军之主的诏谕》, 海法: 巴哈伊世界中心, 2002年)
- . *Tabernacle of Unity*.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2006. (《大同圣帐》, 海法: 巴哈伊世界中心, 2006年)
- . *Tablets of Bahá'u'lláh Revealed after the Kitáb-i-Aqdas*.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78. (《巴哈欧拉书简集: 启示于〈亚格达斯经〉之后》, 海法: 巴哈伊世界中心, 1978年)
- Bahá'u'lláh and 'Abdu'l-Bahá. *The Importance of Obligatory Prayer and Fasting*. A compilation prepared by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2000. (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 《义务祈祷与斋戒之重要性》, 世界正义院研究部汇编, 2000年)
- Bahá'u'lláh, 'Abdu'l-Bahá, Shoghi Effendi and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Compilation of Compilations*. Volume 3. Bahá'í Publications Australia, 2000. (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守基·埃芬迪、世界正义院: 《汇编之汇编》, 第三卷。澳大利亚: 巴哈伊出版社, 2000年)
- Bahá'u'lláh, the Báb, and 'Abdu'l-Bahá. *Bahá'í Prayers*.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2002. (巴哈欧拉、巴布、阿博都-巴哈: 《巴哈伊祷文》, 伊利诺伊, 威尔梅特: 巴哈伊信托出版社, 2002年)
- Bahá'u'lláh, the Báb, 'Abdu'l-Bahá, Shoghi Effendi and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Compilation of Compilations*. Volumes 1 and 2. Bahá'í Publications Australia, 1991. (巴哈欧拉、巴布、阿博都-巴哈、守基·埃芬迪及世界正义院: 《汇编之汇编》, 第一、二卷。澳大利亚: 巴哈伊出版社, 1991年)
- . *Lights of Guidance: A Bahá'í Reference File*. Compiled by Helen Hornby. 2nd Edition. New Delhi, India: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8. (《指引之光》, 巴哈伊参考文献。海伦·霍恩比主编, 第二版。印度, 新德里: 巴哈伊信托出版社, 1988年)

- Bernstein, Richard J.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Science, Hermeneutics, and Praxi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3. (理查德·J. 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科学、解释学与实践》，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
- Burbules, Nicholas C. "Postmodern Doubt and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1995.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1996. (尼古拉斯·C. 伯布勒斯：《后现代疑问与教育哲学》，《教育哲学》，1995年。教育哲学学会，1996年)
- Carvalho, John J. "Overview of the Structure of a Scientific Worldview." *Zygon: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Science*, vol. 41, no. 1, March 2006. (约翰·J. 卡瓦略：《科学世界观结构概述》，齐贡：《宗教与科学期刊》，第41卷，第一期，2006年3月)
- Fairfield, Paul. *The Ways of Power: Hermeneutics, Ethics, and Social Criticism*.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2002. (费尔菲尔德·保罗：《权力之路：解释学、伦理学与社会批评》，杜肯大学出版社，2002年)
- Flyvbjerg, Bent. *Making Social Science Matter: Why Social Inquiry Fails and How It Can Succeed Aga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本特·弗吕夫布耶格：《重视社会科学：社会研究为何失败和如何重获成功》，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
- Gadamer, Hans-Georg. *Truth and Method*. 2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Continuum, 1998.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修订版第二版。纽约：连续出版社，1998年)
- 233 Giddens, Anthony.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1993.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第二版，1993年)
- International Teaching Centre. *Attaining the Dynamics of Growth: Glimpses from Five Continents*. Bahá'í World Centre, 2008. (国际传导中心：《获得成长动力：概览五大洲》，巴哈伊世界中心，2008年)
- . *Reflections on Growth*. Number 7 and 8. (《反思成长》，第七、第八期)
- May, Dann.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Hermeneutical Principles Found Within the Bahá'í Writings," *Journal of Bahá'í Studies*, vol. 1, no. 3, 1989. (戴恩·梅：《巴哈

参考文献

- 伊圣作中的解释学原则初探》，巴哈伊研究期刊，第一卷，第三期，1989年)
- May, Todd. *Our Practices, Our Selves: Or, What it Means to be Huma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托德·梅：《我们的实践，我们的自我——生而为人的意义》，宾夕法尼亚大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1年)
- Momen, Moojan. “Fundamentalism and Liberalism: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ichotomy.” *The Bahá’í Studies Review*, vol. 2.1, 1992. (穆詹·莫门：《原教旨主义与自由主义：对二分法的理解》，《巴哈伊研究评论》，第2卷，第1期，1992年)
- . “Methodology in Bahá’í Studies.” *The Bahá’í Studies Review*, vol. 10, 2001/2002. (《巴哈伊研究方法论》，《巴哈伊研究评论》，第10期，2001/2002年)
- Offic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the Betterment of the World*. Bahá’í World Centre, second edition, 2008. (社会与经济发展署：《为了更美好的世界》。巴哈伊世界中心，第二版，2008年)
- Roosta, Manigeh. “Adult Learn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FUNDAEC’s University Center for Rural Well-Being in Risaralda, Colombia.” Doctoral thesis, 1999. (曼尼吉·罗斯塔：《成人学习以及社团发展——科学传播与应用基金会在哥伦比亚里萨拉尔达的乡村福祉大学中心的研究案例》，博士论文，1999年)
- The Ruhi Institute, *Learning About Growth*, Palabra Publications, 1991. (儒禧研习中心：《学习成长》，帕拉布拉出版社，1991年)
- . *Walking Together on a Path of Service: Book 7*. Palabra Publications, 2001. (《携程共勉》，第7册。帕拉布拉出版社，2001年)
- Searle, John 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约翰·R. 塞尔：《社会实在的建构》，纽约自由出版社，1995年)
- Shoghi Effendi. *The Advent of Divine Justice*.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4. (守基·埃芬迪：《神圣正义的降临》，伊利诺伊，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4年)
- . *Arohanui: Letters from Shoghi Effendi to New Zealand*. Suva, Fiji: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2. (《阿罗哈努伊：守基·埃芬迪致新西兰函》，斐济，苏瓦：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2年)

- . *Bahá'í Administration*.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4. (《巴哈伊行政管理》，伊利诺伊，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4年)
- . *Citadel of Faith: Messages to America 1947—1957*.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0. (《信仰堡垒：1947—1957年致美国函》，伊利诺伊，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0年)
- . *Dawn of a New Day: Messages to India 1923—1957*. New Delhi: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0. (《新时代的黎明：1923—1957年致印度函》，新德里：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0年)
- . *Directives from the Guardian*. Hawaii: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3. (《圣护的指示》，夏威夷：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3年)
- . *God Passes By*.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4. (《神临记》，伊利诺伊，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4年)
- . *Messages to America*.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47. (《致美国函》，伊利诺伊，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47年)
- . *Messages to the Bahá'í World: 1950—1957*.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1. (《致巴哈伊世界函：1950—1957年》，伊利诺伊，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1年)
- . *The Promised Day is Come*. Rev. ed.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0. (《应许之日来临》，修订版。伊利诺伊，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0年)
- 234 ————. *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2nd ed.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4. (《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二版。伊利诺伊，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4年)
- Shoghi Effendi and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A Special Measure of Love: The Importance and Nature of the Teaching Work among the Masses*.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4. (《守基·埃芬迪及世界正义院：《一份特殊的爱：大众传导工作的重要性与本质》，伊利诺伊，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4年)
- Sosa, Ernest. "The Raft and the Pyramid." *Epistemology: An Anthology*.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欧内斯特·索萨：《木筏与金字塔》，载于《认识论选集》，布莱克韦尔出版社，2000年)
- Toulmin, Stephen. *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 The University of

参考文献

- Chicago Press, 1992. (斯蒂芬·图尔明:《国际都市:现代性的隐秘议程》,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年)
-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72. (世界正义院:《世界正义院宪章》,海法:巴哈伊世界中心,1972年)
- . *Issues Related to the Study of the Bahá'í Faith*.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99. (《巴哈伊信仰研究的相关问题》,伊利诺伊,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99年)
- . *Messages from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1963—1986: The Third Epoch of the Formative Age*.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96. (《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形成期的第三个阶段》,伊利诺伊,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96年)
- . *The Five Year Plan 2001—2006: Messages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2nd edition. Palabra Publications, 2003. (《2001—2006年五年计划:世界正义院文告》,第二版。帕拉布拉出版社,2003年)
- .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e Complementary Roles of the Individual and Institutions*. Bahá'í Canada Publications, 1997. (《权利与责任:个人与机构的互补作用》,加拿大巴哈伊出版社,1997年)
- . *Turning Point: Selected Messages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and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1996—2006*. Palabra Publications, 2006. (《转折点:1996—200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选集与补充材料》。帕拉布拉出版社,2006年)
- . *A Wider Horizon: Selected Messages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1983—1992*. Palabra Publications, 1992. (《广阔视界:1983—1992年世界正义院文告》,帕拉布拉出版社,1992年)

注释

1. 巴哈欧拉：《哈格昆纳斯书简》（*Lawḥ-i-Ḥ.aqqu'n-Nás*），凯文·布朗（Kevin Brown）暂定翻译。 235
2. 巴哈欧拉：《大同圣帐》，第4页。

第一章

1.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论神圣哲学》，第292页。同样，守基·埃芬迪在一封授写函中说：“巴哈欧拉的整体目标是，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全新的民族，正直、善良、聪明、诚实、真诚，遵照祂为人类发展新纪元所制定的伟大律法生活。称自己为巴哈伊还不够，还必须践行巴哈伊生活，使我们的内在变得高尚而开明。”（《汇编之汇编》，第二卷，第13页）
2. 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第17页。
3.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第142页。
4.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338页。
5. 阿博都-巴哈：《神圣文明的隐秘》，第1-2页。
6. 塞尔的方法不是相对主义的；他关于社会实在的思想基于客观的物质实在。塞尔解释说：“……整个图景的演进通过外在实在论，通过与社会实在的结构相符合的（真理）理论。”[约翰·塞尔（John Searle）：《社会实在的建构》，第199-200页] 塞尔关于“社会实在的建构”的观点有别于“实在的社会建构”的观点，后者认为人类实在本身完全是一种社会创造物。见伊恩·哈金（Ian Hacking）的《什么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一书对社会建构的批评，其中第四、五章详细探讨了认知实在的问题。
7. 塞尔：《社会实在的建构》，第1-2页。
8. “……一般社会事实，特别是制度性事实，是按照等级而被建构的。可以说，

制度性事实处于无情性事实的顶端”。[塞尔（Searle）：《社会实在的建构》，第34-35页]对于巴哈伊而言，社会实在必须既依赖于物质实在，也依赖于精神实在。

- 236 9. 塞尔(Searle)：《社会实在的建构》，第3-5页。
10. 在本体论意义上，社会实在是主观的；在认识论意义上，社会实在是客观的。
（塞尔(Searle)：《社会实在的建构》，第12-13页]本体论探讨存在的本质，认识论探讨我们认识什么。主观性所涉是个人的，而客观性所涉是独立于个人观点的。因此，认为社会实在就本体论而言是主观的，意味着在人们的一致性之外，社会实在的特征是不存在的。例如，一张特定的纸是钱，是因为创造它的社会行动者的意图，而不是因为它固有的物质属性。认为社会实在就认识论而言是客观的，意味着我们所认知的那个社会实在不仅仅是个人观点的问题，而是由客观的、可以确定的事实构成的。因此，决定一张特定的纸是不是钱，就不是一个个体的个人观点的问题。
11. 《马太福音》6:10。
12. 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第101-102页。
13.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第166页。
14. 巴哈欧拉：《笃信经》，第241页。更多有关将思想转化为实践的巴哈伊责任，见《泥土变水晶：思想如何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塑造结构》（*Clay into Crystal: How Thought Shapes Structure in the Pursuit of Justice*），霍利·汉森（Holly Hansen）在巴哈伊研究协会会议上的讲话，2001年9月，<http://bahai-library.org/conferences/clay.crystal.html>。
15.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215页。
16.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第130页。
17. 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第57页。
18.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70页。
19.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70-171页。
20.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42页。
21.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33-34页。
22. 守基·埃芬迪授写：《汇编之汇编》，第二卷，第421页。
23.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63页。
24. 巴哈欧拉：《神圣正义的降临》，第31页。
25. 巴哈欧拉，引自《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形成期的第三个阶段》，第

- 376页。
26.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第71页。
 27. 守基·埃芬迪授写，1927年10月23日文告。
 28.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285页。
 29.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第138页。
 30.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遗嘱》，第14页。
 31.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文选》，第3页。
 32. 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第190页。
 33. “……第二种知识，即对存在的认知，是直觉的；就像人本身所具有的认知和意识一样。

237

“例如，人的心智和精神知晓身体各部分的状态和情形，也知晓所有的身体感受；同样，它们还知晓其力量、感觉和精神状况。这就是人所认识和感知到的关于存在的知识，因为精神包围着身体，而且知晓其感觉和力量。这种知识不是努力和学习的结果，而是一种存在物，一种绝对的天赋。

“既然神圣实在——上帝显示者——包围着创造物的精华和特质，超越和容纳了现存实在并理解一切事物，因此，祂们的知识就是神圣知识，而不是习得性知识。也就是说，它是神圣恩典，它是神圣启示。（阿博都-巴哈：《已答之问》，第157-158页）

34. 巴哈欧拉谈到了“未显露的”知识，“假如我们选择将其揭示给人类，那么每个人就都会认出上帝的显示者，并承认祂的无所不知……”（巴哈欧拉：《万军之主的诏谕》，第35页）祂还承认有的真理无法用语言来涵盖。（《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176页）此外，根据守基·埃芬迪的观点，关于隐藏知识的一个具体例子是，当这种“知识得到应用，虽然不能完全，但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恐惧”。（《汇编之汇编》，第一卷，第249页）然而，这不是说天启在某种意义上不包含实在的所有知识。巴哈欧拉解释：“假如我愿意，我有能力……向每个字母注入能够展现过去与将来时代之一切知识的力量。”（《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07页）阿迪卜·塔希尔扎德还引用了一则伊斯兰圣训：“《古兰经》本身就包含在开端章中，开端章包含在第一节经文中，第一节经文完全包含在第一个字母（B）中，该字母中的全部内容浓缩在其下的圆点中。”[塔希尔扎德（Taherzadeh）：《巴哈欧拉启示录》（*The Revelation of Bahá'u'lláh*），第一卷，第34页]然而，这确实要求显示者本人准确地揭示如此复杂微妙的意义。

35. 巴哈欧拉承认，上帝显示者们的一个身份是彼此相异，这种相异性“与受造界及其局限有关”，因此，每一位显示者“都有明确规定的使命、预定的启示以及经由具体命定的局限”。“祂们每位均以不同的名号而昭闻，以一个特别属性彰显，均履行一项特定的使命，并承担一份特别的天启”。（《笃信经》，第176页）
36. 巴哈欧拉，引自1986年11月26日世界正义院编写的文告。
37. “要知道，隐蔽我圣容的面纱仍未完全揭开。我显现自我的程度与这个时代人们的能力相对应。假如亘古美尊摘去面纱，以祂全部的荣耀显现，世人的眼睛会因祂的启示之炫目强光而失明。”（巴哈欧拉，引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16页）
38. “事实上，在每一个时代，神圣天启的程度适应且符合不断演化的人类所处时代的社会进步程度。”（守基·埃芬迪：《应许之日来临》，第118页）
39. 世界正义院授写：《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547—548页。
40. 见约翰·R. 塞尔（Searle）：《社会实在的建构》，第59—78页。
41. 例如，见《亚格达斯经》第123页；《笃信经》第115页；《破晓群英传》第320页。
42. 见阿博都-巴哈：《已答之问》，第171—174页，关于本质无误性的性质。如果人类不围绕圣言而达成一致，就无望实现新的社会实在。然而，这种接受不是奴役，而是自由。它必须自由地达成，而不是被迫地获得。这样，个人从旧世界秩序的痛苦中解放出来，成为创造新文明的一个动因。思想的多样性与个人行为自由是创建文明过程的必要因素。由此可见，个人的真正自由存在于上帝律法的界限之内。（见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文选》，第305页）
43.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42页。
44.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文选》，第12页。
45. 阿博都-巴哈：《神圣文明的隐秘》，第73页。
46.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文选》，第292页。
47. 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第144页。
48. 阿博都-巴哈：《已答之问》，第165页。
49. 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第314、318页。
50. 巴哈欧拉：《致哈吉·米尔扎·卡迈勒丁书简》（*Tablet to Hájí Mirzá Kamálu'd-Dín*），伊斯坎德尔·海（Iskandar Hai）暂定翻译。
51. 巴哈欧拉：《亚格达斯经》，第56页。

52. 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第63页。
53. 特别是有关科学知识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问题，例如，见A. F. 查默斯（A.F. Chalmers）所著的（《何谓科学》（*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Science?*）），以及E. D. 克勒姆克、罗伯特·霍伦格、大卫·维斯·鲁奇以及大卫·克兰（E.D. Klemke, Robert Hollenger, David Wyss Rudge, with A. David Kline）编写的《科学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54. 巴哈欧拉：《亚格达斯经》，第85页。
55. 巴哈欧拉：《笃信经》，第172页。
56. 阿博都-巴哈，引自《汇编之汇编》，第一卷，第203页。
57. 守基·埃芬迪授写：《汇编之汇编》，第一卷，第219页。
58.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1996—200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选集与补充材料》，第30页。
59. 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88页。
60. 巴哈欧拉，引自《汇编之汇编》，第一卷，第93页。
61. 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第72页。
62. 守基·埃芬迪授写：《汇编之汇编》，第一卷，第103页。
63.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第143页；《笃信经》，第193页。
64. 世界正义院：《指引之光》，第179—180页。
65.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第88页。
66. 阿博都-巴哈，引自《汇编之汇编》，第一卷，第98页。
67. 阿博都-巴哈，引自《汇编之汇编》，第一卷，第95页。
68. “参加磋商的人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不宜声称自己的观点是正确无误的，而应该将之作为对达成共识的一份助益而呈献出来，因为当两种看法交汇在一起，真理之光就会变得显而易见。”（《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第72页）
69. 阿博都-巴哈，见《巴哈伊行政管理》，第22页。
70. 世界正义院：《权利与责任》，第17页。
71. “……真正的磋商乃是在友爱精神与氛围中举行的灵性会议。参与磋商的人必须以伙伴之精神彼此相爱，如此才有可能求得善果。磋商的基础在于仁爱和友谊。”（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第72—73页）
72. 守基·埃芬迪授写：《汇编之汇编》，第一卷，第106页。
73. “在某个议题上达成一致，哪怕错误，也好过为了坚持正确而意见不一致，盖

因分歧必会导致对神圣基础的破坏。纵然一方意见正确，可双方意见不统一，也会导致千差万错；倘若他们取得一致，即便双方皆错，也因维护了团结而导致真理必予显现，错误必得纠正。（阿博都-巴哈，引自《汇编之汇编》，第一卷，第96页）

74. 世界正义院：《权利与责任》，第45-46页。

75. 守基·埃芬迪授写：《指引之光》，第82页。

240 76. 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390页。

77. 守基·埃芬迪：《巴哈伊行政管理》，第62-63页。

78.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95页。

79. 守基·埃芬迪授写：《汇编之汇编》，第二卷，第59页。

80. 守基·埃芬迪：《神临记》，第324页。

第二章

1.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23页。

2.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8页。

3.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8-19页。

4.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9页。

5. 阿博都-巴哈：《神圣计划书简集》，第49页。

6. 守基·埃芬迪：《信仰堡垒》，第5页。

7. 在“巴哈伊信仰中，信徒必须转向两个权威中心，因为事实上圣言的诠释者是圣言本身之中心的延伸。圣书是巴哈欧拉话语的记录，而神圣启示的诠释者乃是圣书的活的唇舌——唯有诠释者才有权威阐述圣书的含义。因此，一个中心是圣书及其诠释者；另一个中心则是受上帝指引的世界正义院，凡在圣书中未得到明确揭示的内容，世界正义院皆可决定。”（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160页）

8. “维特根斯坦解释说，一个文本的意义不能从作者的意图中推断出来，因为没有人——甚至作者本人——知道那意图是什么。相反，一个文本的意义取决于文本被阅读的那个团体所通用的语言用法。这一论点成为德里达的著名标语“文本的作者死了”，因此，读者可按照任何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解释文本。此类解释不过是另一个文本，它也受到同样的对待，如此下去，永无止境。[彼得·芒兹（Peter Munz），《超越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Beyond*

Wittgenstein's Poker), 第61页]

9.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338页。
10. 巴哈欧拉:《万军之主的诏谕》,第14页。
11. “对于如何利用这些可能性,每个人最终都要对上帝负责;不管是个人还是机构,都不可胁迫某个人的良知。

“然而,良知并不是绝对不变的。字典上有一种定义,虽然没有囊括‘良知’一词的所有用法,但是它提供了人们通常的理解,即‘一个人对自己负有责任的事情的正确和错误的意识;是对一个人的行为或动机的道德品质作出评判的能力或原则,它赞同正确之事,谴责错误之事。’

241

“这样,一个人良知的运作,有赖于他对于正确与错误的理解;一个人的良知可以建立在无私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基础之上,而另一个人的良知可以基于一种盲目的倾向,依照其社会环境所产生的标准、原则和禁令而行事。因此,良知既可作为正直品质的保障,也可代表着从祖先那里习得、或从有限的社会礼仪中吸收的各种偏见的沉淀。

“巴哈伊认识到,精神与智识成长的一个方面,在于根据神圣天启而促进自身良知的发展。除了提供精神与道德原则的财富以外,这一天启还劝诫人类‘摆脱无聊的幻想与模仿,用一体的眼光洞见祂的荣耀创造物,并用探索的眼光观察一切事物’。因此,这一发展进程要求用心和灵来清晰地审视这个世界的环境。一个巴哈伊将会理解,正直的生活基于对源于神圣天启的某些原则的遵守,在他看来,对于个人与社会的福祉而言,这些原则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坚持这些原则,他知道在某些情况下,让个人的良知自愿服从多数人的决定乃是一种自觉的要求,就像经过磋商而心悦诚服地接受灵理会的多数人的决定一样。”(世界正义院授写:《巴哈伊信仰研究的相关问题》,第40页)

12.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第71页。
13. 巴哈欧拉:《笃信经》,第86页。
14. 为了更全面地认识诠释的概念,仔细研究守基·埃芬迪如何运用这种能力,是大有裨益的。1984年,伊恩·森普尔(Ian Semple)在巴哈伊世界中心做了一次见解深刻的演讲,他描述了守基·埃芬迪在诠释者位置上所发挥的七个方面的作用。虽然这些类别只是“完全随意的分类”,不过它们仍然阐明了一系列的适用方法。这七个方面包括界定具体文本的意义;解释文本表达的思想(阐述其意义);阐发圣文中意义重大的主张;拒绝评论某些文本,或拒绝提出圣文未涵盖的观点;界定权威诠释的范围;阐述天启的整体意义;采用长远持续

的观点看待未来的时代。

15. 世界正义院授写：《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518页。
16. 世界正义院授写：《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646页。
- 242 17. “……圣言的诠释者是圣言本身之中心的延伸。”（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160页）
18. 这一点在诠释学的原则部分有进一步的说明。世界正义院指出：“《阿博都-巴哈遗嘱》在任何方面都与《亚格达斯经》不相矛盾，用圣护的话来说，《阿博都-巴哈遗嘱》‘证实、补充和呼应《亚格达斯经》的条款’。同样，圣护的作品既不与启示圣言相矛盾，也不与教长的诠释相矛盾。”（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156页）
19. 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56页。
20. 见《亚格达斯经》第126条注释。天启及其权威诠释中的某些陈述的意义被故意隐藏，为了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指引信徒，天启才逐渐得到阐明。“须知，在每一个天启期，赐予人类的神圣天启之光与人类的灵性能力成正比。这就好比太阳，从地平线上初升之时，其光线何等微弱；但随着它升至天顶，其光与热也逐渐增加，这使所有造物都能同时适应它那越来越强的光与热。而在日落西山的过程中，其速度又是何等稳定。倘若它突然释放其潜在的所有能量，必会给所有受造物带来伤害……同样，如果真理之光在初显之时便突然呈现出全能上帝所赋予的全部潜能，世人的理解力便会被损害和消耗，因为人心既不能承受如此高强度的启示，亦无力反射其光辉。这会使人灰心沮丧，无力承受，不复存在。”（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87-88页）
21. “事实上，仔细而勤勉地阅读《亚格达斯经》的人不难发现，《至圣经书》本身在一些段落预见了阿博都-巴哈在其遗嘱里命定的机构。巴哈欧拉在其律法书中，并未对一些具体事务给予特定的说明或规定，祂似乎有意在巴哈伊使命期的整体计划里留下一个缺口，后者被教长遗嘱中的明确规定予以填补。”（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4页）
22.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10页。
23. 阿博都-巴哈，引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38页。
24.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51页。
25. 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160页。
26. 守基·埃芬迪授写：《指引之光》，第237页。
27. 世界正义院授写，1987年3月9日文告。然而，信函补充道：“个人呈现其解释

- 的方式很重要。例如，他决不能否认或反对权威诠释，而是作为对知识的贡献而提出自己的观点，并阐明那只是他的个人观点而已。” 243
28. 世界正义院授写，《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518页。在此信函中，这段前面有一个更为详细的解释：“你担心如果赋予阿博都-巴哈、圣护以及世界正义院以权威，会导致‘个人解释的可能范围’逐渐缩小，而且‘显示者实际作品的意义削减’，你还例举了以往天启期发生的事情。世界正义院建议，你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想一下巴哈欧拉圣约的实际运作方式，你会发现其过程与所谓的犹太教律法的发展、或基督教教皇的功能有着根本区别。这两种宗教过去的实践——很大程度上伊斯兰教也是如此——都假定：信仰创始人给出的启示乃是上帝意志赐予人类的最终和最完美的启示，而且，后来的全部阐释和立法都是解释性的，其目的在于将这一基本启示应用于业已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巴哈伊的前提与之截然不同。虽然巴哈欧拉的启示被视为上帝之言，其律法被视为上帝的律法，但其启示从一开始就被理解为渐进的，尽管其律法乃是上帝对这个时代的意志，但是它必然会被下一位上帝显示者所改变。其次，只有文字记载的启示才被认为具有权威性。不存在像犹太教中的口传律法，不存在像基督教中的教会传统，也不存在像伊斯兰中的圣训。最后，诠释与立法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权威诠释是阿博都-巴哈与圣护的专属特权，而无误性立法则是世界正义院的职能所在。”
29. 世界正义院授写，1987年3月9日文告。
30.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00页。同样，巴哈欧拉也说：“任何见解均不能把握祂天启之性质，任何知识也无法囊括祂信仰之全部。”（《笃信经》，第243页）
31. 《亚格达斯经》，第130条注释，第221页。
32. 世界正义院授写：《巴哈伊信仰研究的相关问题》，第42页。
33. 巴哈欧拉：《笃信经》，第192页。
34. 巴哈欧拉：《笃信经》，第211页。
35. 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39页。
36. 守基·埃芬迪：《神圣正义的降临》，第52页。
37. 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88页。 244
38. 世界正义院授写，1987年3月9日文告。
39. 世界正义院授写：《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518页。
40. 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88页。

41. 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88页。
42. 世界正义院授写：《巴哈伊信仰研究的相关问题》，第42页。
43. “有人谴责说，作出此类区分近似于限制言论自由。对此，人们应该承认，公民社会早就认识到话语可以转化为行为，并且已经采取了措施，以防止当其产生社会性的破坏时，保护社会本身及其公民免受此类行为的危害。用来抵制骚乱与散布仇恨的律法就是人们容易想到的例子。”（世界正义院授写：《巴哈伊信仰研究的相关问题》，第42—43页）
44. 世界正义院授写：《巴哈伊信仰研究的相关问题》，第38页。阿博都-巴哈在其讲话与著作中一再警告巴哈伊小心那些坚持认为自己的观点为正确的巴哈伊，并且描述了圣约在防止此类问题方面的作用。例如，祂说：“巴哈欧拉启示的最显著特色乃是专门有一条教义规定并任命圣约中心，这是以往任何先知都不曾有的。通过这一任命和规定，祂捍卫和保护了上帝的宗教，使其免于分歧和分裂，杜绝了任何人另立教派或宗门的可能性。为了确保团结和一致，祂与全世界人民订立了圣约，其条款包括指定其教义的说明者和诠释者，以防止任何人根据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对上帝的宗教做出说明或解释，并由此建立一个基于他个人对圣言之理解的派别。巴哈欧拉的遗嘱《圣约经》乃是杜绝如此可能性的法宝，因为无论是谁，只要他以权威自居，都将是自取其辱。你们务必要知晓并认清这一点。你们务必警惕，以防有人对你们私下质疑或否认这一点。有些自以为是且怀有个人欲望的人在与你们交往时不会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意图。他们会用闪烁其词和曲意奉承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叵测居心。例如，他们在赞美某个人时，会说他富有智慧和学问……以私下的形式或暗示的语气向你传递这个意思。你们必须对此加以警惕！你们要保持清醒和敏锐的头脑！……我讲这些的要旨是，有的人会竭力朝他们自己的个人观点和意见的方向拉拢你们。因此，你们须时刻警惕，这样，就不会有人撼动巴哈欧拉圣道的一体性和完整性。赞美上帝！巴哈欧拉明察秋毫，未留任何空白。祂和盘托出。祂阐明了一切。但尽管如此，仍然有某些为着个人利益和名望的人企图在你们中间播撒骚乱和叛逆的种子。为了保护和捍卫上帝的宗教，使其免遭如此伤害以及所有其他的攻击，巴哈欧拉指定和任命了圣约中心。因此，倘若任何人表示赞美或认可别的什么人而非这位由祂钦定的中心，你们就必须要求他出示他所追随的那个人亲笔书写的证据……我的意图是想给你们阐明，你们都有责任捍卫上帝的宗教，这样一来，谁都无法从外部或内部伤害它。”（《弘扬世界和平》，第455—456页）

- 同样，世界正义院授写的一则文告也讲道：“圣约是‘人类世界大同之轴心’，因为它维护了信仰本身的统一与完整，使其免遭那些认为只有自己的理解才是对教义的正确理解的人的破坏——以往启示皆落得这个命运。而且，圣约深深植根于巴哈欧拉本人的作品之中。因此，正如你清楚看到的，接受巴哈欧拉就是接受其圣约，反对其圣约就是反对巴哈欧拉。”（《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519页）
45. 有些这样的原则在各种文章中已有讨论，包括《巴哈伊圣作中的解释学原则初探》，戴恩·J·梅（Dann J. May）著，发表于《巴哈伊研究期刊》，1989年，第一卷第三期；《巴哈伊圣作中的一些阐释原则》（Some Interpretive Principles in the Bahá'í Writings），希纳·法泽勒（Seena Fazel）和哈泽·法纳纳帕齐尔（Khazeh Fananapazir）著，发表于《巴哈伊研究评论》，1992年，第二卷第一期。
 46.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第143页。
 47. 守基·埃芬迪授写：《汇编之汇编》，第一卷，第212页。
 48.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272页。关于这个原则的进一步思考可见《以上帝之眼谛察：神学与阐释之间的关系》（Seeing with the Eye of Go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ology and Interpretation），迈克尔·苏尔（Michael Sours）著，发表于《巴哈伊研究评论》，1991年，第一卷，第一期。
 49. 巴哈欧拉：《亚格达斯经》，第56页。
 50. 守基·埃芬迪授写：《指引之光》，第476页。
 51. 守基·埃芬迪授写，1946年3月19日文告。
 52. 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156页。
 53. 世界正义院授写，1995年4月27日文告。
 54. 巴哈欧拉：《笃信经》，第254-255页。
 55. “在整整一千年内，谁若声称直接从上帝得到天启，此人必为欺世盗名之徒。……此句经文含义了然，谁若另作解释，便无缘上帝之灵，丧失那泽被一切受造物的上帝仁慈。”（巴哈欧拉，《亚格达斯经》，第32页）“巴哈欧拉的天启期将延续到上帝的下一位显示者出现之时，下一位显示者至少要‘整整一千年’后才会来临。巴哈欧拉告诫人们‘此句经文’‘含义了然’，不可添加任何其他内容，祂还在一封书简中明确指出，这一千年的‘每一年，按《古兰经》有十二个月，按《巴扬经》有十九个月，每月十九天’。”（第62条注释，《亚格达斯经》，第195-196页）

56. 巴哈欧拉：《塔夫西尔-苏拉-瓦什-沙姆斯》（*Tafsir-i-Suriy-i-Va'sh-Shams*, 《太阳章注释》），马克·赫拉比（Mark Hellaby）暂定翻译。
57.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175页。
58. 阿博都-巴哈：《已答之问》，第126页。
59.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175-176页。
60.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88页。对该原则的进一步阐释，见《亚格达斯经之纲要与律法》导言，第3-7页。
61.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176页。
62. 巴哈欧拉说道：“上帝规定你们结婚。要注意，娶妻不得超过两个。若他满足于从上帝侍女之中单选一位作伴侣，他和妻子都将得享安宁生活。”（《亚格达斯经》，第41页）第206页第89条注释中解释道：“在一个穆斯林社会环境中启示其教义的巴哈欧拉，按照智慧和渐进展现祂目标的原则，逐渐引入了一夫一妻制的问题。祂给自己的追随者们留下了一位祂圣作的无误诠释者，这就使祂有可能在《亚格达斯经》中，表面上准许娶两个妻子却又附上一个条件，而有了该条件，阿博都-巴哈后来才有可能阐明这条律法的意图是推行一夫一妻制。”
63. 见1996年6月27日研究部致世界正义院备忘录，名为《一夫一妻制、两性平等、婚姻平等和最高法院》（*Monogamy, Sexual Equality, Marital Equality, and the Supreme Tribunal*）。任何人声称权威诠释者未能理解巴哈欧拉圣作的意图，声称权威阐释者废除了巴哈欧拉的律法或改变了圣文的意义，这类声称都违背了下述原则，即权威诠释是关于真理的不可更改的表达。
64. “你们须知，上帝的律法不允许一夫多妻，因为已明确规定应满足于娶一个妻子。若要娶第二个妻子，必须做到在一切情况下，在两个妻子间保持平等和公正。然而，对两个妻子做到平等和公正是全然不可能的事。一夫二妻必须依赖于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条件，这一事实清楚地证明这种做法必须彻底予以禁止。所以，不允许一个男人娶妻超过一个。”（阿博都-巴哈，引自《亚格达斯经》注释第89条，第206页）
65. 守基·埃芬迪：《神临记》，第214页。
- 247 66.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22页。
67. 世界正义院授写，1995年4月27日文告。
68. 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87页。
69. “我告诫你们：你们要用理性和科学的天平仔细掂量你们面前一切所谓宗教的

东西。如果通过了检验，就接受它，因为它是真理！相反，如果不相符合，就拒绝它，因为它是无知！”（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第144页）

70. 阿博都-巴哈：《已答之问》，第111页。
71. 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第181页。
72. 世界正义院授写：《汇编之汇编》，第3卷，第261页。
73. 阿博都-巴哈：《已答之问》，第22-23页。另见守基·埃芬迪授写的一封信函：《指引之光》，第478页。诸如此类的表述都是宗教性的，当然，它们包含的关于物质世界之真理的认识，除非得到科学自身标准的证明，否则绝不会被科学所接受。
74. 守基·埃芬迪授写：《指引之光》，第478页。
75. 一个例子是阿博都-巴哈关于以太（ether）的陈述：“因此，人类不能理解神的本质，但是可以利用人的推理能力、观察能力、直觉能力和信仰的揭示能力，信仰上帝，发现祂慷慨的恩赐。他变得确信起来：尽管神的本质是肉眼所不能见的，上帝的存在也是无形的，但是确定无疑的灵性证据证明了不可见之实在的存在。神的本质超越一切描述。例如，以太的本质是未知的，但是它的存在因其产生的作用——例如它的热波、光波和电波——而得以确定。通过这些波，以太的存在得到了证明。同样，当我们想到神圣恩赐的洋溢，我们也就确信上帝是存在的。”[《致奥古斯特·福雷尔书简》（*Tablet to August Forel*），第5页]这一段的目的是讨论人类对于上帝的理解，而不是对于物质世界的理解。如同世界正义院授写的一则文告所言：“关于你对‘以太’的疑问，牛津英语词典对该词的各种定义都指向物质实在，例如，‘一种元素’、‘一种物质’、‘一种媒介’，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一种物质的和客观的实在，就像你所说的那样，这是19世纪的科学家为解释光波的传递而提出的概念。而阿博都-巴哈的听众也会从这个意义上作出理解。不过，阿博都-巴哈在《已答之问》第十六章中，通篇都在解释一个差别：有些东西是‘感官可以感知的’，祂将之称为‘客观的或可感知的’；而‘智性’的实在没有‘外在形式和固定场所’，‘不可为感官所感知’……祂清楚讲到，‘甚至以太的物质，即在物理学中被说成热、光、电和磁的力量都是一种智性的实在，都是不可感知的。’换言之，‘以太’是一种概念，用来在智识上达到对特定现象的解释。在一定阶段，当科学家不能通过精密的实验而确认‘以太’的物质存在时，他们就会建构其他智识概念来解释同样的现象。（《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546页）

另一个例子见于阿博都-巴哈的陈述：“就像肺结核和癌症这些身体的疾病会传染一样，灵性疾病也会传染”。（《指引之光》，第183页）祂的目的是阐述不与圣约破坏者交往的重要性：“如果一个肺结核病人与一千个身体健康的人接触，这一千个人的安全和健康不会影响这个病人，更不会治愈他的疾病。但是当这个病人与这一千个人接触，不久这些健康人中的一部分便会染上肺结核。”祂在表述自己观点时，提到癌症也会传染，这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观念。只是后来科学界才确定癌症不会传染。[甚至在1930年，在《加拿大内外科医学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Surgery*）还发表了一篇社论性文章，对癌症的非传染性表示怀疑；见《癌症》（*Cancer*），第129-131页]现在，一些新的研究思路正在探索某些特定类型的癌症是否具有传染性，或是否可能变得具有传染性。（<http://www.harpers.org/archive/2008/04/0081988>）

76. 《致医师书简》（*Tablet to a Physician*）是写给一位医师的，该医生学习的是东方盛行的古老治疗术，他熟悉当时的医疗术语，于是巴哈欧拉在书简中就以当时医生使用的术语同他交谈。这些术语与现代医学术语差别很大，人们需要对以前的这个医学流派有深刻的了解，才能理解巴哈欧拉正在阐述的问题。（守基·埃芬迪授写：《指引之光》，第281页）显然，即使显示者本人想要科学而有效地说明物质世界的本质，语言的限制和科学思想的不断变化也会给理解带来困难。祂会使用其时代的科学语言，还是使用未来一个世纪甚至未来五百年的科学概念？在任何时候，天启中对物质实在“真正”的阐述都似乎与当代科学理解相冲突。

77. 守基·埃芬迪授写：《指引之光》，第558页。

78. 世界正义院授写：《巴哈伊信仰研究的相关问题》，第33页。

79. 守基·埃芬迪：《应许之日来临》，第vi页。

249 80. 世界正义院授写：《汇编之汇编》，第三卷，第259页。例如，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对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倾向提出警告：“历史-解释科学……包含某种基于科学模式的科学意识……。它们很像文化科学可以通过理解来把握其事实，虽很少涉及普遍规律的发现，却也像经验-分析科学那样在方法论上有意识在理论态度的视野内描绘一个结构化的实在。历史主义已经成为文化与科学社会的实证主义。”[《知识与人类的旨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第303页]实证主义是一种反形而上学的哲学观，它强调观察与实验；就其极端形式而言，它过分地相信只有某些研究实在的方法才

能产生正确或有意义的结果。

81. 例如，他在一封授写函中说：“历史学家不能确定苏格拉底是否拜访过圣地。但是我们相信阿博都-巴哈具有非凡的直觉知识，因此我们接受祂的权威说法……”（守基·埃芬迪授写：《阿罗哈努伊：致新西兰函》，第87页）另一个例子是，正义院解释道：“圣护对于历史事实的真实性问题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亚兹德的一位朋友给他写信说，阿博都-巴哈在其一封书简中，对于某地一些信仰者的受难事件的描述，与这些事件的已知事实是相互冲突的。守基·埃芬迪回复说，这些朋友应该仔细调查事实，并毫不犹豫地历史记录，因为阿博都-巴哈本人在其书简开端记录这些事件时声明，这些事件是基于亚兹德传来的消息。”（世界正义院，1974年7月25日致个人信函）
82. 见《阿博都-巴哈书简集》，第539页；《指引之光》，第509页。
83.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34页。
84. 守基·埃芬迪授写：《阿罗哈努伊：致新西兰函》，第87页。
85. 世界正义院授写，2006年1月12日文告。
86. 世界正义院授写，1989年4月18日文告。
87. 戴恩·梅（Dann May）：《巴哈伊圣作中的解释学原则初探》，发表于巴哈伊研究期刊，1989年第一卷，第三期，第43页。
88. 彼得·汗（Peter Khan）1981年6月26日在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市的演讲。
89.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326页。
90. 世界正义院授写，1986年11月26日文告。
91. 世界正义院授写：《汇编之汇编》，第三卷，第259页。
92. “上帝就其实质与本身而言，一直都是不可见、不可接近和不可知的。”（巴哈欧拉：《致狼子书》，第118页）“人去世后，其灵魂的性质永远不可描述，不能为人所见，其整个特性也不可展露于人。”（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156页）
93. 守基·埃芬迪授写：《指引之光》，第550页。
94.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第27页。
95. “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推进巴哈伊社团的机构与活动的发展，但是必须牢记的是，巴哈伊圣道是个有机体，由圣道的世界中心决定采取何种方式展露圣道的潜力与功能。”（世界正义院授写，1997年4月20日文告）
96.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48页。这些责任是与圣护共同承担的。

97. “这项事业就其范围来说前所未有，就其特征来说独一无二，就其灵性潜能来说广阔无边。在信仰形成期的未来阶段，所有巴哈伊世界运作的总灵理会在各自范围内发起的诸多创举，必须以这项事业的成功为基础。总灵理会的这些创举本身构成了必将启动的全球计划的序幕，并将在形成期的未来阶段由世界正义院启动。世界正义院将象征着团结，并协调和统一这些总灵理会的活动。”（守基·埃芬迪：《汇编之汇编》，第一卷，第340页）

98. “你说信徒们问道：‘即使世界正义院收到错误的信息，其决定也不会出错吗？’与圣护一样，世界正义院也被‘授予’无误性，这有别于上帝显示者之‘天生的’无误性。与圣护一样，世界正义院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当需要做出决定时，它要收集信息与事实，有时咨询有关专家。与圣护一样，当新的事实出现或条件发生变化时，世界正义院完全可以改变其决定。

“在巴哈欧拉与阿博都-巴哈的圣作中，在此问题上没有指出世界正义院在做决定时，可获得的信息之性质和程度。阿博都-巴哈说：‘不要想象正义院会根据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做出任何决定。上帝不容许！至高正义院会通过圣灵的启发和确认而做出决定并制定律法。

251

“祂还说道：‘无论正义院通过多数投票而作出何种决定，都将是真正的真理，因为正义院受到唯一真神的庇护、无误指引和关怀。上帝佑护正义院免于错误，并将其荫庇在祂神圣和无误性的羽翼之下。’

“当然，如果巴哈伊觉得自己有了新的信息或条件发生了变化，他们可以就正义院做出的决定询问其观点。但是这样做的时候，应避免将此作为逃避自己义务的借口，从而丧失完全服从的恩惠。”（世界正义院授写，2007年5月20日文告）

99.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第27页。

100.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遗嘱》，第11页。

101.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遗嘱》，第20页。

102. 阿博都-巴哈，引自《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52—53页。

103.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遗嘱》，第14页。

104.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遗嘱》，第20页。

105. 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56页。

106. 守基·埃芬迪：《巴哈伊行政管理》，第39页。

107. 世界正义院授写：《指引之光》，第311页。

108.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20页。

109.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50页。
110. 阿博都-巴哈，引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49页。
111. 守基·埃芬迪：《巴哈伊行政管理》，第47页。
112. “世界正义院的职能包括‘审议所有引致分歧之问题、有待澄清之疑点及圣书语焉不详之事项’，它在此过程中做出的阐释，与圣护的诠释有很大区别。圣护揭示经文的意义，他的解释是对真理的陈述，不可改变。圣护说，世界正义院被赋予了‘独特的权力，就巴哈伊圣作中未予明确揭示的问题进行立法’。世界正义院的公告旨在补充并应用上帝之律法，公告可以被其本身所修正或废止。尽管世界正义院未被赋予诠释的职能，它仍须尽其所能，在地球上建立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可靠经文的存在，阿博都-巴哈与守基·埃芬迪的大量诠释，加上绝对禁止任何人声称具有‘权威性’和‘神授的’诠释或篡夺圣护职能，这些使得教义的一体性得以维护。而世界正义院的权威确保了行政管理的统一。

“用守基·埃芬迪的话来说：‘这便是祂所启示圣言的不变性。这便是祂指定的管理者之功能所特有的弹性。第一个维护了祂的信仰的一致性，捍卫了祂的律法的统一和完整。第二个使得信仰恰如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能够不断拓展，使其自身适应不断变化之社会的需要和需求。’”（世界正义院，引自《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56页）

252

113. “不要想象正义院会根据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做出任何决定。上帝不容许！至高正义院会通过圣灵的启发和确认而做出决定，并制定律法，因为正义院受亘古美尊的庇佑和保护，服从正义院的决定是一项应尽和必要的责任，是一种绝对义务，任何人都不能回避。”（阿博都-巴哈，引自《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85页）
114. “世界正义院的阐释来自其立法职能，而圣护的诠释则代表着圣文固有的真正意图。这两种功能主要区别是，立法及其阐释所产生的结果可以为正义院本身所修正，而圣护的诠释是对真理的陈述，不可改变。”（世界正义院撰写：《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646页）阐释（elucidation）与诠释（interpretation）的含义有别，阐释指的是说明复杂事物的意义，而诠释则是从特殊角度揭示潜在的意义。
115. 关于异议为何如此具有破坏力，详细讨论可见温迪·赫勒（Wendy Heller）的《公民社会的宗教基础》（The Religious Foundations of Civil Society）第一部分，发表于《巴哈伊研究期刊》，10.1/2，2000年。

116. 阿博都-巴哈，引自《亚格达斯经》，第5页。

117. “巴哈伊朋友之间会讨论这种问题，这是正常的，就像你和你的言谈对象在网络讨论组做的事一样；否则，他们怎么能够加深对教义的理解呢？但是他们应该认识到，持续不断的讨论不能消除关于此类根本问题的观点差异，而是应如你所做得那样参考世界正义院的意见。拖延、悬而不决或公开讨论这些根本问题，除了导致困惑与争议，别无用处。”（世界正义院授写：《巴哈伊信仰研究的相关问题》，第30页）

253

同样，守基·埃芬迪授写的一封信函警告信徒，不得评判圣护的权威范围：“个体信徒不得界定圣护的权威范围，或自行决定何时服从圣护，何时反对圣护的判断。这种态度显然会导致困惑与分裂。圣护是指定的教义诠释者，他有责任表明哪些事项关乎信仰利益，要求信徒完全而无条件地遵从他的指示。”（《指引之光》，第311页）

关于守基·埃芬迪所说的信徒不得界定圣护的权威领域，世界正义院授写的一封信函说：“如此理解同样适用于世界正义院。”（世界正义院授写，2008年4月7日函）这封信函还说：“关于世界正义院被授予的责任和权力，世界正义院不打算在此进一步阐释之前的解释。世界正义院本身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做，这种认识应该警示朋友莫行不明智之举，企图准确限定正义院之行动范围。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权威文本中的一些段落明确提到了正义院在立法方面的无误性，但如果认为正义院仅在这方面不会犯错，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世界正义院授写，2008年4月7日函）

118. 哪怕不以任何方式明确定义被授予的无误性概念，不管个人怎样理解此概念，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即信徒应该遵守正义院的决定，不挑起争端，因为争端会制约信仰的发展，破坏信仰的统一。“他们的决定就是上帝的决定”——对于那些以直接方式甚或从字面上理解这段话的人来说，这种服从是从直截了当的。而即便以最隐晦或最象征性的解释来理解此话，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巴哈伊圣作为什么要提及世界正义院具有无误性的概念并讨论正义院的决定，且方式完全不同于提及和讨论地方和总灵理会？守基·埃芬迪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只有后来人才能意识到世界正义院和圣护制受到特别重视，其所蕴含的惊人价值。”（《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8页）尽管有人从个人角度出发，来解释巴哈伊圣作关于世界正义院无误性的表述，认为该表述不过是夸张而已，但不管怎样，这种表述的目的肯定是强调服从的重要性，强调要避免批评与争议，支持至高机构的权威，它是所有人皆须转向

的中心。如同阿博都-巴哈所说：“天佑美尊之所以订立圣约，是要将目前的人全都聚集在一个中心的周围，这样，在每一个周期和世代，引起不和的自私之辈就不可能暗中破坏圣道。因此，祂指示，凡是圣约中心发出的指令都是正确的，受到祂的保护与赞同，除此之外都是谬误。”（《阿博都-巴哈文选》，第208页）当然，还有其他表述提及世界正义院除无误性之外所具备的权威。

254

119. 一个独立却又相关的问题是，如果没有一个活生生的圣护作为其成员，世界正义院是否还具有无误性。多年前，世界正义院已经澄清这个问题。（见《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50—58页、第83—90页、第156—161页）不过，关于世界正义院需要圣护在世，这种错误观点仍不断出现，尤其在圣约破坏者发起的争议之中。

这种错误观点源自对守基·埃芬迪一个陈述的误读，即圣护“不能推翻其多数同仁的决定，但他有责任坚持让他们重新思考那些他凭良知认为与巴哈欧拉启示话语之意义相抵触、背离其精神的法令”。（《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50页）有人便认为，这句话意味着如果没有圣护，世界正义院就有可能做出与圣文的意义相冲突、或与其精神相背离的决定。然而，仔细阅读整段话，就会清楚看到，世界正义院若无圣护指导协商就有可能犯错误，这句话完全不对，事实与之恰恰相反。这段话解释道，即便圣护提出重新审议，最终决定权还在于世界正义院本身。“他[圣护]不能推翻其多数同仁的决定”，“他永远不能获得唯一立法权，甚至不能临时获得专有立法权。”如同阿博都-巴哈解释的：“该机关之任何决议，无论一致或多数表决通过，确然皆为真理，皆为上帝自身的旨意。”（《阿博都-巴哈遗嘱》，第19页）

守基·埃芬迪的这段话，是在他描述圣护制之性质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提出这段话是为了限定圣护的权力，而非制约世界正义院的权力，世界正义院的权威和无误性已经得到强有力的证实。这段话指出，即便圣护作为一名成员会提出某些疑问，但是多数成员的决定才是这个机构的最终和无误的结论。当然，很难想象世界正义院成员会不考虑圣护的观点。而且，预想的情形并没有出现过，也永远不会出现。不过，这段陈述仍是守基·埃芬迪的一个指示，即世界正义院在其行动范围内所具有的权威和无误性，连圣护也不可持有异议。因此，任何信徒无论多么学识渊博或富有洞察力，又怎能发出质疑呢？

120.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第68页。

121. 阿博都-巴哈：《已答之问》，第172—173页。注意：这段话中所讲的“授予

255

的无误性”不是授予任何渴望成为“圣人”的个体信徒，而是授予那些充当“上帝与人类之间恩典的媒介”的人，这些人“免于犯错”，因为“如果上帝不阻止他们犯错，他们的错误就会使信徒陷入错误”。个体的巴哈伊显然容易犯错误，即便他们的观点或行为在一种情况下是正确的，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很可能是错误的，因此不能作为其他信徒的标准。

122.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遗嘱》，第19-20页。
123. 阿博都-巴哈，引自《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85页。
124. 阿博都-巴哈：《已答之问》，第173-174页。
125. 这不是说阿博都-巴哈、或某种程度上说守基·埃芬迪无法依照神圣指引的启发，对实在产生某些洞见。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此不作探讨。只是说此类能力并不是授予的无误性之含义所在。
126. 世界正义院授写：《指引之光》，第311页。思考授予的无误性这个巴哈伊概念时，必须要说明的问题是：为什么无误掌握事实不是一个必要条件，而是认为无误性只关乎一系列无需有关世界知识的行为？

也许理解语言行为的性质，有助于深入认识巴哈伊的无误性概念。例如，哲学家约翰·塞尔在描述语言与我们周围世界的联系方式时，对比了“语言到世界（word-to-world）”和“世界到语言（world-to-word）”。[约翰·R. 塞尔（John R. Searle），“言外行为分类”（A Classification of Illocutionary Acts），《经验与意义：语言行为理论研究》（*Experience and Mean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第1-29页]就是说，语言可以用来描述世界，或者，语言可以用来描述世界应该的样子。以食品清单为例，一个人带着它去超市购物。后来发现，选购的东西中有一样与清单上物品的名称不符。要使语言与实在相符，只需更改清单上的词就能与错买的东西相一致。但要使实在与表述意图相符合，就必须返回超市，退回错买的东西，换回要买的。

从这种角度来看，巴哈伊教义中提到的世界正义院具有的无误性，就属于“世界到语言”。世界正义院的陈述并非在描述世界本来的样子，而是以符合上帝意志、或与之不矛盾的方式描述了“应该做的事情”，因此，它要求这个世界的信徒的行为要与这些语言相一致。这一神圣保证与灵性力量相联，它当然是一种信仰问题，而不是经验的观察。

256

塞尔的分析包括对言语行为的分类，当然比这里的讨论要详尽得多。在他所描述的分类中包括“宣告”（declarations），“宣告”是一种导致思考对象状态发生变化的陈述。例如宣告“你被解雇了”就是这样一个陈述。塞尔解

释说：只是当有了诸如教会、法律、私有财产，以及言者与听者在这些机构中占据特定地位时，人们才能剥夺教籍、任命、给予并遗赠他们的财产或者宣战。”某一“宣告”的方向既有“语言到世界”也有“世界到语言”，因为陈述本身会导致内容与实在的一致。“成功的行为保证了提议内容与世界的一致；如果我成功地完成了任命你为主席的这个行为，那么，你就是主席了。”

（见《言外行为分类》）世界正义院的有些陈述就属于这一类型，例如“巴哈欧拉信仰现已进入其形成期的第五个阶段”。（世界正义院，2001年1月16日文告）

127.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遗嘱》，第14页。
128. 阿博都-巴哈：《已答之问》，第263页。
129. 守基·埃芬迪授写：《圣护的指示》，第33-34页。
130. 守基·埃芬迪授写：《指引之光》，第313页。
131. 很多段落提到不同情境下的授予的无误性：正义院的决定及律法的制定；（阿博都-巴哈，引自《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85页）；保护信仰（阿博都-巴哈，引自《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52-53页）；律法的制定以及行政管理事务的实施（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53页）；圣道的保护与管理，解决含糊不清的问题以及就引发分歧的问题做出决定。（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157页）
132. 根据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陈述，任何没有明确或直接启示的问题，皆交由世界正义院处理。巴哈欧拉说道：“对经书中未予径直言明之事务，正义院之受托人须协商，并执行已达成之决议。确然，上帝必按其意愿激励他们，祂确然是供给者、全知者。”（《巴哈欧拉书简集》，第68页）“人人皆须遵奉《至圣经书》，凡涉及该经未予言明者皆须求教世界正义院。”（《阿博都-巴哈遗嘱》，第19页）如上所言，阿博都-巴哈指出，世界正义院不仅审慎思考“圣书语焉不详之事项”，还包括“引致分歧之问题”和“有待澄清之疑点”。最后，阿博都-巴哈明确表示世界正义院的结论不是简单的观点：“不要想象正义院会根据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做出任何决定。”（《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85页）

257

因此，虽然正义院受天启、阿博都-巴哈和守基·埃芬迪的权威诠释的约束，但是在社团关于经书意义的统一思想与对正义院的阐释的需要之间，存在着一种反向关系。当圣书的意义是模糊而非清楚的时候，当需要决定如何根据

时间与环境来运用教义的时候，当信徒之间产生分歧的时候，正义院有责任澄清或解决问题，或者有责任说明必须要做什么。正义院的决定与圣文本身一样具有约束力。

133. 世界正义院授写：《指引之光》，第311页。
134. 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157页。
135.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53页。圣护另一次提到这些行政管理功能时讲道：“如果离开同样至关重要的世界正义院机构，那么，《阿博都-巴哈遗嘱》的同一体系的运作就会瘫痪，就会无力填补《亚格达斯经》的作者有意在其立法和行政法令中留下的那些缺口。”
136. 世界正义院授写：《指引之光》，第311页。
137. 世界正义院授写，2008年4月7日文告。
138. 世界正义院授写，1991年1月2日文告。
139. 世界正义院：《世界正义院宪章》，第4页。
140. 守基·埃芬迪：《巴哈伊行政管理》，第42页。
141.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遗嘱》，第11页。
142.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89页。
143.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遗嘱》，第14页。
144.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第68页。
145. 守基·埃芬迪授写：《指引之光》，第111页。
146. 守基·埃芬迪：《巴哈伊行政管理》，第68页。
147. 守基·埃芬迪授写：《汇编之汇编》，第一卷，第84页。
148. 守基·埃芬迪授写：《促进成批入教》，第3页。
149.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文选》，第209页。
150.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文选》，第34页。
- 258 151. 关于原教旨主义与自由主义、基础主义与相对主义之危险的讨论，见第五章。
152.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125页。
153.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144页。
154. 休伯特·德赖弗斯和斯图尔特·德赖弗斯（Hubert and Stuart Dreyfus），见本特·弗吕夫布耶格（Bent Flyvbjerg）所著《重视社会科学：社会研究为何失败以及如何重获成功》，第10-20页。
155. 守基·埃芬迪授写：《汇编之汇编》，第一卷，第230-231页。

第三章

1. 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301页。
2. 阿博都-巴哈：《神圣计划书简集》，第5-6页。
3. 守基·埃芬迪：《信仰堡垒》，第32页。第一个国家计划，即七年计划，1937年由美国与加拿大的巴哈伊发起。关于截至1993年这些计划的性质与目的，相关汇总见《灵性征服地球》（*The Spiritual Conquest of the Planet*），梅拉尼·史密斯（Melanie Smith）和保罗·朗普勒（Paul Iampole）著。
4. 巴哈伊参加一系列实践活动，圣护则对此做出观察与评论，直到共同的、深刻理解的程序出现并被普遍接受。例如1927年5月27日守基·埃芬迪写的一封信（《巴哈伊行政管理》，第136页）以及1935年2月4日他授写的一封信（《神圣指引之光》，第一卷，第67-68页）涉及提名问题，他逐渐从西方信徒的实践中消除了提名的做法。
5. 守基·埃芬迪：《致美国函》，第5-6页。
6.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9页。
7. 守基·埃芬迪：《信仰堡垒》，第76页。
8. “……全世界的经验表明，家庭炉边聚会是最有效的传导方法……。这种方法比报纸广告、公开演讲等要有效得多。圣护正在鼓励全世界的信徒——包括从事境内拓荒的信徒——都采用这种传导方法。”（守基·埃芬迪授写：《指引之光》，第247页）
9. 守基·埃芬迪授写：《新时代的黎明》，第76页。
10. 守基·埃芬迪：《信仰堡垒》，第117页。
11. “在遥远的地区已有预兆表明这一天的临近，其时，信仰大军将簇拥在巴哈伊的大旗下，最高首领很久以前的预言亦将实现。”（守基·埃芬迪，《致巴哈伊世界函》，第101页）另见《致巴哈伊世界函》，第113页。英国摄政统治下的吉尔伯特群岛和埃利斯群岛自此分开：吉尔伯特群岛成为基里巴斯共和国的主要部分，而埃利斯群岛就是现在的图瓦卢。
12. 巴哈伊世界中心：《1986—1992年六年计划：总结成就》，第20页。
13. 巴哈伊世界中心：《光明的世纪》，第101页。
14. 世界正义院：《汇编之汇编》，第三卷，第184页。
15. 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301页。
16. 世界正义院，1973年3月22日文告。

17. 世界正义院授写，1987年7月30日文告。
18. 世界正义院：《广阔视界》，第27页。
19. 世界正义院：《广阔视界》，第80页。
20.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50页。
21. 世界正义院：《广阔视界》，第79页。
22. 巴哈伊世界中心：《光明的世纪》，第108、110页。
23.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31页。世界正义院自1996年以来传达的指引摘要见《转折点：1996—200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选集与补充材料》，帕拉布拉出版社。
24. 世界正义院：《汇编之汇编》，第三卷，第155页。
25.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27页。
26.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49页。
27.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7-8页。
28.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3-18，21-82页。
29.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120页。
30. 世界正义院授写：《转折点》，第268页。
31.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8页。
32.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8页。
33. 国际传导中心：《转折点》，第350-351页。
34.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190页。
35.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209-211页。
36. 儒禧研习中心：《学习成长》，第65页。
37. 儒禧研习中心：《学习成长》，第9-10页。
38. 儒禧研习中心：《学习成长》，第54-55页。
39. 更详细的讨论，见法尔扎姆·阿巴卜（Farzam Arbab）2004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与珀斯召开的成长大会开幕式上的系列演讲记录，尤其是开幕式第三天的演讲记录。另见儒禧研习中心编写的《学习成长》；法尔扎姆·阿巴卜的《关于受巴哈伊思想启发课程的演讲》（*Lectures on Bahá'í-inspired Curricula*）；罗兰·诺古吉（Lori Noguchi）、霍利·汉森（Holly Hansen）、保罗·朗普勒（Paul Lample）的《道德教育框架研究》（*Exploring a Framework for Moral Education*）。
40. 更详细的讨论见《学习成长》，第30-33页。

41. 儒禧研习中心：《学习成长》，第53页。
42.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141页。“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五年计划[1974—1979年]要求朋友熟记圣作选文。”（世界正义院：《汇编之汇编》，第二卷，第37页）
43.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第200页。
44.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第200页。
45. 儒禧研习中心：《学习成长》，第50-51页。
46. 早期阶段，尚未成熟的研习中心或缺乏经验的辅导员是以一种死板的方式教授儒禧课程的，于是有人认为，儒禧教材要求一种比较僵硬和直白的方法。然而，这不是设计教材的目的，也不是辅导员受到培训的那些程序的目的，这一点在辅导员培训课程第七册《携程共勉》中显而易见。这样一种不恰当的方法也不会产生有效的结果。采用这种方法的研习中心需要随时间的推移，借助经验而修正和提高。不过，根据已有的经验来看，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死板是学习任何新技能的初始要求。正如第四章有关学习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在最初阶段，获取新技能实际上往往是死板的，或者是机械的。然而，其目的在于：使初学者踏上成为可运用新知识的有能力、甚或专家级行动者之途。如果没有学习成长的经历，无论是其构成要素还是整个成批入教进程，都不可能根据那些已经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功经验，来评判正在呈现的学习结果的价值。这意味着将指引运用于四年计划、十二月计划或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初期阶段，可能有别于一些国家社团的实践。执行过程的初期阶段可能会被认为具有不必要的呆板和笨拙。我们不能因为这种看法而过早地介入，以调整或改变行动，不能过早地断定这样的指示“不适合我们”；而是必须坚持最初的尝试，运用这些概念和方法，直至积累起牢固的经验基础，以达到学会如何将它们融入当地环境。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鼓励使用儒禧教材以辅助初期活动，从而学习怎样为推进成批入教进程而探索一种更加系统的方法。过快地区要求修改教材或修正实践，都是与草率和死板地使用教材一样有害的举动。
47. 儒禧研习中心：《携程共勉》，第七册，第102-103页。
48. 儒禧研习中心：《学习成长》，第54页。
49.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4页。
50.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142页。
51.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167页。
52. 见《反思成长》第八期，来自国际传导中心，2005年7月。

53.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204-205页。
54. 国际传导中心，2004年11月28日致所有顾问文告。
55. 见《反思成长》第七期，来自国际传导中心，2005年4月。
56.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195页。
57.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195页。
58.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196页。
59. 世界正义院授写，2004年2月17日文告。
60.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260页。
61. 2006年，一本名为《五年计划：总结成就与学习》（*The Five Year Plan: A Summary of Achievements and Learning*）的类似著作准备就绪。
62. 世界正义院：《五年计划》，第75页。这三份文件被纳入《转折点》，第323-396页。
63.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178页。
64. “联区层面的反思会已经成为在机构与各地区中统一思想与行为的有力手段；它们以一种互相支持的精神有效地激发了机构与个人的主动性。”（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184页）见国际传导中心编制的《反思成长》时事通讯第三和第四期。
65.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205页。
66.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197页。
67. 来自一份个人报告，2006年12月。
68.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8页。
69.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333页。
70.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146页。
71.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172页。
72.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146页。
73.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203-204页。
74.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204页。
75.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206页。
76.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198页。
- 262 77. 国际传导中心，2004年11月28日致所有顾问函。
78.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201页。守基·埃芬迪在任期伊始，也强调了聚焦的重要性：“坚定不移的力量是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的圣道勇士之使命的特

征，虽然我高兴地见证这种力量的丰富征象，但是我不禁注意，受在世界上建立不容置疑的巴哈欧拉王国的热望的驱使，他们可能会因为过度增加活动而消耗力量，使得鼓舞他们完成荣耀任务的那个目的化为乌有……。我们虔诚和自愿将一些人列为巴哈欧拉无价遗赠的监护人，唯有与他们进行热切而持续磋商的精神，唯有坚持不懈、艰苦卓绝地与我们的本能和自然倾向做斗争，唯有让我们自己的喜好服从于上帝圣道的绝对命令的英勇自我牺牲，否则我们无法保证忠诚于如此神圣之原则——该神圣原则时刻护卫着我们挚爱的圣道，使其免受外部世界的诱惑与琐事的伤害，以及免受内在自我陷阱的伤害。我至爱的教友们，我恳求你们拿出从未有过的决心，发誓以不朽之忠诚和不眠之警觉，在你们的各种活动中倡导这一重要原则，不做任何阻碍巴哈欧拉信仰复兴精神之光流溢，或使其黯淡的事情，从而收获永恒的满足。（巴哈伊行政管理》，第140-141页）

79.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120页。
80.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205页。
81.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87页。
82.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146页。
83. 见《学会管理成长》（*Learning to Administer Growth*），载于《转折点》，第299-310页；以及《成长对行政管理过程的影响》（*Impact of Growth on Administration Processes*），载于《转折点》，第397-405页。
84. “当你们继续在自己联区内辛勤工作，你们将越来越融入周围的社会生活，也将面临挑战，即将你们正在参与的系统学习进程拓展到更多的人类活动领域。你们所采取的路径、所使用的方法和所运用的工具，皆要同样具备当前成长模式所特有的连贯性。”（世界正义院，2008年里兹万文告）
85. 世界正义院授写，2003年7月9日文告。
86.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199-200页。
87. 守基·埃芬迪指出，“在信仰的行政管理原则的设定范围内，发起、推进和巩固个人认为适合于承担促进计划的任何活动，是个体信徒作为阿博都-巴哈神圣计划忠实受托人”之“义不容辞的责任”。另外他还强调，“不要坐等社团当选代表的任何指示，或者期待他们的任何特殊鼓励……”（《神圣正义的降临》，第50页）
88. 圣护指出：“最好的灵理会将整个团体成员的才能聚合在一起，并使他们忙于积极参与活动，即服务圣道和传递启示。”（守基·埃芬迪：《指引之光》，

第37页）他还说：“这些灵理会的成员自身完全抛弃个人好恶、利益和倾向，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有利于巴哈伊社团的福利与幸福和促进大众福祉的措施上。”（《巴哈伊行政管理》，第41页）

89. 有些信徒担忧实施计划的过程中，机构结构和机构责任的变化会导致某些后果。然而必须认识到，这些变化并非违背圣护奠定的基础，而是更全面实现他的指引。守基·埃芬迪提醒，“我们务必当心，以免我们急于求得圣道行政管理机制的完美，而忽视了设立这套机制背后所蕴含的神圣目的”，这套机制是“传播巴哈伊信仰的最直接的工具”。（《巴哈伊行政管理》，第103页）巴哈伊行政管理机制“应该被视为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灵理会、委员会和代表大会整个机制”，将“根据它们增进利益、协调活动、运用原则、表达理想以及实现巴哈伊信仰目的的能力，而兴起或衰落”。（《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9页）圣护还解释：“由于圣道机制的设定方式，任何必要的东西都可以按照巴哈欧拉的命谕，安全地纳入圣道之中，从而使圣道处在所有进步运动的前沿。”同时明确指出，巴哈欧拉赐予世界正义院修改巴哈伊实践的权力：“确然，上帝将以其所意愿的一切来激发他们，祂确乃供给者、全知者。”（《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22-23页）
90. 世界正义院授写，2002年8月22日文告。
91. 见<http://www.news.bahai.org/community-news/regional-conferences/>

第四章

- 264 1.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206页。
2. “……巴哈伊的任务在于使这个统一体充满生气，即在至大和平中创造最高程度的真正团结和灵性，借助于详细的指导和持续不断的神圣指引，巴哈伊自觉工作，进而在地球上筑建上帝的王国，他们呼唤同伴进入此王国，由此获得永恒的生命。”（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127页）
3. 守基·埃芬迪：《应许之日来临》，第411-412页。
4. 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126页。
5. 阿博都-巴哈：《汇编之汇编》，第二卷，第164页。
6. 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107页。
7. 阿博都-巴哈，此前未经翻译的书简。
8. 阿博都-巴哈：《神圣文明的隐秘》，第3页。

9. 阿博都-巴哈：《神圣文明的隐秘》，第39页。
10. 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第50页。
11. 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第80-81页。
12. “所以，假如一个家庭不能让所有子女接受教育，那么应优先教育女儿，因为通过受过教育的母亲，知识的益处能最有效、最迅速地普及整个社会。”（阿博都-巴哈，引自《亚格达斯经》，第200页）
13.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第51页。
14. 阿博都-巴哈：《汇编之汇编》，第一卷，第253页。
15. 阿博都-巴哈：《汇编之汇编》，第一卷，第6页。
16. 守基·埃芬迪授写：《汇编之汇编》，第一卷，第297页。
17. 守基·埃芬迪：《汇编之汇编》，第二卷，第348页。
18. 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669页。
19. 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94页。
20. 守基·埃芬迪授写：《汇编之汇编》，第一卷，第226页。
21. 世界正义院授写：《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369页。
22. 阿博都-巴哈：《神圣文明的隐秘》，第107-108页。
23. 例如见《历史批判法对巴哈欧拉启示作品的效力和价值》（*The Validity and Value of an Historical-Critical Approach to the Revealed Works of Bahá'u'lláh*），约翰·S. 哈彻（John S. Hatcher）著，载于《圣典与天启》（*Scripture and Revelation*），收录于巴哈伊研究（*Bahá'í Studies*）卷三，穆詹·莫门编；以及《历史方法论与巴哈伊学术发展：消除虚假的二分法》（*Historical Method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ahá'í Scholarship: Toward Dispelling a False Dichotomy*），索勒·A. 奎因（Sholeh A. Quinn）著，收录于《巴哈伊研究评论》，第九卷，1999/2000年。
24. 在这种情况下，致力于研究或掌握其他任何领域的巴哈伊务必牢记：任何学科都有一个基本特性，那就是它提供了关于实在的特定视角——它并不描述实在本身。那些完全沉浸于一门学科的专家，可能会忘记包含于该学科中的抽象层面。当人们试图将该学科的知识重新运用到真实世界，或当人们摄入其他学科的观点时，上述做法就会导致奇怪的错误。有关这一问题的更加详尽的探讨，见赫尔曼·达利（Herman Daly）和约翰·柯布（John Cobb）在《为了共同的利益》（*For the Common Good*）中对“误置的具体性之谬误”（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的讨论。其中探讨了经济学领域的抽象层次，探讨了

该领域如何建构经济学家的思维模式以及他们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有时会让经济学家无视显而易见的真理。

25. 约翰·J·卡瓦略（John J. Carvalho IV）：《科学世界观结构概述》，齐贡：《宗教与科学期刊》，第41卷，第1期，2006年3月，第117-118页。
26. 卡瓦略（Carvalho）：《科学世界观结构概述》，齐贡，第122-123页。关于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莫提默·J·阿德勒（Mortimer J. Adler）在《宗教真理》（*Truth in Religion*）一书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数学与科学必定只是全部真理的组成部分，即我们研究世界、自然、社会以及人类的真理的组成部分。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哲学与宗教构建了有待认识的整个真理的其他组成部分或成分……。真理一致性原则必然要求的结果是：有待认识的整个真理之各个部分之间必须协调统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整体真理的一个部分与另一部分不能处于不可协调的矛盾之中。哲学真理和宗教真理绝不能与科学真理相冲突。”（阿德勒：《宗教真理：宗教多元化与真理统一》，第122页）
27. 斯蒂芬·图尔明（Stephen Toulmin），《国际都市：现代性的隐秘议程》，第144页。守基·埃芬迪同样讲道：“现代主义主导精神强调纯粹的物质主义哲学，而物质主义哲学在扩散自身时，日益倾向于将宗教从人类日常生活中剥离出去。”（《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83页）
28. 世界正义院，2003年11月26日致信仰摇篮之地的巴哈欧拉追随者的信函。
29. 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第107页。
30. 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第130-131页。
31. 关于从巴哈伊视角看待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更加深入的思考，见法尔扎姆·阿巴卜：《实验室、庙宇和市场》，第149-151页。另见纳德·赛义德（Nader Saied）所著《心灵之门：理解巴布圣作》（*Gate of the Heart: Understanding the Writings of the Báb*），关于传统宗教与还原论科学观的问题的讨论，第3-14页。
32. 这种方法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特定的洞见，而不是说这一表格真正把握了人类理解以及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该表格可能会暗含一些错误的含义：例如，科学活动与宗教活动之间具有准确的平行关系，或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区别。层面三代表理解，层面四代表实践，或许它们更适合平行排列（如3a与3b），而非垂直排列。
33. 当然，宇宙与天启之间，或“创造之书”与“启示之书”之间并没有确切的关

联。“宇宙”不仅仅指物质世界，还包括所有涉及人类的事物——从心灵到社会，它们都是科学研究的范围。虽然天启来自人类之外，但是当我们了解了物质宇宙的事实和法则后会发现，这些事实与法则某种程度上始终是“被发现”的，并通过人类理解而以某种形式被呈现出来，这意味着在科学领域的第二层面与第三层面之间的区分是模糊的。此外，尽管宇宙法则是确定的，在一个天启期中，天启相对于人类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启示的讯息在适合新时代的新天启中得到更新与调整。

34. 问题在于：“启示圣文”（ R_2 ）是否能对物质实在（ S_2 ）的实际运动作出任何真实的陈述，这些陈述不为现在科学知识（ S_3 ）所拥有，甚或与物质实在的现有事实相冲突。按照阿博都-巴哈的观点，这是有可能的。然而，这类陈述只对宗教理解（ R_3 ）有意义。除非这些陈述的意义能被包含在科学理解的范围之内，否则，它们与科学目的就没有什么关联。例如，《古兰经》里的陈述“太阳疾行，至一定所”，除非借助科学知识体系，利用科学知识之观察与证实的恰当方法，否则，这句话对科学家是没有用处的。在此之前，认为太阳是太阳系之中心的“信念”没有科学意义，这就像阿博都-巴哈在比较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太阳位置与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太阳位置时，所指出的那样。前者认可这一理论，即太阳每年沿黄道带的转动并非因太阳自身而起，而是因地球绕太阳转动而来”，但“这一理论已被彻底遗忘”。没有科学证据，这个理论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借助望远镜”而得出的“新观察和重要发现”，“地球的公转，太阳的固定性以及它的绕轴自转被发现了”，“显而易见，《古兰经》里的经文与客观事实相符，而托勒密体系却是虚构的”。（《已答之问》，第23-24页）

267

当然，圣文会激励那些身为信徒的科学家采取行动，从而获得具有科学意义的有效发现和知识；毕竟科学家会受到许多知识源泉的启发。然而，除非被囊括在科学理解（ S_3 ）的范围之内，否则天启（ R_2 ）中的陈述就不具有科学效力。没有适当的科学研究，我们不可能知道对具有科学意义的圣文的宗教解释（ R_3 ）是否正确。虽然阿博都-巴哈劝诫我们根据自己的科学知识（ S_3 ）去衡量宗教信仰（ R_3 ），但是并没有建议反过来。事实上，圣文（ R_2 ）支持科学进程（ S_3 和 S_4 ），正如阿博都-巴哈关于支持哥白尼的陈述一样。巴哈欧拉就炼金术和灵性理解的问题而斥责某些信徒沉溺于空想之中，当时祂指出了这一点，祂宣告：“我衷心希望哪位君王或权要，能召他去将这门学科从幻想之国转入实在之境，由纯粹自命之域转入现实成就之层。”（《笃信经》，第189

页)

35. “如果人类的宗教信条抵触科学、违背理性，那它们只能是迷信，不具有神性权威，因为主上帝已经赋予人类理性，人类凭借它就能知晓存在的真实性。理性的功用在于发现万事万物的实在，而与理性所得之结论相违背的，都只是人为臆造和幻想的产物。”（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第316页）
36. “勿用你们时下的标准和学科衡量上帝经书，因为经书本身是确立于世人之中的绝无差错之天平。”（巴哈欧拉，《亚格达斯经》，第56页）
37. “倘若只用宗教之翼去飞，就会很快堕入迷信的深渊。倘若只用科学之翼去飞，不仅同样不能进步，反而还会栽进物质主义的绝望泥潭。”（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143页）
38. 托德·梅（Todd May）：《我们的实践，我们的自我——生而为人意义》，第8页。
39. 托德·梅（Todd May）：《我们的实践，我们的自我》，第100-101页。
40. 穆詹·莫门（Moojan Momen）：《巴哈伊研究方法论》（*Methodology in Bahá'í Studies*），载于《巴哈伊研究期刊》，2001/2002年，第十卷，第80页。
41. “以往的天启期之所以出现了许多错误，是因为上帝天启的信徒急于将神圣启示包含在自己有限的理解框架之内，超出自己的能力去界定教义，解释只有未来时代的智慧和经验才能明白的奥秘，还有因为某事看上去是合意的和必要的便论证其正确。我们必须小心谨慎，避免此类违背基本真理的做法，避免这种智识上的自负。”（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87页）

268

“关于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和谐问题，中心人物的圣作以及圣护的注释充分表明：人类——包括作为‘酵母’的巴哈伊社团——的任务，是创建体现存在之灵性与物质两个维度的全球文明。这一文明的本质与范围超出当代人的想象。这项伟大事业的实施将依赖于宗教真理和原则与科学发现和洞见之间的渐进互动。这要求接纳模糊性，将其视为研究实在过程的一个自然而不可回避的特质。”（世界正义院授写，1995年5月19日致个人信函）

巴哈欧拉已经发布确切的教义，它们被巴哈伊认为是正确的；巴哈伊将这些教义呈献给其他人。凡接受这些教义的人皆是巴哈伊，当然每个人可以拒绝接受。没有人被迫成为巴哈伊，也没有人被迫一直是巴哈伊。如果一个人已经接受了巴哈伊信仰，但后来发现做错了，那么他可以退出巴哈伊信仰，这样的

- 行为不会带给其污名。在所有这类事情上，巴哈伊尊奉巴哈欧拉的独立探求真理的原则。（世界正义院，1991年5月1日致个人信函）
42. 相对主义的实践方法遭到排斥。见梅：《我们的实践，我们的自我》，第125-135页）塞尔关于真理以及与实在相符合也与之相关。（《社会实在的建构》，第149-176页）塞尔断言：“所有关于世界的真实陈述都能够得到连贯一致的证实。”因此，他反对概念相对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描述世界，这些方式或许彼此冲突，但是每一个视角都是‘正确的’。这种立场假定：同样的表述在一种概念体系中可能真实描述世界，而在另一种概念体系中则是错误的。有一个普遍的例子，它提出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与牛顿物理学的不同表征，或地球表面的墨卡托投影与标准地球仪的不同表征。在墨卡托投影中，格陵兰岛比巴西大，但在地球仪上却比巴西小。塞尔解释说，这种差别并非是不具可比性的实在的结果，而是源于这样的事实，即某些模式或表述是错误的，或者相比于其他模式、表述更加歪曲实在。我们虽然“经常碰到模糊、不确定、家族相似性、开放结构、语境依赖、理论不可通约、意义不明确、理论构建过程中的理想化、选择性解释、证据不能完全决定理论等一切其他问题”，“但这些都是我们表述体系的特征，而不是独立于表述之实在的特征”。一旦不同表述体系中的陈述彼此一致，如果它们不能得到连贯一致的证实，那么它们就不可能都是正确的。
43. 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602页。
44. 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602页。
45. 世界正义院批准的一项声明，《巴哈伊社会与经济发展：展望未来》，载于《巴哈伊社会与经济发展读物》，第12-13页。
46. 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602页。
47. 阿博都-巴哈：《指引之光》，第303页。
48. 这句话是在“围绕灵曦堂附属机构的社会、人道主义、教育与科学追求”的讨论中提到的。（守基·埃芬迪：《巴哈伊行政管理》，第186页）
49.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粹选》，第93页。
50. 守基·埃芬迪：《汇编之汇编》，第一卷，第297-298页。
51. 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602页。
52. 社会与经济发展署：《为了更美好的世界》，第3页。
53. 世界正义院批准的一项声明，《巴哈伊社会与经济发展：展望未来》，载于《巴哈伊社会与经济发展读物》，第17页。

54. 关于前三份文件见《巴哈伊社会与经济发展读物》。
55. 关于所有这些复杂层次上的项目例子，见《为了更美好的世界》，《巴哈伊世界》各卷期，《天下一家》时事通讯和网站www.onecountry.org以及巴哈伊世界网站www.bahai.org。
56. 世界正义院：《巴哈伊社会与经济发展读物》，第94页。
57. 世界正义院授写，1996年9月24日文告。
58. 世界正义院授写，见《社会与经济能力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Capacity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载于《巴哈伊社会与经济发展读物》，第26-27页。
59. 这里关于科学传播与应用基金会的信息，大部分来自曼尼吉·罗斯塔(Manigeh Roosta) 1999年题为《成人学习以及社团发展：科学传播与应用基金会在哥伦比亚里萨拉尔达的乡村福祉大学中心的研究案例》的博士论文。更多信息可见<http://www.fundaec.org/en/>和<http://www.bcca.org/services/lists/noble-creation/fundaec1.html>。
60. 哈利赫·阿巴卜(Haleh Arbab)，2000年11月21-24日印度新德里国际中心，《在科学、宗教和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第1-2页。
61. 哈利赫·阿巴卜：《在科学、宗教和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第6-8页。
62. 哈利赫·阿巴卜：《在科学、宗教和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第7-8页。
63. 法尔扎姆·阿巴卜：《实验室、庙宇和市场》，第149-151页。
64. 世界正义院：《巴哈伊社会与经济发展读物》，第92页。
65. 社会与经济发展署：《为了更美好的世界》，第34页。
66.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第171页。
67.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第96-97页。
68.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文选》，第97页。
69. 守基·埃芬迪：《汇编之汇编》，第二卷，第348页。
70. 世界正义院授写：《巴哈伊信仰研究的相关问题》，第35页。
71. 世界正义院授写：《汇编之汇编》，第三卷，第241页。
72. 世界正义院授写：《巴哈伊信仰研究的相关问题》，第25页。
73. 巴哈欧拉：《亚格达斯经》，第34页。他还说道：“你们乃知识破晓之地！须当心，免得你们发生改变，因为你们改变，大多数人也会改变。确然，这于你们与他人都是不公平的。每个明悟和洞察之士对此见证。你们正如一泓泉水，倘若泉水改变，从中流出的水也会改变。要敬畏上帝，成为上帝的虔诚信众。

同样，如果人心腐坏，其四肢亦腐坏。与此相似，如果一棵树的根腐烂，那么枝干、叶芽、花果亦会腐烂。我设此譬喻只为明示你们，你们或许不会因为自身拥有之物，而无缘无量荣耀者、至为慷慨者为你们注定之事。（《万军之主的诏谕》，第21页）

74. 巴哈欧拉：《汇编之汇编》，第一卷，第3页。
75. 阿博都-巴哈：《神圣文明的隐秘》，第34页。
76. 阿博都-巴哈：《神圣文明的隐秘》，第59-60页。
77. 阿博都-巴哈：《里萨利-西亚西耶》（*Risáliy-i-Siyásíyyih*），第60段，暂定翻译。
78. 弗吕夫布耶格（Flyvbjerg）：《重视社会科学》，第32页。根据弗吕夫布耶格 271 的观点，那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自我反思的人”，而不是“物质对象”，“因此必须考虑到针对研究对象的解释会发生变化”。
79. 见第五章。
80. 当然，巴哈伊社团必须以适度的方式回应新见解，以避免随意接受或草率拒绝。这两个极端都会引发混乱和无序：前者基于一些一知半解的概念，这些概念没有对照权威圣文予以充分探究，便试图彻底转变信仰或实践；后者是由于狂热拒斥新观点，从而引发反智识主义、压迫与停滞。正如世界正义院在一封授函中所讲：“在过往的天启期，信徒往往分为两个相互敌对的团体：一些人盲目相信启示文字，另一些人则质问和怀疑一切。同所有的极端行为一样，这二者都会导致错误……。巴哈伊应该以智慧和理解追随巴哈伊信仰。信徒在努力抵达这一成熟度时，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这就要求我们在所有方面保持宽容与谦逊，这样，此类问题就不会造成教友之间的分裂或不和。”（1980年10月7日文告）

另一封类似信函指出：“世界正义院认为，对于信徒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负责行政管理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以宽容好学之心冷静地对待与自己的观点相异的观点，要牢记所有的巴哈伊不过是信仰的学生而已，要永远努力更加清晰地理解教义，更加虔诚地运用教义，没有人可以声称自己对这一天启具有完美的理解。”（1979年7月18日文告）

同样必须认识到，有时候，问题的产生并不是出于作者的最初意图。沿着学术思路而提出的思想，可能会被其他企图将某一特定观点强加至广大社团的人所盗用。

81. 这不是呼吁那种“使命型”学术研究，这种学术研究受到威尔·冯德胡纳

(Will van der Hoonen) 的驳斥。[《解冻框架：巴哈伊归纳研究的前景》(Unfreezing the Frame: the Promise of Inductive Research in Bahá'í Studies)，载于《巴哈伊研究评论》，2001/2002年，第十卷，第113页]而是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永远没有经典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所具有的客观性。它们注定处于解释与行动的网络，以及证明、知识与权力的网络之中，并且必须依照这种现实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被实践。运用怎样的方式以使两个实践团体都满意，这是学识渊博的巴哈伊必须应对的挑战。

- 272 82.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196页。
83.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文选》，第70-72页。

第五章

1. 尼古拉斯·C. 伯布勒斯(Nicholas C. Burbules)：《后现代疑问与教育哲学》，载于《教育哲学》，1995年，第40-41页。
2. 在某些人看来，所做的努力包括为宗教创造一个新空间，以对社会贡献力量。见亨特·贝克(Hunter Baker)：《公共场合相互竞争的正统观念：后现代主义对政教分离的影响》(Competing Orthodoxies in the Public Square: Postmodernism's Effect on Church-State Separation)，载于《法律与宗教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Religion)，第二十卷，第一期，2004—2005年，第97-121页。
3. 概括来自穆詹·莫门(Moojan Momen)：《原教旨主义与自由主义：对二分法的理解》，载于《巴哈伊研究评论》，第一期，第二卷，1992年。
4. 守基·埃芬迪：《新时代的黎明》，第61页。
5. 守基·埃芬迪授写：《汇编之汇编》，第二卷，第21页。一封由世界正义院授写的信函进一步解释道：“……世界正义院注意到你对那种明显的诱惑持有可以理解的厌恶，后者往往使用诸如‘传统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等误导性的有害标签，它们分裂巴哈伊社团。这种分裂性的思维习惯在巴哈伊团体中的存在，显然来自非巴哈伊社会，是一种不成熟的生活观念的表现。如果巴哈伊坚持这种思维模式，那么甚至会使最有价值的智识努力化为乌有，就像以往社会显见的情况。”(《巴哈伊信仰研究的相关问题》，第17-18页)
6.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第138页。
7. 阿博都-巴哈，引自《巴哈伊祷文》，第300-301页。

8. “当代道德话语的最显著特点是太多被用来表达分歧；而表达分歧的那些争论，其最显著特点则是冗长无比。我的意思不只是说争议没完没了——它们确实这样，而是它们显然找不到终点。我们的文化中，似乎不存在实现道德一致的理性方法。”[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第6页]
9. 守基·埃芬迪授写：《新时代的黎明》，第129页。
10. 守基·埃芬迪：《巴哈伊行政管理》，第63–64页。
11. 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第144页。
12. 理查德·J. 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科学、解释学与实践》，第8页。
13. 其中包括基础主义与实证主义。对于本书的目的，基础主义与客观主义被认为是相似的。伯恩斯坦（Bernstein）解释说：“客观主义与基础主义以及寻找阿基米德支点密切相关。客观主义者认为，除非我们以一种严密的方式建立哲学、知识或语言的牢固基础，否则无法避免极端怀疑论。”（《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第8页）
14. 伯恩斯坦（Bernstein）：《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第8–9页。根据这些定义，伯恩斯坦指出：与客观主义相对的实际上是主观主义，后者认为，一切人类知识都建立在个人或主观经验基础之上。相对主义的对立面则是绝对主义，绝对主义认为人们可以确定而全面地认识外在实在。不过他表示，主观主义与绝对主义都已经信誉扫地。有关这些观点的争论，在此不会涉及，但它们表明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观点因此必须加以限定，即可证伪的客观主义与非主观的相对主义。还应该明白的是，极端相对主义是自相矛盾的：有关“一个相对主义立场为真”的断言，与其所持有的立场本身——真理是相对的——相互冲突。因此，相对主义本身也许是正确的，也许是错误的。实际上，相对主义本身似乎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立场，而是在努力维护某个固定的知识基础之外的替代选择；如同伯恩斯坦所言，正是这个幽灵在客观主义失败的问题上作祟。
15. 伯恩斯坦（Bernstein）：《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第9页。
16. 伯恩斯坦（Bernstein）：《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第18页。伯恩斯坦后来的作品认为这是“相对主义的焦虑”，或“不可通约性的焦虑”。见伯恩斯坦《我们可以证明普遍的道德准则吗？》（*Can We Justify Universal Moral Norms?*）载于《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在变化的、多元的和危险的世

界中做出道德判断》（*Universalism vs. Relativism: Making Moral Judgments in a Changing, Pluralistic, and Threatening World*），第5页。

17. 按照伯恩斯坦（Bernstein）的说法，实践智慧（*phronēsis*）是“一种关乎选择且包括深思熟虑在内的推理形式”。它处理的是不断变化且可具有不同观点的问题。这种推理类型要求在一般原则，与需要选择并决定的具体的特定情形之间进行调节。在达成判断的过程中，并没有确定的技术规则可依，无法借助它们将某种具体情况归入一般或普遍类别之中。需要做的是对于普遍类别作出解释和阐明，以适合这一特殊情况。”（《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第54页）
18. 物理学家大卫·博姆（David Bohm）同样指出：“因此，在科学研究中，我们的很多思考都是理论方面的。‘theory’一词源于希腊语‘theoria’，与‘theatre’的词根相同，意为‘查看’或‘做一个场景’。因此，或许可以说理论主要是一种洞见形式，换言之，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是一种关于世界如何的知识……

274

“数百年来，牛顿式的观察方法一直运作良好，但最终在延伸至新领域时却导致了不明确的结果（正如从前的古希腊观点一样）。在这些新领域，新的观察方法得到发展（相对论与量子理论）。这与牛顿构想的世界图景截然不同（尽管牛顿的描述在一定领域内当然还是有效的）。如果我们假定理论提供与‘实在本身’相符合的真实知识，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得出结论说，直至1900年左右，牛顿理论一直是真的，在此之后，当相对论与量子理论突然成为真理之后，牛顿理论就突然变成假的了。然而，如果我们认为所有理论都是洞见，既不为真，亦不为假，而是在某些领域内清晰，延伸至这些领域之外却又变得不再清晰，那么，上述如此荒谬的结论便不会产生了……

“……这一活动中，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没有理由假定存在或将存在一种（与绝对真理相符合的）最终洞见，甚或稳定地存在着一系列相似的洞见。相反，就这种情况的本质而言，人们有望永无止境地发现新形式的洞见（不过，它们将吸收旧洞见简化后的某些关键特征，就像相对论吸收牛顿理论特征那样）。然而，如上所述，这意味着我们要从根本上将理论视为看待整个世界的方法（即世界观），而不是‘关于事物原本如何的绝对意义上的真知识’（或者是关于事物原本如何的一种稳定的方法）。[大卫·博姆（David Bohm）：《整体性与内含秩序》（*Wholeness and the Implicate Order*），第4-6页]

19.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引自伯恩斯坦所著《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第224页。

20. 有许多观点可认为是“非基础主义”观点。“非基础主义”一词的使用，在哲学和神学的意义上存在着某些差别。引入这一概念不是为了将巴哈伊的知识观等同于其中任何一种方法，而是指向另一种可替代基础主义与相对主义的观点，这另一种观点或许与巴哈伊教义有着更多的共同点。使用“非基础主义”，并非包含“反基础主义”的意思，后者是相对主义的同义词。它更不是将巴哈伊的知识方法等同于某种神学论证——这种论证利用非基础主义掩护宗教信仰免受理性研究的置疑；根据本书提出的论证，这种方法被认为是相对主义，而不是非基础主义。
21. 欧内斯特·索萨（Ernest Sosa）：《木筏与金字塔》，载于《认识论选集》，第136页。
22. 巴哈欧拉：《义务祈祷与斋戒之重要性》，第6页。巴哈欧拉明确表示，祂天启的一个目标就是消除宗教狂热。“巴哈之民啊，宗教纷争对抗之喧嚣，搅扰尘间列民，你们当束装奋进，使之或能平息，乃至完全绝迹。出于热爱上帝，出于热爱那些侍奉上帝之人，起来襄助此崇高而重大的天启吧。宗教狂热与仇视乃吞没世界之火，凶猛难熄。唯有神明威权之手，方能拯救人类脱离这般惨痛劫难。”（《致狼子书》，第14页） 275
23. 守基·埃芬迪：《巴哈伊行政管理》，第42页。
24. 守基·埃芬迪于1947年7月5日授写函，引自《社团职能有关问题》（Issues Concerning Community Functioning），这是巴哈伊世界中心研究部应世界正义院的要求所做的一份备忘录，1993年2月。
25. 阿博都-巴哈：《已答之问》，第220页。
26. “因此，显而易见，这四种人类思维达成结论所依据的判据或判断标准是有缺陷和不准确的。它们都无法避免结论上的差错和谬误。但是，如果提请人们思考的某种说法，其证据符合感官感受、理性能接受、符合传统权威并得到内心的认可，就可以认定并确信它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得到所有评判标准的证明和检验，发现它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只使用一种检验方式，那就有可能犯错。这个道理不喻自明。”（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第255页）
27. 《路加福音》6:48。
28.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第168页。
29.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164-165页。
30. 例如见穆詹·莫门（Moojan Momen）的文章《相对主义：巴哈伊形而上学的基础》（Relativism: A Basis for Bahá'í Metaphysics），载于《为纪念已故的哈

桑·M. 巴柳齐而做的研究：巴布与巴哈伊宗教研究》（*Studies in Honor of the Late Hasan M. Balyuzi: Studies in the Bábí and Bahá'í Religions*），第五卷，第185-218页。

31. 巴哈欧拉：《大同圣帐》，第10页。
32.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第184页。
33. 阿博都-巴哈：《已答之问》，第173页。
34. 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第22页。
35. 阿博都-巴哈：《已答之问》，第298页。
36. 守基·埃芬迪授写：《指引之光》，第475页。
37. 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第128页。
38. 守基·埃芬迪授写：《指引之光》，第565页。
39. 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第129页。
40. 阿博都-巴哈：《已答之问》，第301页。
- 276 41.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文选》，第88页。
42. 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第53页。
43.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文选》，第291页。
44. 阿博都-巴哈使用“传统”概念来批判受教条、迷信和偏见所困扰的刻板宗教，这种宗教是探索真理的障碍。当然，这里提出的“传统”概念，不同于阿博都-巴哈的用法。
45. 守基·埃芬迪：《信仰堡垒》，第117页。
46. 守基·埃芬迪：《巴哈伊行政管理》，第90页。
47. 守基·埃芬迪授写：《一份特殊的爱》，第20-21页。
48.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真理与方法》，第298页。
49. 守基·埃芬迪：《巴哈伊行政管理》，第62页。
50. 巴哈欧拉，引自《汇编之汇编》，第一卷，第93页。
51. 巴哈欧拉，引自《汇编之汇编》，第93页。
52. 巴哈欧拉，引自《汇编之汇编》，第97页。阿博都-巴哈指出：“磋商原则是神圣大厦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汇编之汇编》，第一卷，第97页）
53. 天启、社区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也许是巴布使命的一个重要原由，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理解为培养一个社区的能力，使他们有能力聆听巴哈欧拉的话语。

54. 守基·埃芬迪：《神临记》，第244-245页。
55. 世界正义院授写，1977年10月20日致一位信徒的信函。
56. 守基·埃芬迪：《信仰堡垒》，第21页。
57. “影响我们社团的社会问题以及社团本身自然产生的问题——无论是社会的、灵性的、经济的问题，还是行政管理的问题，都将得到解决，即随着我们的信徒和资源的生长，随着在社团所有层面上朋友们培养起恪守律法的能力、意愿、勇气和决心，并根据神圣训诫去应用原则并管理信仰事务，而得到解决。”（世界正义院，1993年里兹万文告）
58. 世界正义院：《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160页。

第六章

1.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288页。
2. 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第179页。
3.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文选》，第20页。
4. 尤尔根·哈贝马斯（Habermas, Jurgén），引自弗吕夫布耶格（Flyvbjerg）：277
《重视社会科学》，第90页。
5.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社会学方法新规则》，第128-129页。
6. 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见弗吕夫布耶格（Flyvbjerg）：《重视社会科学》，第117页。
7. 福柯（Foucault），见弗吕夫布耶格（Flyvbjerg）：《重视社会科学》，第120-121页。
8. “我们应该承认权力产生知识……权力与知识直接相互包含；没有知识领域的相关构造，就没有权力关系；没有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存在知识……”福柯（Foucault）：《什么是启蒙运动》（What is Enlightenment），载于《福柯读本》（*The Foucault Reader*），第46页。
9. 福柯（Foucault），见米夏埃尔·凯利（Michael Kelly）：《批判与权力：重现福柯-哈贝马斯之争》（*Critique and Power: Recasting the Foucault/Habermas Debate*），第22页。
10. 见休斯顿·史密斯（Huston Smith）：《超越后现代主义精神：意义在全球文明中的地位》，第11-12页。“如今教会对待这个世界的方法是倾向于说‘这

个信仰团体邀你共同分享这份信任与承诺的事业’，而不是说‘这些是你为何应相信上帝的理由，这些理由使人不得不信服且根植于事物的本质之中’。这种立场在新教、正统的基督教和犹太教中最为明显，哪怕是罗马天主教思想，尽管它从希腊人那里吸收了强大的理性主义，它仍然无法免受后现代主义观点的影响。个人的和主观的因素为信仰提供了意向——否则神学论据就证明不了任何问题，其程度越来越引人注目……。通过将上帝纳入理性解释的封闭系统，现代主义忽略了上帝与人之间无穷尽的质的区别。后现代神学竭力恢复了这种区别。如果上帝存在，那么，我们的思想就无法理解祂的本质，这一事实使我们有必要承认祂乃完全不同的他者。

11. 见凯利（Kelly）：《批判与权力：重现福柯-哈贝马斯之争》（*Critique and Power: Recasting the Foucault/Habermas Debate*），第366页。另见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偶然、反讽与团结》（*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第45页：“寻找基础与重新描述，二者之间的差异象征着自由主义文化与旧文化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因为按照理想状态，自由主义文化是一种开明的、世俗的、彻头彻尾的文化。它是一种不包括任何神性色彩的文化，无论是神圣化世界的形式，还是神圣化自我的形式。这样一种文化没有留下余地给这样一个观念：存在着人类应该为之负责的非人类力量。这一文化要放弃或彻底重新解释的观念，不仅包括‘神圣’这个观念，还包括那些‘忠于真理的观念，以及满足最深层的精神需要的观念。’正如我描述的那样，去神圣化进程……就其理想状态而言，将在一定条件下达到顶峰，这个条件就是：我们再也看不到下述观点有什么用处了，即有限的、终有一死的、偶然存在的人类可以从其他有限的、偶然存在的人类之外的任何事物中获得生命的意义。在这样一种文化中，‘相对主义’的警告，关于现代社会机构是否变得日益‘合理’的质疑，以及对自由社会的目标是否是‘客观的道德价值’的怀疑，都会看起来罕见。”
12. 见米夏埃尔·凯利（Michael Kelly）：《批判与权力：重现福柯-哈贝马斯之争》（*Critique and Power: Recasting the Foucault/Habermas Debate*）。另见本特·弗吕夫耶格（Bent Flyvberg）：《哈贝马斯与福柯：公民社会的思考者？》（*Habermas and Foucault: Thinkers for Civil Society?*），英国社会学期刊，第49卷，第2期，1998年6月。
13. “它的教义围绕着一个基本原则展开，即宗教真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神圣天启是渐进的，而不是最终的。”（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

- 序》，第58页）从哲学意义上来说，守基·埃芬迪在此语境下对“相对”一词的使用，与非基础主义——而非相对主义——的关联更加密切。宗教真理与天启期的时间和背景相对，而不是与坚持宗教真理的个人或群体相对（相对和不可通约）。
14. 阿博都-巴哈：《神圣文明的隐秘》，第27-29页。
 15. 巴哈欧拉：《大同圣帐》，第35-37页。
 16.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第51页。正如阿博都-巴哈解释的，这是关于“至大无误性”的陈述。（《已答之问》，第171页）上帝显示者所做的一切都是恰当的，人类不可质疑；它代表着上帝的意志与目的。
 17.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第108页。
 18.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第109页。
 19.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213页。
 20.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96页。
 21. 巴哈欧拉：《隐言经》，第19页。
 22. 世界正义院授写：《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518页。
 23. 世界正义院：《汇编之汇编》，第一卷，第47页。
 24. 巴哈欧拉：《亚格达斯经》，第21页。
 25. 守基·埃芬迪：《神圣正义的降临》，第20页。
 26. 世界正义院：《转折点》，第42页。
 27. 巴哈欧拉：《亚格达斯经》，第7页。
 28. 守基·埃芬迪授写：《指引之光》，第2页。
 29. 世界正义院授写：《巴哈伊信仰研究的相关问题》，第27页。
 30. 守基·埃芬迪：《巴哈伊行政管理》，第64页。
 31. 守基·埃芬迪授写：《汇编之汇编》，第一卷，第405页。
 32. 守基·埃芬迪：《指引之光》，第70页。
 33. 世界正义院，1968年7月21日致总灵理会文告。
 34.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文选》，第268-269页。
 35.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文选》，第279页。
 36. 阿博都-巴哈：《神圣文明的隐秘》，第103-104页。
 37.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文选》，第302页。
 38.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文选》，第305页。
 39.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200页。

40.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文选》，第136页。
41.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文选》，第132页。
42. 阿博都-巴哈，见1998年2月8日世界正义院授写的文告。
43.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文选》，第131页。
44. 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第293页。
45. 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第175页。
46. 巴哈欧拉：《万军之主的诏谕》，第213页。
47. 世界正义院授写：《汇编之汇编》，第一卷，第111页。
48.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文选》，第208页。
49. 守基·埃芬迪：《神临记》，第243页。
50. 世界正义院授写，1977年2月20日文告。
51. 世界正义院授写，1995年9月11日函。只有当“行为恶劣、臭名昭著或有害于信仰的名声”，以及在“施行惩罚之前信徒已被多次警告”，才会运用包括限制成员特权的惩罚。（世界正义院授写，1977年2月20日函）当然，机构采取措施惩罚个人，对象都是那些宣称接受巴哈伊标准从而成为信徒的个人，这些人故意违背了他们宣称接受的律法与原则。任何人如果不接受巴哈伊教义规定的成员标准，可自由离开巴哈伊社团。同样，巴哈伊机构谨遵守基·埃芬迪授写的“不能部分地、或半心半意地忠实于信仰”的声明，因此不承认有意拒绝教义之组成部分的人为信徒。“要么我们无条件接受圣道，要么不可自称巴哈伊。应该让新信徒认识到，要成为受到完全认可的积极信徒，不可接受巴哈伊教义的某些方面，而拒绝与自己思想不相容的方面。这样，各种误解就会消除，圣道的有机统一也将得到维护。”（守基·埃芬迪：《指引之光》，第69页）
52. 守基·埃芬迪：《巴哈伊行政管理》，第63页。
53. 守基·埃芬迪：《信仰堡垒》，第148页。
54.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9页。
55. 守基·埃芬迪：《巴哈伊行政管理》，第109页。
56. 世界正义院：《权利与责任》，第41页。
57. 例如，守基·埃芬迪授写的一封信函说：“从巴哈伊立场来看，就绝对和平主义者或良知反战者而言，他们的态度都是相当反社会的，而且由于推崇个人良知，这种态度必定会导致社会的失序与混乱。因此，极端的和平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相差无几，因为他们都过分强调个人的权利与价值。从根本上讲，巴

哈伊的社会生活观建立在个人意志服从社会意志的基础上。它既不压制个人，也不将个人抬高到成为反社会之生物、成为社会之威胁的程度。因为它凡事遵循‘适度之道’。社会发挥功能的唯一方式是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意志。”（《指引之光》，第407页）

58. 守基·埃芬迪授写：《汇编之汇编》，第一卷，第452页。
59. “作为灵理会的成员，他们受召而启动、引导和协调上帝圣道的事务，这些人肩负的最非凡和神圣的职责乃是：竭尽所能赢取他们有幸服务之人的信任和好感；面对他们所要促进其福祉之人，在履行这项崇高义务时，必须调查和熟悉对方深思熟虑的观点、主流的意见，以及每个人的信念；在磋商和日常行为中，涤除自我为是的冷漠和疑神疑鬼的心态，改变唯我独尊的武断这种令人窒息的作风，清除每个言行举止中可能表露出的偏袒、自我和偏见；在保留神圣的最终决定权的同时，引发讨论，疏导不满，欢迎建言，在他们和所有其他巴哈伊之间培养相互依赖和协同合作的意识，达成理解和相互信任。”（世界正义院：《世界正义院宪章》，第四条）
60. 世界正义院：《权利与责任》，第16页。阿博都-巴哈发出许多警告，提醒人们注意有些人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而散布异议。例如，“然而，一些挑拨离间者玩弄各种诡计来谋求领导权，而且为了获得这一职位，他们在教友中散布怀疑言论，以便制造分歧，从而拉拢一部分人。但是，上帝之友必须醒悟，必须知道，散布这些怀疑言论，其动机是个人私欲和图谋领导权。不要破坏巴哈伊的团结，要知道，除了通过信守圣约之外不可能维持这种统一。”（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文选》，第214-215页）
61.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22-23页。
62. 世界正义院授写，2002年8月22日函。
63.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92页。
64.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220页。
65. 梅（May）：《我们的实践，我们的自我》，第100-101页。
66. 梅（May）：《我们的实践，我们的自我》，第175页。
67. 梅（May）：《我们的实践，我们的自我》，第177页。
68. 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第238-239页。
69. 世界正义院授写：《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369页。
70.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文选》，第256页。
71.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95页。

72. “以巴哈欧拉为本源和中心的天启，不会废除此前的任何宗教，也不会丝毫歪曲它们的特征或贬低它们的价值。此天启否定一切贬低以往任何先知、或削弱其教义之永恒真实性的意图。它绝不可能与激励先知之主张的精神相冲突，也不会破坏任何人对于自己圣道的忠心。它宣称，它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这些信仰的追随者全面理解自身认可的宗教，更加清晰其目的。”（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57页）
73.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255页。
74. 阿博都-巴哈：《已答之问》，第65页。
75. 宗教多元主义概念不同于宗教相对主义。这里所要驳斥的一种观点是：不同的宗教能够并存，是因为它们的教义完全是主观的且不具有可比性，或者是因为它们没有提出可以进行比较与评价的真理主张。这种观点更准确地应叫作宗教相对主义，而非宗教多元主义。而承认宗教中存在多元主义的实际表现，这种实际表现源自历史环境、宽容以及个人独立研究真理的权利，这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 282 76. 巴哈欧拉声明：“我的召唤和佳音绝非只给予或惠及一国或一民。凡已启示和赐予人类者，全人类皆须奉而行之。”（《巴哈欧拉书简集》，第96页）
- 祂直接向一切宗教团体的成员发出呼吁：“所有宗教的追随者啊！我看到你们心神错乱地游荡在谬误的荒原上。你们乃是此圣海之鱼；为何要离开供养你们的大海？看哪，它在你面前出现，从各地向它靠拢吧。”（《万军之主的诏谕》，第59页）
77. 世界正义院，1990年10月24日函。
78. “……上帝之伟大计划在前进过程中激昂欢腾，它正在全人类中发挥作用，清除世界一体的障碍，在苦难与历练的烈火中将人类铸成一个统一体。这一进程将在上帝预定的时间产生“小和平”，亦即世界的政治统一体。”（世界正义院授写：《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333页）“关于小和平，守基·埃芬迪解释说，其最初将是由不同国家的政府决定达成的一个政治统一体；而不是由巴哈伊社团的直接行动所建立的。”（世界正义院授写：《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656页）正义院授写的一封信讲道：“……尽管巴哈伊认为巴哈欧拉的教义和秩序是人类当前面临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是他们完全放弃通过政治行动使之实现的做法。只有人们自愿接受并服从它们，这一秩序才能在此世实现。巴哈伊绝不能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任何人。”（1991年5月1日文告）

下面由守基·埃芬迪授写的话语，描述了巴哈伊的工作：“战争实际上只是现有各种力量的结果。如果我们渴望结束其灾难性后果，就应该去追溯其根本原因，彻底根除那些邪恶。如果我们渴望建立永久和平，就应该消除仇恨、民族偏执、相互猜疑和自我扩张，以及目前盛行于这个世界的经济、社会和宗教分歧。除了巴哈欧拉的教义，无可实现这一目的，因为巴哈欧拉的教义能够改变人类心灵，它还制定了明确的戒律，这些戒律会为我们的社会环境带来健康与和平。”（《指引之光》，第418页）

79. 世界正义院授写：《1963-1986年世界正义院文告》，第333页。
80.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书简集》，第一卷，第39页。乌尔里克·格尔默（Ulrich Gollmer）在其著作《化曲为直》（*Making the Crooked Straight*）的第六章“巴哈伊政治思想”（Bahá'í Political Thought）中，对这段话做了评论：“圣文说巴哈伊不应参与政治，是指这种政治活动。”对此，另见阿拉什·阿贝扎德（Arash Abizadeh）在《政治超越战争：乌尔里克·格尔默对巴哈伊政治思想的贡献》（*Politics Beyond War: Ulrich Gollmer's Contribution to Bahá'í Political Thought*）一文中富有创见的评论，该文载于《世界秩序》（*World Order*），2004年，第35篇，第三期，第19-23页。在此方面，还可参阅迈克尔·克尔伯格（Michael Karlberg）的文章和著作，见《超越竞争文化》（*Beyond the Culture of Contest*）一书，以及文章《作为新世界秩序的西方自由民主？》（*Western Liberal Democracy as New World Order?*）载于《巴哈伊世界》，2005-2006年，第133-156页；《对话的权力与权力的对话》（*The Power of Discourse and the Discourse of Power*），载于《国际和平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ace Studies*）10:1，第一期，2005年。
81. 见罗尚·达内辛（Roshan Danesh）：《拖延政治：巴哈伊律法的社会意义与历史论述》（*The Politics of Delay: Social Meanings and the Historical Treatment of Bahá'í Law*），载于《世界秩序》（*World Order*），2004年，第35卷，第3期，第33-45页。
82. 费尔菲尔德（Fairfield）：《权力之路》（*The Ways of Power*），第155-157页。
83.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315页。
84.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第71页。
85.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文选》，第24页。
86.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文选》，第1-2页。

87. 世界正义院，2001年4月4日函。
88. 如果正如巴哈伊所坚信，巴哈欧拉的天启来自上帝，那么探求真理只会加强确信，而不是削弱。理解巴哈欧拉的天启并将教义转化为行动，这需要探求真理而非回避探求真理。阿博都-巴哈解释：“为了发现真理，我们必须放弃我们的偏见和浅识；虚怀若谷的心态是极其必要的。如果我们的杯子充满了自我，那它就容纳不下生命之水了。自己正确、别人错误的想法是团结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如果我们想找寻到真理，就必须团结，因为真理只有一个。……‘探求真理，真理会使你自由。’这样，我们就会在各个宗教中看到真理，因为真理无处不有，真理只是一个！”（《巴黎谈话》，第136页）
89. 图尔明（Toulmin）：《国际都市》，第139页。这是该书第四章的标题。
90. 图尔明（Toulmin）：《国际都市》，第200–201页。图尔明认为，现代性始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是对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纳瓦拉亨利）遇刺后人文主义理想失败造成的社会混乱的反应。因此，对图尔明来说，现代性的第一个阶段从16世纪至启蒙运动开始，第二阶段从启蒙运动至20世纪，新的“第三阶段”始于后现代主义提出问题。
91. 图尔明（Toulmin）：《国际都市》，第175页。
92. 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第439页。
93. 巴哈欧拉：《祷文与默思录》，第295页。
94.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313页。



(条目中的数字为英文原著页码, 即中译本边码)

A

‘Abdu’l-Bahá, 阿博都-巴哈 17, 32, 33, 38, 40, 43, 44, 68, 113, 130, 148, 174, 181, 185, 187, 188, 242, 243
authorized interpreter of Bahá’u’lláh’s writings, 巴哈欧拉圣作权威诠释者 33, 243
infallibility, 无误性 54
superhuman knowledge, 非凡的知识 44
Will and Testament, 《遗嘱》 26, 55, 242
absolutism, 绝对主义 45, 273
action, 行动 25, 60, 62, 84, 104, 112, 123, 129, 131, 136, 137, 142, 161, 164, 166, 184, 185, 186, 186–189, 189, 192, 228
and reflection, 和反思 25, 60, 79, 81, 102, 104–105, 107, 129, 135, 136, 137, 139, 154
shapes reality, 塑造实在 47
unity in diversity of actions, 多元行动的一致 72
ambiguity, 歧义、模糊性 26, 27, 37, 45, 46, 123, 126, 154, 187, 206, 222, 229
Arbab, Farzam, 法尔扎姆·阿巴卜 144
Arbab, Haleh, 哈利赫·阿巴卜 136, 139,

142

area growth programs, 地区成长项目 86, 98
Area Teaching Committees, 地区传导委员会 103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172
arts and sciences, 艺术与科学 6, 113, 149
Attaining the Dynamics of Growth, 《获得成长动力》 104
Auxiliary Boards, 辅助团 75, 92, 103

B

Bahá’í administration, 巴哈伊行政管理 24, 27, 29, 49, 68–70, 75–84, 102–103, 104–105, 106–107, 169, 206–207, 213–215, 216–217, 263
exercise of power, 行使权力 213–215
Bahá’í community, 巴哈伊社团 4–5, 14, 15, 23, 23, 26–28, 29–65, 58–59, 67–108, 154–157, 161, 166–167, 181–189, 192–194, 198, 212–218
change in culture, 文化变革 104–108, 181–183
contributing to the advancement of civilization, 为文明的进步贡献力量 59,

- 62, 109–157, 129, 136, 154–157
- culture of learning, 学习型文化 57–58, 60–61, 91, 104–105, 154
- individuals' role in progress, 个人在发展中
的角色 64–65
- involvement with society, 参与社会 57, 114–115, 116–128, 221–229
- liberalism and fundamentalism, 自由主义与
原教旨主义 166–170, 174
- nature of intellectual activity, 智识活动的本
质 148–154
- need for stability in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发展模式需要稳定 61, 71, 105
- organic development, 有机发展 26, 27, 41, 49, 50, 60, 182–183, 188, 218
- reconciling with other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与其他实践团体协调一致 125–
127, 222–223
- resists labels and division, 反对打标签与分
裂 166–167
- role of the learned, 学识渊博者的角色（作
用） 151–152
- social action, 社会行动 133, 135, 138, 224
- 另见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社
会与经济发展
- tolerance toward external ideas, 对外部观点
的宽容 45, 127–129
- youth and jr. youth, 青少年 13–14, 101–102,
114
- Bahá'í practice, 巴哈伊实践 10–46, 29–65,
30, 48, 58–60, 64, 161, 170, 220
- Evolution, 发展, 演进 127
- still in formative stages, 仍处于形成阶段
127, 154
- Bahá'í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巴哈伊国
际社团 131, 146, 147–148
- “Bahá'í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巴哈伊社会
与经济发展：展望未来》 131
- Bahá'í teachings 巴哈伊教义
- authoritative interpretation, 权威诠释 31–36,
39
- cannot be fully comprehended, 不能完全被
理解 34, 207
- contain no contradictions, 不相矛盾 38, 40,
242
- explicit v. veiled meaning, 明显意义与隐含
意义 38–39
- flexibility in applying, 灵活应用 204
- have intended meaning, 具有预定意义 37,
151, 203
- hermeneutical principles, 解释学原则 36–
46, 48
- individual interpretation, 个人解释 32, 33–
36, 46, 51, 174, 180, 188
- attachment to, 依恋于 36
- lacks authority, 缺乏权威性 35, 51
- m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velation, 从
天启视角 37
- must be weighed against science and reason,
必须根据科学和理性来衡量 41–42
- not all equally valid, 并非同等有效 39
- intended for all humanity, 为了全人类 224
- meaning cannot be exhausted, 意义不可穷尽
39, 183–222
- meaning unfolds progressively, 意义渐进显

露 39–41

nature of truth, 真理的本性 178

obedience, 服从 179, 204–205

over analysis, 过度分析 45

range of interpretations, 阐释范围 44–45

should not be imposed, 不应强加于人 206

transcend foundationalism and relativism, 超越基础主义与相对主义 175

transcend liberalism and fundamentalism, 超越自由主义与原教旨主义 166

translating into reality, 转化为实在 59, 109, 154, 164, 186–189, 203–204, 206

understanding history and context, 理解历史与背景 42–46

understanding not dependent on human learning, 理解不依赖于人类学识 34, 35

use of metaphors, 使用隐喻 38, 41–42, 46

Bahá'í World Centre, 巴哈伊世界中心 57, 92, 93, 94, 131, 146

Bahá'u'lláh, 巴哈欧拉 vi, 3, 7, 13, 31, 32, 35, 40, 43, 47, 109, 119, 128, 148, 149, 154, 170, 174, 177, 181, 183, 189, 203

and modern thought, 与现代思想 vi, 119, 239

Bernstein, Richard J., 理查德·J. 伯恩斯坦 170–172, 273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170

the Bible, 《圣经》9, 11, 39

Bohm, David, 大卫·博姆 137, 273–274

“Building Momentum”, “增强动力” 93

Burbules, Nicholas C. 尼古拉斯·C. 伯布勒斯 162

C

Carvalho, John J., 约翰·J. 卡瓦略 117

centers of authority, 权威中心 31, 240

Century of Light, 《光明的世纪》70, 73

charity, 施舍 129, 130

children's classes, 儿童班 86, 87, 88, 97, 101, 105

Christianity, 基督教 118, 223

civilization, 文明 7, 10, 36, 210

Bahá'í vision, 巴哈伊愿景 109–110, 110, 128, 204, 208

divine, 神圣(的) 10, 11, 113, 210, 228

ever-advancing, 不断发展, 永恒发展 v, 11, 47, 114, 121, 220

global, 全球(的) 27, 109, 110, 154, 185

material, 物质(的) 10, 102

progress, 进步, 发展 22, 23, 115, 119, 127, 175, 183–222, 228

spiritual, 灵性的, 精神的 10, 19, 57, 102, 183, 198

“A Clarification of Some Issue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ocal and National Communities”, 《阐述地方和国家社团中的一些社会与经济发展问题》131

clusters, 联区 87, 89, 97, 104

development of institute process, 研习进程的发展 94, 99–100

systematization of learning, 学习系统化 94–95, 103, 261

coherence of activities, 一致行动 97, 103, 105–106, 262

enhances quality of community life, 提高社区生活质量 106
Colombia, 哥伦比亚
Bahá'í community, 巴哈伊社团 79, 83
communism, 共产主义 9
community, 社团
definition, 定义 24
conscience, 良知 31, 34, 45, 56, 179, 203, 206, 211, 214, 215, 240–241, 280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社会实在的建构》 7–8
consultation, 磋商 24–27, 35, 60, 84, 104, 129, 131, 136, 144, 154, 183–184, 184, 185, 186, 199, 215–216
Continental Boards of Counsellors, 洲级顾问团 75, 78, 92, 217
contributing to social discourse, 为社会话语构建贡献力量 146–149
discourse on science, religion, and development, 科学、宗教和发展的话语构建 144–146, 147
core activities, 核心活动 85, 87, 88–89, 97–98, 101–102, 105, 135。另见 children's classes, devotional meetings, junior youth empowerment, and study circles, 儿童班课程、祈祷会、少年赋能及学习小组
Cosmopolis, 《国际都市》 118, 229
the Covenant of Bahá'u'lláh, 巴哈欧拉的圣约 26, 29–31, 32, 48, 57, 150, 184–85, 187–88, 193, 213, 243, 244, 245, 253, 281
greater Covenant, 大圣约 213
lesser Covenant, 小圣约 213
criticism, 批评, 批判主义 v, 25, 45, 51,

161, 189, 198, 200, 207, 216, 222
historical, 历史的 43, 116, 249
literary, 文学的 43
social, 社会的 216
“A Culture of Growth”, 《成长的文化》 93
culture of learning, 学习型文化 60, 62, 79, 83, 86, 153, 154

D

Descartes, Rene, 勒奈·笛卡尔 229
devotional meetings, 祈祷会 87, 97, 105
disciplines,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学科, 学术的与专业的 30, 43, 112, 114, 115, 116, 124–127, 136, 137, 142–143, 149, 153, 221–222, 265
Discipline and Punish, 《规训与惩罚》 196
dissent, 异议 13, 25, 26, 216, 280
the Divine Plan, 神圣计划 49, 68, 76, 188
divine reality, 神性实在 19
Dreyfus, Hubert, 休伯特·德赖弗斯 63
Dreyfus, Stuart, 斯图尔特·德赖弗斯 63

E

economics, 经济学 8, 9, 19, 162
Bahá'í economics, 巴哈伊经济学 47–48
education, 教育 9, 11, 62, 81, 113, 132, 211, 223
elucidation, 阐释 50–51, 55, 92, 251, 252, 257
different than authoritative interpretation, 与权威诠释不同 50
Enlightenment thought, 启蒙思想 118–119,

161, 163, 196, 206, 229, 283
 entry by troops, 成批入教 69, 74, 75, 77, 83,
 85, 103–104, 106, 182
 epistēmē, 知识 172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Capacity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社
 会与经济能力的机构能力的演进》 131
 expans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Bahá’í Faith,
 巴哈伊信仰的拓展与巩固 67, 71, 72, 81,
 84, 89, 90, 99, 102–103, 103–104, 105–
 106
 maintaining balance, 保持平衡 70, 72–73

F

Firesides, 炉边聚会 68, 92, 187, 258
 Five Year Plan (2001), 五年计划 (2001)
 76, 78, 84, 86–87, 87, 93, 94, 98, 99, 107,
 135, 181
 notable achievements, 显著成就 87
 Five Year Plan (2006), 五年计划 (2006)
 76, 85, 99, 100, 102, 103, 134
For the Betterment of the World, 《为了更美
 好的世界》 131–132
 Foucault, Michael, 米歇尔·福柯 195–197
 Foundationalism, 基础主义 173–174, 175–
 176, 177, 179, 180, 188, 191, 197, 198,
 200, 206, 223, 277
 and nonfoundationalism, 与非基础主义 173,
 200
 and objectivism, 与客观主义 173, 273
 and relativism, 与相对主义 173, 175, 197
 and subjectivism, 与主观主义 273

Four Year Plan, 四年计划 v, 60, 62, 64, 73,
 74, 75–76, 78, 84, 85–86, 87, 91, 92, 93,
 97, 98, 107, 182
 notable achievements, 显著成就 86
*The Four Year Plan and the Twelve Month
 Plan*, 《四年计划与十二月计划》 93
 freedom, 自由 3, 57, 59, 175, 179, 180, 188,
 189, 193, 200, 208–209, 210–211, 216,
 223
 FUNDAEC (La Fundación para la Aplicación
 y Enseñanza de las Ciencias /Founda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Teaching of the
 Sciences), 科学传播与应用基金会 vii,
 136–146
 fundamentalism, 原教旨主义 119, 122, 153,
 164–170, 178, 180, 188, 189
 and Bahá’í community, 与巴哈伊社团 166–
 170
 perspective on scripture, 对经文的看法 165

G

Gadamer, Hans-Georg, 汉斯-格奥尔格·伽
 达默尔 182
 Giddens, Anthony, 安东尼·吉登斯 195
 Guardian, 圣护。另见 Shoghi Effendi and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守基·埃
 芬迪与世界正义院, 30, 50, 55–56, 57,
 251, 252, 254

H

Habermas, Jürgen, 尤根·哈贝马斯 194–
 195, 249

hermeneutics, 解释学 31, 36–46, 172
history, 历史 215, 229
 contributing to understanding scripture, 为理解经文贡献力量 42–46, 183, 187
 evidence can be flawed, 可能是错误的证据 43, 249
 home visits, 家庭拜访 85, 89, 90, 96, 106
humanity, 人类
 capacity for understanding, 理解能力 8, 9, 10, 16, 17, 21, 26, 32, 34, 173, 175, 176, 177, 178, 200, 207
 diversity, 多样性 24, 180, 185, 216, 238
 dual nature, 双重本性 208
 future, 未来 218, 229–237
 morals, 道德 16, 19
 oneness, 一体, 大同, 统一 11, 59, 144, 193, 227
 progress, 进步, 发展 11, 12, 17, 18, 59, 109, 208
 purpose, 目的 3, 5, 27, 58–59, 60, 142–143, 204
 role in creation of social reality, 在创造社会实在中的角色（作用） 6–11
Huquqú'lláh, 胡古古拉

I

imposing personal views, 将个人观点强加于人 39, 51, 65, 149, 188, 199, 244
individual initiative, 个人主动性 214–215, 216
 essential for progress, 对于进步至关重要 51, 95

infallibility, 无误性 52, 202
 conferred, 被授予的 52–58, 250–251, 253, 255, 256
 limitations, 限制 57, 254
 Most Great, 至大 53–54, 201–202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Global Prosperity, 全球繁荣研究所 146–147
institute process, 研习进程。见 training
institutes, 研习中心
intelligent design, 智能设计 116
intensive programs of growth, 密集成长计划 85, 89, 90, 91, 95, 98, 103, 104, 105
International Teaching Centre, 国际传导中心 77, 93–94, 99, 104, 106
intersubjective agreement, 主体间（的）一致 35, 119, 163, 173, 238
Isaac, 以撒 19–20
Ishmael, 以实玛利 20
Islam, 伊斯兰教 20, 42, 201
 Islamic law, 伊斯兰律法 40

J

junior youth empowerment, 少年赋能 101–102, 135–136
justice, 正义 11, 15, 16, 30, 47, 111, 144, 148, 153, 155, 161, 163, 184, 196, 197, 198, 199, 200, 208

K

kingdom of God, 上帝的王国 3, 27, 47, 155–157, 183, 186, 198
Kitáb-i-Aqdas, 《亚格达斯经》 33, 40, 49,

56

Kitáb-i-Íqán, 《笃信经》 18

knowledge, 知识 vi, 16, 17, 19, 110, 113 127,
149–150, 164–165, 170–171, 172–175,
176, 191, 196, 223, 228.

另见foundationalism (and fundamentalism
and objectivism), nonfoundationalism, and
relativism (and liberalism), 基础主义（原
教旨主义与客观主义）、非基础主义、
以及相对主义（和自由主义）

and power, 和权力 191, 196

limitations, 限制 18, 150, 172–173, 275

mutable nature, 易变性 122

religious, 宗教的 121, 178

scientific, 科学的 22, 121, 179, 182–221

source of pride, 骄傲之源 149

L

language, 语言 18, 51, 163, 173

limitations, 限制 17

standards for use, 使用标准 36

vehicle for social reality, 社会实在的工具
18, 36

law, divine, 律法, 神圣（的） 17, 40, 53,
54, 167, 175, 200–202, 204–205, 210–211

Learning About Growth, 《学习成长》
79–80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119, 153, 165–170,
180, 189, 208–209

and Bahá'í community, 与巴哈伊社团 166–
170

perspective on scripture, 对经文的看法 165

Local Spiritual Assemblies, 地方灵理会

见Spiritual Assemblies, Local, 灵理会, 地
方（的）

Liotard, Jean-Francois, 让-弗朗索瓦·利奥
塔 162

M

Manifestations of God, 上帝显示者 11, 16,
20, 21, 30, 109, 120, 150 177, 200, 202–
203, 237, 237–238

infallibility, 无误性 18, 52, 53–54

knowledge of reality, 实在知识 17, 42, 177,
183

revelation, 天启（启示） 17, 109

speak to capacity of humanity, 谈及人类能
力 17, 18, 20, 177, 201–202

marriage, 婚姻 40

polygamy, 一夫多妻制 40, 246

Mashriqu'l-Adhkár, 迈什里古-埃兹卡尔
（灵曦堂） 128, 269

material civilization, 物质文明。见physical
reality, human civilization, 物质实在, 人
类文明

materialism, 物质主义 v, 14, 118, 123, 127,
177

May, Todd, 托德·梅 124, 126, 219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 177

“Methodology in Bahá'í Studies”, 《巴哈伊
研究方法论》 125

“mind of God”, “上帝的思想” 20–21, 121,
178

modernism, 现代主义 118–119, 162, 172,

194, 197, 199, 229
clash with postmodernism, 与后现代主义的
冲突 162–166, 172–173
perspective on power, 权力观, 对于权力的
看法 194–195
Momen, Moojan, 穆詹·莫门 125, 272
Mongolia, 蒙古
Murun cluster, 穆伦联区 90–91
morality, 道德 51, 123, 148, 162, 170, 195,
198, 199, 210
Most Great Peace, 至大和平 30, 110, 154,
228, 264
Muhammad, 穆罕默德 29, 200–201

N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ies, 总灵理会。
见Spiritual Assemblies, National, 灵理
会, 总(的)
nature, 自然 21, 144
embodiment of God's name, 上帝名号的化
身 6
nonfoundationalism, 非基础主义 173–175,
178, 274, 278
and foundationalism, 与基础主义 173, 200
and relativism, 与相对主义 173, 177–178,
200
nihilism, 虚无主义 162, 173
Nineteen Day Feast, 十九日灵宴会 89, 106,
181

O

objectivism, 客观主义 170–173

and foundationalism, 与基础主义 173, 273
clash with relativism, 与相对主义的冲突
170–173
Offic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社会与经济发展署 101, 131, 132, 135–
136
另见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há'í, 社会与经济发展, 巴哈伊
ontology, 本体论 21, 121, 171, 236
oppression, 压迫 9, 14, 16, 19, 161, 194, 197
orthodoxy, 正教, 正统(观念, 思想) 45,
57, 59, 175, 179, 180, 186, 188, 189
Our Practices, Our Selves, 《我们的实
践, 我们的自我》124, 219

P

pantheism, 泛神论 177
phronēsis, 实践智慧 172, 273
physical reality, 物质实在 6, 7, 8, 120, 122,
177
parallels with spiritual reality, 与精神实在相
平行 120–123
pioneering, 拓荒 68–69, 181
politics, 政治学 7, 9, 12, 115, 154, 162, 191,
194, 197, 200, 212, 225
positivism, 实证主义 122, 162, 175, 249
and foundationalism, 与基础主义 273
historical, 历史的 43, 249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 vi, 51, 162,
162–166, 172, 194, 195, 208, 229
clash with modernism, 与现代主义的冲突
162–166

power, 权力 vi, 51, 106, 161, 162, 164–165, 191–229, 277
 and human relationships, 与人类关系 200–212
 and knowledge, 与知识 192, 196
 and social order, 与社会秩序 212–218
 Bahá'í perspective, 巴哈伊观点（看法，视角） 193–194, 197, 198, 199, 208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当代观点（看法，视角） 192–193, 194–200
 nonfoundational perspective, 非基础主义观点（看法，视角） 200, 207
 practice, 实践，另见Bahá'í practice，巴哈伊实践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实践团体 123–124, 124
 definition, 定义 124
 prejudice, 偏见 12, 14, 16, 111
 progressive revelation, 渐进启示 14, 17, 109
The Promise of World Peace, 《世界和平的承诺》 221
The Prosperity of Humankind, 《人类的繁荣》 131, 148, 221

Q

Qur'an, 《古兰经》 19, 42
 people of, 信奉者 20

R

rationality, 合理性 51, 161, 170, 195, 215–216, 229
 reality, 实在 119, 161, 172, 173, 175, 176,

177, 179, 180, 196, 200, 215, 228
 levels of comprehending, 理解层次 120–122
 ontological reality, 本体论实在 20–22
 religious belief and practice, 宗教信仰与实践 21–22
 revelation, 启示，天启 21–22
 perception informed by practice, 从实践中获得的认知 124
 result of God's Will, 上帝意志的结果 6
 reality, personal, 实在，个人的。见personal
 reality, 个人实在
 reality, social, 实在，社会的。见social
 reality, 社会实在
 reality, spiritual, 实在，精神的。见spiritual
 reality, 精神实在
 reason, 理性 119, 163, 171, 175, 228
 reflection, 反思 80, 81, 84, 95, 96, 98, 139, 142, 184, 185, 186, 196, 207, 211, 212, 218
 and action, 与行动 23, 25, 31, 45, 49, 60, 76, 79, 83, 84, 102, 107, 131, 135, 136, 139, 154, 187, 189
 reflection meetings, 反思会 92, 94–95, 106
 “Reflections on Growth”, 《反思成长》 93
 Regional Bahá'í Councils, 巴哈伊区域理事会 102
 relativism, 相对主义 39, 45, 59, 126, 162, 165, 170, 171, 172, 173, 177, 177–178, 179, 180, 183, 188, 191, 197, 200, 204, 206, 218, 222
 and absolutism, 与绝对主义 273
 and nonfoundationalism, 与非基础主义 173, 177–178, 200

- clash with objectivism/foundationalism, 与客观主义/基础主义相冲突 170–174, 197, 273
- religion, 宗教 21, 116, 117–118, 119–120, 136, 144, 154, 164, 165, 170, 175, 178–79, 209, 223。另见science and religion, 科学与宗教
- agreement with science, 与科学相一致 116, 118–119, 120
- archetype of foundationalism, 基础主义的原型 175
- decline of religious institutions, 宗教机构的墮落 29
- fundamentalism and liberalism, 原教旨主义与自由主义 165–170, 170
- nonfoundational perspective, 非基础主义观点 175–176, 278
- purpose, 目的 47
- relativity of religious truth, 宗教真理的相对性 174, 200, 278
- standard of true religion, 真正宗教的标准 21, 123–126
- three levels of perceiving reality, 理解实在的三个层次 20–22, 120–123
-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229, 283
- Revelation, 天启（或启示） v, 14, 17, 20, 29, 47, 122, 127, 178, 179, 185, 200, 203–205, 222, 238
- progressive unfoldment of meaning, 意义的逐渐显露 242, 246
- translating into action, 转化为行动 3, 4, 11, 21–23, 27, 31, 47–49, 57–58, 59, 62, 76, 109, 127, 154, 186, 203, 207, 221,
- Ruhi Institute curriculum, 儒禧研习中心课程 77–85
- adoption by the Bahá'í community, 巴哈伊社团采用 78–79
- development, 发展 79–85
- educational approach, 教育方法 81–83
- formal adoption, 正式采用 77–78
- importance of practice, 实践的重要 82, 99–100
- Reflections on the Life of the Spirit* (Ruhi Book 1), 《点亮心灯》（儒禧教材第一册） 88
- Releasing the Powers of Junior Youth* (Ruhi Book 5), 《激扬朝华》（儒禧教材第五册） 102
- role of the tutor, 辅导员的角色（作用） 82, 83, 98–99, 260
- Teaching Children's Classes* (Ruhi Book 3), 《启迪童心》（儒禧教材第三册） 102
- Teaching the Cause* (Ruhi Book 6), 《传扬圣道》（儒禧教材第六册） 87, 90, 96
- Walking Together on a Path of Service* (Ruhi Book 7), 《携程共勉》（儒禧教材第七册） 83, 87, 90, 99
- Rural University, 乡村大学。见University for Integral Development, 全面发展大学

S

- SAT (Sistema de Aprendizaje Tutorial), 辅导学习制度 142
- scholarly activity, Bahá'í, 学术活动, 巴哈伊 114, 116–128, 119, 125–126, 127, 149,

- 150–154, 174
-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belief, 不可与信仰分离 153
- purpose, 目的 151
- vital to the progress of the Faith, 对信仰的进步至关重要 153
- science, 科学 17, 21, 22, 47, 112, 113, 117–119, 119–120, 136, 144, 161, 163, 164, 171, 175, 182, 192, 228
- agreement with religion, 与宗教一致 21, 116–117, 120
- contributing to understanding scripture, 为理解经文贡献力量 41–42
- distinction between natural and social, 自然与社会的区别 152
- methods for investigating reality, 研究实在的方法 117, 123–126
- scientific method, 科学方法 144
- should not be weighed against personal religious beliefs, 不应按照个人的宗教信仰来衡量 42
- science and religion, 科学与宗教 3, 22, 41–42, 116–127, 119–120, 124–125, 138, 144–146, 174, 179, 265, 267, 267–268
- conflict is modern, 冲突是现代的 118–119
- parallels between knowledge systems, 知识体系间的平行 120–23
- resolving tensions, 消除紧张关系 123–127
- “science wars”, 科学战争 162
- scientism, 科学主义 116, 122
- Searle, John, 约翰·塞尔 7, 8, 10, 235, 255–256, 268
- self and the other, 自我与他者 14, 111, 155, 226
- service to humanity, 为人类服务, 服务人类 15–16, 59, 67, 110–112, 113, 129, 130, 133, 211, 221
- Shoghi Effendi, 守基·埃芬迪 17, 18, 32, 33, 40, 42, 43, 56, 57, 68, 69, 113, 130, 148, 174, 181
- authorized interpreter of Bahá'u'lláh's writings, 巴哈欧拉圣作的权威诠释者 33
- infallibility, 无误性 54–55, 56, 254
- Six Year Plan, 六年计划 73
- skill acquisition, 获得技能 63
-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há'í, 社会与经济发展, 巴哈伊 91, 104, 113, 127–136, 138, 144–147. 另见Offic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社会与经济发展署
- Bahá'í involvement, 巴哈伊参与 v, vii, 49, 62, 113, 127–136,
- social discourse, 社会话语构建。见 contributing to social discourse, 为社会话语构建贡献力量
- social reality, 社会实在 7–16, 106, 109, 110–111, 154, 163, 228, 235, 236
- role of Revelation in creating, 天启在创造中的作用 16–22, 238
- rules and conventions, 规则与惯例 8–9
- shaping a collective act, 塑造集体行为 24
- structure, 结构 8
- transforming, 转化, 转变 15, 24
- understanding, 理解 4–11
- Spiritual Assemblies, 灵理会 vii, 168, 169, 214–215

Spiritual Assemblies, Local, 灵理会, 地方
（的） 68, 70–79, 94, 103–104, 104–105,
113
Spiritual Assemblies, National, 灵理会, 总
（的） 49, 68–70, 69, 77, 78, 92, 102–
103, 217
spiritual attraction, 灵性吸引 211–212
spiritual civilization, 精神文明。见spiritual
reality; civilization, spiritual, 精神实在；
文明, 精神的
spiritualism, 唯心主义 149, 177
spiritual reality, 精神实在 4–5, 6, 19, 120
parallels with physical reality, 与物质实在相
平行 120–123
understanding, 理解 4-5
“Straight Path” between extreme orthodoxy
and irresponsible freedom, 极端正统与
不负责任的自由之间的“正道” 57, 60,
175, 186, 188, 189
study circles, 学习小组 87, 88, 92, 97, 105
subjectivism, 主观主义 82, 273
Swedenborg, Emmanuel, 伊曼纽尔·斯韦登
堡 44

T

Tablets of the Divine Plan, 《神圣计划书简
集》 68, 185
Tablet to a Physician, 《致医师书简》 42
Taiwan, 台湾
growth of Bahá’i community, 巴哈伊社团的
成长 88
teaching, 传导 67–76, 71–72, 82, 105, 182,

187, 224
cause for illumination of humanity, 开启人
类的原由 67
difficulties, 困难 70–72
need for evaluating methods, 需要评价方法
71
primary obligation of believers, 信徒的首要
义务 67
systematization, 系统化 71
technē, 技术智慧 172
Ten Year Crusade, 十年拓展征程 69
theory and practice, 理论与实践 61, 137–138
thought, 思想 5, 166, 196, 228
critical, 批评的, 批判的 25, 51
unity with action, 与行动一致 24, 48, 72, 74,
80, 110, 167, 181, 257
Western, 西方的 161, 166, 194
Toulmin, Stephen, 斯蒂芬·图尔明 118–
119, 229, 283
tradition, 传统 4, 181, 182, 187
training institutes, 研习中心 64, 75–84,
79, 84, 86, 91, 93, 97, 101。另见Ruhí
Institute curriculum, 儒禧研习中心课程
advancing process of entry by troops, 推动成
批入教的进程 74–79, 83, 84, 85, 86, 87,
93, 97, 106, 260
coordinators, 协调员 94
developing human resources, 发展人力资源
87, 133
development of sequence of courses, 主干课
程的发展 76–77
engine of growth, 成长的引擎 77
need for flexibility, 需要灵活性 100–101

role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在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角色 133–134
 study circles, 学习小组 64, 87, 88, 89, 92, 94, 97, 105
 tutors, 辅导员 82, 83, 87, 90, 94, 97, 98–99, 260
 “Training Institutes”, 《研习中心》 93
 “Training Institutes and Systematic Growth”, 《研习中心及系统化成长》 93
 truth, 真理 51, 121–122, 162, 164, 170, 174, 179, 180, 191, 194, 196, 198, 200, 206, 207, 242
 Bahá’í perspective, 巴哈伊观点 178, 183–222, 206
 cannot be divided, 不可分割 179
 immutable nature, 不变的本质 122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独立探究 148, 174, 179, 185
 search for, 探索, 研究 34–35, 43, 117–118, 119, 126, 161, 173, 179, 215
 Twelve Month Plan, 十二月计划 76, 85, 86, 98, 107

U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146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growth of Bahá’í community, 美国巴哈伊社团的成长 70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世界正义院 v, viii, 26, 30, 48–51, 70, 76, 92, 93, 104, 107, 131, 148, 174, 181, 185, 187, 188, 221, 250, 253, 254, 255–257。另见 elucidation, 阐释

and Bahá’í practice, 与巴哈伊实践 48–51
 and the Guardian, 与圣护 30, 49, 50, 55–56, 57, 251, 252, 254
 authority, 权威 49–50, 53 55, 185
 duties, 责任 48–51, 53, 55
 infallibility, 无误性 52–53, 54–55, 253, 254, 255, 256
 jurisdiction, 司法权 50
 legislation, 立法 50, 55, 243
 plans, 计划 v, 62, 73, 76, 92, 104–105, 107, 185–193, 218, 226. 另见 individual plans, 个人计划
 protection of the Faith, 捍卫信仰 51
 University for Integral Development, 全面发展大学 139–142

V

Valuing Spirituality in Development, 《在发展中体现精神文明》 148

W

Word of God, 上帝之言 v, 3, 5, 6, 9, 11, 18, 20, 21, 31, 45, 178, 180, 193, 198, 202, 210
 world order, new, 世界秩序, 新(的) 7, 10, 13, 33, 119, 194, 225, 228–229
 world order, old, 世界秩序, 旧(的) 12, 27, 163–164, 228

译自美国帕拉布拉出版社（Palabra Publications）2009年版

启示与社会实在：学习将所写转化为实在

Revelation and Social Reality: Learning to Translate What Is Written into Reality

作 者：保罗·朗普勒

翻 译：殷晓蓉

责任编辑：严国珍

出 版：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地 址：19A, Jalan Bandar 6/1
Pusat Bandar,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Malaysia

电 邮：bpt@bahai.org.my

遵循“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的CC协议